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通鑑紀事本末
七





中華民國卅壹年六月 壹日收到

袁 樞 著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通鑑紀事本末七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通鑑紀事本末

卷第三十二下

兩稅之弊

唐高祖武德七年。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三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絕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爲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已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凡民贖業。八九等。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田野者爲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玄宗開元九年。詔括天下逃移戶口。議定賦役。事見姦臣聚斂。

肅宗寶應元年。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贖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爲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贖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澤爲羣盜。州縣不能制。

代宗大曆十四年。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故久不

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爲政。上卽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德宗建中元年春正月。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使刺史約百姓丁產。定等級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徵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爲官爲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民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爲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土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貞元三年。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多違法聚斂。繼以朱泚之亂。爭權率徵。罰以爲軍資。點募自防。泚旣平。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遣使以詔旨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敢有隱沒者。重設告

賞之科而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速急則獲少而遲蓋以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急則競爲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矣上曰善以度支員外郎元友直爲河南江淮南句勘兩稅錢帛使

四年春正月庚戌朔赦天下詔兩稅等第自今三年一定二月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爲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已必豫焉或乃更爲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曰貧不學儉夫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秋九月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爲定制歲於稅外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詔今年已入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之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九年春正月癸卯初稅茶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

十年夏五月陸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其略曰舊制賦役之法曰租調庸丁男一人受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每戶各隨土宜出絹若綾若絁共二丈綿三兩不蠶之士輸布二丈五

尺麻三斤。謂之調。每丁歲役。則收其庸。日準絹三尺。謂之庸。天下爲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亂華。兆庶雲擾。版圖墮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凡欲拯其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所爲必當其悔。乃亡兵興以來。供億無度。此乃時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調庸法。分遣使者。搜擿郡邑。校驗簿書。每州取大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爲兩稅定額。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矣。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曾不寤資產之中。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其積於場圃園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概計估算緝。宜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恆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旣收入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其略曰。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賦所入者。唯布麻。繒纈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心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

庸出絹調出繪纈布。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旣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恤所無。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其略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毗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旣爲新收。而有復。條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恆代惰游。賦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又曰。立法齊人。久無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恆因沮勸而滋矣。請申命有司。詳定考績。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每戶十分減三者。爲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切其略曰。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又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旣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

以備水旱。其略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甿也。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其略曰：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慎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裴延齡姦蠹

唐德宗貞元八年秋七月甲寅朔，戶部尚書判度支班宏薨。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旣而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贄上言：以爲今之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交駭物聽。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上不從。己未，以延齡判度支事。

九年秋七月癸卯，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贖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廢馬。上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爲延齡取常賦支

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己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羣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爲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上不從。

十年秋九月，裴延齡奏稱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且勿補，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齡曰：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卽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上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冬十一月壬申，贄上書極陳延齡奸詐，數其罪惡。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培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也。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秘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又曰：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又難以備

陳也。又曰：昔趙高指鹿爲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又曰：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誼誼談議，億萬爲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情激於衷，雖欲罷而不能默也。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十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上，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壬戌，贄罷爲太子賓客。十一年春二月，陸贄旣罷相，裴延齡因譖京兆尹李充、衛尉卿張滂、前司農卿李銛黨於贄，會臯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多欠，諸軍芻糧，軍中人馬無所食，其事奈何？以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神策軍士訴云：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爲信，遽還宮。夏四月壬戌，貶贄爲忠州別駕，究爲涪州長史，滂爲汀州長史，銛爲邵州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爲虛得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有欲造城而問者，城揣知其意，輒彊與酒，客或時先醉，仆席上，城或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爲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姦臣，殺無罪人，卽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

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登崇敬之子也。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有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疏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繁故人子。使之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人上以爲妄。不之省。

十二年春三月。以戶部侍郎裴延齡爲戶部尙書。使職如故。秋九月丙午。戶部尙書判度支裴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吐蕃叛盟

唐代宗大曆十四年秋八月。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後八輩。有至老死不得歸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乙巳。以隨州司馬韋倫爲太常少卿。使于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

德宗建中元年。吐蕃始聞韋倫歸。其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還部落。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英威聖德。洽於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倫。贊普卽發使隨倫入貢。且致賻贈。癸卯。至京師。上禮接之。旣而蜀將上言。吐蕃豺狼。所獲俘不可歸。上曰。戎狄犯塞而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命歸之。五月戊辰。以韋倫爲太常卿。乙酉。復遣倫使吐蕃。倫請上自爲載書。與吐蕃盟。楊炎以爲非敵。請與郭子儀輩爲載書。以聞。令上畫可而已。從之。吐蕃見韋倫再至。益喜。十二月辛卯朔。倫還。吐蕃道其相論欽明思等入貢。

二年春三月。遣殿中少監崔漢衡使于吐蕃。崔漢衡至吐蕃。贊普以敕書稱貢獻。及賜。全以臣禮見處。又雲州之西。當以賀蘭山爲境。邀漢衡更請之。丁未。漢衡遣判官與吐蕃使者入奏。上爲之改敕書。境土皆如其請。

三年夏四月庚申。吐蕃歸鄉所俘掠兵民八百人。秋九月癸卯。殿中少監崔漢衡自吐蕃歸。贊普遣其臣區頰贊隨漢衡入見。冬十月。遣都官員外郎樊澤使于吐蕃。告以結盟之期。

四年春正月丁亥。隴右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尙結贊盟于清水。二月戊申朔。命鴻臚卿崔漢衡送區頰贊還吐蕃。夏四月上。命宰相尙書與吐蕃區頰贊盟於豐邑里。區頰贊以清水之盟。疆場未定。不果盟。己未。命崔漢衡入吐蕃。決於贊普。六月庚午。答蕃判官監察御史于頔。與吐蕃使者論刺沒藏。至自青海。言疆場已定。請遣區頰贊歸國。秋七月甲申。以禮部尙書李揆爲入蕃會盟使。壬辰。詔諸將相與區頰贊盟於城西。李揆有才望。盧杞惡之。故使之入吐蕃。揆言於上曰。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爲之惻然。謂杞曰。揆無乃太老。對曰。使遠夷。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

興元元年春正月。吐蕃尙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秘書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其兵。夏四月。吐蕃遣其將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曹子達擊破韓旻於武川亭。五月。吐蕃旣破韓旻。大掠而去。上甚憂之。以問陸贄。贄具言吐蕃形勢事。兩事並見藩鎮連兵。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召兩鎮節度使郭昕李元忠還朝。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

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爲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以與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國。它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讎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武功。受賂而去。何功之有。衆議亦以爲然。上遂不與。

貞元二年秋八月丙戌。吐蕃尙結贊大舉寇涇隴。掠人畜。芟禾稼。西鄙騷然。州縣各城守。詔渾瑊將萬人。駱元光將八千人。屯咸陽以備之。吐蕃遊騎及好時乙巳。京城戒嚴。復遣左金吾將軍張獻甫屯咸陽。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以避吐蕃。齊映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糗糧。人情恟懼。夫大福不再。陛下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爲之動容。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首雖敗。彼全軍而至。汝弗能當也。不若俟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尙結贊敗走。軍士不識。尙結贊僅而獲免。尙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以計去之。入鳳翔境內。無所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乃引退。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與王佖將步騎五千襲吐蕃摧沙堡。壬申。遇吐蕃衆二萬。與戰破之。乘勝逐北。至堡下。攻拔之。斬其將扈屈律悉蒙。焚其蓄積。而還。尙結贊引兵自寧慶北去。癸酉。軍于合水之北。邠寧節度使韓遊瓌遣其將史履程夜襲其營。殺數百人。吐蕃追之。遊瓌陳于平川。潛使人鼓於西山。虜驚棄所掠而去。十一月辛丑。吐蕃寇鹽州。謂刺史杜彥光曰。我欲得城。聽爾率人去。彥光悉衆奔鄜州。吐蕃入據之。十二月。吐蕃又寇夏州。亦令刺史托跋乾暉帥衆去。遂據

其城。又寇銀州。州素無城。吏民皆潰。吐蕃亦棄之。又陷麟州。韓遊瓌奏請發兵攻鹽州。吐蕃救之。則使河東襲其背。丙寅。詔駱元光及陳許兵馬使韓全義將步騎萬二千人。會邠寧軍趣鹽州。又命馬燧以河東軍擊吐蕃。燧至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遷於雲朔之間。工部侍郎張彧。李晟之壻也。晟在鳳翔。以女嫁幕客崔樞。禮重樞過於彧。彧怒。遂附於張延賞。給事中鄭雲逵嘗爲晟行軍司馬。失晟意。亦附延賞。上亦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削髮爲僧。上慰諭不許。辛未。入朝見上。自陳足疾懇辭。方鎮上不許。韓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與劉玄佐諭旨於晟。使與延賞釋怨。晟奉詔。滉等引延賞詣晟第謝。結爲兄弟。因宴飲盡歡。又宴於滉玄佐之第。亦如之。滉因使晟表薦延賞爲相。

三年春正月壬寅。以左僕射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爲其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二月壬戌。以檢校左庶子崔滌充入吐蕃使。三月丁酉。以左庶子李銛充入吐蕃使。初。吐蕃尙結贊得鹽夏州。各留兵千餘人戍之。退屯鳴沙。自冬入春。羊馬多死。糧運不繼。又聞李晟克摧沙。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大懼。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且請修清水之盟。而歸侵地。使者相繼於路。燧信其言。留屯石州。不復濟河。爲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韓遊瓌曰。吐蕃弱則求盟。彊則入寇。今深入塞內而求盟。此必詐也。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城原鄯洮渭四州。使李晟劉玄佐之徒將十萬衆戍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其資糧之費。臣請主辦。上由是不聽燧計。趣使進兵。燧請與吐蕃使論頗熱。

俱入朝論之。會澁薨。燧延賞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便。上亦恨回紇。欲與吐蕃和共擊之。得二人言。正會己意。計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請以鄭雲達代之。上曰。當令自擇代者。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翔宜留朝廷。朝夕輔朕。自擇一人可代。鳳翔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君牙樂壽人也。丙午。以君牙爲鳳翔尹兼團練使。丁未。加晟太尉中書令。勳封如故。餘悉罷之。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爲。非勳德所宜。晟斂容曰。司馬失言。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以爲臣。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尚極言無隱。性沈密。未嘗泄於人。辛亥。馬燧入朝。燧既來。諸軍皆閉壁不戰。尚結贊遽自鳴沙引歸。其衆之馬多徒行者。崔澣見尚結贊責以負約。尚結贊曰。吐蕃破朱泚。未獲賞。是以來。而諸州各城守。無由自達。鹽夏守者。以城授我。而遁。非我取之也。今明公來欲踐修舊好。固吐蕃之願也。今吐蕃將相以下來者。二十一人。渾侍中嘗與之共事。知其忠信。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信厚。聞於異域。請使之主盟。夏四月丙寅。澣至長安。辛未。以澣爲鴻臚卿。復使入吐蕃。語尚結贊曰。希全守靈。不可出境。李觀已改官。今遣渾瑊盟於清水。且令先歸鹽夏二州。五月甲申。渾瑊自咸陽入朝。以爲清水會盟使。戊子。以兵部尚書崔漢衡爲副使。司封員外郎鄭叔矩爲判官。特進宋奉朝爲都監。己丑。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乙巳。尚結贊遣其屬論泣贊來言。清水非吉地。請盟於原州之土梨樹。既盟而歸。鹽夏二州上皆許之。神策將馬有麟奏。土梨樹多阻險。恐吐蕃設伏兵。不如平涼川坦夷。時論泣贊已還。丁未。遣使追告之。初。韓滉薦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上以問玄佐。玄佐亦贊成之。滉薨。玄佐奏言。吐蕃方彊。未可與爭。上遣

中使勞問玄佐。玄佐臥而受命。張延賞知玄佐不可用。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皆由延賞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爲用。故也。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爲猜貳。以阻虜情。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城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韓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勢。尙結贊與瑊約。各以甲士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常服者四百人。從至壇下。辛未。將盟。尙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皆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殺宋奉朝等於幕中。瑊自幕後出。偶得它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餘里。銜方及馬口。故矢過其背而不傷。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死者數百人。擒者千餘人。崔漢衡爲虜騎所擒。渾瑊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矣。駱元光發伏兵成陳以待之。虜追騎愕眙。瑊入元光營。追騎顧見。邪寧軍西馳乃還。元光以輜重資瑊。與瑊收散卒。勒兵整陳而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伏地頓

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街遞其表以示渾。明日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爲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爲變。晟遂伐其竹。癸酉。上遣中使王子恆齋詔。遣尙結贊至吐蕃境。不納而還。渾瑊留屯奉天。甲戌。尙結贊至故原州。引見崔漢衡等曰。吾飾金械。欲械瑊以獻贊。普今失瑊。虛致公輩。又謂馬燧之姪弇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所以求和。蒙侍中力。今全軍得歸。柰何拘其子孫。命弇與宦官俱文珍。渾瑊將馬寧俱歸。分囚崔漢衡等於河廓。鄯州。上聞尙結贊之言。由是惡馬燧。六月丙戌。以馬燧爲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尙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慙懼。謝病不視事。吐蕃之戍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尙結贊遣三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去。靈鹽節度使杜希全遣兵分守之。壬寅。李泌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泌謂上曰。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仄。恐中外之變。不日復生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紳。二大臣亦當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謝。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上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

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爲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爲不用？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四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治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七月食，官糴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卽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令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卽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其圖吐蕃，令吐蕃所備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旣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左僕射同平章事張延賞薨。秋八月，吐蕃尙結贊遣五騎送崔漢衡歸，且上表求和。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受其表而却其人。戊申，吐蕃帥羌渾之衆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恐。九月丁卯，遣神策將石季章戍武功，決勝軍

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丁巳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老弱者殺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驅丁壯萬餘口。悉送安化峽西。將分隸羌渾。乃告之曰。聽爾東向。哭辭鄉國。衆大哭。赴崖谷死傷者千餘人。未幾吐蕃之衆復至圍隴州。刺史韓清沔與神策副將蘇太平夜出兵擊却之。吐蕃寇華亭及連雲堡。皆陷之。甲戌吐蕃驅二城之民數千人。及邠涇人畜萬計而去。寘之彈箏峽西。涇州恃連雲爲斥候。連雲旣陷。西門不開。門外皆爲虜境。樵采路絕。每收穫必陳兵以扞之。多失時得空穗而已。由是涇州常苦乏食。冬十月甲申吐蕃寇豐義城。前鋒至大回原。邠寧節度使韓游瓌擊却之。乙酉復寇長武城。又城故原州而屯之。吐蕃以苦寒不入寇。而糧運不繼。十一月詔渾瑊歸河中。李元諒歸華州。劉昌分其衆五千歸汴州。自餘防秋兵退屯鳳翔京兆諸縣以就食。

四年春二月劉昌復築連雲堡。夏五月吐蕃三萬餘騎寇涇邠寧慶鄜等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遣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皆城守。無敢與戰者。吐蕃俘掠人畜萬計而去。秋九月庚申吐蕃尙志董星寇寧州。張獻甫擊却之。吐蕃轉掠鄜坊而去。冬十月吐蕃發兵十萬寇西川。分兵四萬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五千寇銅山。韋臯遣黎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十一月吐蕃恥前日之敗。復以衆二萬寇清溪關。一萬攻東蠻。韋臯命韋晉鎮要衝城。督諸軍以禦之。雋州經略使劉朝彩等出關連戰。自乙卯至癸亥大破之。五年冬十月韋臯遣其將王有道將兵與東蠻兩林蠻及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于雋州臺登谷大破之。斬首二千級。投崖及溺死者不可勝數。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虜之驍將也。旣死臯所攻城。

柵無不下。數年盡復崑州之境。

七年秋八月吐蕃攻靈州。爲回鶻所敗。夜遁。九月回鶻遣使來獻俘。冬十二月甲午。又遣使獻所獲吐蕃酋長尙結心。

八年夏四月壬子吐蕃寇靈州。陷水口支渠。敗營田。詔河東振武救之。遣神策六軍二千戍定遠懷遠城。吐蕃乃退。六月吐蕃千餘騎寇涇州。掠田軍千餘人而去。秋八月韋臯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論贊熱。

九年。初鹽州旣陷。塞外無復保鄣。吐蕃常阻絕靈武。侵擾鄜坊。辛酉。詔發兵三萬五千人城鹽州。又詔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鹽州節度使杜彥光戍之。朔方都虞候楊朝晟戍木波堡。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獲安。夏五月陸贄上奏論備邊六失。以爲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關東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國家資奉若驕子。姑息如情人。屈指計歸。張頤待哺。或利王師之敗。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搖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復有犯刑謫徙者。旣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旣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仄。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可謂課責虧度矣。虜每入寇。將帥遞相推倚。無敢誰

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帥。無裨補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可謂財置於兵衆矣。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彊。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疾徐如意。機會靡愆。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彊者也。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中興以來。未遑外討。抗兩蕃者。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自頃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旣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歛望之釁。今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怯於應敵。懈於服勞。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苟未忘懷。孰能無愠。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駙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旣縱掠。

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摺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臣愚請宜罷諸道將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以給之。又多開屯田。官爲收糴。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與夫條來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哉。又宜擇文武能臣爲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分統緣邊諸節度使。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場寧謐矣。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韋臯遣大將董勳等將兵出西山。破吐蕃之衆。拔堡柵五十餘。

十年。韋臯奏破吐蕃於峨和城。

十一年冬十月。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虜施順二蠻王。

十三年春正月壬寅。吐蕃遣使請和。親上以吐蕃數負約不許。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不煩它道。上復使問之曰。臯城鹽州。用兵七萬。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減七萬。其衆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至。無能爲也。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糧芻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督井。果得甘泉。

三月三城成。夏四月庚申，楊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吐蕃贊普乞立贊卒，子足之煎立。六月，韋臯奏，雋州刺史曹高仕破吐蕃於臺登城下。

十四年冬十月，夏州節度使韓全義奏破吐蕃於鹽州西北。

十五年夏四月，南詔異牟尋遣使與韋臯約共擊吐蕃，臯以兵糧未集，請俟它年。冬十二月，吐蕃衆五萬分擊南詔及雋州，異牟尋與韋臯各發兵禦之，吐蕃無功而還。

十六年夏五月，靈州破吐蕃於烏蘭橋。吐蕃數爲韋臯所敗，是歲其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帥其部落來降，定德有智略，吐蕃諸將行兵皆稟其謀策，常乘驛計事，至是以兵數不利，恐獲罪，遂來奔。

十七年秋七月戊寅，吐蕃寇鹽州。己丑，吐蕃陷麟州，殺刺史郭鋒，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項部落而去。鋒，曜之子也。僧延素爲虜所得，虜將有徐舍人者，謂延素曰：我英公之五代孫也。武后時，吾高祖建義不成，子孫流播異域，雖代居祿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願宗族大無由自拔耳。今聽汝歸，遂縱之。上遣使敕韋臯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紆北邊患，臯遣將將兵二萬，分出九道，攻吐蕃，維保松州及棲雞老翁城。九月，韋臯奏大破吐蕃於雅州。韋臯屢破吐蕃，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捕虜六千，降戶三千，遂圍維州及昆明城。冬十月庚子，加臯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賜爵南康王。南詔王異牟尋虜獲尤多，上遣中使慰撫之。

十八年春正月吐蕃遣其大相兼東鄙五道節度使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險設伏以待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戰虜悉衆追之伏發虜衆大敗擒論莽熱士卒死者大半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乙亥臯遣使獻論莽熱上從之

十九年夏四月涇原節度使劉昌奏請徙原州治平涼從之乙亥吐蕃遣其臣論頰熱入貢六月壬辰遣右龍武大將軍薛仵使于吐蕃

二十年吐蕃贊普死其弟嗣立

憲宗元和三年春正月臨涇鎮將郝玘以臨涇地險要水草美吐蕃將入寇必屯其地言於涇原節度使段祐奏而城之自是涇原獲安冬十二月庚戌置行原州於臨涇以鎮將郝玘爲刺史

四年初平涼之盟副元帥判官路泌會盟判官鄭叔矩皆沒於吐蕃其後吐蕃請和泌子隨之詣闕號泣上表乞從其請德宗以吐蕃多詐不許至是吐蕃復請和隨又五上表詣執政泣請裴垍李藩亦言於上請許其和上從之五月命祠部郎中徐復使吐蕃秋九月丙辰振武奏吐蕃五萬餘騎至拂梯泉辛未豐州奏吐蕃萬騎至大石谷掠回鶻入貢還國者

五年夏五月庚申吐蕃遣其臣論思邪熱入見且歸路泌鄭叔矩之柩

七年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犇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

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士馬及衣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爲宦者所沮而止。

八年。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常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度使王德信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十年冬十一月己丑。吐蕃款隴州塞。請互市。許之。

十一年春二月。西川奏吐蕃贊普卒。新贊普可黎可足立。

十三年冬十一月辛巳朔。鹽州奏吐蕃寇河曲。夏州靈武奏破吐蕃長樂州。克其外城。甲午。鹽州奏吐蕃引去。

十四年春正月。吐蕃遣使者論短立藏等來修好。未返。入寇河曲。上曰。其國失信。其使何罪。庚寅。遣歸國。秋八月癸酉。吐蕃寇慶州營於方渠。冬十月。吐蕃節度論三摩等將十五萬衆圍鹽州。党項亦發兵助之。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三十日糧。深入吐蕃。以解鹽州之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爲俱沒矣。無何。奉敬自它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不可勝計。奉敬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玘。皆以勇著名於邊。吐蕃憚之。

十五年春二月。吐蕃寇靈武。三月。吐蕃寇鹽州。冬十月。党項引吐蕃寇涇州。連營五十里。癸未。涇

州奏吐蕃進營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右軍中尉梁守謙爲左右神策京西北行營都監。將兵四千人。并發八鎮全軍救之。賜將士裝錢二萬緡。以鄭王府長史邵同爲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充答吐蕃請和好使。初。秘書少監田洎入吐蕃爲弔祭使。吐蕃請與唐盟於長武城下。洎恐吐蕃留之不得還。唯阿而已。旣而吐蕃爲党項所引入寇。因以爲辭曰。田洎許我將兵赴盟。於是貶洎郴州司戶。渭州刺史郝玘數出兵襲吐蕃營。所殺甚衆。李光顏發邠寧兵救涇州。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愠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鬪者。彼何人邪。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洶洶不可止。光顏親爲開陳大義以諭之。言與涕俱。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丙戌。罷神策行營。西川奏吐蕃寇雅州。辛卯。鹽州奏吐蕃營於烏白池。尋亦皆退。十二月己巳。朔。鹽州奏吐蕃千餘人圍烏白池。庚辰。西川奏南詔二萬人入界。請討吐蕃。

穆宗長慶元年夏六月辛未。吐蕃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却之。秋九月。吐蕃遣其禮部尙書論訥羅來求盟。庚戌。以大理卿劉元鼎爲吐蕃會盟使。冬十月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與吐蕃論訥羅盟于城西。遣劉元鼎與訥羅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奏敗吐蕃三千騎於大石山下。

二年夏六月吐蕃寇靈武。壬子。吐蕃寇鹽州。八月。劉元鼎還。

文宗太和五年秋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犇成都。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庚申。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久恥。是韋臯沒身恨不能

致者也。事下尙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況天子乎。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武宗會昌三年。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屬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旣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願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蕃帥譏誚。云。旣已降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已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臣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爲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卷第三十三

藩鎮連兵 涇原之變 李懷光之叛附

唐肅宗乾元元年冬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爲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平盧軍使。希逸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臣光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綱條之相維。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其在周易上天下澤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己也。苟或捨之。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

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爲常，君臣循守以爲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子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爲善者勸，爲惡者懲，彼爲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旄秉鉞，師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書云：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爲天下之政，而專事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由是爲下者，常眇眇焉伺其上，苟得間則攻而族之，爲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間則掩而屠之，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爲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肇於此矣。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今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敎，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宇內乂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詒謀之遠哉。

寶應元年冬十一月，史朝義之敗於衛州也，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于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恆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恆趙深定易五州降于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丁酉，以張忠志爲成德軍節度使，統恆趙深定易五州，賜姓李名寶臣，初寶臣裨將王武俊說寶臣來降，及復爲節度使，擢武俊爲

先鋒兵馬使武俊。本契丹也。初名沒諾干。

代宗廣德元年春正月。史朝義往幽州發兵。其將田承嗣留守莫州。以城來降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

亦請降。事見安史之亂。閏月癸亥。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爲魏博德

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爲幽州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

首。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

無事。因而授之。初。長安人梁崇義以羽林射生從來。鎮襄陽。累遷右兵馬使。崇義有勇力。能卷鐵舒

鉤。沈毅寡言。得衆心。瑱之入朝也。命諸將分戍諸州。瑱死。戍者皆犇歸襄陽。行軍司馬龐克將兵二千赴

河南。至汝州。聞瑱死。引兵還襲襄州。左兵馬使李昭拒之。充犇房州。崇義自鄧州引戍兵歸。與昭及副使

薛南陽相讓爲長久之不決。衆皆曰。兵非梁卿主之不可。遂推崇義爲帥。崇義尋殺昭及南陽。以其狀聞

上。不能討。三月甲辰。以崇義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夏五月丁卯。制分河北諸州。以幽莫媯

檀平薊爲幽州管。恆定趙深易爲成德軍管。相貝邢洺爲相州管。魏博德爲魏州管。滄棣冀瀛爲青淄管。

懷衛河陽爲澤潞管。六月庚寅。以魏博都防禦使田承嗣爲節度使。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爲兵。

惟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衆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

二年春正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奏名所管曰天雄軍。從之。

永泰元年夏五月。平盧節度使侯希逸鎮淄青。好遊畋。營塔寺。軍州苦之。兵馬使李懷玉得衆心。希逸忌

之。因事解其軍職。希逸與巫宿於城外。軍士閉門不納。奉懷玉爲帥。希逸犇滑州。上表待罪。詔赦之。召還京師。秋七月壬辰。以鄭王邈爲平盧淄青節度大使。以懷玉知留後。賜名正己。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及正己皆結爲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

大曆三年夏六月壬辰。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經略副使昌平朱泚。泚弟滔。共殺節度使李懷仙。希彩自稱留後。閏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遣將將兵討希彩。爲希彩所敗。朝廷不得已宥之。庚申。以王縉領盧龍節度使。丁卯。以希彩知幽州留後。冬十一月丁亥。以幽州留後朱希彩爲節度使。

七年。盧龍節度使朱希彩旣得位。悖慢朝廷。殘虐將卒。孔目官李懷璣因衆怒。伺間殺之。衆未知所從。經略副使朱泚營於城北。其弟滔將牙內兵。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狀。冬十月辛未。以泚爲檢校左常侍幽州盧龍節度使。

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相州刺史薛嵩薨。子平年十二。將士脅以爲帥。平僞許之。旣而讓其叔父畧。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壬午。制以畧知留後。秋八月辛未。幽州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將五千精騎詣涇州防秋。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嘗爲用。滔至上大喜。勞賜甚厚。九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爲安史父子立祠堂。謂之四聖。且求爲相。上令內侍孫知古。因奉使諷令毀之。冬十月甲辰。加承嗣同平章事。以褒之。

九年春三月戊申。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之子華。上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

夏六月。盧龍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且請自將步騎五千防秋。上許之。仍爲之先築大第於京師以待之。朱泚入朝。九月庚子。至京師。冬十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誘昭義將吏作亂。

十年春正月丁酉。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後薛寧。帥其衆歸承嗣。承嗣聲言救援。引兵襲相州。取之。粵犇洛州。上表請入朝。許之。乙巳。朱泚表請留闕下。以弟滔知幽州。盧龍留後許之。昭義裨將薛擇爲相州刺史。薛雄爲衛州刺史。薛堅爲洛州刺史。皆薛嵩之族也。戊申。上命內侍孫知古如魏州諭田承嗣。使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癸丑。遣大將盧子期取洛州。楊光朝攻衛州。二月乙丑。田承嗣誘衛州刺史薛雄。雄不從。使盜殺之。屠其家。盡據相衛四州之地。自置長吏。掠其精兵良馬。悉歸魏州。逼孫知古與共巡磁相二州。使其將士割耳髻面。請承嗣爲帥。丙子。以華州刺史李承昭知昭義留後。三月乙巳。薛寧詣闕請罪。上釋不問。初。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爲田承嗣所輕。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在魏州。與承嗣子維擊毬。馬驚誤觸。維死。承嗣怒。囚寶正。以告寶臣。寶臣謝教救。不謹。封杖授承嗣使。撻之。承嗣遂杖殺寶正。由是兩鎮交惡。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己皆上表請討之。上亦欲因其隙。討承嗣。夏四月乙未。敕貶承嗣爲永州刺史。仍命河東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陽澤潞諸道發兵。前臨魏博。若承嗣尙或稽違。卽令進討。罪止承嗣。及其姪悅。自餘將士弟姪。苟能自拔。一切不問。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己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五月乙未。承嗣將霍榮國以磁州降。丁未。李正己攻德州。拔之。李忠臣統永平河陽懷澤步騎四萬。進攻衛州。六月辛未。田承嗣遣其將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其衆降李寶臣。甲戌。承嗣自將圍冀州。寶臣使高陽軍使張孝忠

將精騎四千禦之。寶臣大軍繼至，承嗣燒輜重而遁。孝忠本奚也。田承嗣以諸道兵四合，部將多叛而懼。秋八月，遣使奉表請束身歸朝。己丑，田承嗣遣其將盧子期寇磁州。九月，李寶臣、李正己會于棗強，進圍貝州。田承嗣出兵救之，兩軍各饗士卒，成德賞厚，平盧賞薄。既罷，平盧士卒有怨言。正己恐其爲變，引兵退。寶臣亦退。李忠臣聞之，釋衛州南度河屯陽武。寶臣與朱滔攻滄州，承嗣從。父弟庭玠守之，寶臣不能克。冬十月，盧子期攻磁州城，幾陷。李寶臣與昭義留後李承昭共救之。大破子期于清水，擒子期，送京師斬之。河南諸將又大破田悅於陳留。田承嗣懼，初，李正己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至是禮而遣之。遣使盡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之。曰：承嗣今年八十有六，溘死無日，諸子不肖，悅亦孱弱，凡今日所有，爲公守耳。豈足以辱公之師旅乎？立使者於廷，南向拜而授書。又圖正己之像，焚香事之。正己悅，遂接兵不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承嗣旣無南顧之虞，得專意北方。上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詣其館，遺之百緘，承倩詈擲出道中。寶臣慚，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尙爾，況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爲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作讖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爲侶，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玉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仍願從公取范陽。承嗣以自效。公以精騎前驅，承嗣以步卒繼之，蔑不克矣。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謀。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寶臣謂滔使者曰：聞宋公儀貌如神，願得畫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於射堂，命諸將共觀之。曰：真神人也。滔軍於瓦橋，寶臣

選精騎二千。通夜馳三百里襲之。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時兩軍方睦，滔不虞有變，狼狽出戰而敗。會衣它服得免。寶臣欲乘勝取范陽，滔使雄武軍使昌平劉怵守留府。寶臣知有備，不敢進。承嗣聞幽恆兵交，即引軍南還。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爲之耳。寶臣慙怒而退。寶臣既與朱滔有隙，以張孝忠爲易州刺史，使將精騎七千以備之。十一月丁酉，田承嗣將吳希光以瀛州降。十二月田承嗣請入朝，李正己屢爲之上表，乞許其自新。

十一年春二月庚辰，田承嗣復遣使上表請入朝，上乃下詔赦承嗣罪，復其官爵，聽與家屬入朝。其所部拒朝命者，一切不問。夏五月，汴宋留後田神玉卒，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濮州刺史孟鑿，北結田承嗣爲援。癸巳，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宋等八州留後。乙未，以靈曜爲濮州刺史。靈曜不受詔。六月戊午，以靈曜爲汴宋留後，遣使宣慰。秋七月，田承嗣遣兵寇滑州，敗李勉。李靈曜旣爲留後，益驕慢，悉以其黨爲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八月甲申，詔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永平節度使李勉、河陽三城使馬燧討之。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汴宋兵馬使攝節度副使李僧惠、靈曜之謀主也。宋州牙門將劉昌遣僧神表潛說僧惠，僧惠召問計，昌爲之泣陳逆順。僧惠乃與汴宋牙將高憑、石隱金遣神表奉表詣京師，請討靈曜。九月壬戌，以僧惠爲宋州刺史，憑爲曹州刺史，隱金爲鄆州刺史。乙丑，李忠臣馬燧軍于鄭州，靈曜引兵逆戰。兩軍不意其至，退軍滎澤。淮西軍士潰去者什五六。鄭州士民皆驚走入東都。忠臣將歸淮西，燧固執不可，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奈何自棄功名，堅壁不動。忠臣聞之，稍收散卒，數日皆集。軍勢復振。戊辰，李正己奏克鄆濮二州。壬申，李僧惠敗靈曜兵於雍丘。

冬十月李忠臣馬燧進擊靈曜。忠臣行汴南，燧行汴北，屢破靈曜兵。壬寅，與陳少遊前軍合，與靈曜大戰於汴州城西。靈曜敗入城固守。癸卯，忠臣等圍之。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淄青兵於匡城。乘勝進軍汴州。乙巳，營於城北數里。丙午，忠臣遣裨將李重倩將輕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入，悅衆不戰而潰。悅脫身北走，將士死者相枕藉，不可勝數。靈曜聞之，開門夜遁。汴州平。重倩本奚也。丁未，靈曜至韋城。永平將杜如江擒之。燧知忠臣暴戾，以己功讓之，不入汴城。引軍西屯板橋。忠臣入城，果專其功。宋州刺史李僧惠與之爭功，忠臣因會擊殺之。又欲殺劉昌，昌遁逃得免。甲寅，李勉械送李靈曜至京師斬之。十二月丁亥，李正己李寶臣並加同平章事。戊戌，昭義節度使李承昭表稱疾篤，以澤潞行軍司馬李抱真兼知磁邢兩州留後。庚戌，加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同平章事，仍領汴州刺史，徙治汴州。

十二年春三月乙卯，兵部尚書同平章事鳳翔澤潞秦隴節度使李抱玉薨。弟抱真仍領懷澤潞留後。田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靈曜上復命討之。承嗣乃復上表謝罪，上亦無如之何。庚午，悉復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冬十二月丙戌，朱泚自涇州還京師。庚子，以朱泚兼隴右節度使，知河西澤潞行營。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爲己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自青州徙治鄆州，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納守青州。癸卯，以納爲青州刺史。正己用刑嚴峻，所在不敢偶語。然法令齊一，賦均而輕，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皆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洛貝澶七州，李寶臣據恆易趙定深冀滄七州，各擁衆五萬，梁崇義據襄鄧均房

復郢六州。有衆二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爲。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爲猜貳。常爲之罷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

十三年秋八月乙亥。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請復姓張。許之。

十四年春二月癸未。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薨。有子十一人。以其姪中軍兵馬使悅爲才。使知軍事。而諸子佐之。甲申。以悅爲魏博留後。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殘好色。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妹。

婿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忠臣復以惠光子爲牙將。暴橫甚於其父。左廂都虞候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爲衆所服。希烈因衆心怨怒。三月丁未。與大將丁勣等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單騎奔京師。上以其有功。使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留京師。以希烈爲蔡州刺史。淮西留後。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增領汴潁二州。徙鎮汴州。成德節度使張寶臣既請復姓。又不自安。更請賜姓。夏四月癸未。復賜姓李。五月戊子。以淮西留後李希烈爲節度使。辛卯。以河陽鎮遏使馬燧爲河東節度使。六月庚戌。以朱泚爲鳳翔尹。秋九月甲戌。改淮西爲淮寧。

德宗建中元年。初。左僕射劉晏爲吏部尚書。楊炎爲侍郎。不相悅。元載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卽位。晏久典利權。衆頗疾之。多上言。轉運使可罷。炎乃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上從之。正月甲子。詔天下錢穀。皆歸金倉部。罷晏轉運。租庸青苗鹽鐵等使。二月丙申朔。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先是。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聞悅軍十萬人。符下罷。

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如符罷之。既而集應罷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爲黜陟。使所罷將何資以自衣食乎。衆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於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楊炎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上遣中使詣涇原節度使段秀實。訪以利害。秀實以爲今邊備尙虛。未宜興事以召寇。炎怒以爲沮己。徵秀實爲司農卿。丁未。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移軍原州。以四鎮北庭留後劉文喜爲別駕。元載遺策語在吐蕃入寇上用楊炎之言。託以奏事不實。己酉。貶劉晏爲忠州刺史。癸丑。以澤潞留後李抱真爲節度使。楊炎欲城原州。以復秦原。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寧各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州爲城。具涇之將士怒曰。吾屬爲國家西門之屏。十餘年矣。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荆榛立軍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李懷光始爲邠寧帥。卽誅溫儒雅等。軍令嚴峻。及兼涇原。諸將皆懼曰。彼五將何罪而爲戮。今又來此。吾屬能無憂乎。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上疏復求段秀實爲帥。不則朱泚。癸亥。以朱泚兼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代懷光。劉文喜又不受詔。欲自邀旌節。夏四月乙未朔。據涇州叛。遣其子質於吐蕃以求援。上命朱泚李懷光討之。又命神策軍使張巨濟將禁兵二千助之。五月。朱泚等圍劉文喜於涇州。杜其出入。而閉壁不與戰。久之不拔。天方旱。徵發餽運。內外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喜。以蘇疲人者。不可勝紀。上皆不聽。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海賓言於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豈肯附叛人。必爲陛下梟其首以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海賓歸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減御膳以

給軍士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者。賜予如故。於是衆知上意不可移。時吐蕃方睦於唐。不爲發兵。城中勢窮。庚寅。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果城。自上卽位。李正己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會涇州捷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六月。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日。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辛丑。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秋七月。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忠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又奏召補州兵。欲拒朝命。炎證成之。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縊殺之。己丑。乃下詔賜死。天下冤之。八月丁未。加盧龍隴右涇原節度使朱泚兼中書令。盧龍隴右節度如故。以舒王謨爲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大使。以涇州牙前兵馬使河中姚令言爲留後。謨。邈之子也。早孤。上子之。

二年春正月戊辰。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寶臣欲以軍府傳其子。行軍司馬惟岳。以其年少闇弱。豫誅諸將之難制者。深州刺史張獻誠等。至有十餘人。同日死者。寶臣召易州刺史張孝忠。孝忠不往。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使孝節謂寶臣曰。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孝節泣曰。如此孝節必死。孝忠曰。往則併命。我在此必不敢殺汝。遂歸。寶臣亦不之罪也。兵馬使王武俊位卑而有勇。故寶臣特親愛之。以女妻其子士真。士真復厚結其左右。故孝忠武俊獨得全。及薨。孔目官胡震家僮王它。奴勸惟岳匿喪二十餘日。詐爲寶臣表。求令惟岳繼襲。上不許。遣給事中汲人班宏往問寶臣疾。且諭之。惟岳厚賂宏。宏不受。還報。惟岳乃發喪。自爲留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上又不許。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爲之請於朝。使以節授田悅。代

宗從之。悅初襲位。事朝廷禮甚恭。河東節度使馬燧表其必反。請先爲備。至是悅屢爲惟岳請繼襲。上欲革前弊。不許。或諫曰。惟岳已據父業。不因而命之。必爲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爲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曷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然則惟岳必爲亂。命與不命等耳。竟不許。悅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勒兵拒命。魏博節度副使田庭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不亦善乎。奈何無故與恒鄆共爲叛臣。爾觀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族滅也。因稱病臥家。悅自往謝之。庭玠閉門不內。竟以憂卒。成德判官邵眞聞李惟岳之謀。泣諫曰。先相公受國厚恩。大夫衰絰之中。遽欲負國。此甚不可。勸惟岳執李正己使者送京師。且請討之。曰。如此朝廷嘉大夫之忠。則旄鉞庶幾可得。惟岳然之。使眞草奏。長史畢華曰。先公與二道結好二十餘年。奈何一旦棄之。且雖執其使。朝廷未必見信。正己忽來襲我。孤軍無援。何以待之。惟岳又從之。前定州刺史谷從政。惟岳之舅也。有膽略。頗讀書。王武俊等皆敬憚之。爲寶臣所忌。從政乃稱病杜門。惟岳亦忌之。不與圖事。日夜獨與胡震王它奴等計議。多散金帛。以悅將士。從政往見惟岳曰。今海內無事。自上國來者。皆言天子聰明英武。志欲致太平。深不欲諸侯子孫專地。爾今首違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致討。將士受賞之際。皆言爲大夫盡死。苟一戰不勝。各惜其生。誰不離心。大將有權者。乘危伺便。咸思取爾。以自爲功矣。且先相公所殺高班大將。殆以百數。撓敗之際。其子弟欲復仇者。庸可數乎。又相公與幽州有隙。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今天子必以爲將。滔與吾擊柝相聞。計其聞命疾驅。若虎狼之得獸也。何以當之。昔田承嗣從安史父子同反。身經百戰。凶悍聞於天下。遠詔

舉兵自謂無敵。及盧子期就擒，吳希光歸國，承嗣指天垂泣，身無所措，賴先相公按兵不進，且爲之祈請。先帝寬仁，赦而不誅。不然，田氏豈有種乎？況爾生長富貴，齒髮尙少，不更艱危，乃信左右之言，欲效承嗣所爲乎？爲爾之計，不若辭謝將佐，使惟誠攝領軍府，身自入朝，乞留宿衛，因言惟誠且令攝事，恩命決於聖志，上必悅爾忠義，縱無大位，不失榮祿，永無憂矣。不然，大禍將至，悔之何及？吾亦知爾素疎忌我，顧以舅甥之情，事急不得不言耳。惟岳及左右見其言切，益惡之。從政乃復歸杜門稱病。惟誠者，惟岳之庶兄也。謙厚好書，得衆心。其母妹爲李正己子婦，是日惟岳送惟誠於正己，正己使復姓張，遂仕淄青。惟岳遣王它奴詣從政家，察其起居，從政飲藥而卒。且死曰：吾不憚死，哀張氏今族滅矣。劉文喜之死也。李正己田悅等皆不自安。劉晏死，正己等益懼，相謂曰：我輩罪惡，豈得與劉晏比乎？會汴州城隘，廣之東方人訛言上欲東封，故城汴州，正己懼，發兵萬人屯曹州。田悅亦完聚爲備。與梁崇義、李惟岳遙相應，助河南士民，騷然驚駭。永平軍舊領汴、宋、滑、亳、陳、潁、泗七州。丙子，分宋、亳、潁別爲節度使，以宋州刺史劉洽爲之。以泗州隸淮南，又以東都留守路嗣恭爲懷、鄭、汝、陝四州河陽三城節度使。旬日，又以永平節度使李勉都統、汴、泗、宋、滑、陳、鄭、許、蔡八州，仍割鄭州隸之。選嘗爲將者爲諸州刺史，以備正己等。楊炎旣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己累表請晏罪，譏斥朝廷，炎懼，遣腹心分詣諸道，以宣慰爲名，實使之密諭節度使。云晏昔附姦邪，請立獨孤后，上自惡而殺之，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志，隱而未發。乙巳，遷炎中書侍郎，擢盧杞爲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不專任炎矣。丙午，更汴宋軍名曰宣武。梁崇義雖與李正己等連結，兵勢寡弱，禮數最恭，或勸其入朝，崇義曰：來公有大功於國，上元中爲閹宦所讒，遷延稽命，及代宗嗣位，不俟馬入朝，猶

不免族誅。吾歲久豐積，何可往也。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屢請討之。崇義懼，益修武備。流入郭昔告崇義爲變。崇義聞之，請罪。上爲之杖，昔遠流之。使金部員外郎李舟詣襄州諭旨以安之。舟嘗奉使詣劉文喜，爲陳禍福。文喜囚之，會帳下殺文喜以降。諸道跋扈者聞之，謂舟能覆城殺將，至襄州。崇義惡之，舟又勸崇義入朝，言頗切直。崇義益不悅。及遣使宣慰諸道，舟復詣襄州。崇義拒境不內，上言軍中疑懼，請易以它使。時兩河諸鎮方猜阻，上欲示恩信以安之。夏四月庚寅，加崇義同平章事。妻子悉加封賞，賜以鐵券。遣御史張著齋手詔徵之，仍以其裨將藺杲爲鄧州刺史。五月，田悅卒，與李正己、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遣兵馬使孟祐將步騎五千北助惟岳，薛嵩之死也。田承嗣據洛相二州，朝廷獨得邢、磁二州及臨洛縣。悅欲阻山爲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愔將八千人圍邢州。別將楊朝光將五千人柵於邯鄲西北，以斷昭義救兵。悅自將兵數萬圍臨洛。邢州刺史李共臨洛將張仵堅壁拒守。貝州刺史邢曹俊、田承嗣舊將也。老而有謀，悅寵信，牙官扈粵而踈之。及攻臨洛，召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尙書以逆犯順，勢更不侔。今頓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置萬兵於崞口，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爲尙書有矣。」諸將惡其異己，共毀之，悅不用其策。六月，張著至襄陽，梁崇義益懼。陳兵而見之，藺杲得詔不敢發。馳見崇義，請命。崇義對著號泣，竟不受詔。著復命。癸巳，進李希烈爵南平郡王，加漢南漢北兵馬招討使、督諸道兵討之。楊炎諫曰：「希烈爲董卓養子，親任無比。卒逐秦而奪其位，爲人狼戾無親，無功猶屈強不法，使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炎固爭之，上益不平。荆南牙門將吳少誠以取梁崇義之策，干李希烈。希烈以少誠爲前鋒，少誠幽州潞人也。時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

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上以和州刺史張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壬子以懷鄭河陽節度副使李芄爲河陽懷州節度使割京畿五縣隸焉秋七月李希烈以久雨未進軍上怪之盧杞密言於上曰希烈遷延以楊炎故也陛下何愛炎一日之名而墮大功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用無傷也上以爲然庚申以炎爲左僕射罷政事辛巳以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朔方節度使癸未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李晟大破田悅於臨洛時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府庫竭士卒多死傷張仝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君守戰甚苦仝家無它物請鬻此女爲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真告急於朝詔馬燧將步騎二萬與抱真討悅又遣李晟將神策兵與之俱又詔幽州留後朱滔討惟岳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爲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又與抱真合兵八萬東下壺關軍于邯鄲擊悅支軍破之悅方急攻臨洛分李惟岳兵五千助楊朝光明日燧等進攻朝光柵悅將萬餘人救之燧命大將李自良等禦之於雙岡令之曰悅得過必斬爾自良等力戰悅軍却燧推火車焚朝光柵斬朝光獲首虜五千餘級居五日燧等進軍至臨洛悅悉衆力戰凡百餘合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悅引兵夜遁邢州圍亦解時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已薨子納祕之擅領軍務悅求救於納及李惟岳納遣大將衛俊將兵萬人惟岳遣兵三千人救之悅收合散卒得二萬餘人軍于洹水淄青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鄴奏求河陽兵自助詔河陽節度使李芄將兵會之八月李納始發喪奏請襲

父位上不許。梁崇義發兵至江陵。至四望大敗而歸。乃收兵襄鄧。李希烈引軍循漢而上。與諸道兵會。崇義遣其將翟暉杜少誠逆戰於蠻水。希烈大破之。追至陳口。又破之。二將請降。希烈使將其衆先入襄陽。慰諭軍民。崇義閉城拒守。守者開門爭出。不可禁。崇義與妻赴井死。傳首京師。范陽節度使朱滔將討李惟岳。軍于莫州。張孝忠將精兵八千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悅。淮寧李僕射克襄陽。計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恆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轉禍爲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遣牙官程華詣滔。遺錄事參軍董稹奉表詣闕。滔又上表薦之。上悅。九月辛酉。以孝忠爲成德節度使。命惟岳護喪歸朝。惟岳不從。孝忠德滔爲子茂和娶滔女。深相結。壬戌。加李希烈同平章事。初。李希烈請討梁崇義。上對朝士亟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後。偃蹇不臣。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爲然。希烈旣得襄陽。遂據之。爲己有。上乃思承言。時承爲河中尹。甲子。以承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上欲以禁兵送上。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寘之外館。迫脅萬方。承誓死不屈。希烈乃大掠闔境所有而去。承治之。朞年。軍府稍完。希烈留牙將於襄州。守其所掠財。由是數有使者往來。承亦遣其腹心臧叔雅往來。許蔡厚結。希烈腹心周曾等。與之陰圖希烈。冬十月。徐州刺史李洧。正己之從父兄也。李納寇宋州。彭城令太原白李庚說洧舉州歸國。洧從之。遣攝巡官崔程奉表詣闕。且使口奏。并白宰相。以徐州不能獨抗納。乞領徐海沂三州觀察使。況海沂二州。今皆爲納有。洧與刺史王涉馬萬通素有約。苟得朝廷詔書。必能成功。程自外來。以爲宰相一也。先白張鎰。鎰以告盧杞。杞怒其不先白己。不從其請。戊申。加洧御

史大夫充招諭使。十一月辛酉，宣武節度使劉洽、神策都知兵馬使曲環、滑州刺史襄平李澄、朔方大將唐朝臣大破淄青魏博之兵於徐州。先是李納遣其將王溫會魏博將信都崇慶共攻徐州。李洧遣牙官溫人王智興詣闕告急。智興善走，不五日而至。上爲之發朔方兵五千人以朝臣將之，與洽環澄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營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憤怒爭奮。崇慶溫攻彭城，二旬不能下，請益兵於納。納遣其將石隱金將萬人助之，與劉洽等相拒於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却。朔方馬軍使楊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待兩軍。我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我以伏兵絕其腰，必敗之。」朝臣從之。崇慶等果將騎二千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發橫擊之，崇慶等兵中斷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軍，其兵有爭橋不得，涉水而度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爲不涉？」遂涉水擊。據橋者皆走。崇慶等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宣武人皆慚。官軍乘勝逐之，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己巳，詔削李惟岳官爵，募所部降者赦而賞之。甲申，淮南節度使陳少遊遣兵擊海州。其刺史王涉以州降。十一月，李納宋州刺史馬萬通乞降。丁酉，以爲密州刺史。加馬燧魏博招討使。

三年春正月，河陽節度使李芑引兵逼衛州。田悅守將任履虛詐降，旣而復叛。馬燧等諸軍屯于漳濱。田悅遣其將王光進築月城，以守長橋。諸軍不得度。燧以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上。流水淺，諸軍涉度。時軍中乏糧，悅等深壁不戰。燧命諸軍持十日糧進屯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真李芑問曰：

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則利速戰。今三鎮連兵不戰，欲以老我師。我若分軍擊其左右，悅必救之。則我腹背受敵，戰必不利。故進軍逼悅，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彼苟出戰，必爲諸君破之。乃爲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循洹水，直趨魏州。令曰：賊至則止，爲陳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仍抱薪持火，俟諸軍畢發，則止鼓角，匿其旁。伺悅軍畢度，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按兵不動，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爲戰場，繕陳以待之。募勇士五千餘人爲前列。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軍大敗。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却。見河東軍捷還，鬪又破之。追奔至三橋，已焚。悅軍亂，赴水溺死不可勝紀。斬首二萬餘級，捕虜三千餘人，尸相枕藉三十餘里。悅收餘兵千餘人走魏州。馬燧與李抱真不協，頓兵平邑，浮圖遷延不進。悅夜至南郭，大將李長春閉關不內。以俟官軍。久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納之。悅殺長春，嬰城拒守。城中士卒不滿數千，死者親戚，號哭滿街。悅憂懼，乃持佩刀乘馬立府門外，悉集軍民流涕言曰：悅不肖，蒙淄青成德二丈人保薦，嗣守伯父業。今二丈人卽世，其子不得承襲，悅不敢忘二丈人大恩，不量其力，輒拒朝命，喪敗至此。使士大夫肝腦塗地，皆悅之罪也。悅有老母，不能自殺，願諸公以此刀斷悅首，提出城降。馬僕射自取富貴，無爲與悅俱死也。因從馬上自投地。將士爭前抱持悅曰：尙書舉兵徇義，非私己也。一勝一負，兵家之常。某輩累世受恩，何忍聞此。願奉尙書一戰，不勝則以死繼之。悅曰：諸公不以悅喪敗而棄之，悅雖死敢忘厚意於地下。乃與諸將各斷髮約爲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庫所有及斂富民之財得百餘萬，以賞士卒。衆心始定。復召貝州刺史邢曹俊使之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李納軍於濮陽，爲河南軍所逼，犇還濮州，徵援兵於

魏州田悅遣軍使符璘將三百騎送之。璘父令奇謂璘曰：「吾老矣，歷觀安史輩叛亂者，今皆安在？田氏能久乎？汝因此棄逆從順，是汝揚父名於後世也。」齧臂而別。璘遂與其副李瑤帥衆降於馬燧。悅收族其家，令奇慢罵而死。瑤父再春以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洺州降，王光進以長橋降，悅入城旬餘，日馬燧等諸軍始至城下，攻之不克。丙寅，李惟岳遣兵與孟祐守東鹿，朱滔張孝忠攻拔之，進圍深州。惟岳憂懼，掌書記邵真復說惟岳密爲表先遣弟惟簡入朝，然後誅諸將之不從命者，身自入朝，使妻父冀州刺史鄭誅權知節度事，以待朝命。惟簡既行，孟祐知其謀，密遣告田悅，悅大怒，使衛宮扈岌往見惟岳，讓之曰：「尙書舉兵，正爲大夫求旌節耳，非爲己也。今大夫乃信邵真之言，遣弟奉表，悉以反逆之罪歸尙書，自求雪身，尙書何負於大夫，而至此邪？若相爲斬邵真，則相待如初，不然當與大夫絕矣。」判官畢華言於惟岳曰：「田尙書以大夫之故，陷身重圍，大夫一旦負之不義甚矣。且魏博淄青兵彊，食富足，抗天下事，未可知。柰何遽爲二三之計乎？惟岳素怯，不能守前計，乃引邵真對扈岌斬之，發成德兵萬人與孟祐俱圍東鹿。丙寅，朱滔張孝忠與戰於東鹿城下，惟岳大敗，燒營而遁。兵馬使王武俊爲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惜其才未忍除也。東鹿之戰，使武俊爲前鋒，私自謀曰：「我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殺我必矣。」故戰不甚力而敗。朱滔欲乘勝攻恆州，張孝忠引兵西北，軍于義豐。滔大驚，孝忠將佐皆怪之。孝忠曰：「恆州宿將尚多，未易可輕迫之，則并力死鬪，緩之則自相圖。」諸君第觀之。吾軍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耳。且朱司徒言大而識淺，可與共始，難與共終也。於是滔亦屯東鹿，不敢進。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王武俊。武俊甚懼，或謂惟岳曰：「先相公委腹心於武俊，使之輔佐大夫，又有骨肉之親，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

猜阻若無武俊欲使誰爲大夫却敵乎。唯岳以爲然。乃使步軍使衛常寧與武俊共擊趙州。又使王士真將兵宿府中以自衛。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拔海密二州。李納復攻陷之。王武俊旣出恆州。謂衛常寧曰。武俊今幸出虎口。不復歸矣。當北歸張尙書。常寧曰。大夫暗弱。信任左右。觀其勢終爲朱滔所滅。今天子有詔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與之。中丞素爲衆所服。與其出亡。曷若倒戈以取大夫。轉禍爲福。如反掌耳。事苟不捷。歸張尙書未晚也。武俊深以爲然。會惟岳使要藉謝。遵至趙州城下。武俊引遵同謀。取惟岳。遵還密告王士真。閏月甲辰。武俊常寧自趙州引兵還襲惟岳。遵與士真矯惟岳命啓城門納之。黎明。武俊帥數百騎突入府門。士真應之於內。殺十餘人。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將士歸順。敢違拒者族衆莫敢動。遂執惟岳。收鄭誅畢。華王它奴等皆殺之。武俊以惟岳舊使之子。欲生送之。長安常寧曰。彼見天子將復以叛逆之謀歸咎於中丞。乃縊殺之。傳首京師。深州刺史楊榮國惟岳姊夫也。降於朱滔。滔使復其位。二月戊午。李惟岳所署定州刺史楊政義降。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諸軍攻李納於濮州。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可平。甲子。以張孝忠爲易定滄三州節度使。王武俊爲恆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爲深趙都團練觀察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王武俊素輕張孝忠。自以手誅李惟岳。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爲節度。己與康日知俱爲都團練使。又失趙定二州。亦不悅。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爲朝廷不欲使故人爲節度使。魏博旣下。必取恆冀。故先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許士則間道至深州。說朱滔曰。司徒奉詔討李惟岳。旬朔之間。拔束鹿下深州。惟岳勢蹙。故王大夫因司徒勝勢。得以梟惟岳之首。此皆司徒之

功也。又天子明下詔書，令司徒得惟岳城邑，皆隸本鎮。今乃割深州以與日知，是自棄其信也。且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將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則燕趙爲之次矣。若魏存則燕趙無患，然則司徒果有意矜魏博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又許以貝州賂滔，滔素有異志，聞之大喜，卽遣王侑歸報魏州。使將士知有外援，各自堅。又遣判官王郢與許士則俱詣恆州，說王武俊曰：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拔亂根，康日知不出趙州，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略同，誰不爲大夫憤邑者？今又聞有詔支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蓋以大夫善戰無敵，恐爲後患，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北首，朱司徒南向，共相滅耳。朱司徒亦不敢自保，使郢等效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尚書而存之。大夫自留糧馬以供軍，朱司徒不欲以深州與康日知，願以與大夫，請早定刺史以守之。三鎮連兵，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它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卽遣判官王巨源使於滔，且令知深州事，相與刻日舉兵南向。滔又遣人說張孝忠、孝忠不從。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于濮州，克其外城，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又遣人說之，癸卯，納遣其判官房說以其母弟經及子成務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不可捨，上乃囚說等於禁中。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等合。朝廷以納勢未衰，三月乙未，始以徐州刺史李洧兼徐海沂都團練觀察使。海沂已爲納所據，洧竟無所得。李納之初反也，其所署德州刺史李西華備守甚嚴，都虞候李士真密毀西華於納。納召西華還府，以士真代之。士真又以詐召棣州刺史李長卿，長卿過德州，士真劫之，與同歸國。夏四月戊午，以士真長卿爲二州刺史。士真求援於朱滔，滔已有異志，遣大將李濟時將三千人，聲言助士真守德州，且召士真詣深州議軍事。至則留之，使濟時領用。

事。上遣中使發盧龍恆冀易定兵萬人詣魏州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遂。今欲與諸君敕裝共趨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遣人痛入骨髓。況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勳。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冀。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康日知聞其謀。以告馬燧。燧以聞。上以魏州未下。王武俊復叛。力未能制。滔壬戌。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滔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以逼康日知。以深州授王巨源。武俊以其子士真爲恆冀深三州留後。將兵圍趙州。涿州刺史劉怱與滔同縣人。其母滔之姑也。滔使知幽州留後。聞滔欲救田悅。以書諫之曰。今昌平故皇朝廷改爲太尉鄉司徒里。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務大樂戰。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怱忝密親。默而無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滔雖不用其言。亦嘉其盡忠。卒無疑貳。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爲後患。復遣牙官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者司徒發幽州。遣人語孝忠曰。李惟岳負恩爲逆。謂孝忠歸國。卽爲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旣爲忠臣矣。不復助逆也。且孝忠與武俊。皆出夷落。深知其心。最喜讎覆。司徒勿忘鄙言。它日必相念矣。雄復欲以巧辭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滔乃使劉怱將兵屯要害。以備之。孝忠完城礪兵。獨居彊寇之間。莫之能屈。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東鹿。詰旦將行。吹角未畢。士卒忽大亂。喧譟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柰何違敕。南救田悅。滔大懼。走入驛後堂避匿。蔡雄與兵馬使宗頊等矯謂士卒曰。汝輩勿喧。聽司徒傳令。衆稍止。雄又曰。司徒將發范陽。恩旨令得李惟岳州縣。卽有之。司徒以幽州少絲纊。故與汝曹竭力血戰。以取深州。

冀得其絲纊。以寬汝曹賦率。不意國家無信。復以深州與康日知。又朝廷以汝曹有功。賜絹人十匹。至之州西境。盡爲馬僕射所奪。司徒但處范陽。富貴足矣。今茲南行。乃爲汝曹。非自爲也。汝曹不欲南行。任自歸北。何用誼悖。乖失軍禮。衆聞言。不知所爲。乃曰。敕使何得不爲軍士守護賞物。遂入敕使院。壁裂殺之。又呼曰。雖知司徒此行爲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曰。然則汝曹各還部伍。詰朝復往深州。休息數日。相與歸鎮。耳衆然後定。滔卽引軍還深州。密令諸將訪察唱率爲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衆股栗。乃復舉兵而南。衆莫敢前。却進取寧晉。留屯以待王武俊。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東趣寧晉。武俊之始誅李惟岳也。遣判官孟華入見。上問以河朔利害。華性忠直。有才略。應對慷慨。上悅。以爲恆冀團練副使。會武俊與朱滔有異謀。上遽遣華歸諭旨。華至。武俊已出師。華諫曰。聖意於大夫甚厚。苟盡忠義。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廣。不日天子必移康中丞於它鎮。深趙終爲大夫之有。何苦遽自同於逆亂乎。異日無成。悔之何及。華擲在李寶臣幕府。以直道已爲同列所忌。至是爲副使。同列尤疾之。言於武俊曰。華以軍中陰事奏天子。請爲內應。故得超遷。是將覆大夫之軍。大夫宜備之。武俊以其舊人。不忍殺。奪職使歸私第。田悅恃援兵將至。遣其將康愔將萬餘人出城西。與馬燧等戰於御河上。大敗而還。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爲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上從之。甲子。詔借商人錢。令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如撈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儻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爲之罷市。相帥

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京叔明之五世孫也。甲戌，以昭義節度副使磁州刺史盧玄卿爲洺州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初，李抱真爲澤潞節度使，馬燧領河陽三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銑，銑犇燧，燧納之。且奏其無罪，抱真怒，及同討田悅，數以事相恨望。二人怨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諸軍逗撓，久無成功。上數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曰：「餘賊未除，宜相與戮力，乃分兵自守其地，我寧得獨戰邪？」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尙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憾結歡。會洺州刺史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洺州隸抱真，請玄卿爲刺史，兼充招討之副。李晟軍先隸抱真，又請兼隸燧，以示協和，上皆從之。盧龍節度行軍司馬蔡廷玉惡判官鄭雲逵，言於朱泚，奏貶莫州參軍。雲逵妻朱滔之女也。滔復奏爲掌書記。雲逵深構廷玉於滔，廷玉又與檢校大理少卿朱體微言於泚曰：「滔在幽鎮，事多專擅，其性非長者，不可以兵權付之。滔知之大怒，數與泚書，請殺二人者。泚不從。由是兄弟頗有隙。」及滔拒命，上欲歸罪於廷玉等，以悅滔。甲子，貶廷玉柳州司戶。體微萬州南浦尉。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之濮陽，降其守將高彥昭。朱滔遣人以蠟書置髻中，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送長安。泚不知，上驛召泚於鳳翔，至以蠟書并使者示之。泚惶恐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私第，賜名園腴田，錦綵金銀甚厚，以安其意。其幽州盧龍節度太尉中書令並如故。」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鑑忠直，爲上所重，欲出之於外，已得專總朝政，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鎮撫。」臣請自行。

上俛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爲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鎰曰：才兼文武，望重內外，無以易卿。鎰知爲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戊寅，以鎰兼鳳翔尹隴右節度等使。朱滔王武俊、目寧晉南救魏州。辛卯，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朔方及神策步騎萬五千人東討田悅，且拒滔等。滔行至宗城，掌書記鄭雲逵參謀田景仙棄滔來降。丁酉，加河東節度使馬燧同平章事。辛亥，置義武軍節度於定州，以易定滄三州隸之。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田悅具牛酒出迎。魏人懼呼動地，滔營於慳山。是日，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爲襲，已遽出陳。懷光勇而無謀，欲乘其營壘未就擊之。燧請且休將士，觀壘而動。懷光曰：彼營壘旣立，將爲後患，此時不可失也。遂擊滔於慳山之西，殺步卒千餘人。滔軍崩沮，懷光按轡觀之，有喜色。士卒爭入滔營取寶貨。王武俊引二千騎橫衝懷光軍，軍分爲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蹙入永濟渠，溺死者不可勝數。人相蹈藉，其積如山。水爲之不流。馬燧等各收軍保壘。是夕，滔等堰永濟渠，入王莽故河，絕官軍糧道及歸路。明日，水深三尺餘。馬燧懼，遣使卑辭謝滔，求與諸節度歸本道。奏天子，請以河北事委五郎處之。滔欲許之。王武俊以爲不可，滔不從。秋七月，燧與諸軍涉水而西，退保魏縣。以拒滔。滔乃謝武俊。武俊由是恨滔。後數日，滔等亦引兵營魏縣東南，與官軍隔水相距。李納求援於滔等，滔遣魏博兵馬使信都承慶將兵助之。納攻宋州不克，遣兵馬使李克信、李欽遙戍濮陽南華以拒劉洽。甲辰，以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兼平盧淄青兗鄆登萊齊州節度使，討李納。又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兼魏博瀆相節度使，加朔方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同平章事。神策行營招討使李晟請以所將兵北解趙州之圍，與張孝忠合勢圖范陽。上許之。晟自魏州引兵趨趙州，王士真解圍去。

晟留趙州三日。與孝忠合兵北略恆州。八月辛酉。以涇原留後姚令言爲節度使。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於外。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冬十一月己卯朔。加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同平章事。田悅德朱滔之救。與王武俊議奉滔爲主。稱臣事之。滔不可曰。恆山之捷。皆大夫二兄之力。滔何敢獨居尊位。於是幽州判官李子千恆冀判官鄭濡等共議請與鄆州李大夫爲四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如昔諸侯奉周家正朔。築壇同盟。有不如約者。衆共伐之。不然。豈得常爲叛臣。茫然無主。用兵旣無名。有功無官爵。爲賞使將吏何所依歸乎。滔等皆以爲然。滔乃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仍請李納稱齊王。是日滔等築壇於軍中。告天而受之。滔爲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所居堂曰殿。處分曰令。羣下上書曰牋。妻曰妃。長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爲府。置留守兼元帥。以軍政委之。又置東西曹。視門下中書省。左右內史。視侍中中書令。餘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武俊以孟華爲司禮尙書。華竟不受。嘔血死。以兵馬使衛常寧爲內史監。委以軍事。常寧謀殺武俊。武俊腰斬之。武俊遣其將張終葵寇趙州。康日知擊斬之。李希烈帥所部兵三萬。徙鎮許州。遣所親詣李納。與謀共襲汴州。遣使告李勉云。已兼領淄青。欲假道之官。勉爲之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爲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遊兵度汴。以迎希烈。由是東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十二月丁丑。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時朱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滔與王武俊。孤軍深入。專仰給於田悅。客主日益困弊。聞李希烈軍勢甚盛。頗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

四年春正月庚寅。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元平本湖南判官。薄有才藝。疎傲。敢大言。好論兵。中書侍郎關播奇之。薦於上。以爲將相之器。以汝州距許州最近。擢元平爲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州。卽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往應募。執役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於內。縛元平馳去。元平爲人眇小。無須。見希烈恐懼。便液汚地。希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以判官周晃爲汝州刺史。又遣別將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取尉氏圍鄭州。官軍數爲所敗。邏騎西至彭婆。東都士民震駭。竄匿山谷。留守鄭叔則入保西苑。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騎將恃功驕慢。將佐莫敢諫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爲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爲然。甲午。命真卿詣許州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請留之。又使人邀真卿於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爲將割啗之勢。真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遽以身蔽之。麾衆令退。館真卿而禮之。希烈欲遣真卿還。會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平慙而起。以密啓白希烈。希烈意遂變。留真卿不遣。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使者拜舞於希烈前。說希烈曰。朝廷誅滅功臣。失信天下。都統英武自天。功烈蓋世。已爲朝廷所猜忌。將有韓白之禍。願亟稱尊號。使四海臣民知有所歸。希烈召顏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見推。不謀而同。太師觀此事。勢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

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扶真卿出。它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久聞太師重望。今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何謂宰相。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四使不敢復言。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於館舍。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戊戌。以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爲東都汝州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奉天。好畤。行營兵萬餘人討希烈。又詔諸道共討之。曜行至郟城。遇希烈前鋒將陳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沮。曜翰之子也。希烈使其將封有麟據鄧州。南路遂絕。貢獻商旅皆不通。壬寅。詔治上津山路置郵驛。二月丙寅。以河陽三城懷衛州爲河陽軍。丁卯。哥舒曜克汝州擒周晃。三月戊寅。江西節度使曹王臯敗李希烈將韓霜露於黃梅。斬之。辛卯。拔黃州。時希烈兵柵蔡山。險不可攻。臯聲言西取蘄州。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循江隨戰去。蔡山三百餘里。臯乃復放舟順流而下。急攻蔡山。拔之。希烈兵還救之不及而敗。臯遂進拔蘄州。表伊慎爲蘄州刺史。王鏐爲江州刺史。淮寧都虞候周曾鎮遏兵馬。使王玢押牙姚愴。韋清密輸款於李勉。李希烈遣曾與十將康秀琳將兵三萬攻哥舒曜。至襄城。曾等密謀還軍襲希烈。奉顏真卿爲節度使。使玢愴清爲內應。希烈知之。遣別將李克誠將驛軍三千人襲曾等。殺之。并殺玢愴及其黨甲午。詔贈曾等官。始韋清與曾等約。事泄不相引。故獨得免。清恐終及禍。說希烈請詣朱滔乞師。希烈遣之行。至襄邑。逃奔劉洽。希烈聞周曾等有變。閉壁數日。其黨寇尉氏。鄭州者聞之亦遁歸。希烈乃上表歸咎於周曾等。引兵還蔡州。外示悔過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置顏真卿於龍興寺。丁酉。荆南節度使張

伯儀與淮寧兵戰於安州。官軍大敗。伯儀僅以身免。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其節及俘誠示顏真卿。真卿號慟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與人言。夏四月。上以神策軍使白志貞爲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討李希烈。志貞請諸嘗爲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貧者甚苦之。人心始搖。庚申。加永平宣武河陽都統李勉淮西招討使。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爲之副。以荆南節度使張伯儀爲淮西應援招討使。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江西節度使曹王臯爲之副。上督哥舒曜進兵。曜至潁橋。遇大雨。還保襄城。李希烈遣其將李光輝攻襄城。曜擊却之。五月乙未。以宣武節度使劉洽兼淄青招討使。李晟謀取涿莫二州。以絕幽魏往來之路。與張孝忠之子升雲圍朱滔所署易州刺史鄭景濟於清苑。累月不下。滔以其司武尙書馬寔爲留守。將步騎萬餘守魏營。自將步騎萬五千救清苑。李晟軍大敗。退保易州。滔還軍瀛州。張升雲犇滿城。會晟病甚。引軍還保定州。王武俊以滔既破李晟。留屯瀛州未還。魏橋遣其給事中宋端趣之。端見滔言頗不遜。滔怒。使謂武俊曰。滔以熱疔。斃未南還。大王二兄。遽有云云。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棄兄。如脫屣耳。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爲。端還報武俊。自辨於馬寔。寔以狀白滔。言趙王知宋端無禮於大王。深加責讓。實無它志。武俊亦遣承令官鄭和隨寔使者見滔。謝之。滔乃悅。相待如初。然武俊以是益恨滔矣。六月。李抱真使參謀賈林詣武俊。壁詐降。武俊見之。林曰。林來奉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問其故。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誠效。及登壇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徇忠義。天子不察。諸將亦嘗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誤。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尙可謝。况朕爲四海之主乎。武俊曰。僕胡人也。爲將尙知愛百姓。况天子豈專以殺人爲事乎。今山東連

兵暴骨如莽。就使克捷。與誰守之。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鎮結盟。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己。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諸鎮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使林還報抱真。陰相約結。庚戌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爲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秋八月丁未。李希烈將兵三萬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兵救之。乙卯。希烈將曹季昌以隋州降。尋復爲其將康叔夜所殺。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嘉興陸贄名。卽位召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尙恐其中或傍遭誣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又曰。無紆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

顛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公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西邊有兵，諸廐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中興，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旣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嶠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爲戎，于斯之時，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啗寇黠虜，覲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憂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謂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旣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餘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

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儻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九月丙戌。神策將劉德信。宣武將唐漢臣。與淮寧將李克誠。戰敗於滬澗。時李勉遣漢臣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勉奏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州。則襄城圍自解。遣二將趣許州。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復斥候。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太半。漢臣犇大梁。德信犇汝州。希烈遊兵剽掠至伊闕。勉復遣其將李堅帥四千人助守東都。希烈以兵絕其後。堅軍不得還。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上以諸軍討淮寧者不相統壹。庚子。以舒王謨爲荆襄等道行營都元帥。更名誼。以戶部尚書蕭復爲長史。右庶子孔巢父爲左司馬。諫議大夫樊澤爲右司馬。自餘將佐皆選中外之望。未行。會涇師作亂而止。復。嵩之孫。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孫也。●上發涇原等諸道兵救襄城。冬十月丙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丁未。發至澆水。詔京兆尹王翊犒師。惟糲食菜餼。衆怒蹴而覆之。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還趣京城。令言入辭。尙在禁中。聞之。馳至長樂阪。遇之。軍士射令言。令言抱馬鬣突入亂兵。呼曰。諸君失計。東征立功。何患不富貴。乃爲族滅之計乎。軍士不聽。以兵擁令言而西。上遽命賜帛人二匹。衆益怒。射中使。又命中使宣慰。賊已至通化門外。中使出門。賊殺之。又命出金帛二十車賜之。賊已入城。喧聲浩浩。不復可遏。百

姓狼狠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儲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上遣普王誼、翰林學士姜公輔出慰諭之。賊已陳於丹鳳門外，小民聚觀者以萬計。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爲販鬻。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不聽。至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唐安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繫衣中，以從。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初，魚朝恩既誅，宦官不復典兵，有竇文場、霍仙鳴者，嘗事上於東宮。至是，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使普王誼前驅，太子執兵以殿，司農卿郭曙以部曲數十人獵苑中，聞蹕謁道左，遂以其衆從。曙，曖之弟也。右龍武軍使令狐建方，教射於軍中，聞之，帥麾下四百人從。乃使建居後爲殿，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心嘗怏怏。臣嘗謂陛下旣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倉猝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遂行。夜至咸陽，飯數貽。後過，時事出非意，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盧杞關播諭中書垣而出，白志貞、王翹及御史大夫于頔，中丞劉從一、戶部侍郎趙贊、翰林學士陸贄、吳通微等，追及上於咸陽。頔之從父兄弟，從一、齊賢之從孫也。賊入宮，登含元殿，大呼曰：天子已出，宜人自求富，遂謹譟爭入府庫，運金帛，極力而止。小民因之，亦入宮盜庫物，出而復入，通夕不已。其不能入者，剽奪於路。諸坊居民，各相帥自守。姚令言與亂兵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朱泚於晉昌里第。夜半泚按轡，列炬傳呼入宮，居含元殿，設警嚴，自稱權知六軍。戊申旦，泚徙居白華殿，出勝於外，稱涇原將士久處邊陲。

不閑朝禮。輒入宮闕。致驚乘輿。西出巡幸。太尉已權臨六軍。應神策等軍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祿食者。悉詣行在。不能往者。卽詣本司。若出三日。檢勘彼此無名者。皆斬。於是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百官稍稍遁去。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屏人密語。移時爲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泚喜。然猶未決。宿衛諸軍舉白幡降者。列於闕前。甚衆。泚夜於苑門出兵。且自通化門入。絡驛不絕。張弓露刃。欲以威衆。上思桑道茂之言。自咸陽幸奉天。縣僚聞車駕猝至。欲逃匿山谷。主簿蘇棄止之。棄良嗣之兄孫也。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己酉。左金吾大將軍渾瑊至奉天。瑊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庚戌。源休勸朱泚禁十城門。毋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爲傭僕。潛出休。又爲泚說誘文武之士。使之附泚。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泚悉起而用之。工部侍郎蔣鎮出亡。墜馬傷足。爲泚所得。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鎮以清素。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釭以勇略。皆爲時人所重。至是皆爲泚用。鳳翔涇原將張廷芝。段誠諫將數千人救襄城。未出潼關。聞朱泚據長安。殺其大將隴右兵馬使戴蘭。潰歸於泚。泚於是自謂衆心所歸。反謀遂定。以源休爲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爲皇城使。百司供億。六軍宿衛。咸擬乘輿。辛亥。以渾瑊爲京畿渭北節度使。行在都。虞候白志貞爲都知兵馬使。令狐建爲中軍鼓角使。以神策都虞候侯仲莊爲左衛將軍。兼奉天防城使。朱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快快。遣數十騎召之。秀實閉門拒之。騎士踰垣入。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乃謂子弟曰。國家有患。吾於何避之。當以死徇社稷。汝曹宜人自求生。乃往見泚。泚喜曰。段公來。吾事濟矣。延坐問計。秀實說之曰。公本以忠義著聞天下。今涇軍以犒賜不豐。遽有披猖。使乘輿播越。夫犒賜不豐。

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復歸宮闕。此莫大之功也。泚默然不悅。然以秀實與己皆爲朝廷所廢。遂推心委之。左驍衛將軍劉海賓。涇原都虞候何明禮。孔目官岐靈岳。皆秀實素所厚也。秀實密與之謀。誅泚。迎乘輿。上初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爲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爲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金吾將軍吳淑獨請行。上悅。淑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雖陽爲受命。館淑於客省。尋殺之。淑湊之兄也。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天。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爲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當與大軍俱發。竊令言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符。募善走者追之。旻至駱驛。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來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爲之臣也。乃令劉海賓何明禮陰結軍中之士。欲使應之於外。旻兵至。泚令言大驚。岐靈岳獨承其罪而死。不及秀實等。是日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泚舉手扞之。纔中其額。濺血灑地。泚與秀實相搏。恟恟。左右猝愕。不知所爲。海賓不敢進。乘亂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得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

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泚一手承血。一手止其衆曰。義士也。勿殺。秀實已死。泚哭之甚哀。以三品禮葬之。海賓縋服而逃。後二日捕得殺之。亦不引何明禮。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上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鳳翔節度使同平章事張鎰。性儒緩。好修飾邊幅。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貨財獻於行在。後營將李楚琳爲人剽悍。軍中畏之。嘗事朱泚。爲泚所厚。行軍司馬齊映與同幕。齊抗言於鎰曰。不去楚琳。必爲亂首。鎰命楚琳出屯隴州。楚琳託事不時發。鎰方以迎駕爲憂。謂楚琳已去矣。楚琳夜與其黨作亂。鎰縋城而走。賊追及殺之。判官王沼等皆死。映自水竄出。抗爲傭保。負荷而逃。皆免。始上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尙書蕭復聞之。遽請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尙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鑾輿蹈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爲卿留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止。齊映齊抗皆詣奉天。以映爲御史中丞。抗爲侍御史。楚琳自爲節度使。降於朱泚。隴州刺史郝通犇於楚琳。朱泚自白華殿入宣政殿。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癸丑。泚以姚令言爲侍中。關內元帥李忠臣爲司空兼侍中。源休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蔣鎮爲吏部侍郎。樊系爲禮部侍郎。彭偃爲中書舍人。自餘張光晟等。各拜官有差。立弟滔爲皇太弟。姚令言與源休共掌朝政。凡泚之謀。畫遷除軍旅資糧。皆稟於休。休勸泚誅剪宗室在京城者。以絕人望。殺郡王王子王孫凡七十七人。尋又以蔣鎮爲門下侍郎。李子平爲諫議大夫。竝同平章事。鎮憂懼。每懷刀欲自殺。又欲亡竄。然性怯。竟不果。源休勸泚誅朝士之竄匿者。以脅其餘。鎮力救之。賴以全者甚衆。樊系爲泚撰冊文。旣成。仰藥而死。大理卿膠水蔣沈詣行在。爲賊所得。逼以官。沈絕食稱病。潛竄得免。哥舒曜食盡。棄襄城犇洛陽。李希烈陷

襄城。右龍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委之召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城人爲之增氣。姚令言之東出也。以兵馬使京兆馮河清爲涇原留後。判官河中姚况知涇州事。河清況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器械百餘車。通夕輸行在。城中方苦無甲兵。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爲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況爲行軍司馬。上至奉天數日。右僕射同平章事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寧退謂所親曰。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爲盧杞所惑。以至於此。因潛然出涕。杞聞之。與王翊謀陷之。翊言於上曰。臣與寧俱出京城。寧數下馬便溺。久之不至。有願望意。會朱泚下詔。以左丞柳渾同平章事。寧爲中書令。渾襄陽人也。時亡在山谷。翊使蓋屋尉康湛詐爲寧遺朱泚書。獻之。杞因譖寧與朱泚結盟。約爲內應。故獨後至。乙卯。上遣中使引寧就幕下。云宣密旨。二力士自後縊殺之。中外皆稱其冤。上聞之。乃赦其家。朱泚遣使遺朱滔書。稱三秦之地。指日克平。大河之北。委卿除殄。當與卿會於洛陽。滔得書。西向舞蹈。宣示軍府。移牒諸道。以自誇大。上遣中使告難於魏縣行營。諸將相與慟哭。李懷光帥衆赴長安。馬燧李芄各引兵歸鎮。李抱真退屯臨洛。朱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以姚令言爲元帥。張光晟副之。以李忠臣爲京兆尹。皇城留守仇敬忠爲同華等州節度使。拓東土以扞關東之師。李日月爲西道先鋒。經略使邠寧留後韓遊瓌慶州刺史論惟明監軍翟文秀受詔將兵三千拒泚於便橋。與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還趣奉天。文秀曰。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迫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向奉天。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瓌曰。賊彊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趣奉天。所以衛天子也。且吾士卒飢寒。而賊多財。彼以利誘吾卒。吾不

能禁也。遂引兵入奉天。泚亦隨至。官軍出戰不利。泚兵爭門欲入。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門內有草車數乘。瑊使虞候高固帥甲士以長刀斫賊。皆一當百。曳車塞門。縱火焚之。衆軍乘火擊賊。賊乃退。會夜。泚營於城東三里。擊柝張火。布滿原野。使西明寺僧法堅造攻具。毀佛寺以爲梯衝。韓遊瓌曰：「寺材皆乾薪。但具火以待之。固侃之玄孫也。」泚自是日來攻城。瑊遊瓌等晝夜力戰。幽州兵救襄城者聞泚反。突入潼關。歸泚於奉天。普潤戍卒亦歸之。有衆數萬。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爲陛下志壹區宇。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日滋。賦歛日重。內自京邑。外泊邊陲。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唯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臣聞天所視聽。皆因於人。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乃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然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

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與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脩之。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勤勵不息。足致升平。豈止盪滌祓氛。旋復宮闕而已。田悅說王武俊。使與馬寔共擊李抱真於臨洛。抱真復遣賈林說武俊曰。臨洛兵精而有備。未易輕也。今戰勝得地。則利歸魏博。不勝則恆冀大傷。易定滄趙。皆大夫之故地也。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與馬寔北歸。壬戌。悅送武俊於陶館。執手泣別。下至將士。贈遺甚厚。先是武俊召回紇兵。使絕李懷光等糧道。懷光等已西去。而回紇達干將回紇千人。雜虜二千人。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說之。欲與俱詣河南。取東都。應接朱泚。許以河南子女金帛。賂之。滔娶回紇女爲側室。回紇謂之朱郎。且利其俘掠。許之。賈林復說武俊曰。自古國家有患。未必不因之更興。況主上九葉。天子聰明英武。天下誰肯捨之。共事朱泚乎。滔自爲盟主以來。輕蔑同列。河朔古無冀國。冀乃大夫之封域也。今滔稱冀王。又西倚其兄。北引回紇。其志欲盡吞河朔。而王之。大夫雖欲爲之。臣不可得矣。且大夫雄勇善戰。非滔之比。又本以忠義。手誅叛臣。當時宰相處置失宜。爲滔所誑誘。故蹉跌至此。不若與昭義併力取滔。其勢必獲。滔旣亡。則泚自破矣。此不世之功。轉禍爲福之道也。今諸道輻湊。攻泚不日當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而歸國。則已晚矣。時武俊已與滔有隙。因攘袂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臣此田舍兒乎。遂密與抱真及馬燧相結。約爲兄弟。然猶外事滔。禮甚謹。與田悅各遣使見滔於河間。賀朱泚稱尊號。且請馬寔之兵。共攻康日知於趙州。汝鄭應援使劉德信將子弟軍在汝州。聞難引兵入援。與泚衆戰於見子陵。破之。以東渭橋有轉輸積粟。癸亥。進屯東渭橋。朱泚夜攻奉天。東西南三面。甲子。渾瑊力戰却之。左龍武大將軍呂希倩戰死。乙丑。泚復攻城。將軍高重捷與泚將李日月戰於梁山之隅。破之。乘勝逐北。

身先士卒。賊伏兵擒之。其麾下十餘人。奮不顧死。追奪之。賊不能拒。乃斬其首。棄其身而去。麾下收之。入城上親撫而哭之。盡哀。結蒲爲首而葬之。贈司空。朱泚見其首亦哭之曰。忠臣也。束蒲爲身而葬之。李日月泚之驍將也。戰死於奉天城下。泚歸其尸於長安厚葬之。其母竟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泚敗。賊黨皆族誅。獨日月之母不坐。己巳。加渾瑊京畿渭南北金商節度使。壬申。王武俊與馬寔至趙州城下。初。朱泚鎮鳳翔。遣其將牛雲光將幽州兵五百人戍隴州。以隴右營田判官韋臯領隴右留後。及郝通犇鳳翔。牛雲光詐疾。欲俟臯至。伏兵執之。以應泚。事泄。帥其衆犇泚。至汧陽。遇泚遣中使蘇玉齋詔書。加臯中丞。玉說雲光曰。韋臯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臯幸而受命。乃吾人也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狍耳。雲光從之。臯從城上問雲光曰。婦者不告而行。今而復來何也。雲光曰。婦者未知公心。今公有新命。故復來。願託腹心。臯乃先納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使城中無疑。衆乃可入。雲光以臯書生易之。乃悉以甲兵輸之。而入。明日。臯宴玉。雲光及其卒於郡舍。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宜相與討之。遣兄平弇詣奉天。復遣使求援於吐蕃。十一月乙亥。以隴州爲奉義軍。擢臯爲節度使。泚又使中使劉海廣許臯鳳翔節度使。臯斬之。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路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儻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唯希

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上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丙子，希全等軍至漠谷，果爲賊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擊之，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爲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閱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休顏，夏州人也。泚攻城益急，穿塹環之。泚移帳於乾陵下，視城中動靜皆見之。時遣使環城招誘，士民笑其不識天命。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疾愈，聞上幸奉天，帥衆將赫命、張孝忠迫於朱滔。王武俊倚晟爲援，不欲晟行。數沮止之。晟乃留其子憑使娶孝忠女爲婦，又解玉帶賂孝忠親信使說之。孝忠乃聽晟西歸，遣大將楊榮國將銳兵六百與晟俱。晟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丁丑，加晟神策行營節度使。王武俊馬寔攻趙州不克，辛巳，寔歸瀛州。武俊送之五里，犒贈甚厚。武俊亦歸恆州。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上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上爲之尋求不獲，意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緦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上之幸奉天也，糧料使崔縱勸李懷光令入援，懷光從之。縱悉斂軍資與懷光偕來，懷光晝夜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齊運傾力犒宴，軍士尙欲遷延。崔縱先輦貨財度河，謂衆曰：至河西悉以分賜，衆利之。西屯蒲城，有衆五萬。齊運，暉之孫也。李晟行且收兵，亦自蒲津濟軍於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與士卒同甘苦，人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神策兵馬使尙可孤討李希烈，將三千人在襄陽。自武關入援，軍于七盤，敗泚將仇敬，遂取藍田。可孤，字文部之別種也。鎮國軍副使駱元光，其先安息人，駱奉

先養以爲子。將兵守潼關。近十年。爲衆所服。朱泚遣其將何望之襲華州。刺史董晉棄州。走行在。望之據其城。將聚兵以絕東道。元光引關下兵襲望之。走還長安。元光遂軍華州。召募士卒。數日得萬餘人。泚數遣兵攻元光。元光皆擊却之。賊由是不能東出。上卽以元光爲鎮國軍節度使。元光乃將兵二千西屯昭應。馬燧遣其行軍司馬王權及其子彙將兵五千人入援。屯中渭橋。於是泚黨所據。惟長安而已。援軍遊騎。時至望春樓下。李忠臣等屢出兵皆敗。求救於泚。泚恐民間乘弊抄之。所遣兵皆晝伏夜行。泚內以長安爲憂。乃急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裹以兇革。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懼。上以問羣臣。渾瑊侯仲莊對曰。臣觀雲梯勢甚重。重則易陷。臣請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神武軍使韓澄曰。雲梯小伎。不足上勞。聖慮。臣請禦之。乃度梯之所徼。廣城東北隅三十步。多儲膏油。松脂。薪葦於其上。丁亥。泚盛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戊子。北風甚迅。泚推雲梯。上施濕羶。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以輶輻。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塹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食五百戶以下千餘。通授瑊。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使視其功之大小。書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且曰。今便與卿別。瑊俯伏流涕。上拊其背。歔歔不自勝。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瑊中流矢。進戰不輟。初不言痛。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謹呼震地。須臾雲梯及梯上皆爲灰燼。臭聞數里。賊乃引退。於是三門皆出兵。太子親督戰。賊徒大敗。死者數千人。將士傷者。太子親爲裹瘡。入夜復之。

來攻城。矢及御前三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趣涇陽。並北山而西。先遣兵馬使張詔微服間行。詣行在。藏表於蠟丸。詔至奉天。值賊方攻城。見詔以爲賤人。驅之使與民俱填塹。詔得間踰塹抵城下。呼曰。我朔方軍使者也。城上人下繩引之。比登。身中數十矢。得表於衣中而進之。上大喜。昇詔以徇城四隅。歡聲如雷。癸巳。懷光敗泚兵於醴泉。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衆以爲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既退。從臣皆賀。汧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不以爲忤。甚稱之。侍御史万俟著開金商運路。重圍旣解。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朱泚至長安。但爲城守之計。時遣人自城外來。周走呼曰。奉天破矣。欲以惑衆。泚旣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尙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或謂泚曰。陛下旣受命。唐之陵廟不宜復存。泚曰。朕嘗北面事唐。豈忍爲此。又曰。百官多缺。請以兵脅士人補之。泚曰。強授之則人懼。但欲仕者則與之。何必叩戶拜官邪。泚所用者。惟范陽神策團練兵。涇原卒驕。皆不爲用。但守其所掠資貨。不肯出戰。又密謀殺泚。不果而止。李懷光性粗疎。自山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爲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旣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殊禮。或說王翊趙贊曰。懷光緣道憤歎。以爲宰相謀議乖方。度支賦斂煩重。京尹犒賜刻薄。致乘輿播遷者。三臣之罪也。今懷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誠。詢訪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翊贊以告盧杞。杞懼。從容言於上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

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爲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爲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行。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將兵討李希烈。屯盱眙。聞朱泚作亂。歸廣陵。修塹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繕館第數十。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堞相屬。以備車駕度江。且自固也。少遊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泚亦發舟師三千。耀武於京口。以應之。鹽鐵使包佶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陳少遊以爲賊據長安。未期收復。欲強取之。佶不可。少遊欲殺之。佶懼。匿妻子於案牘中。急濟江。少遊悉收其錢帛。佶有守財卒三千。少遊亦奪之。佶纔與數十人俱。至上元。復爲韓滉所奪。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臯數遣使間道貢獻。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貢皆自宣饒荆襄趣武關。臯治郵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行無阻。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彘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略曰。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又曰。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僞雜糅於其間。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又曰。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

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又曰。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疏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贊又上疏。其略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生也。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又曰。舟卽君道。水卽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又曰。陛下慣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窮。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自久。凌恆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而上慮欺誕。故容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躄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輔。旣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節。并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觀。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它。其失反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

加質問。遽卽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非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贊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爲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下何敢盡言。乃復上疏。其略曰。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失無補。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誠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又曰。臣聞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己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又曰。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它。唯善所在。又曰。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者。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恆苦上之難達。上恆苦下

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願望。畏懼。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願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已然。又曰。昔趙武啞啞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誦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上頗采用其言。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誼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十二月壬戌。貶杞爲新州司馬。白志貞爲恩州司馬。趙贊爲播州司馬。宦官翟文秀。上所信任也。懷光又言其罪。上亦爲殺之。乙丑。以翰林學士祠部員外郎陸贄爲考功郎中。金部員外郎吳通微

爲職方郎中。贊上奏辭以初到奉天。扈從將吏。例加兩階。今翰林獨遷官。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朱滔冬稱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將軍王邕說悅曰。日者八郎有急。滔與趙王不敢愛其死。竭力赴救。幸而解圍。今太尉三兄受命關中。滔欲與回紇共往助之。願八郎治兵與滔度河。共取大梁。悅心不欲行而未忍絕。滔乃許之。滔復遣其內史舍人李瑄見悅。審其可否。悅猶豫不決。密召扈粵等議之。司武侍郎許士則曰。朱滔昔事李懷仙爲牙將。與兄泚及朱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希彩所以寵信其兄弟至矣。滔又與判官李子瑗謀殺希彩而立泚。泚旣爲帥。滔乃勸泚入朝。而自爲留後。雖勸以忠義。實奪之權也。平生與之同謀共功。如李子瑗之徒。負而殺之者二十餘人。今又與泚東西相應。使滔得志。泚亦不爲所容。況同盟乎。滔爲人如此。大王何從得其肺腑而信之邪。彼引幽陵回紇十萬之兵屯於郊坰。大王出迎。則成擒矣。彼囚大王兼韓國之兵。南向渡河。與關中相應。天下其孰能當之。大王於時悔之無及。爲大王計。不若陽許偕行。而陰爲之備。厚加迎勞。至則託以它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如此大王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倉猝之憂矣。扈粵等皆以爲然。王武俊聞李瑄適魏。遣其司刑員外郎田秀馳見悅曰。武俊勳以宰相處事失宜。恐禍及身。又八郎困於重圍。故與滔合兵救之。今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邪。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泚及滔乎。且泚未稱帝之時。滔與我曹比肩爲王。固已輕我曹矣。況使之南平汴洛。與泚連衡。吾屬皆爲虜矣。八郎慎勿與之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其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與八郎再清河朔。復爲

節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悅意遂決。給滔云。從行必如前約。丁卯。滔將范陽步騎五萬人。私從者復萬餘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輜重首尾四十里。李希烈攻李勉於汴州。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填之。謂之濕薪。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衆萬餘人。犇宋州。庚午。希烈陷大梁。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希烈以澄爲尙書令。兼永平節度使。勉上表請罪。上謂其使者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將高翼將精兵五千保襄邑。希烈攻拔之。翼赴水死。希烈乘勝攻寧陵。江淮大震。陳少遊遣參謀溫述送款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已令弛備。韜戈卷甲。伏俟指麾。又遣巡官趙誥結李納於鄆州。以給事中孔巢父爲淄青宣慰使。國子祭酒董晉爲河北宣慰使。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術者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上以問陸贄。贄上奏以爲不可。其略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又曰。嬴秦德衰。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又曰。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上納其言。但改年號而已。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上言以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壘。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捨此之外。尙有所虞。竊以知過。

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旣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於誅求。疲疇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于祖宗。下負于蒸庶。痛心覲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馭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問架竹木茶漆。權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李抱真入朝。爲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命兵部員外郎李充爲恆冀宣慰使。

朱泚更國號曰漢。自稱漢元天皇。改元天皇。王武俊田悅李納見敕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李希烈白恃兵彊財富。遂謀稱帝。遣人問儀於顏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爲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卽皇帝位。國號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以其黨鄭賁爲侍中。孫廣爲中書令。李綏李元平同平章事。以汴州爲大梁府。分其境內爲四節度。希烈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希烈又遣其將楊峯齋敕賜陳少遊及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徇於軍。腰斬於市。少遊聞之。駭懼。建封具以少遊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封爲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後之江都。建封遣其將賀蘭元均邵怡守霍丘秋柵。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蘄黃。欲斷江路。時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財賦。沂江詣行在。至蘄口。遇少誠入寇。曹王臯遣蘄州刺史伊慎將兵七千拒之。戰於永安戍。大破之。少誠脫身走。斬首萬級。包佶乃得前後佶入朝。具奏陳少遊奪財賦事。少遊懼。厚斂所部以償之。李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人襲鄂州。刺史李兼偃旗臥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門。兼帥士卒出戰。大破之。上以兼爲鄂岳沔都團練使。於是希烈東畏曹王臯。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朱滔引兵入趙境。王武俊大具犒享。入魏境。田悅供承倍豐。使者迎候相望於道。丁丑。滔至永濟。遣王邕見悅。約會館陶。偕行度河。悅見邕曰。悅固願從五兄南行。昨日將出軍。將士勒兵不聽。悅出曰。國兵新破。戰守踰年。資儲竭矣。今將士不免凍餒。何以全軍遠征。大王日自撫循。猶不能安。若捨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悅之志非敢有貳也。如將士何。已令孟祐備步騎五千。從五兄供芻牧之役。因遣其司禮侍郎裴抗等往謝滔。滔聞之。

大怒曰。田悅逆賊。曷在重圍。命如絲髮。使我叛君棄兄。發兵晝夜赴之。幸而得存。許我貝州。我辭不取。尊我爲天子。我辭不受。今乃負恩誤我。遠來飾辭不出。卽日遣馬寔攻宗城。經城楊榮國攻冠氏。皆拔之。又縱回紇掠館陶。頓幄奕器皿車牛以去。悅閉城自守。壬午。滔遣裴抗等還。分兵置吏守平恩永濟。朱滔引兵圍北貝州。引水環之。刺史刑曹俊嬰城拒守。縱范陽及回紇兵大掠諸縣。又拔武城通德棣二州。使給軍食。遣馬寔將步騎五千屯冠氏。以逼魏州。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爲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鬪志。上疏諫。其略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又曰。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譁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恆性。嗜利矜功。其患難旣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又曰。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上卽命去其榜。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自艱難已來。多爲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

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戊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東西福建嶺南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上謂陸贄曰。朕思遷幸以來。江淮遠方。或傳聞過實。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朕爲之悵悵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卿知蕭復如何人。其不欲行。意趣安在。贄上奏以爲復痛自脩勵。慕爲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爲。借使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矛盾。願陛下明加辨詰。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爲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辨明。乃直爲此悵悵也。夫明則罔惑。辨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辨。是使情僞相揉。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辨也。辛卯。以王武俊爲恆冀深趙節度使。壬辰。加李抱真張孝忠並同平章事。丙申。加田悅檢校右僕射。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樊澤爲本道節度使。前深趙觀察使康日知爲同州刺史。李納爲鄆州刺史。平盧節度使。戊戌。加劉洽汴滑宋亳都統副使。知都統事。李勉悉以其衆授之。二月戊申。詔贈段秀實太尉。諡曰忠烈。厚恤其家。時賈隱林已卒。贈左僕射。賞其能直言也。李希烈將兵五萬圍寧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劉昌以三千人守滑州。刺史李澄密遣使請降。上許以澄爲汴滑節度使。澄猶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養子六百人。戍白馬。召澄共攻寧陵。澄至石柱。使其衆陽驚燒營而遁。又諷養子令剽掠。澄悉收斬之。以白希烈。希烈無以罪也。劉昌守寧陵。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韓滉遣其將王栖曜將兵助劉洽拒希烈。栖曜以彊弩數千游汴水。夜入寧陵城。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及其坐幄。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朱泚旣自奉天敗歸。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俱屯東渭橋。不受晟

節制。晟因德信至營中。數以滬澗之敗。及所過剽掠之罪。斬之。因以數騎馳入德信軍。勞其衆。無敢動者。遂并將之。軍勢益振。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泚衆大至。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豈可遽戰邪。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豪。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上屢遣中使趣之。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諸將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缺望。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尙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爲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救。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敕。尙結贊亦不進軍。陸贄自咸陽還。上言。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

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摠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犇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旣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讎覆。因美其軍盛彊。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回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迴奏云。見卿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晟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它由。所患太彊。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遽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彊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難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隱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它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

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解鬪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恐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辛酉。加王武俊同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李晟以爲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爲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決。欲親總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爲名。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上垂欲行。懷光辭益不遜。上猶疑。讒人間之。甲子。加懷光太尉。增實食。賜鐵券。遣神策右兵馬使李卞等往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聖人疑懷光邪。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朔方左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許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邪。功高太山。一旦棄之。自取族滅。富貴它人何益哉。我今日必以死爭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反。以賊方彊。故須蓄銳俟時耳。懷光大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乃發卒城咸陽。未幾。移軍據之。張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日拔軍。此來何也。何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引軍還邪。懷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位殺之。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光養以爲子。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遣其客郤成義詣行在告之。請罷其都統之權。成義至奉天告懷光。子瑾。瑾密白其父。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奈何欲破我家。今日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旣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

甘心矣。懷光使左右鬻食之，皆曰：「義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李卞等還言懷光驕慢之狀，於是行在始嚴門禁，從臣皆密裝以待。乙丑，加李晟河中同絳節度使，上猶以爲薄。丙寅，又加同平章事。上將幸梁州，山南節度使鹽亭嚴震聞之，遣使詣奉天奉迎。又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整屋，以來迎衛。用誠爲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勛請亟詣梁州取嚴震符，召用誠還府，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勛刻日時而去。旣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泄，以數百騎迎之，勛與之俱入驛。時天寒，勛多然藁火於驛外，軍士皆往附火，勛乃從容出懷中符以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起走，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仆用誠於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勛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中，一朝棄之，與張用誠同反，於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自取族滅，衆皆讐服，助送用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衆，勛裹其首復命於行在。愆期半日，李懷光夜遣人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建徽走免，惠元將犇奉天。懷光遣兵追殺之，懷光又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且當遠避。」懷光以韓遊瓌朔方將也，掌兵在奉天，與遊瓌書約使爲變，遊瓌密奏之。明日，又以書趣之。遊瓌又奏之上，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敢恃衆爲亂。今邠寧有張昕，靈武有寧景璿，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唐朝臣，渭北有竇覲，皆守將也。陛下各以其衆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爲亂。上曰：「罷懷光兵權，若朱泚何？」對曰：「陛下旣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邠府兵以萬數，借使臣得而

將之足以誅泚。況諸道必有仗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然之。丁卯。懷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其夕使別將達奚小俊燒乾陵。令昇鸞爲內應。以驚脅乘輿。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邊以聞。且請決幸梁州。上命瑊戒嚴。瑊出部勒未畢。上已出城西。命戴休顏守奉天。朝臣將士狼狽扈從。戴休顏徇於軍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守。朱泚之稱帝也。兵部侍郎劉迺臥病在家。泚召之不起。使蔣鎮自往說之。凡再往。知不可誘。脅乃歎曰。鎮亦忝列曹。不能捨生。以至於此。豈可復以己之腥臊。污漫賢者乎。歔歔而返。迺聞上幸山南。搏膺大呼。自投于牀。不食數日而卒。太子少師喬琳從上至盩厔。稱老疾不堪山險。削髮爲僧。匿於仙遊寺。泚聞之。召至長安。以爲吏部尙書。於是朝士之竄匿者。多出仕泚矣。懷光遣其將孟保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遇諸軍糧料使張增於盩厔。三將曰。彼使我爲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因目增曰。軍士未朝食。如何。增給其衆曰。此東數里有佛祠。吾貯糧焉。三將帥衆而東。縱之剽掠。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以追不及還報。懷光皆黜之。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爲復京城之計。先是東渭橋有粟十餘萬斛。度支給李懷光軍幾盡。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二疆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雖示尊崇。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慙未忍擊之。晟曰。畿內雖兵荒之餘。猶可賦斂宿兵。養寇患莫大焉。乃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田悅用兵數敗。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皆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爲魏博宣慰使。巢父

性辯博。至魏州。對其衆爲陳逆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不忍殺。杖而拘之。悅旣歸國。內外撤警備。三月壬申朔。悅與孔巢父宴飲。緒對弟姪有怨言。其姪止之。緒怒。殺姪。旣而悔之曰。僕射必殺我。旣夕。悅醉歸寢。緒與左右密穿後垣入殺悅。及其母妻等十餘人。卽帥左右執刀立於中門之內。夾道將旦。以悅命召行軍司馬扈粵。判官許士則。都虞候蔡濟議事。府署深邃。外不知有變。士則濟先至。召入亂斫殺之。緒恐旣明事泄。乃出門遇悅親將劉忠信。方排牙。緒疾呼謂衆曰。劉忠信與扈粵謀反。昨夜刺殺僕射。衆大驚。誼諱。忠信未及自辨。衆分裂殺之。扈粵來及戟門。遇亂。招諭將士。將士從之者三分之一。緒懼。登城而立。大呼謂衆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恩。若能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半之。下至士卒。人賞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將士回首殺扈粵。皆歸緒。軍府乃定。因請命於孔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後數日。衆乃知緒殺五兄。雖悔怒而緒已立。無如之何。緒又殺悅親將薛有倫等二十餘人。李抱真王武俊引兵將救貝州。聞亂不敢進。朱滔聞悅死。喜曰。悅負恩。天假手於緒也。卽遣其執憲大夫鄭景濟等將步騎五千助馬寔。合兵萬二千攻魏州。寔軍王莽河。縱騎兵及回紇四出剽掠。滔別遣人入城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迫。遣隨軍侯臧詣貝州。送款於滔。滔喜。遣臧還報。使亟定盟約。時緒部署城內已定。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如悅存日之約。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尙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今幽陵之兵。恣行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僕射背德。其民何罪。今雖盛彊。其亡可跂立而待也。況昭義恆冀方相與攻之。奈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爲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

行在城守以俟命。上之發奉天也。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李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欲引軍自咸陽襲東渭橋。三令其衆。衆不應。竊相謂曰。若與我曹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衆不可彊。問計於賓佐。節度巡官良鄉李景略曰。取長安。殺朱泚。散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保也。頓首懇請。至于流涕。懷光許之。都虞候閻晏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衆曰。今日屯涇陽。召妻孥於邠。俟至與之俱往河中。春裝旣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軍發之日。聽爾曹俘掠。衆許之。懷光乃謂景略曰。鄙者之議。軍衆不從。子宜速去。不且見害。遣數騎送之。景略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一旦陷於不義。懷光遣使詣邠州。令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仍遣其將劉禮等將三千餘騎脅遷之。韓遊瓌說昕曰。李太尉功高自棄。已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遊瓌請帥麾下以從。昕曰。昕微賤。賴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謝病不出。陰與諸將高固。楊懷賓等相結。時崔漢衡以吐蕃兵營于邠南。高固曰。昕以衆去。則邠城空矣。乃詐爲渾瑊書。召吐蕃使稍逼邠城。昕等懼。竟不敢出。昕等謀殺諸將之不從者。遊瓌知之。先與高固等舉兵殺昕。遣楊懷賓奉表以聞。且遣人告崔漢衡。漢衡矯詔以遊瓌知軍府事。軍中大喜。懷光子旻在邠。遊瓌遣之。或曰。不殺旻。何以自明。遊瓌曰。殺旻則懷光怒。其衆必至。不如釋旻以走之。時楊懷賓子朝晟在懷光軍中。爲右廂兵馬使。聞之。泣白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當誅夷。不可典兵。懷光囚之。於是遊瓌屯邠寧。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尙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晟軍聲大振。始懷光方彊。朱泚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永爲鄰國。及懷光決反。逼乘輿南幸。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泚乃賜

懷光詔書以臣禮待之。且徵其兵。懷光慚怒。內憂麾下爲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及富平。大將孟涉。段威。勇將數千人。犇于李晟。將士在道。散亡相繼。至河中。或勸河中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河中尹李齊運棄城走。懷光遣其將趙貴先築壘于同州。刺史李紆懼。犇行在。幕僚裴向攝州事。詣貴先。責以逆順之理。貴先感寤。遂請降。同州由是獲全。向。遵慶之子也。懷光使其將符嶠襲坊州。據之。渭北守將竇覲帥獵圍七百圍之。嶠請降。詔以覲爲渭北行軍司馬。丁亥。以李晟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使。庚寅。車駕至城固。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訪於陸贄。贄上奏以爲爵位恆宜慎惜。不可輕用。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獻瓜果者。止可賜之錢帛。不當酬以官。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又上奏。其略曰。自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皂。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爲賞哉。贄在翰林。

爲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贊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上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贊相失。經夕不至。上驚憂涕泣。募得贊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贊數直諫。连上意。盧杞雖貶官。上心庇之。贊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贊恩遇雖隆。未得爲相。壬辰。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戶口減耗太半。雖節制十五州。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言於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爲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捨大。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牙將嚴礪。震之從祖弟也。震使掌轉餉事。甚脩辦。初奉天圍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議者言楚琳凶逆反覆。若不隄防。恐生窺伺。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留之不遣。甫至漢中。欲以渾瑊代楚琳。鎮鳳翔。陸贄上奏。以爲楚琳殺帥助賊。其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爲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洵洵羣情。各懷向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楚琳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憂非小。所宜速圖。伏願陛下思英主大

略勿以小不忍虧撓興復之業也。上釋然開寤，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丁酉，加宣武節度使劉洽同平章事。己亥，以行在都知兵馬使渾瑊同平章事，兼朔方節度使，朔方、邠寧、振武、永平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庚子，詔數李懷光罪惡，敍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勳，曲加容貸。其副元帥太尉中書令河中尹并朔方等諸道節度觀察等使，宜並罷免。授太子太保，其所管兵馬，委本軍自舉一人，功高望重者，便宜統領。速具奏聞，當授旌旄，以從人欲。夏四月壬寅，以邠寧兵馬使韓遊瓌爲邠寧節度使。癸卯，以奉天行營兵馬使戴休顏爲奉天行營節度使。靈武守將寧景璿爲李懷光治第，別將李如暹曰：「李太尉逐天子而景璿爲之治第，是亦反也。」攻而殺之。甲辰，加李晟鄜坊京畿渭北商華副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與賊爲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乙巳，以陝虢防遏使唐朝臣爲河中同絳節度使。前河中尹李齊運爲京兆尹，供晟軍糧役。庚戌，以魏博兵馬使田緒爲魏博節度使。渾瑊帥諸軍出斜谷，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尙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聞之，遣其將曹子遠將兵三千往會瑊軍。吐蕃遣其將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其將石鏗將卒七百從瑊拔武功。庚戌，朱泚遣其將韓旻等攻武功。鏗以其衆迎降，瑊戰不利，收兵登西原。會曹子遠以吐蕃至，擊旻大破之。於武亭川斬首萬餘級，旻僅以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涇原節度使馮河清、河清皆斬其使者。大將田希鑿密與泚通，殺河清以軍府附於泚。泚以希鑿爲涇原節度使。上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

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爲便贄上奏以爲今盜據宮闕有冒涉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其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阬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讎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韓遊瓌引兵會渾瑊於奉天丙寅加平盧節度使李納同平章事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爲李抱真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河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旣破亡則關中喪氣朱泚不日梟夷變與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戊辰武俊軍于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與武俊營相距十里兩軍尙相疑明日抱真以數騎

詣武俊營。賓客共諫止之。抱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吾之此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讎恥，亦惟子言終遂行。」武俊嚴備以待之。抱真見武俊，敍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武俊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曷蒙開諭，得棄逆從順，免菹醢之罪，享王公之榮，今又不問胡虜辱爲兄弟，武俊當何爲報乎？」滔所恃者回紇耳，不足畏也。戰日，願十兄按轡臨視。武俊決爲十兄破之。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袂衣。五月，鹽鐵判官萬年王紹以江淮繒帛來，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韓滉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吐蕃既破韓旻等，大掠而去。朱泚使田希鑿厚以金帛賂之。吐蕃受之，韓遊瓌以聞。渾瑊又奏尙結贊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旣而不至。聞其衆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爲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上奏其略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蹻，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又曰：「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遣人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又曰：「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旣分，腹背無患。賊晟諸帥才力得伸，又曰：「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尙眷眷於犬。」

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復使謂贄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賊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以爲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又曰。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乙亥。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朱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使回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餽。依營而陳。利則進攻。否則入保。待其飢疲。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會馬寔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寔言軍士冒暑困憊。請休息數日。乃戰。常侍楊布將軍蔡雄引回紇達干見滔。達干曰。回紇在國與鄰國戰。常以五百騎破鄰國數千騎。如掃葉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後無筭。思爲大王立效。此其時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丘。觀回紇爲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布雄曰。大王英略蓋世。舉燕薊全軍。將掃河南清關中。今見小敵猶豫不擊。失遠近之望。將何以成霸業乎。達干請戰是也。滔喜。遂決意出戰。丙子旦。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抱真列方陳於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自當回紇。回紇縱兵衝之。武俊命其騎控馬避之。回紇突出其後。將還。武俊乃縱兵擊之。趙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紇敗走。武俊急追之。滔騎兵亦走。自踐其步陳。步騎皆東奔。

滔不能制。遂走趣其營。抱真武俊合兵追擊之。時滔引三萬人出戰。死者萬餘人。逃潰者亦萬餘人。滔纔與數千人入營堅守。會日暮昏霧。兩軍不能進。抱真軍其營之西北。武俊軍其東北。滔夜焚營。引兵出南門。趣德州遁去。委棄所掠資貨山積。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殺楊布蔡雄而歸幽州。心旣內慚。又恐范陽留守劉忬因敗圖己。忬悉發留守兵夾道二十里具儀仗迎之入府。相對悲喜。時人多之。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爲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滄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也。請歸恆州。孝忠遣押牙安喜程華交其州事。固烈悉取軍府綾縑珍貨數十車。將行。軍士大譟曰。刺史掃府庫之實以行。將士於後飢寒奈何。遂殺固烈屠其家。程華聞亂。自竇逃出。亂兵求得之。請知州事。華不得已從之。孝忠聞之。卽牒華攝滄州刺史。華素寬厚。推心以待將士。將士安之。會朱滔王武俊叛。更遣人招華。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過瀛州。瀛隸朱滔。道路阻澀。滄州錄事參軍李宇說華。表陳利害。請別爲一軍。華從之。遣宇奉表詣行在。上卽以華爲滄州刺史。橫海軍副大使。知節度事。賜名日華。令日華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緡。王武俊又使人說誘之。時軍中乏馬。日華給使者曰。王大夫必欲相屬。當以二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悉留其馬。遣其士歸。武俊怒。而方與馬燧等相拒。不能攻取。日華由是獲全。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馬價。且賂之。武俊喜。復與交好。庚寅。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屢遣諜人覘晟進軍之期。皆爲邏騎所獲。晟引示以所陳兵。謂曰。歸語諸賊。努力固守。勿不忠於賊也。皆飲之酒。給錢而縱之。遂引兵至通化門外。耀武而還。賊不敢出。晟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椽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居人驚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

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犇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及鎮國節使度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尙可孤。刻期集於城下。壬辰。尙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乙未。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丙申。晟方自臨築壘。泚驍將張庭芝。李希倩引兵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來送死。此天贊我。不可失也。命副元帥兵馬使吳詵等縱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賊併力攻之。晟命牙前將李演等帥精兵救之。演等力戰。賊敗走。演等追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破之。會夜。晟斂兵還。賊餘衆走入白華門。夜聞慟哭。希倩。希烈之弟也。丁酉。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又出戰。官軍屢捷。駱元光敗泚衆於滻西。戊戌。晟陳兵於光泰門外。使李演及牙前兵馬使王佖將騎兵。牙前將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神廳村。晟先使人夜開苑牆二百餘步。比演等至。賊已樹柵塞之。自柵中刺射官軍。官軍不得進。晟怒。叱諸將曰。縱賊如此。吾先斬公輩矣。萬頃懼。帥衆先進。拔柵而入。佖演引騎兵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蹙之。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至白華門。有賊數千騎出。官軍之背。晟帥百餘騎回禦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皆驚潰。先是泚遣張光晟將兵五千屯九曲。去東渭橋十餘里。光晟密輸款於晟。及泚敗。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猶近萬人。光晟送泚出城。還降於晟。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晟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齊運等安慰居人。晟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尙可孤軍士擅取賊馬。晟皆斬之。軍

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遠坊有經宿乃知官軍入城者。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敗賊三千餘衆。聞泚西走。分兵邀之。己亥。晟使京西兵馬使孟涉屯白華門。尙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以牙前三千人屯安國寺。以鎮京城。斬泚黨李希情敬釭彭偃等八人於市。王武俊旣破朱滔還恆州。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上許之。六月癸卯。李晟遣掌書記吳人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晟在渭橋。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曰。熒惑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旣克長安。乃謂之曰。曷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朱泚將犇吐蕃。其衆隨道散亡。比至涇州。纔百餘騎。田希鑿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柰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鑿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衆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詣希鑿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及宗族賓客北趣驛馬關。寧州刺史夏侯英拒之。至彭原西城屯。其將梁庭芬射泚墜。阬中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源休李子平犇鳳翔。李楚琳斬之。皆傳首行在。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裹頭內人。贄上奏以爲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尙未循拊。而首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瑊詔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乙巳。詔吏部侍郎班宏充宣慰使。勞問將士。撫諭蒸黎。丙午。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任者。崔宣洪經綸等十餘人。又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沈等。己酉。以李晟爲司徒中書令。駱元光尙可孤各遷官有差。以檢校御史中丞田希鑿爲涇原節度使。詔改梁州爲興元府。甲寅。以渾瑊爲侍中。韓遊瓌戴休顏各遷官有差。

朱泚之敗也。李忠臣犇樊川擒獲。丙辰斬之。上問陸贄。今至鳳翔。有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以爲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諭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不如俟奠枕京邑。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犇走不暇。安敢輒有旅拒。復勞誅鉏哉。戊午。車駕發漢中。李晟綜理長安。以備百司。自請至鳳翔迎扈。上不許。內常侍尹元貞奉使同華。輒詣河中。招諭李懷光。晟奏元貞矯制擅赦元惡。請理其罪。秋七月丙子。車駕至鳳翔。斬喬琳。蔣鎮。張光晟等。李晟以光晟雖臣賊。而滅賊亦頗有力。欲全之。上不許。副元帥判官高郢數勸李懷光歸款。懷光遣其子瓘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庚辰。詔遣給事中孔巢父齋先除懷光。太子太保敕詣河中宣慰。朔方將士悉復官爵如故。壬午。車駕至長安。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衆扈從。李晟駱元光尙可孤以其衆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爲之掩涕。命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間日輒宴勳臣。賞賜豐渥。李晟爲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曹王臯遣其將伊慎王鏐圍安州。李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將步騎八千救之。臯遣別將李伯潛逆擊之於應山。斬首千餘級。生擒戒虛。徇於城下。安州遂降。以伊慎爲安州刺史。又擊希烈將康叔夜於厲鄉。走之。丁亥。孔巢父至河中。李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於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於是懷光左右

發怒諠譟。宣詔未畢。衆殺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懷光亦不之止。復治兵爲拒守之備。初。肅宗在靈武。上爲奉節王。學文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上爲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爲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杜亞俱詣行在。乙未。以泌爲左散騎常侍。亞爲刑部侍郎。命泌日直西省。以候對朝野皆屬目附之。上問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敵。朕晝夕憂之。柰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何足爲意。懷光旣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爲功。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日爲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李希烈聞李希倩伏誅。忿怒。八月壬寅。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救邪。遂縊殺之。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常爲亂根。奏請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積粟。以攘吐蕃。癸卯。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行營副元帥。進爵西平王。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先是。上命渾瑊駱元光討李懷光。軍於同州。懷光遣其將徐庭光以精卒六千軍於長春宮。以拒之。瑊等數爲所敗。不能進。時度支用度不給。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李懷光遣其妹婿要廷珍守晉州。牙將毛朝敷守隰州。鄭抗守慈州。馬燧皆遣人說下之。上乃加渾瑊河中絳州節度使。充河中同華陝虢行營副元帥。加馬燧奉誠軍晉慈隰節度使。充管内諸軍行營副元帥。與鎮國節度使駱元光。鄜坊節度使唐朝臣。合兵討懷光。初。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馬燧奏

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改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故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爲常。上喜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甲辰。以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爲左金吾大將軍。丙午。加渾瑊朔方行營元帥。李晟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朱滔爲王武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癸未。馬燧將步騎三萬攻絳州。度支以李懷光所部將士數萬與懷光同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義。今爲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冬十月己亥。詔朔方及諸軍在懷光所者。冬衣及賞錢。皆當別貯。俟道路稍通。即時給之。李勉累表乞自貶。辛丑。罷勉都統節度使。其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如故。丙辰。李懷光將閻晏寇同州。官軍敗於沙苑。詔徵邠州之軍韓遊瓌將甲士六千赴之。乙丑。馬燧拔絳州分兵取聞喜萬泉虞鄉永樂猗氏。閏月丙子。以涇原節度使田希鑿爲衛尉卿。李晟初至鳳翔。希鑿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尙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鑿。希鑿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鑿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鑿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晟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卽還鳳翔。希鑿不復疑。晟置宴。希鑿與將佐俱詣晟營。晟伏甲於外廡。旣食而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各宜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讓之曰。汝曹屢爲逆亂。殘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鑿尙在座。晟顧之曰。田郎亦不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鑿曰。唯。遂引出縊殺之。并其子萼。晟入其營。諭以誅希鑿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悉衆圍陳州。久之不克。李澄知

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誓衆歸國。甲午，以澄爲汴滑節度使。宋亳節度使劉洽遣馬步都虞候劉昌與隴右幽州行營節度使曲環等將兵三萬救陳州。十一月癸卯，敗翟崇暉於州西，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崇暉以獻。乘勝進攻汴州。李希烈懼，犇歸蔡州。李澄引兵趣汴州，至城北，惟怯不敢進。劉洽兵至城東，戊午，李希烈守將田懷珍開門納之。明日，澄入舍於浚儀。兩軍之士，日有忿鬪，會希烈鄭州守將孫液降於澄，澄引兵屯鄭州。詔以都統司馬寶鼎、薛珪爲汴州刺史。李勉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大梁，不應尙爲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及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悉舉其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議者又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版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柰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它。」上曰：「外議洵洵，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柰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它，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恐并爲卿累也。」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它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爲卿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私於親舊，必負陛下。願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爲朝廷，非爲身也。」上曰：「如何其爲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

衆之惑。面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滉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爲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諭之矣。卽下泌章。令韓臯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因言關中乏糧。歸語卿父。宜速致之。臯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卽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卽還朝。臯別其母。啼聲聞於外。滉怒。召出撻之。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旣而陳少遊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吏部尙書同平章事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勉等退。復獨留言於上曰。陳少遊。兼任將相。首敗臣節。韋臯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臯代少遊。鎮淮南。使善惡著明。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閣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卽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諾。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盧不堪爲相。則罷之。旣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朝來主上亦有斯言。復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尙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上。愈不悅。復乃上表辭位。乙丑。罷爲左庶子。劉洽克汴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慚懼發疾。十二月乙亥。薨。贈太尉。賻祭如常儀。淮南大將王韶。欲自爲留後。令將士推己知軍事。且欲大掠。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爲亂。吾卽日全軍度江誅汝矣。韶等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庚辰。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運江淮粟帛入貢府。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貞元元年春正月癸丑。贈顏真卿司徒。諡曰文忠。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鑿輿播遷。海內瘡痍。柰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人草制。乙卯。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百辟疾之若讎。六軍思食其肉。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敘。天地神祇所知。華夏蠻夷同棄。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丁巳。袁高復於正牙論奏。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爲刺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却。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戊午。上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壬戌。以杞爲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誠爲至當。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高恕己之孫也。三月。李希烈陷鄧州。戊午。以汴滑節度使李澄爲鄭滑節度使。以代宗女嘉誠公主妻田緒。李懷光都虞候呂岳岳密通款於馬燧。事泄。懷光殺之。屠其家。事連幕僚高郢。李鄴。懷光集將士而責之。郢鄴抗言逆順。無所慚隱。懷光囚之。鄴邕之姪孫也。馬燧軍于寶鼎。敗懷光兵於陶城。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逼河中。夏四月丁丑。以曹王臯爲荆南節度。李希烈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壬午。馬燧渾瑊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遂掘塹圍宮城。懷光諸將相繼來降。詔以燧瑊爲招撫使。五月丙申。劉洽更名玄佐。韓遊瓌請兵於渾瑊。共取朝邑。李懷光將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非吾父兄。則吾子弟。柰何以白刃相向乎。語甚囂。晏遽引兵去。懷

光知衆心不從。乃詐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馬。云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復踰旬月。六月辛巳。以劉玄佐兼汴州刺史。朱滔病死。將士奉前涿州刺史劉怱知軍事。時連年旱蝗。度支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不可。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爲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忽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皆觀我疆弱。不謂陛下施德澤愛黎元。乃謂兵屈於人。而自罷耳。必競起窺覷之心。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敍勳行賞。今府庫方虛。賞不滿足。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盡。牆壁之間。餓殍甚衆。且其軍中大將。殺戮略盡。陛下但敍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爲它日之悔哉。又請發兵二萬。自備資糧。獨討懷光。秋七月甲午朔。馬燧自行營入朝。奏稱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爲陛下平之。上許之。壬子。以劉怱爲幽州盧龍節度使。八月。馬燧至行營。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長春宮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懷光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自祿山已來。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壬申。燧與渾瑊韓遊瓌進軍逼河中。至焦離堡。守將尉珪以七百人降。是夕懷光舉火。諸營不應。略元光在長春宮下。使人招徐庭光。庭光素輕元

光遣卒罵之。又爲優胡於城上以侮之。且曰：我降漢將耳。元光使白燧。燧還至城下。庭光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逮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詔以庭光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甲戌。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擐甲矣。又曰：東城提隊矣。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爲。乃縊而死。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璀爲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臣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願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爲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璀至咸陽而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死地邪。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璀也。卿至陝試爲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顏厚無慚。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李璀同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璀先刃其二弟。乃自殺。朔方將牛勣。斷懷光首出降。河中兵猶萬六千人。燧斬其將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燧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燧出高郢。李鄴於獄。皆奏置幕下。韓遊瓌之攻懷光也。楊懷賓戰甚力。上命特原其子朝晟。遊瓌遂以朝晟爲都虞候。上使問陸贄。

河中旣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令悉條奏。贊以河中旣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爲王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屢徼。幸不可以常覲。又曰。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賀。又曰。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所在宣敕之際。聞者莫不涕流。假王叛換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一純誠以效勤。又曰。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又曰。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又曰。億兆汗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而易辭。且脩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又曰。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又曰。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又曰。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

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箠窮。是乃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丁卯。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使續其後。賜之田宅。歸其首及尸。使收葬。加馬燧兼侍中。渾瑊檢校司空。餘將卒賞賚各有差。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駱元光殺徐庭光。渾瑊鎮河中。盡得李懷光之衆。朔方軍自是分矣。

盧龍節度使劉怱疾病。九月己亥。詔以其子行軍司馬濟權知節度事。怱尋薨。

二年春正月。李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二月癸亥。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擊擒之。三月。李希烈別將寇鄭州。義成節度使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夏四月丙寅。大將陳仙奇使醫陳山甫毒殺之。因以兵悉誅其兄弟妻子。舉衆來降。甲申。以仙奇爲淮西節度使。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卽奏之。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爲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爲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伍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復故。初。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敍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能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爲

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紕地。牟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曠騎。其後益爲六軍。及李林甫爲相。奏請軍皆募人爲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爲梗。彘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三年春二月戊寅。鎮海節度使韓滉薨。夏六月。以陝虢觀察使李泌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四年春二月。李泌自陳衰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聽其去。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上從容與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往復問難。卽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爲不足與言故也。以是交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崔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麤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

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如邕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理安。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泌曰。陛下所用相尚多。今皆不論。何也。上曰。彼皆非所謂相也。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玄宗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如肅宗代宗之任卿。雖不受其名。乃真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爲相。則王武俊之徒皆相也。

五年。初。上思李懷光之功。欲宥其一子。而子孫皆已伏誅。戊辰。詔以懷光外孫燕八八爲懷光後。賜姓名李承緒。除左衛率冑曹參軍。賜錢千緡。使養懷光妻王氏及守其墓祀。

七年春二月癸未。易定節度使張孝忠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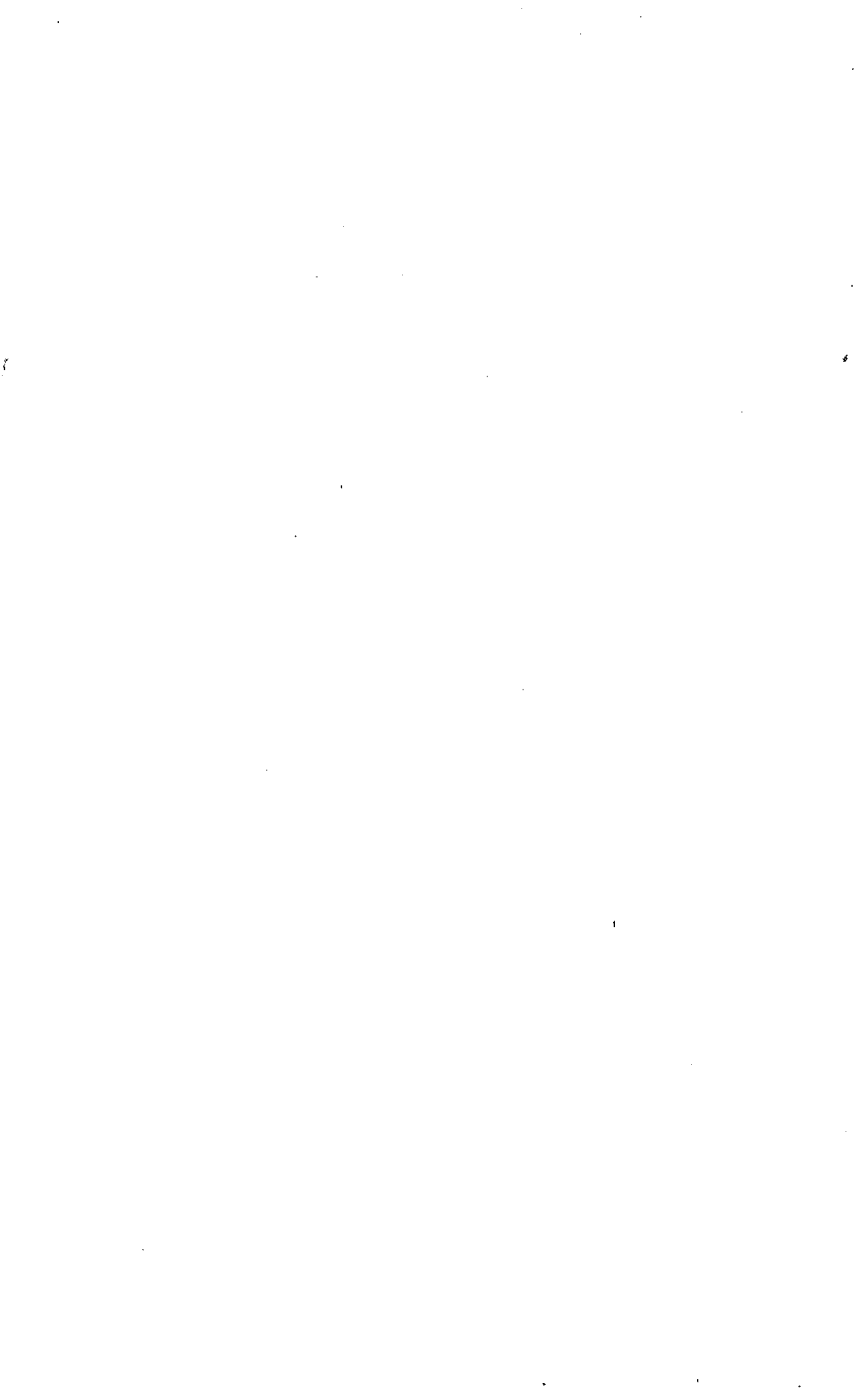
八年春三月丁丑。山南東道節度使曹成王臯薨。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略。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庚午。玄佐薨。

夏六月癸酉。平盧節度使李納薨。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

十二年春三月。魏博節度使田緒尙嘉誠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以爲副大使。夏四月庚午。緒暴薨。左右匿之。使季安領軍事。年十五。乙亥。發喪。推季安爲留後。

十七年夏五月丁巳。成德節度使王武俊薨。

秋七月辛巳以成德節度副使王士真爲節度使。



通鑑紀事本末

卷第三十四上

佺文用事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初。翰林待詔王佺善書。山陰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佺杭州人也。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閒常爲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宮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旣退。太子目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佺相依附。叔文因爲太子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淳。吳人。嘗爲左司郎中。溫。渭之子。時爲左拾遺。景儉。瑀之孫。進士。及第。曄。滉之族子。諫嘗爲侍御史。宗元。禹錫時爲監察御史。左補闕。張正一。上書得召見。正一與吏部員外郎王仲舒。主客員外郎劉伯芻等相親善。叔文之黨疑正一言已陰事。令韋執誼反譖正一等於上。云其朋黨遊宴無度。九月甲寅。正一等皆坐遠貶。人莫知其由。伯芻。迺之子也。十二月庚申。以太常卿高郢爲中書侍郎。吏部侍郎鄭珣。瑜爲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珣。瑜。餘慶之從父兄弟也。

二十年秋九月。太子始得風疾。不能言。

順宗永貞元年春正月辛未朔。諸王親戚入賀德宗。太子獨以疾不能來。德宗涕泣悲歎。由是得疾。日益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德宗崩。蒼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尙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綱等從而和之。議始定。次公河東人也。太子知人情憂疑。紫衣麻鞋。力疾出九僊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甲午。宣遺詔於宣政殿。太子縗服見百官。丙申。卽皇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尙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曰。真太子也。乃喜而泣。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杜佑攝冢宰。二月癸卯。上始朝百官於紫宸門。辛亥。以吏部郎中韋執誼爲尙書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專國政。首引執誼爲相。已用事於中。與相唱和。壬戌。以殿中丞王伾爲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伾寢陋吳語。上所愛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偶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至日除數人。其黨或言曰。某可爲某官。不過一

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馬如市。候見叔文佞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佞尤闖茸。專以納賄爲事。作大匱貯金帛。夫婦寢其上。三月辛未。以王佞爲翰林學士。以王叔文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權。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爲副。以專之。叔文雖判兩使。不以簿書爲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爲。以御史中丞武元衡爲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黨多爲御史。元衡薄其爲人。待之莽鹵。元衡爲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爲判官。不許。叔文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己。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從。由是左遷。元衡平一之孫也。侍御史竇羣奏屯田員外郎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章執誼以羣素有彊直名。止之。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啟上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綱不復請。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之。癸巳。立淳爲太子。更名純。程神符五世孫也。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丁酉。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慙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皆停筯以待。有

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册太子。百官睹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柰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戊申。以給事中陸淳爲太子侍讀。仍更名質。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爲寡人講經義耳。何爲預它事。質惶懼而出。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爲其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爲內外所憎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情不測。其所爲益疑懼。辛卯。以王叔文爲戶部侍郎。依前充度支鹽鐵轉運副使。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卽爲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叔文始懼。六月己亥。貶宣歙巡官羊士諤爲汀州寧化尉。士諤以公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煞之。執誼又以爲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劔南支度副使。將韋臯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劔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闢致微誠於公。若與某三川。當以死相助。若

不與。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執誼固執不可。闕尙遊長安未去。聞貶士諤。遂逃歸。執誼初爲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旣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爲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詬怒。不之信。遂成仇怨。癸丑。韋臯上表。以爲陛下哀毀成疾。重勞萬機。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臣位兼將相。今之所陳。乃其職分。又上太子牋。以爲聖上遠濃高宗。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縱情。墮紀紊綱。散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心腹。徧於貴位。潛結左右。憂在蕭牆。竊恐傾太宗盛業。危殿下家邦。願殿下卽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臯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俄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牋表繼至。意與臯同。中外皆倚以爲援。而邪黨震懼。均光庭之曾孫也。王叔文旣以范希朝韓泰主京西神策軍。諸宦者尙未寤。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宦者始寤。兵柄爲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唯曰。柰何。柰何。無幾。其母病甚。丙辰。叔文盛具酒饌。與諸學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劉元琦等飲於翰林。叔文言曰。叔文母病。以身任國事之故。不得親醫藥。今將求假歸侍。叔文比竭心力。不避危難。皆爲朝廷之恩。一旦去歸。百謗交至。誰肯見察。以一言相助乎。文珍隨其語。輒折之。叔文不能對。但引滿相勸酒。數行而罷。丁巳。叔文以母喪去位。秋七月。王叔文旣有母喪。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慴懼。自叔文歸第。王伾失據。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爲相。且總北軍。旣不獲。則請以爲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

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是日，佞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佞中風矣！」明日遂與歸，不出。己丑，以倉部郎中判度支案。陳諫爲河中少尹，佞叔文之黨。至是始去。乙未，制以積疹未復，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勾當。時內外共疾王叔文黨與專恣，上亦惡之。俱文珍等屢啓上，請令太子監國。上固厭倦萬機，遂許之。又以太常卿杜黃裳爲門下侍郎，左金吾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其舊臣，故引用之。又以鄭珣瑜爲吏部尚書，高郢爲刑部尚書，並罷政事。太子見百官於東朝堂，百官拜賀。太子涕泣不答。拜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制敕稱誥。辛丑，太上皇徙居興慶宮。誥改元永貞。立良娣王氏爲太上皇后。后，憲宗之母也。壬寅，貶王佞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佞尋病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乙巳，憲宗卽位於宣政殿。九月己卯，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爲撫州刺史，司封郎中韓曄爲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爲邵州刺史，屯田員外郎劉禹錫爲連州刺史。冬十一月壬申，貶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執誼爲崖州司馬。執誼以嘗與王叔文異同，且杜黃裳婿，故獨後貶。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尙爲相，常不自得，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朝議謂王叔文之黨，或自員外郎出爲刺史，貶之太輕。己卯，再貶韓泰爲虔州司馬，韓曄爲饒州司馬，柳宗元爲永州司馬，劉禹錫爲朗州司馬。又貶河中少尹陳諫爲台州司馬，和州刺史凌準爲連州司馬，岳州刺史程异爲郴州司馬。

憲宗元和四年，初，王叔文之黨既貶，有詔雖遇赦，無得量移。十年，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與武元衡亦惡之。三月乙酉，皆以爲遠。

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永州司馬柳宗元爲柳州刺史。朗州司馬劉禹錫爲播州刺史。宗元曰。播州刺史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爲禹錫言曰。禹錫誠有罪。然母老與其子死別。良可傷。上曰。爲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則禹錫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爲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明日禹錫改連州刺史。

憲宗平蜀劉闢

唐順宗永貞元年秋七月癸丑。西川節度使南康武王韋臯薨。臯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賦斂。豐貢獻以結主恩。厚給賜以撫士卒。士卒婚嫁死喪。皆供其資費。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樂爲之用。服南詔。摧吐蕃。幕僚歲久官崇者。則爲刺史。已復還幕府。終不使還朝。恐泄其所爲故也。府庫旣實。時寬其民。三年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至今畫像以爲土神。家家祖之。度支副使劉闢自爲留後。劉闢使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己未。以袁滋爲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冬十月戊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袁滋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徵劉闢爲給事中。十一月。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袁滋畏其彊。不敢進。上怒。貶滋爲吉州刺史。十二月己酉。以給事中劉闢爲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故也。右諫議大夫韋丹上疏。以爲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爲叛。上善其言。壬子。以丹爲東川節度使。丹。津之五世孫也。

憲宗元和元年。劉闢旣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欲以

同幕廬文若爲東川節度使。推官莆田林蘊力諫。闢舉兵。闢怒。械繫於獄。引出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卽斬我頸。豈汝砥石邪。闢顧左右曰。真忠烈之士也。乃黜爲唐昌尉。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慙。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戊子。命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爲前軍。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弈將步騎二千爲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劉闢。時宿將名位素重者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卽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爲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詔。辰時卽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甲午。崇文出斜谷。李元弈出駱谷。同趣梓州。崇文軍至興元。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七筯者。崇文斬之以徇。劉闢陷梓州。執李康。二月。嚴礪拔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三月。高崇文引兵自閬州趣梓州。劉闢將邢泚引兵遁去。崇文入屯梓州。闢歸李康於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丙子。嚴礪奏克梓州。丁丑。制削奪劉闢官爵。東川節度使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客軍遠鬪。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丁酉。以崇文爲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夏五月。劉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高崇文。六月丁酉。崇文擊敗之。闢置柵於關東萬勝堆。戊戌。崇文遣驍將范

陽高霞寓攻奪之下。瞰關城。凡八戰皆捷。庚子。高崇文破劉闢於德陽。癸卯。又破之於漢州。嚴礪遣其將嚴秦破關衆萬餘人於綿州石碑谷。秋七月癸丑。高崇文破劉闢之衆萬人於玄武。甲午。詔凡西川繼援之兵悉取崇文處分。九月壬寅。高崇文又敗劉闢之衆於鹿頭關。嚴秦敗劉闢之衆於神泉。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高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贖。軍於鹿頭之西。斷其糧道。城中憂懼。於是關綿江柵將李文悅。鹿頭守將仇良輔。皆以城降於崇文。獲關塔蘇彊士卒降者萬計。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不留行。辛亥。克城都。劉闢盧文若帥數十騎西犇吐蕃。崇文使高霞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闢赴江不死。擒之。文若先殺妻子。乃繫石自沈。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寶山積。秋毫不犯。檻劉闢送京師。斬關大將邢泚。館驛巡官沈衍。餘無所問。軍府事無巨細。命一遵。韋南康故事。從容指搆。一境皆平。初。韋臯以西山運糧使。崔從知邛州事。劉闢反。從以書諫。闢發兵攻之。從嬰城固守。闢敗。乃得免。從融之曾孫也。韋臯參佐房式。韋乾度。獨孤。密符。載。郗士美。段文昌等。素服麻屨。銜土請罪。崇文皆釋而禮之。草表薦式等。厚贖而遣之。目段文昌曰。君必爲將相。未敢奉薦。載。廬山人。式。瑄之從子。文昌。志玄之玄孫也。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爲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爲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濼。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濼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冬十月。制割資簡陵榮昌瀘六州隸東川。房式等未至京師。皆除省寺官。丙寅。以高崇文爲西川節度使。戊辰。以嚴礪爲東川節度使。庚午。以將作監柳晟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晟至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戍梓州。軍士怨怒。脅監軍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既而問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它人誅汝。以爲功邪。衆皆拜謝。請詣戍所。如詔書。軍府由是獲安。戊子。劉闢至長安。并族黨誅之。

憲宗平吳李錡

唐德宗貞元十五年春二月。以常州刺史李錡爲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錡。國貞之子也。閑廐宮苑。使李齊運受其賂數十萬。薦之於上。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上由是悅之。

十七年。李錡旣執天下利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先繫阮於道旁。己亥。善貞至。并鎖械內阮中。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欲爲自全計。增廣兵衆。選有材力善射者。謂之挽彊。胡奚雜類。謂之蕃落。給賜十倍它卒。轉運判官盧坦屢諫不悅。與幕僚李約等皆去之。約。勉之子也。

順宗永貞元年春三月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浙西觀察使李錡爲鎮海節度使。解其鹽鐵轉運使。錡雖失利權。而得節旄。故反謀亦未發。冬十二月。以刑部郎中杜兼爲蘇州刺史。兼辭行。上書稱李錡且反。必奏族臣上然之。留爲吏部郎中。

憲宗元和二年夏。蜀旣平。藩鎮惕息。多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遣中使至京。口慰撫。且勞其將士。錡雖署判官。王澹爲留後。實無行意。屢遷行期。澹與敕使數勸諭之。錡不悅。上表稱

疾請至歲暮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卽政，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錡，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爲然。下詔徵之。錡詐窮，遂謀反。王澹旣掌留務於軍府，頗有制置。錡益不平，密諭親兵使殺之。會頒冬服，錡嚴兵坐幄中，澹與敕使入謁。有軍士數百，謀於庭曰：王澹何人，擅主軍務，曳下嚮食之。大將趙琦出慰止，又嚮食之。注刃於敕使之頸，詬言將殺之。錡陽驚起救之。冬十月己未，詔徵錡爲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爲鎮海節度使。庚申，錡表言軍變，殺留後大將，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爲所部五州鎮將。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丘自昌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各有兵數千。伺察刺史動靜，至是錡各使殺其刺史。遣牙將庾伯良將兵三千治石頭城。常州刺史顏防用客李雲計，矯制稱招討副使，斬李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秘潛募鄉閭子弟數百，夜襲趙惟忠營，斬之。蘇州刺史李素爲姚志安所敗，生致於錡。具桎梏釘於船舷，未及京口，會錡敗免。乙丑，制削李錡官爵及屬籍，以淮南節度使王鐔統諸道兵爲招討處置使。徵宣武義寧武昌兵，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江西兵出信州，浙東兵出杭州以討之。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行立、錡之甥也，故悉知錡之密謀。三將營於城外，將發，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集，常湖二將繼死，其勢已蹙。今乃欲使吾輩遠取宣城，吾輩何爲隨之。族滅豈若棄逆效順，轉禍爲福乎。衆悅，許諾。卽夜還趨城，行立舉火鼓譟，應之於內，引兵趨牙門。錡聞子良等舉兵，怒聞行立應之，撫膺曰：吾何望矣。跣足匿樓下，親將李鈞引挽彊三百趨山亭欲戰。行立伏兵邀斬之。錡舉家皆哭，左右執錡，裹之以幕，縋於城下。械送京師，挽彊蕃落爭自殺。尸相枕藉。癸酉，本軍以聞。乙亥，羣臣賀。

於紫宸殿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何賀之爲？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兵部郎中蔣乂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爲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乂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乎？宰相以爲然。辛巳，錡從父弟宋州刺史銛等皆貶官流放。十一月甲申朔，錡至長安。上御興安門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爲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然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師回腰斬之。有司請毀錡祖考家廟。中丞盧坦上言：李錡父子受誅，罪已塞矣。昔漢誅霍禹，不罪霍光。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玄齡。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錡爲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迥、李絳上言：以爲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陛下閱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輦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卽從其言。

魏博歸朝田弘正

唐憲宗元和七年秋八月戊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初，季安娶洛州刺史元誼女，生子懷諫，爲節度副使。牙內兵馬使田興庭，玠之子也，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數規諫，軍中賴之。季安以爲收衆心，出爲臨清鎮將，欲殺之。興陽爲風痹，灸灼滿身，乃得免。季安病風，殺戮無度，軍政廢亂。夫人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爲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遷季安於別寢。月餘而薨。召田興爲步射都知兵馬使。辛亥，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爲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與兵討之。李絳以爲魏

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意亦以爲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旣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固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然則曩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爲鄰道所糞粉矣。故臣以爲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復於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上顧問絳，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恆州，四面發兵，近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爲天下笑。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敕命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它變。況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奪身撫按曰：朕不用兵，決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熒惑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旣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未至，軍中不安。田與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輿而拜，請爲留後。輿驚仆於地，衆不散。久之，輿度不免，乃謂

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灋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冬十月乙未。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鎮獨無。恐更不諭。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癸卯。李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卽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甲辰。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改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辛酉。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

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奏乞除節度副使於朝廷。詔以戶部郎中河東胡證爲之。興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員。請有司注擬行朝廷灑令。輸賦稅。田承嗣以來。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間說百方。興終不聽。李師道使人謂宣武節度使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興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度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師道懼。不敢動。田興旣葬。田季安送田懷諫于京師。辛巳。以懷諫爲右監門衛將軍。

八年春正月辛卯。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弘正。

十四年秋八月己未。田弘正入朝。上待之尤厚。甲辰。以田弘正兼侍中。魏博節度使如故。弘正三表請留。上不許。弘正常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憲宗討成德王承宗

唐德宗貞元二十年夏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上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卽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取大將。拔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起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亟回。揮同列北面。

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秋八月己未。詔以從史爲節度使。

憲宗元和二年冬十一月。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濟潛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上召令還上黨。從史託言就食邢洛。不時奉詔。久之乃還。

四年春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薨。其子副大使承宗自爲留後。河北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爲之。父沒則代領軍務。王承宗叔父士則以承宗擅自立。恐禍及宗。與幕客劉栖楚俱自歸京師。詔以士則爲神策大將軍。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與師討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垪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爲非。況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卽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雖茂昭有請。亦恐非誠。所以然者。今國家除人代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爲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於國體。豈可遽休。須應興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或歸國家矣。今江淮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左軍中尉吐突承璀欲希上意。奪裴垪權。自請將兵討之。上疑未決。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近信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璀。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璀說上。請發本軍討承宗。壬辰。起復從史。

左金吾大將軍餘如故。秋七月。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以離其勢。并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爲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爲辭。況其鄰道情狀。一同。各慮它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是。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如反掌。故諂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闢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亦慮它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爲憂患。可勝道哉。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恆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恆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豐勢。可與師。南北之役。俱與財力之用。

不足儻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處分。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旣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壬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真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九月甲辰朔。裴武復命。庚戌。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恆冀深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嵩之子。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真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魏州。季安陽爲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垵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姦回。蓋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旣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陰行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使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廷者。以武爲戒。苟求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垵武久處朝廷。諳諫事體。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爲陛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垵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冬十月癸未。制削奪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瓘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旣不置行營節度使。卽承瓘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卽承瓘乃都統。

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恥受承瓘指麾，心旣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念承瓘勤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瓘職名太重者，相屬上，皆不聽。戊子，上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鄲、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明日削承瓘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而已。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侵害政事，讒毀忠貞。上曰：「此屬安敢爲讒，就使爲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跖躄爲廉。良怫意則毀，龔黃爲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己亥，吐突承瓘將神策兵發長安，命恆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田季安聞吐突承瓘將兵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計爲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幽州牙將絳人譚忠爲劉濟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其能不恥於天下乎？旣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

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幽州，謀欲激劉濟討王承宗。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爲備。後一日，詔果來令濟專護北疆，勿使朕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承宗。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怒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旣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也。濟曰：今則柰何？忠曰：燕趙爲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

五年春正月，劉濟自將兵七萬人，擊王承宗。時諸軍皆未進，濟獨前奮擊，拔饒陽，束鹿，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四軍，爲恆州北道招討。會于定州，會望夜，軍吏以有外軍，請罷張燈。張茂昭曰：三鎮官軍也，何謂外軍？

命張燈不禁行人不閉里門三夜如平日亦無敢諠譁者丁卯河東將王榮拔王承宗洹湟鎮吐突承瓚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左神策大將軍鄺定進戰死定進驍將也軍中奪氣諸軍討王承宗者久無功白居易上言以爲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旣出師承瓚未嘗苦戰已失大將與從史兩軍入賊境遷延進退不惟意在逗遛亦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至新市鎮竟不能過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下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見速須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爲痛惜者二可爲深憂者二何則若保有成卽不論用度多少旣的知不可卽不合虛費貲糧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疆大此臣爲陛下痛惜者一也臣又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同詞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卽義無不許請而後捨體勢可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州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此爲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飢渴疲勞疾疫暴露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況神策烏雜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或有奔逃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爲陛下深憂者一也臣聞回鶻吐蕃皆有細作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彊弱資費之多少豈宜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心承虛入寇以今日之勢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其爲陛下深憂者二也盧從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謀及朝廷興師從史逗遛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承宗號又高芻粟之價

以敗度支。諷朝廷求平章事。誣奏諸道與賊通。不可進兵。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垪引與語。爲言爲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垪令翊元還本軍經營。復來京師。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等款要。垪言於上曰。從史狡猾驕狠。必且爲亂。今聞其與承瓘對營。視承瓘如嬰兒。往來殊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初愕然。熟思良久。乃許之。從史性貪。承瓘盛陳奇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從史喜。益相昵狎。甲申。承瓘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謀召從史入營。博伏壯士於幕下。突出擒詣帳後。縛之內車中。馳詣京師。左右驚亂。承瓘斬十餘人。諭以詔旨。從史營中士卒聞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敢違者斬。士卒皆斂兵還部。伍會夜。車疾驅。未明已出境。重胤承洽之子。聽晟之子也。丁亥。范希朝張茂昭大破承瓘之衆於木刀溝。上嘉烏重胤之功。欲卽授以昭義節度使。李絳以爲不可。請授重胤河陽。以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會吐突承瓘奏已牒重胤。句當昭義留後。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魏博恆幽諸鎮蟠結。朝廷惟恃此以制之。磁邢洛入其腹內。誠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鄴爲從史所據。使朝廷旰食。今幸而得之。承瓘復以與重胤。臣聞之驚歎。實所痛心。昨國家誘執從史。雖爲長策。已失大體。今承瓘又以文牒差人爲重鎮留後。爲之求旌節。無君之心。孰甚於此。陛下昨日得昭義。人神同慶。威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軍牙將。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更不若從史爲之。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胤出於列校。以承瓘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無不憤怒。恥與爲伍。且謂承瓘誘重胤。使逐從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將校。能無自危乎。儻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弘師道。繼有章表陳其情狀。并指承瓘專命之

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皆不報，則衆怒益甚。若爲之改除，則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復使樞密使梁守謙密謀於絳曰：今重胤已總軍務，事不得已，須應與節。對曰：從史爲帥，不由朝廷，故啓其邪心。終成逆節，今以重胤典兵，卽授之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異於從史乎？重胤之得河陽，已爲望外之福，豈敢更爲旅拒。況重胤所以能執從史，本以仗順成功。一旦自逆，詔命安知同列不襲其跡而動乎？重胤軍中等夷甚多，必不願重胤獨爲主帥，移之它鎮，乃愜衆心。何憂其致亂乎？上悅，皆如其請。壬辰，以重胤爲河陽節度使，戊戌，貶盧從史驩州司馬。夏六月甲申，白居易復上奏，以爲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秋七月庚子，王承宗遣使自陳爲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朝廷亦以師久無功，丁未，制洗雪承宗，以爲成德軍節度使。復以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營將士，共賜布帛二十八萬端匹。加劉濟中書令。秋九月己亥，吐突承璀自行營還。辛亥，復爲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尉。裴垍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平、仲呂元膺言：承璀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璀，它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願陛下

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間二日。上罷承瓘中尉。降爲軍器使。中外相賀。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垪。數以疾辭位。冬十一月庚申。罷爲兵部尙書。十二月。翰林學士司勳郎中李絳。面陳吐突承瓘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大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真忠臣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己丑。以絳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六年冬十一月己丑。以戶部侍郎李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七年春二月丙戌。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灑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謂之太平。遽爲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眞宰相也。

九年。李絳屢以足疾辭位。正月癸卯。罷爲禮部尙書。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瓘爲淮南監軍。至是召還承瓘。先罷絳相。

十年夏六月。賊殺武元衡。詔中外搜捕。成德進奏院有恆州卒張晏等。行止無狀。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鞫之。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寮議其罪。事見憲宗平淮西。乙

丑。以裴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秋七月甲戌。詔數王承宗罪惡。絕其朝貢。曰。冀其幡然改過。束身自歸。攻討之期。更俟後命。上雖絕王承宗朝貢。未有詔討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屯兵於其境。承宗屢敗之。弘正忿。表請擊之。上不許。表十上。乃聽。至貝州。丙午。弘正軍于貝州。冬十一月。詔發振武兵二千。會義武軍以討王承宗。十二月。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恆冀。上不爲之止。弘靖乃求罷。

十一年春正月乙亥。幽州節度使劉總奏敗成德兵。拔武彊。斬首千餘級。癸未。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東幽州義武橫海魏博昭義六道進討。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邑。欲太平之功速成故也。上不聽。二月乙卯。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奏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己未。劉總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辛酉。魏博奏敗成德兵。拔其固城。乙丑。又奏拔其鷓城。三月。幽州節度使劉總圍樂壽。四月。劉總奏破成德兵於深州。斬首二千五百級。乙丑。義武節度使渾鎬奏破成德兵於九門。殺千餘人。鎬。城之子也。秋七月。田弘正奏破成德兵於南宮。殺二千餘人。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引精兵壓其境。己未。士美奏大破承宗之衆於柏鄉。殺千餘人。降者亦如之。爲三壘以環柏鄉。冬十二月壬寅。程執恭奏敗成德兵於長河。斬首千餘級。義武節度使渾鎬與王承宗戰屢勝。遂引全師壓其境。距恆州三十里。而軍。承宗懼。潛遣兵入鎬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內顧。而搖。會中使督其戰。鎬引兵進薄。

恆州與承宗戰大敗。犇還定州。丙午，詔以易州刺史陳楚爲義武節度使，軍中聞之，掠鎬及家人衣。至於
僕露，陳楚馳入定州，鎮遏亂者。斂軍中衣以歸鎬，以兵衛送還朝。楚，定州人，張茂昭之甥也。

十二年春三月，郗士美敗於柏鄉，拔營而歸。士卒死者千餘人。戊辰，賜程執恭名權。戊寅，王承宗遣
兵二萬入東光，斷白橋，路程權不能禦，以衆歸滄州。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旣無統
帥，又相去遠，期約難壹。由是歷二年無功。千里饋運，牛驢死者什四五。劉總旣得武彊，引兵出境，纔五里，
留屯不進。月給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勝勢，回取恆冀。
如拾芥耳。上猶豫，久乃從之。丙子，罷河北行營各使還鎮。

十三年，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旣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
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
吏弘正爲之奏請。上初不許，弘正上表相繼，上重違弘正意，乃許之。夏四月甲寅朔，魏博遣使送承宗子
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庚辰，詔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將士，復其官爵。

十五年冬十月，王承宗薨，其下祕不發喪。子知感、知信皆在朝，諸將欲取帥於屬內，諸軍參謀崔燧以承
宗祖母涼國夫人命，告諭諸將及親兵，立承宗之弟觀察，支使承元。承元時年二十，將士拜之，承元不受。
泣且拜，諸將固請不已。承元曰：天子遣中使監軍，有事當與之議，及監軍至，亦勸之。承元曰：諸公未忘先
德，不以承元年少，欲使之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
事於都將聽事，令左右不得謂己爲留後，委事於參佐。密表請朝廷除帥。庚辰，監軍奏承宗疾亟，弟承元

權知留後。并以承元表聞。成德軍始奏王承宗薨。乙酉。徙田弘正爲成德節度使。以王承元爲義成節度使。十一月癸卯。遣諫議大夫鄭覃詣鎮州宣慰。賜錢一百萬緡。以賞將士。王承元旣請朝命。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及移鎮義成。將士誼譁。不受命。承元與柏耆召諸將。以詔旨諭之。諸將號泣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擇其勞者擢之。謂曰。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爲師道。則幸矣。因涕泣不自勝。且拜之。十將李寂等十餘人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丁未。承元赴滑州。將吏或以鎮州器用財貨行。承元悉命留之。

卷第三十四下

憲宗平淮蔡吳元濟 德宗討吳少誠附

唐德宗貞元二年。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陳仙奇。自爲留後。少誠素狡險。爲李希烈所寵任。故爲之報仇。七月己酉。以虔王諒爲申光隨蔡節度大使。以少誠爲留後。

三年。初。李希烈據淮西。選騎兵尤精者爲左右門槍奉國四將。步兵尤精者爲左右克平十將。淮西少馬。精兵皆乘騾。謂之騾軍。陳仙奇舉淮西降纔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爲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吳濃超等。使引兵歸。浦不知之。濃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鄭州叛歸。上急遣中使敕陝虢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泌遣押牙

唐英岸將兵邀擊之。賊衆大敗。擒其驛軍兵馬使張崇獻。英岸追至永寧東。賊皆潰入山谷。吳瀆超帥其衆趣長水。都將燕子楚擊之。斬瀆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命汴州刺史劉玄佐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餘人。至汴州盡殺之。其潰兵在道復爲村民所殺。得至蔡者纔四十七人。吳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且遣使以幣謝李泌。爲其破叛卒也。泌執張崇獻等六十餘人送京師。詔悉腰斬於鄆州軍門。以令防秋之衆。夏五月。申蔡留後吳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判官鄭常大將楊冀謀逐之。詐爲手詔賜諸將。申州刺史張伯元等事泄。少誠殺常冀伯元。大將朱旻曹濟奔長安。

十三年冬十月。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開刀溝入汝。上遣中使諭止之。不從。命兵部郎中盧羣往詰之。少誠曰。開此水。大利於人。羣曰。君令臣行。雖利人。臣敢專乎。公承天子之令而不從。何以使下吏從公之令乎。少誠遽爲之罷役。

十四年秋九月。彰武節度使吳少誠遣兵掠壽州霍山。殺鎮遏使謝詳。侵地二十餘里。置兵鎮守。

十五年春三月甲寅。吳少誠遣兵襲唐州。殺監軍邵國朝。鎮遏使張嘉瑜。掠百姓千餘人而去。秋八月丙申。陳許節度使曲環薨。乙未。吳少誠遣兵掠臨潁。陳州刺史上官浼知陳許留後。遣大將王令忠將兵三千救之。皆爲少誠所虜。丙午。以浼爲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圍許州。浼欲棄城走。營田副使劉昌裔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城勿與戰。不過數日。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少誠晝夜急攻。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由是全昌裔。兗州人也。少誠又寇西華。陳許大將孟元陽拒却之。陳許都知兵馬使安國寧與上官浼不叶。謀翻城應少誠。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

巷見持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丙辰。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辛酉。以韓弘爲宣武節度使。先是少誠遣使與宣武節度使劉全諒約共攻陳許。以陳州歸宣武。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於許。下少誠。由是失勢。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安黃節度使伊慎。知壽州事王宗。與上官浼。韓弘。進擊吳少誠。屢破之。十一月壬子。于頔奏拔吳房朗山。諸軍討吳少誠者。旣無統帥。每出兵。人自規利。進退不壹。乙未。諸軍自潰於小澗水。委棄器械資糧。皆爲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詔討使。

十六年春正月乙巳。恆冀易定。陳許河陽四軍與吳少誠戰。皆不利而退。夏。綏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策軍。中尉竇文場愛厚之。薦於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二月乙酉。以全義爲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受全義節度。韓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爲大帥。每議軍事。宦官爲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五月庚戌。與吳少誠將吳秀。吳少陽等戰于澗南廣利原。鋒鏑未交。諸軍大潰。秀等乘之。全義退保五樓。少陽滄州清池人也。秋七月。吳少誠進擊韓全義於五樓。諸軍復大敗。全義夜遁。保澗水縣城。九月癸丑。吳少誠進逼澗水。數里置營。韓全義復帥諸軍退保陳州。宣武河陽兵私歸本道。獨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帥所部留軍澗水。全義以詐誘昭義將夏侯宣。義成將時昂。河陽將權文變。河中將郭湘等。斬之。欲以威衆。全義至陳州。刺史劉昌裔登城謂之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今乃來此。昌裔不敢納。請舍于城外。旣而昌裔齋牛酒入全義營犒師。全義驚喜。心服之。己未。孟元陽等與少誠戰。殺二千餘人。冬十月。吳

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韋臯聞諸軍討少誠無功，上言請以渾瑊、賈耽爲元帥統諸軍。若重煩元老，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出荆楚，以翦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罪盈惡稔，爲麾下所殺，則又當以其爵位授之。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爲患無窮矣。賈耽言於上曰：賊意蓋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然之。會少誠致書幣於監官軍者，求昭洗。監軍奏之。戊子，詔赦少誠及彰義將士，復其官爵。

十七年春正月甲寅，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爲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爲全義引咎謝無功。上曰：全義爲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爲功邪？閏月甲戌，歸夏州。

順宗永貞元年春三月，加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同平章事。

憲宗元和四年，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署爲軍職，出入少誠家如至親。累遷申州刺史。少誠病不知人家，僮解于熊兒，詐以少誠命召少陽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有子元慶，少陽殺之。十一月己巳，少誠薨，少陽自爲留後。

五年，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吳少陽。三月己未，以少陽爲淮西留後。

六年春正月甲辰，以彰義留後吳少陽爲節度使。

九年閏八月丙辰，彰義節度使吳少陽薨。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牧養馬騾。時抄掠壽州、茶山，以實其軍。其子攝蔡州刺史元濟，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上自平蜀，卽欲取淮西。淮南節度使李吉甫上言：少陽軍

中上下攜離。請徙理壽州以經營之。會朝廷方討王承宗未暇也。及吉甫入相。田弘正以魏博歸附。吉甫以爲汝州扞蔽東都。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弘正歸順。則河陽爲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辛酉。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爲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理汝州。己巳。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爲喜也。九月庚辰。以洺州刺史李光顏爲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以泗州刺史令狐通爲壽州防禦使。通彰之子也。丙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爲荆南節度使。以荆南節度使嚴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吳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大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元濟惡之。殺兆。囚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李吉甫。請討之。時元濟猶匿喪。元卿勸吉甫。凡蔡使入奏者。所在止之。少陽死近四十日。不爲輟朝。但易環蔡諸鎮將帥益兵爲備。元濟殺元卿妻及四男。以坊射棚。淮西宿將董重質。吳少誠之壻也。元濟以爲謀主。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爲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元濟不迎。敕使發兵四出。屠舞陽。焚葉。掠魯山。襄城。關東震駭。君何不得入而還。冬十月壬戌。以忠武節度副使李光顏爲節度使。甲子。以嚴綬爲申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吳元濟。

十年。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於東畿。正月己亥。制削元濟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嚴綬擊淮西兵小勝。不設備。淮西兵夜還襲之。二月甲辰。綬敗于磁丘。却五十餘里。馳入唐州而守之。壽州團練使令狐通爲淮西兵所敗。走保州城。境上諸柵盡爲淮西所屠。癸丑。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代之。貶通昭州司

戶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使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邪卽奏請自行許之公綽至安州李聽屬囊鞬迎之公綽以鄂岳都知兵馬使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二牒授之選卒六千以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之妻淫泆者沉之於江士卒皆喜曰中丞爲我治家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隄殺圍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或曰圍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鷙何足惜也竟殺之三月庚子李光顏奏破淮西兵於臨潁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三千助嚴綬討吳元濟甲辰李光顏又奏破淮西兵於南頓吳元濟遣使求救於恆鄆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是時發諸道兵討元濟而不及淄青師道使大將將三千人趣壽春聲言助官軍討元濟實欲爲元濟之援也師道素養刺客奸人數十人厚資給之其徒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募東都惡少年數百劫都市焚宮闕則朝廷未暇討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自是所在盜賊竊發辛亥募盜數十人攻河陰轉運院殺傷十餘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於是人情恇懼羣臣多請罷兵上不許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言以爲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條陳用兵利害以爲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將帥以其客兵待之旣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將相失心孤意

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鬪。識賊深淺。比來未有處分。猶有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乞悉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國家百姓。若勢力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丙申。李光顏奏敗淮西兵於時曲。淮西兵晨壓其壘。而陳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擊之。光顏自將數騎衝其陳。出入數四。賊皆識之。矢集其身。如蝟毛。其子攬轡止之。光顏舉刀叱去。於是人爭致死。淮西兵大潰。殺數千人。上以裴度爲知人。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它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爲然。卽資給遣之。王承宗遣牙將尹少卿奏事。爲吳元濟遊說。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毀元衡。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取其顛骨而去。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氈帽厚得不死。僉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義臂而去。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所過坊門。呵索甚嚴。朝士未曉。不敢出門。上或御殿久之。朝班猶未齊。賊遺紙於金吾。及府縣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爲相。大索賊黨。窮其姦源。戊申。詔中外所獲者。在搜捕獲賊者。賞錢萬緡。官五品。敢庇匿者。舉族誅之。於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櫳者。皆索之。成德軍進奏院有恆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衆多疑之。庚戌。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

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鞠之。癸亥。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寮。議其罪。裴度病瘡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恆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好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甲子。上召度入對。乙丑。以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陳中師按張晏等具服。殺武元衡。張弘靖疑其不實。屢言於上。上不聽。戊辰。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去。呂元膺捕賊獲中岳寺僧圓淨。按驗其黨。始知殺武元衡者。乃是李師道。事見憲宗討淄青。秋八月乙丑。李光顏敗於時曲。初。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故使鎮襄陽。且督諸軍討吳元濟。綬無它材。能到軍之日。傾府庫資士卒。累年之積。一朝而盡。又厚賂宦官。以結聲援。擁八州之衆。萬餘人。屯境上。閉壁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九月癸酉。以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弘樂於自擅。欲倚賊以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李光顏在諸將中。戰最力。弘欲結其歡心。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教之歌舞。絲竹飾以珠玉。金翠直數百萬錢。遣使遺之。使者先致書光顏。乃大饗將士。使者進妓。容色絕世。一座盡驚。光顏謂使者曰。相公愍光顏羈旅。賜以美妓。荷德誠深。然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座者皆泣。卽於席上厚以繒帛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爲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冬十月。以戶部侍郎李遜爲襄復郢均房節度使。右羽林大將軍高

霞寓爲唐隨鄧節度使。朝議以唐與蔡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遜調五州之賦以餉之。十一月。壽州刺史李文通奏敗淮西兵。壬申。韓弘請命衆軍合攻淮西。從之。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於小澗水。拔其城。乙亥。以嚴綬爲太子少保。盜焚襄州佛寺。軍儲盡徙京城。積草於四郊以備火。丁丑。李文通敗淮西兵於固始。戊寅。盜焚獻陵寢宮永巷。初。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邀以爲賓友。武陵不答。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部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

十一年春三月。壽州團練使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拔鐵山。己卯。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奏敗淮西兵於朗山。斬首千餘級。焚二柵。夏四月庚子。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雲柵。斬首五千級。五月壬申。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雲柵。斬首二千餘級。六月甲辰。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它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己酉。霞寓退保唐州。上責高霞寓之敗。霞寓稱李遜應接不至。秋七月丁丑。貶霞寓爲歸州刺史。遜亦左遷。恩王傅。以河南尹鄭權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爲彰義節度。申光蔡唐隨鄧觀察使。以唐州爲理所。壬午。宣武軍奏破郟城之衆二萬。殺二千餘人。捕虜千餘人。九月乙酉。李光顏烏重胤奏拔吳元濟陵雲柵。丁亥。光顏又奏拔石越二柵。壽州奏敗殷城之衆。拔六柵。討淮西諸軍近九萬。上怒諸將久無功。冬十一月辛巳。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

因留監其軍。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以勸死士。庚寅。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辛卯。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斬首千餘級。十二月。袁滋至唐州。去斥候。止其兵。不使犯吳元濟境。元濟圍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爲意。朝廷知之。甲寅。以太子詹事李愬爲唐隨鄧節度使。愬聽之兄也。初置淮潁水運使。楊子院。米自淮陰泝淮入潁。至項城。入潁。輸于鄆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

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爲撫州刺史。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逐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尙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爲備。二月。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鄆坊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劾其心。愬許之。旣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眞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爲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爲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爲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爲捉生將。己亥。淮西行營奏克蔡州古葛伯城。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淮西被兵。

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鱉鳥獸食之。亦盡。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庚申。敕置行縣以處之。爲擇縣令使之撫養。并置兵以衛之。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陽柵。吳秀琳以文城柵降于李愬。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衆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僞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卽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背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悉遷婦女於唐州。入據其城。於是唐鄆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衆皆感泣。官軍與淮西兵夾澗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度澗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澗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鄆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鄆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己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柵。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嶂岬山。擒淮西將柳子野。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爲鄆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鄆城歸路。鄆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鄆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驛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李愬山河十將媯雅田智榮下冶爐城。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柵。癸卯。媯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遊奕兵馬使王義破

楚城。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襲朗山，擒其將梁希果。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爲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輿橋柵，常陵暴官軍。庚辰，祐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鄉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它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牒稱祐爲賊內應，且言得賊牒者，具言其事。愬恐誘先達於上，己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君旣以祐爲疑，請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愬又以祐爲六院兵馬使，舊軍令舍賊謀者屠其家，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愬獨歡然曰：「此吾計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吳元濟見其下數叛，兵勢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爲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

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秋七月乙卯。上復謂度曰。卿真能爲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戌。以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又以戶部侍郎崔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爲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乃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銜於度。度表爲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爲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爲都押牙。承簡。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壬戌。罷楚爲中書舍人。李光顏烏重胤與淮西戰。癸亥。敗于賈店。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將楚丘曹華知而爲備。擊却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鄆城爲治所。甲申。至鄆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澠水鎮。殺三將。焚芻橐而去。甲寅。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

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書記鄭澥至郟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大呼而進，注弩挺刃，勢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壓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等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糲，整羈勒，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命丁士良將五百人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爲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尙寢，笑曰：俘囚爲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

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其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餽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于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廚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己卯。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討淮西爲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衆。庚辰。裴度遣馬總北入蔡州慰撫。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囊韉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李愬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犇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尙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旣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鬪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甲申。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爲收葬。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十一月丙

戎朔上御興安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之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濃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于潞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而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爲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爲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獲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戊子。以李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爲重胤等。各遷官有差。辛丑。以唐隨兵馬使李祐爲神武將軍。知軍事。裴度以馬總爲彰義留後。癸丑。發蔡州。上封二劍。以授梁守謙。使誅吳元濟。舊將度至郟城。遇之。復與俱入蔡州。量罪施刑。不盡如詔旨。仍上疏言之。十二月壬戌。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以馬總爲淮西節度使。庚辰。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爲春州司戶。重質爲吳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

憲宗討淄青李師道

唐憲宗元和元年。初。李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疎斥在外。不免貧窶。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不友於師道也。吾年十五。擁節旄。自恨不知稼穡之艱難。況師道復滅吾數歲。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來。且以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師古疾篤。師道時知密州事。好畫及臂策。師古謂判官高沭。李公度曰。迨吾之未亂也。欲有問於子。我死。子欲奉誰爲帥乎。二人相顧未對。師古曰。豈非師道乎。人情誰肯薄骨肉而厚它人。願置帥不善。則非徒敗軍政也。且覆吾族。師道爲公侯子孫。不務訓兵理人。專習小人賤

事以爲己能。果堪爲帥乎。幸諸公審圖之。閏六月壬戌朔。師古薨。沐公度祕不發喪。潛逆師道于密州。奉以爲節度副使。秋八月。李師道總軍務。久之。朝命未至。師道謀於將佐。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灑。遣使相繼。奉表詣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己巳。以師道爲平盧留後。知鄆州事。冬十月壬午。以平盧留後李師道爲節度使。

十年。官軍之討吳元濟也。李師道使大將將二千趣壽春。欲爲元濟之援。又使盜攻河陰。轉運院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事見憲宗平淮蔡。夏六月癸卯。盜殺武元衡。秋八月。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本道人雜沓往來。吏不敢詰。時淮西兵犯東畿。防禦兵悉屯伊闕。師道潛內兵於院中。至數十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已烹牛饗士。明日將發。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亟追伊闕兵圍之。賊衆突出。防禦兵踵其後。不敢迫。賊出長夏門。望山而遁。是時都城震駭。留守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指使部分。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接鄧虢。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爲生。人皆趨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鬻鹿。賊遇而奪之。山棚走。召其儕類。且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故嘗爲史思明將。勇悍過人。爲師道謀。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以屬圓淨。圓淨以師道錢千萬。陽爲治佛光寺。結黨定謀約。令嘉珍等竊發城中。圓淨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入城助之。圓淨時年八十餘。捕者旣得之。奮鎚擊其脛。不能折。圓淨罵曰。鼠子折人脛。且不能敢稱健兒。乃自置其脛。教使折之。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黨與死者凡數千人。留守防禦將二人及驛卒八人。皆受其職名爲之耳目。元膺鞠訾嘉珍門察。始知殺

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以檻車送二人詣京師。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元膺上言。近日藩鎮跋扈。不臣。有可容貸者。至於師道。謀屠都城。燒宮闕。悖逆尤甚。不可不誅。上以爲然。而方討吳元濟。絕王承宗。故未暇治師道也。冬十一月丁酉。武寧節度使李愿奏。敗李師道之衆。時師道數遣兵攻徐州。敗蕭沛數縣。愿悉以步騎委都押牙温人王智興。擊破之。十二月甲辰。智興又破師道之衆。斬首二千餘級。逐北至平陰而還。愿。晟之子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李師道聞李光顏等拔吳元濟陵雲柵而懼。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師道檢校司空。

十二年。官軍之攻吳元濟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虞候劉晏平應募出汴宋間。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師道屏人而問之。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阡危如此。而日與僕妾遊戲。博奕於內。晏然曾無憂色。以愚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爲援。聞之。驚怒。尋誣以它過杖殺之。

十三年。初。李師道謀逆。命判官高洙與同僚郭昉。李公度。屢諫之。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素爲師道所親信。涕泣言於師道曰。文會等盡誠爲尙書憂家事。反爲高洙等所疾。尙書奈何不憂十二州之土地。以成洙等之功名乎。師道由是疎洙等。出洙知萊州。會林英入奏事。令進奏吏密申師道。云洙潛輸款於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洙并囚郭昉。凡軍中勸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爲高洙之黨而囚之。及淮西平。師道憂懼。不知所爲。李公度及牙將李英。疊因其懼而說之。使納質獻地以自贖。師道從之。遣使奉表。

請使長子入侍。并獻沂密海三州。上許之。春正月。遣左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李師道暗弱。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奴胡惟堪。楊自溫。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預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與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奈何無故割而獻之。今計境內之兵。不下數十萬。不獻三州。不過以兵相加。若力戰不勝。獻之未晚。師道乃大悔。欲殺李公度。幕僚賈直言謂其用事。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冤氣所爲。若又殺公度。軍府其危哉。乃囚之。遷李英。曇於萊州。未至。縊殺之。李遜至鄆州。師道大陳兵迎之。遜盛氣正色爲陳禍福。責其決語。欲白天子。師道退與其黨謀之。皆曰。第許之。它日正煩。一表解紛耳。師道乃謝曰。彘以父子之私。且迫於將士之情。故遷延未遣。今重煩朝使。豈敢復有二三。遜察師道非實誠。歸言於上曰。師道頑愚反覆。恐必須用兵。旣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賈直言冒刃諫師道者二。輿觀諫者一。又畫縛載檻車。妻子係纍者以獻。師道怒囚之。五月丙申。以忠武節度使李光顏爲義成節度使。謀討師道也。以河陽都知兵馬使曹華爲棣州刺史。詔加橫海節度副使。六月丁丑。復以烏重胤領懷州刺史。鎮河陽。秋七月癸未。朔。徙李愬爲武寧節度使。乙酉。下制罪狀李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兵共討之。吳元濟旣平。韓弘懼。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冬十一月壬寅。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爲橫海節度使。丁未。以華州刺史令狐楚爲河陽節度使。重胤以河陽精兵三千赴鎮。河陽兵不樂去鄉里。中道潰歸。又不敢入城。屯于城北。將大掠。令狐楚適至。單騎出慰撫之。與俱歸。先是田弘正請自黎陽度河。會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旣度河。不可復退。立須進擊。方有成功。旣至滑州。卽仰給度支。徒有供餉之勞。更生觀

望之勢。又或與李光顏互相疑阻。益致遷延。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度河。直指鄆州。得至陽穀。置營。則兵勢自盛。賊衆搖心矣。上從之。是月。弘正將魏博全師。自楊劉度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中大震。十二月戊寅。魏博義成軍。送所獲李師道都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上皆釋弗誅。各付所獲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初。李文會與兄元規。皆在李師古幕下。師古薨。師道立。元規辭去。文會屬師道親黨。請留。元規將行。謂文會曰。我去身退而安全。汝留必驟貴而受禍。及官軍四臨平盧。兵勢日蹙。將士喧然。皆曰。高沫郭昉。李存爲司空忠謀。李文會姦佞。殺沫囚昉。存以致此禍。師道不得已。出文會攝登州刺史。召昉存還幕府。武寧節度使李勣與平盧兵十一戰皆捷。己卯晦。進攻金鄉。克之。李師道性懦怯。自官軍致討。聞小敗及失城邑。輒憂悸成疾。由是左右皆蔽匿。不以實告。金鄉兗州之要地。旣失之。其刺史遣驛騎告急。左右不爲通。師道至死。竟不知也。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韓弘拔考城。殺二千餘人。丙戌。師道所署沭陽令梁洞。以縣降于楚州刺史李聽。壬辰。武寧節度使李勣拔魚臺。丙申。田弘正奏敗淄青兵於東阿。殺萬餘人。丙午。田弘正奏敗平盧兵於陽穀。二月。李聽襲海州。克東海。朐山。懷仁等縣。李勣敗平盧兵於沂州。拔丞縣。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修守備。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正臣之孫也。師道使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務爲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度河。悟軍無備。戰又數敗。或謂師道曰。劉悟不修軍灑。專收衆心。恐有它志。宜早圖之。師道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官軍四合。

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爲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爲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悟子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疏以白父。又有謂師道者曰。劉悟終爲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兵馬副使。張暹。令斬悟首獻之。勒暹權領行營。時悟方據高丘。張幕置酒。去營二三里。二使至營。密以帖授暹。暹素與悟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使府還。頗爲備。不可忽。暹請先往白之。云司空遣使存問。將士兼有賜物。請都頭速歸。同受傳語。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也。使者然之。暹懷帖走詣悟。屏人示之。悟潛遣人先執二使殺之。時已向暮。悟按轡徐行。還營坐帳下。嚴兵自衛。召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爲隨之。族滅欲與諸公卷旗束甲。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諸公以爲何如。兵馬使趙垂棘立於衆首。良久對曰。如此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徧問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爲衆所惡者。凡三十餘尸。於帳前。餘皆股栗曰。惟都頭命。願盡死。乃令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帑。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自掠取。有仇者報之。使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卽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使聽城上柝聲絕。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門者請俟寫簡白。使十人拔刃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譟譁動地。比至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尋縱火斧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知不支。皆投於地。悟勒兵升聽事。使捕索師道。師道與二子伏廁牀下。索得之。悟命置牙門。

外隙地。使人謂曰。悟奉密詔。送司空歸闕。然司空亦何顏復見天子。師道猶有幸生之意。其子弘方仰曰。事已至此。速死爲幸。尋而斬之。自卯至午。悟乃命兩都虞候巡坊市。禁掠者。即時皆定。大集兵民於毬場。親乘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皆入賀。悟見李公度。執手歎。出賈直言於獄。置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曰。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爲助。功成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己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弘正初得師道首。疑其非真。召夏侯澄使識之。澄熟視其面。長號隕絕。久之。乃抱其首。舐其目中塵垢。復慟哭。弘正爲之改容。義而不責。壬戌。田弘正捷奏至。乙丑。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爲淄青宣撫使。己巳。李師道首函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爲三道。使之適均。以鄆曹僕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竟海沂密爲一道。上從之。劉悟以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衆降者。師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將佐。更易州縣長吏。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循舊。目今但與諸公抱子弄孫。夫復何憂。上欲遷悟。它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詣悟。託言修好。實觀其所爲。悟多力好手搏。得鄆州三日。則教軍中壯士手搏。與魏博使者庭觀之。自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聞除改登。卽行矣。何能爲哉。庚午。以悟爲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弘正將數道兵。已至城西二里。與悟相見於客亭。卽受旌節。馳詣滑州。辟

李公度李存郭昉賈直言以自隨。悟素與李文會善。既得鄆州。使召之。未至。聞將移鎮。昉存謀曰。文會佞人。敗亂淄青一道。滅李司空之族。萬人所共讎也。不乘此際誅之。日相公至。務施寬大。將何以雪三齊之憤。怨乎。乃詐爲悟帖。遣使卽文會所。至取其首以來。使者遇文會於豐齊驛。斬之。比還。悟及昉存已去。無所復命矣。文會二子一亡去。一死於獄。家貲悉爲人所掠。田宅沒官。詔以淄青行營副使張暹爲戎州刺史。癸酉。加田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先是李師道將敗數月。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犯者有刑。弘正旣入鄆。悉除苛禁。縱人遊樂。寒食七晝夜。不禁行人。或諫曰。鄆人久爲寇敵。今雖平。人心未安。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爲暴者旣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爲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震駭京師。沮撓官軍。有司督察甚嚴。潼關吏至發人囊篋以索之。然終不能絕。及田弘正入鄆。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羈者皆吏卒。受賂於賊。容其姦也。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三月戊子。以華州刺史馬總爲鄆曹濮等州節度使。己丑。以義成節度使薛平爲平盧節度。淄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淄青西面行營供軍使王遂爲沂海兗密等州觀察使。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羈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夏四月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

之暴橫爲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秋七月丁丑朔。田弘正送殺武元衡賊王士元等十六人。詔仗內京兆府御史臺徧鞠之。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詢之。則多異同。元略問其故。對曰。恆鄆同謀。遣刺客刺元衡。而士元等後期。聞恆人事成。遂竊以爲己功。還報受賞耳。今自度爲罪均。終不免死。故承之上。亦不欲復辨正。悉殺之。戊寅。宣武節度使韓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尙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沂海兗密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狷急。無遠識。時軍府草創。人情未安。遂專以嚴酷爲治。所用杖絕大於常行者。每罾將卒。輒曰。反虜。又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辛卯。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浴於沂水。密謀作亂。曰。今服役觸罪亦死。奮命立事亦死。死於立事。不猶愈乎。明日常侍與監軍副使有宴。軍將皆在。告直兵多休息。吾屬乘此際。出其不意取之。可以萬全。四人皆以爲然。約事成。推弁爲留後。壬辰。遂方宴飲。日過中。弁等五人突入於直房前。取弓刀徑前射副使張敦實。殺之。遂與監軍狼狽起走。弁執遂數之。以盛暑興役。用刑刻暴。立斬之。傳聲勿驚監軍。弁卽自稱留後。朝廷聞沂州軍亂。甲辰。以棣州刺史曹華爲沂海兗密觀察使。八月。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給之曰。開州計已有人迎候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卽日發沂州。導從尙百餘人。入徐州境。所在滅之。其衆亦稍逃散。遂加以桎械。乘驢入關。九月。戊寅。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王遂死。朝廷以爲師道餘黨凶態未除。命曹華引棣州兵赴鎮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乃集

衆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既定。令沂人皆出。因闔門。謂鄆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爲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門屏間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

臣光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殺之于申。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況爲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亂。王弃庸夫。乘釁竊發。苟沂帥得人。戮之易於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詔書爲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眈眈。如寇讎聚處。得間則更相魚肉。惟先發者爲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削平僭亂。幾致治平。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河朔再叛

唐憲宗元和五年。劉濟之討王承宗也。以長子緄爲副大使。掌幽州留務。濟軍瀛州。次子總爲瀛州刺史。濟署行營都知兵馬使。使屯饒陽。濟有疾。總與判官張玘。孔目官成國寶。謀詐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公逗留無功。已除副大使爲節度使矣。明日。又使人來告曰。副大使旌節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旌節已過代州。舉軍驚駭。濟憤怒。不知所爲。殺大將素與緄厚者數十人。追緄詣行營。以張玘兄臯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昃不食。渴索飲。總因置毒而進之。乙卯。濟薨。緄行至涿州。總矯以父命杖殺之。遂領軍務。

十三年夏四月。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

爲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眄之間。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爲公憂之。總泣且拜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穆宗長慶元年。盧龍節度使劉總既殺其父兄。心常自疑。數見父兄爲祟。常於府舍飯僧數百。使晝夜爲佛事。每視事退。則處其中。或處他室。則驚悸不能寐。晚年恐懼尤甚。亦見河南北皆從化。春正月己卯。奏乞棄官爲僧。仍乞賜錢百萬緡。以賞將士。三月癸丑。以劉總兼侍中。充天平節度使。以宣武節度使張弘靖爲盧龍節度使。乙卯。以權知京兆尹盧士玟爲瀛莫觀察使。丁巳。詔劉總兄弟子姪皆除官。大將僚佐亦宜超擢。百姓給復一年。軍士賜錢一百萬緡。劉總奏懇乞爲僧。且以其私第爲佛寺。詔賜總名大覺。寺名報恩。遣中使以紫僧服及天平節鉞侍中告身并賜之。惟其所擇。詔未至。總已削髮爲僧。將士欲遮留之。總殺其唱帥者十餘人。夜以印節授留後張玘。遁去。及明。軍中始知之。玘奏總不知所在。癸亥。卒于定州之境。初。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道。請除張弘靖爲節度使。平薊瀛瀆爲一道。請除平盧節度使薛平爲節度使。瀛莫爲一道。請除權知京兆尹盧士玟爲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玟。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伉健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克融滔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

攻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久羈旅京師。至假匄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怒。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及弘靖至。雍容驕貴。肩輿於萬衆之中。燕人訝之。弘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尚豪縱。出入傳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所不習也。詔以錢百萬緡賜將士。弘靖留其二十萬緡充軍府雜用。雍輩復裁刻軍士糧賜。繩之以濃數。以反虜詬責吏卒。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秋七月甲辰。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曳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不貫受杖。不服。雍以白弘靖。弘靖命軍虞候繫治之。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將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弘靖貨財婦女。因弘靖於薊門館。殺幕僚韋雍。張宗元。崔仲卿。鄭墳。都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明日。軍士稍稍自悔。悉詣館謝。弘靖請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不應。軍士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軍中豈可一日無帥。乃相與迎舊將朱洄。奉以爲留後。洄克融之父也。時以疾廢臥家。自辭老病。請使克融爲之。衆從之。衆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衆共殺之。甲寅。幽州監軍奏軍亂。丁巳。貶張弘靖爲賓客分司。己未。再貶吉州刺史。庚申。以昭義節度使劉悟爲盧龍節度使。悟以朱克融方彊。奏請且授克融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爲昭義節度使。初。田弘正受詔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以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判度支崔陵性剛褊。無遠慮。以爲魏鎮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俊。沔之孫也。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

者數十人。競爲侈靡。日費約二十萬。弘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本回鶻阿布思之種也。性果悍陰狡。僭謀作亂。每抉其細故以激怒之。尙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壬戌。庭湊結牙兵謀於府署。殺弘正及僚佐。元從將吏并家屬三百餘人。庭湊自稱留後。遣監軍宋惟澄奏求節鉞。八月癸巳。惟澄以聞。朝廷震駭。崔陵於崔植爲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初。朝廷易置魏鎮帥臣。左金吾將軍楊元卿上言。以爲非便。又詣宰相深陳利害。及鎮州亂。上賜元卿白玉帶。辛未。以元卿爲涇原節度使。瀛莫將士家屬多在幽州。壬申。莫州都虞候張良佐潛引朱克融兵入城。刺史吳暉不知所在。癸酉。王庭湊遣人殺冀州刺史王進峩。分兵據其州。魏博節度使李愬聞田弘正遇害。素服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至今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爲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于軍。報曰。願盡死。愬將出兵。會疾作不果。元翼。趙州人也。乙亥。起復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爲魏博節度使。令乘驛之鎮。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去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堽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丙子。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玟及監軍僚佐送幽州。囚於客館。王庭湊遣其將王立攻深州。不克。丁丑。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各出兵臨成德之境。若王庭湊執迷不復。宜卽進討。成德大將王儉等五人謀殺王庭湊。事泄。并部兵三千人皆死。己卯。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爲深冀節

度使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溫造爲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歷澤潞河東魏博橫海深冀易定等道諭以軍期造大雅之五世孫也己丑以裴度爲幽鎮兩道招撫使癸巳王庭湊引幽州兵圍深州九月壬子朱克融焚掠易州涑水遂城蒲城冬十月以裴度爲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左領軍大將軍杜叔良以善事權倖得進時幽鎮兵勢方盛諸道兵未敢進上欲功速成宦官薦叔良以爲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以牛元翼爲成德節度使丁丑裴度自將兵出承天軍故關以討王庭湊朱克融遣兵寇蔚州戊寅王庭湊遣兵寇貝州己卯易州刺史柳公濟敗幽州兵於白石嶺殺千餘人庚辰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敗成德兵於饒陽辛巳魏博節度使田布將全軍三萬人討王庭湊屯於南宮之南拔其二柵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奸蠹之狀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闡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闡患大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今文武百僚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疎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無讎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臣無成則天

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尙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癸未。以弘簡爲弓箭庫使。稹爲工部侍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諸軍倚重胤。獨當幽鎮東南。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丙戌。以杜叔良爲橫海節度使。徙重胤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十一月辛酉。淄青節度使薛平奏。突將馬廷峯作亂。伏誅。時幽鎮兵攻棗州。平遣大將李叔佐將兵救之。刺史王稷供饋稍薄。軍士怨怒。宵潰。推廷峯爲主。行且收兵。至七千餘人。徑逼青州。城中兵少不敵。平悉發府庫及家財。召募得精兵二千人。逆戰大破之。斬廷峯。其黨死者數千人。橫海節度使杜叔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遇敵輒北。鎮人知其無勇。常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監軍謝良通奏叔良大敗於博野。死亡七千餘人。叔良脫身還營。喪其旌節。丁丑。義武節度使陳楚奏敗朱克融兵於望都及北平。斬獲萬餘人。戊寅。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兼深州行營節度使。代杜叔良。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上卽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乙酉。以朱克融爲平盧節度使。戊子。義武奏破莫州青源等三柵。斬獲千餘人。二年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內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爲自幽鎮逆命。朝廷徵諸道兵計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旣陷。

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飢窮日急。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衄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西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卽令同力剪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又請詔光顏選諸道兵精銳者留之。其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道。自守土疆。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今旣祇留東西二帥。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今領全師出界。供給度支。數月已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聞魏博一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況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近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所費無多。旣易支持。自然豐足。今事宜日急。其間變故。遠不可知。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旣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斂率。不許卽用。度交闕。盡許則人心無懼。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疏奏不省。己亥。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至下博。盡爲成德兵所掠。時諸軍匱乏。供軍院所運衣糧。往往不得至院。在塗爲諸軍邀奪。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爲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爲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奚人也。世爲魏將。魏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固搖心。布以魏兵討鎮軍于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無鬪志。又屬大雪。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曰。故事

軍出境。皆給朝廷。今尙書刮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尙書瘠己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蓄異志。因衆心不悅。離間鼓扇之。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庚子。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壬寅。至魏州。癸卯。布召諸將議出兵。諸將益偃蹇。曰。尙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卽日作遺表。具其狀。略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旣無功。敢忘卽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者。義士忠臣。皆爲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布已死。乃諭其衆。遵河北舊事。衆悅。擁憲誠還魏。奉爲留後。戊申。魏州奏布自殺。己酉。以憲誠爲魏博節度使。憲誠雖喜得旄鉞。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簡爲橫海節度使。日簡乃成德牙將也。壬子。貶杜叔良爲歸州刺史。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而已。軍士自采薪芻。日給不過陳米一勺。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甲子。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軍中將士官爵。皆復其舊。以兵部侍郎韓愈爲宣慰使。上之初卽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旣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旣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

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朱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及盧士玟、丙寅。以牛元翼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左神策行營樂壽鎮兵馬使清河傅良弼爲沂州刺史。以瀛州博野鎮遏使李寰爲忻州刺史。良弼、寰所戍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良弼、寰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丙子。賜橫海節度使王日簡姓名爲李全略。癸未。加李光顏、橫海節度使滄景觀察使。其忠武、深州行營節度如故。以橫海節度使李全略爲德棣節度使。時朝廷以光顏懸軍深入。饋運難通。故割滄景以隸之。王庭湊雖受旌節。不解深州之圍。丙戌。以知制誥東陽馮宿爲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權知留後。仍遣中使入深州。督牛元翼赴鎮。裴度亦與幽鎮書。責以大義。朱克融卽解圍去。王庭湊雖引兵少退。猶守之不去。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丁亥。以度爲司空。東都留守平章事如故。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以靈武節度使李聽爲河東節度使。三月丙午。加朱克融、王庭湊檢校工部尚書。上聞其解深州之圍。故褒之。然庭湊之兵實猶在深州城下。韓愈旣行。衆皆危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尙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尙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尙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

爲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尙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爲節度使。劉悟李祐今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尙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卽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久堅守。殺平等將吏百八十餘人。戊申。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無功。李光顏所將兵聞當留滄景。皆大呼西走。光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己酉。上表固辭橫海節。乞歸許州。許之。壬子。以裴度爲淮西節度使。餘如故。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戊午。制留度輔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播同平章事。代度鎮淮南。仍兼諸道鹽鐵轉運使。李寰帥其衆三千出博野。王庭湊遣兵追之。寰與戰。殺三百餘人。庭湊兵乃還。餘衆二千。猶固守博野。復以德棣節度使李全略爲橫海節度使。夏四月甲戌。以傅良弼李寰爲神策都知兵馬使。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傳于方欲以奇策干進。言於元稹。請遣客王昭于友明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僞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爲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左神策告其事。五月丁巳。詔左僕射韓臯等鞫之。戊午。幽州節度使朱克融進馬萬匹。羊十萬口。而表云先請其直充犒賞。三司按于方刺裴度事。皆無驗。六月甲子。度及元稹皆罷。相度爲右僕射。稹爲同州刺史。以兵部尙書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諫官上言裴度無罪。不當免相。元稹與于方爲邪謀。責之大輕。上不得已。壬申。削稹長春宮使。三年夏五月丙子。以晉慈二州爲保義軍。以觀察使李

寔爲節度使。秋八月，以左僕射裴度爲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兼平章事。李逢吉惡度，右補闕張又新等附逢吉，競流謗毀傷度，竟出之。

四年，初，牛元翼在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聞元翼薨，甲子，盡殺之。夏六月，上聞王庭湊屠牛元翼家，歎宰輔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因上疏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崇朝筭。管仲曰：人雖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它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尙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爲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荅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上曰：何至是邪？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丙申，加度同平章事。冬十二月庚寅，加天平節度使烏重胤同平章事。

敬宗寶曆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二月丁未，以度爲司空同平章事。上自卽位以來，欲幸東都，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會朱克融、王庭湊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三月丁亥，敕以修東都煩擾，罷之。召盧貞還，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爲疎惡，執留敕使，又奏當道今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

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皆本道自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范陽所稱助修官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已令所在排比。供擬。彼得此詔。必蒼黃失圖。若且示含容。則云。修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橫海節度使李全略薨。其子副大使同捷擅領留後。重賂鄰道。以求承繼。夏五月。幽州軍亂。殺朱克融。及其子延齡。軍中立其少子延嗣。主軍務。秋八月。朱延嗣既得幽州。虐用其人。都知兵馬使李載義與弟牙內兵馬使載寧。共殺延嗣。并屠其家三百餘人。載義權知留後。九月。數延嗣之罪。以聞。載義承乾之後也。庚申。魏博節度使史憲誠。妄奏李同捷爲軍士所逐。走歸本道。請束身歸朝。尋奏同捷復歸滄州。冬十月己亥。以李載義爲盧龍節度使。文宗大和元年春二月。李同捷擅據滄景。朝廷經歲不問。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三月壬戌朔。遣掌書記崔從長奉表。與其弟同志同巽俱入見。請遵朝旨。夏五月丙子。以天平節度使烏重胤爲橫海節度使。以前橫海節度副使李同捷爲兗海節度使。朝廷猶慮河南北節度使構扇。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憲誠同平章事。丁丑。加盧龍李載義平盧康志陸成德王庭湊檢校官。秋七月。李同捷託爲將士所留。不受詔。乙酉。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奏請將本軍三萬人。自備五月糧。以討同捷。許之。八月庚子。削同捷官爵。命烏重胤王智興康志陸史憲誠李載義與義成節度使李聽義武節度使張播各帥本軍討之。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鎮。戊午。李載義執其姪并所賂獻之。史憲誠與李全略爲昏姻。及同捷叛。密以糧助之。裴度不知其所爲。謂憲誠無貳心。憲誠遣親吏至

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王庭湊爲同捷求節鉞，不獲，乃助之爲亂，出兵境上，以撓魏師。又遣使厚賂沙陀酋長朱邪執宜，欲與之連兵，執宜拒不受。冬十月，天平橫海節度使烏重胤擊同捷，屢破之。十一月丙寅，重胤薨。庚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寰爲橫海節度使，從王智興之請也。十二月庚戌，加王智興同平章事。二年春三月己卯，王智興攻棗州，焚其三門。閏月丙戌朔，史憲誠奏遣其子副大使唐都知兵馬使開志紹將兵二萬五千趣德州，討李同捷。時憲誠欲助同捷，唐泣諫，且請發兵討之。憲誠不能違。夏六月，王庭湊陰以兵及鹽糧助李同捷，上欲討之。秋七月甲辰，詔中書集百官議其事，宰相以下莫敢違。衛尉卿殷侑獨以爲庭湊雖附凶徒，事未甚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己巳，下詔罪狀庭湊，命鄰道各嚴兵守備，聽其自新。九月丁亥，王智興奏拔棗州。李寰自晉州引兵赴鎮，不戢士卒，所過殘暴，至則擁兵不進，但坐索饋餼。庚寅，以寰爲夏綏節度使。甲午，詔削奪王庭湊官爵，命諸軍四面進討。加王智興守司徒，以前夏綏節度使傅良弼爲橫海節度使。冬十月，魏博敗橫海兵於平原，遂拔之。十一月癸未朔，易定節度使柳公濟奏攻李同捷堅固寨，拔之，又破其兵於寨東。時河南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爲之耗弊。傅良弼至陝西薨。乙酉，以左金吾大將軍李祐爲橫海節度使。十二月丁巳，王智興奏兵馬使李君謀將兵濟河，破無棣。壬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薨。李同捷軍勢日蹙，王庭湊不能救，乃遣人說魏博大將開志紹使殺史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遂作亂，引所部兵二萬人還逼魏州。丁丑，命諫議大夫柏耆宣慰魏博，且發義成河陽兵以討志紹。

辛巳。史憲誠奏開志紹兵屯永濟。告急求援。詔義成節度使李聽帥滄州行營諸軍以討志紹。三年春正月。開志紹與成德合兵掠貝州。義成行營兵三千人先屯齊州。使之禹城中。道潰叛。橫海節度使李祐討誅之。李聽史唐合兵擊開志紹破之。志紹將其衆五千奔鎮州。李載義奏攻滄州長蘆拔之。甲辰。昭義奏開志紹餘衆萬五千人詣本道降。寘之洛州。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行營兵擊李同捷破之。進攻德州。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其子唐勸之入朝。丙寅。憲誠使唐奉表請入朝。且請以所管聽命。夏四月戊辰。李載義奏攻滄州。破其羅城。李祐拔德州。城中將三千餘人奔鎮州。李同捷與祐書請降。祐并奏其書。諫議大夫柏耆受詔宣慰行營。好張大聲勢。以威制諸將。諸將已惡之矣。及李同捷請降於祐。祐遣大將萬洪代守滄州。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及其家屬詣京師。乙亥。至將陵。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篡同捷。乃斬同捷傳首滄景。悉平。五月庚寅。加李載義同平章事。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僅能下之。而柏耆徑入城。取爲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列。辛卯。貶耆爲循州司戶。李祐尋薨。壬寅。攝魏博副使史唐奏改名孝章。六月丙辰。詔鎮州四面行營各歸本道休息。但務保境。勿相往來。惟庭湊或效順爲達表章。餘皆勿受。辛酉。以史憲誠爲兼侍中。河中節度使。以李聽兼魏博節度使。分相衛澶三州。以史孝章爲節度使。初。李祐聞柏耆殺萬洪。大驚疾。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癸酉。賜耆自盡。河東節度使李程奏得王庭湊書。請納景州。又奏開志紹自縊。上遣中使賜史憲誠旌節。癸酉。至魏州。時李聽自貝州還軍館陶。遷延未進。憲誠竭府庫以治行。將士怒。甲戌。軍亂殺憲誠。奉牙內都知兵馬使靈武何進滔知留後。李聽進至魏州。進滔拒之。不得入。秋七月。進

滔出兵擊李聽。聽不爲備。大敗潰走。晝夜兼行。趣淺口。失亡過半。輜重兵械盡棄之。昭義兵救之。聽僅而得免。歸于滑臺。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朝廷厭苦之。八月壬子。以進滔爲魏博節度使。復以相衛澶三州歸之。滄州承喪亂之餘。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口存者什無三四。癸丑。以衛尉卿殷侑爲齊德滄景節度使。侑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百姓。勸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復業。先是本軍三萬人。皆仰給度。支侑至一年。租稅自能贍其半。二年。請悉罷度。支給賜。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王庭湊因鄰道微露。請服之意。壬申。赦庭湊及將士。復其官爵。四年夏四月。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

五年春正月庚申。盧龍監軍李載義與敕使宴於毬場後院。副兵馬使楊志誠與其徒呼譟作亂。載義與子正元奔易州。志誠又殺莫州刺史張慶初。上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曰。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擄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載義自易州赴京師。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且專朝廷恭順。二月壬辰。以載義爲太保。同平章事如故。以楊志誠爲盧龍留後。

臣光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襲善而黜惡。抑彊而輔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載義藩屏大臣。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問。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則是將帥之廢置。殺

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奚爲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夏四月己丑。以李載義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志誠爲幽州節度使。

七年春二月癸亥。加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楊志誠。檢校吏部尚書。進奏官徐迪詣宰相言。軍中不識朝廷之制。唯知尚書改僕射爲遷。不知工部改吏部爲美。敕使往恐不得出。辭氣甚慢。宰相不以爲意。三月。楊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魏寶義。并春衣。使焦奉鸞送奚契丹使尹士恭。甲午。遣牙將王文穎來謝恩。并讓官丙申。復以告身。并批答賜之。文穎不受而去。夏六月乙巳。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載義爲河東節度使。秋八月壬寅。加幽州節度使楊志誠。檢校右僕射。仍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爲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爲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養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藉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捩。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帥。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

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能柄統輕重。制鄣表裏。聖算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削。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犇矢往。內無一人矣。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古今已還。濃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率皆市兒輩。多齋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致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彊傑。復勃者。則撓削濃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壹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佞。由卿市公。去都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而天下。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又作戰論。以爲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刃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不可它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鎮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落。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盡剽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四支財去矣。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以

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犇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縢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出死。勤於我矣。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隲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回視刀鋸。氣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專。恩臣敕使迭來。揮之堂然。將陳。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羊。愧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又作守論。以爲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彊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衝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象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別待之。貸以法度。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瀆。角爲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割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傾軒輿。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管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

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又注孫子爲之序，以爲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武，雖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爲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爲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相言指縱者人也，獲免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八年冬十月辛巳，幽州軍亂，遂節度使楊志誠及監軍李懷件推兵馬使史元忠主留務。楊志誠過太原，李載義自歐擊欲殺之，幕僚諫救得免，殺其妻子及從行將卒。朝廷以載義有功，不問。載義母兄葬幽州，志誠發取其財，載義奏乞取志誠心以祭母，不許。十一月，史元忠獻楊志誠所造衰衣及諸僭物。丁卯，流志誠於嶺南道，殺之。十二月癸未，以史元忠爲盧龍留後。九年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爲成德節度使。三月丙辰，以史元忠爲盧龍節度使。

卷第三十五上

南詔歸附

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秋九月戊午，册南詔蒙歸義爲雲南王。歸義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之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蒙舍曰蒙越曰越折曰浪穹曰樣備曰越澹，兵力相埒。

莫能相壹。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高宗時。蒙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邏盛。邏盛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閣。皮邏閣浸彊大。而五詔微弱。會有破潞河蠻之功。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爲一。昱爲之奏請。朝廷許之。仍賜名歸義。於是以兵威脅服羣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徙居大和城。其後卒爲邊患。

天寶七載。雲南王歸義卒。子閣羅鳳嗣。以其子鳳迦異爲陽瓜州刺史。

九載。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爲劍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不應。虔陀遣人詈辱之。仍密奏其罪。閣羅鳳忿。怨是歲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陀。取夷州三十二。

十載夏四月壬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時仲通將兵八萬分二道出。戎嵩州。至曲州靖州。南詔王閣羅鳳遣使謝罪。請還所俘掠城寨。南而去。且曰。今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我。我將歸命吐蕃。雲南非唐有也。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閣羅鳳戰。軍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敍其戰功。閣羅鳳斂戰尸築爲京觀。遂北臣於吐蕃。蠻語謂弟爲鍾。吐蕃命閣羅鳳爲贊普鍾。號曰東帝。給以金印。閣羅鳳刻碑於國門。言己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賞。後世容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瘴癘。未戰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舊制百姓有勳者免征役。時調兵旣多。國忠奏先取高勳。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

十一載夏六月甲子。楊國忠奏吐蕃兵六十萬救南詔。劍南兵擊破之於雲南。克故隰州等三城。捕虜六千三百。以道遠簡壯者千餘人及酋長降者獻之。

十三載夏六月。侍御史劍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飢死十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肅宗至德元載。南詔乘亂陷越巂。會同軍據清溪關。尋傳驃國皆降之。

代宗大曆十四年秋九月。南詔王閣羅鳳卒。子鳳迦異前死。孫異牟尋立。冬十月丁酉朔。吐蕃與南詔合兵十萬。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曰。吾欲取蜀。以爲東府。西川節度使崔寧在京師。所留諸將不能禦虜。連陷州縣。刺史棄城走。士民竄匿山谷。上憂之。趣寧歸鎮。寧已辭。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寧雖入朝。全師尙守。其後貢賦不入。與無蜀同。且寧本與諸將等夷。因亂得位。威令不行。今雖遣之。必恐無功。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願陛下熟察。上曰。然則柰何。對曰。請留寧。發朱泚所領范陽戍兵數千人。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而得內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它帥。使千里沃壤復爲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遂留寧。初。馬璘忌涇原都知兵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衛。爲右神策都將。上發禁兵四千人。使晟將之。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金吾大將軍安邑曲環將之。以救蜀。東川出軍自江油趣白坭。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

詔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擊於大度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詔飢寒。隕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之來者。異牟尋懼。築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爲日東主。

德宗貞元三年。初。雲南王閣羅鳳陷嵩州。獲西瀘令鄭回。回相州人。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其子鳳迦異及孫異牟尋。曾孫夢湊。皆師事之。每授學。回得捷之。及異牟尋爲王。以回爲清平官。清平官者。蠻相也。凡有六人。而國事專決於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謹。有過則回撻之。雲南有衆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雲南爲前鋒。賦斂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因說異牟尋復自歸於唐。曰。中國尙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牟尋以爲然。而無路自致。凡十餘年。及西川節度使韋臯至鎮。招撫覺上羣蠻。異牟尋潛遣人因諸蠻求內附。臯奏。今吐蕃棄好。暴亂鹽夏。宜因雲南及八國生羌。有歸化之心。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臯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閏五月己未。韋臯復與東蠻和義王苴那時書。使詞伺導達雲南。六月。韋臯以雲南頗知書。壬辰。自以書招諭之。令趣遣使人見。四年夏四月。雲南王異牟尋欲內附。未敢自遣使。先遣其東蠻鬼主驃旁苴夢衝。苴烏星入見。五月乙卯。宴之於麟德殿。賜賚甚厚。封王。給印而遣之。冬十月。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於瀘北。韋臯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爲書遺雲南王。敍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貯以銀函。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遂分兵

四萬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五千寇銅山。臯遣黎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十一月吐蕃屢遣人誘脅雲南。

五年春二月丁亥。韋臯遣異牟尋書稱回鶻屢請佐天子共滅吐蕃。王不旱定計。一旦爲回鶻所先。則王累代功名虛棄矣。且雲南久爲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時依大國之勢以復怨雪恥。後悔無及矣。雲南雖貳於吐蕃。亦未敢顯與之絕。冬十二月壬辰。韋臯復以書招諭之。

七年。韋臯比年致書招雲南王異牟尋。終未獲報。然吐蕃屢發雲南兵。雲南與之益少。臯知異牟尋心附於唐。討擊副使段忠義本閣羅鳳使者也。六月丙申。臯遣忠義還雲南。并致書敦諭之。冬十二月。吐蕃知韋臯使者在雲南。遣使讓之。雲南王異牟尋給之曰。唐使本蠻也。臯聽其歸耳。無它謀也。因執以送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爲質。雲南愈怨。勿鄧酋長苴夢衝潛通吐蕃。扇誘羣蠻。隔絕雲南使者。韋臯遣三部落總管蘇危將兵至琵琶川。

八年春二月壬寅。執夢衝數其罪而斬之。雲南之路始通。冬十一月。吐蕃雲南日益相猜。每雲南兵至境上。吐蕃輒亦發兵。聲言相應。實爲之備。辛酉。韋臯復遣雲南王書。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悉平吐蕃城堡。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

九年夏五月。雲南王異牟尋遣使者三輩。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齎生金丹砂詣韋臯。金以示堅。丹砂以示赤心。三分臯所與書爲信。皆達成都。異牟尋上表請棄吐蕃歸唐。并遺臯帛書。自稱唐故雲南王孫。吐蕃贊普義弟。日東王。臯遣其使者詣長安。并上表賀。上賜異牟尋詔書。令臯遣使慰撫之。冬

十月甲子，韋臯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書詣雲南，并自爲帛書荅之。

十年春正月，崔佐時至雲南所都羊苴咩城，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雲南王異牟尋尙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時衣牂柯服而入。佐時不可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顧左右失色。業已歸唐，乃歔歔流涕，俯伏受詔。鄭回密見佐時教之，故佐時盡得其情。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號，獻其金印。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仍刻金契以獻，異牟尋帥其子尋夢湊等，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先是吐蕃與回鶻爭北庭大戰，死傷頗衆，徵兵萬人於雲南，異牟尋辭以國小，請發三千人，吐蕃少之，益至五千，乃許之。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晝夜兼行，襲擊吐蕃戰於神川，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戊戌，遣使來獻捷。夏六月，雲南王異牟尋遣其弟湊羅揀獻地圖土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爲冊南詔使，賜銀窠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滋至其國，異牟尋北面跪受冊印，稽首再拜。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銀平脫馬頭盤二以示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樂，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盡忠於唐。」異牟尋拜曰：「敢不謹承使者之命。」

十一年秋九月丁巳，加韋臯雲南安撫使。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虜施順二蠻王。

十五年夏四月，南詔異牟尋遣使與韋臯約共擊吐蕃。臯以兵糧未集，請俟它年。冬十二月，吐蕃衆五萬分擊南詔及巂州，異牟尋與韋臯各發兵禦之，吐蕃無功而還。

憲宗元和三年冬十二月，南詔異牟尋卒，子尋閣勸立。

四年雲南王尋閣勸卒子勸龍晟立。

十一年春二月南詔勸龍晟淫虐不道上下怨疾弄棟節度王嵯巔弑之立其弟勸利勸利德嵯巔賜姓蒙氏謂之大容容蠻言兄也。

穆宗長慶三年秋七月南詔勸利卒國人請立其弟豐祐豐祐勇敢善用其衆始慕中國不與父連名。

文宗大和三年冬十一月丙申西川節度使杜元穎奏南詔入寇元穎以舊相文雅自高不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士卒衣糧西南戍邊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蠻境鈔盜以自給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自嵯巔謀大舉入寇邊州屢以告元穎不之信嵯巔兵至邊城一無備禦蠻以蜀卒爲鄉導襲陷巂戎二州甲辰元穎遣兵與戰於邛州南蜀兵大敗蠻遂陷邛州詔發東川興元荆南兵以救西川十二月丁未朔又發鄂岳襄鄧陳許等兵繼之己酉以東川節度使郭釗爲西川節度使兼權東川節度事嵯巔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庚戌陷其外郭杜元穎帥衆保牙城以拒之欲遁去者數四壬子貶元穎爲邵州刺史己未以右領軍大將軍董重質爲神策諸道西川行營節度使又發太原鳳翔兵赴西川南詔寇東川入梓州西郭釗兵寡弱不能戰以書責嵯巔嵯巔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釗修好而退蠻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蜀人恐懼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嵯巔自爲軍殿及大度水嵯巔謂蜀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鄉國衆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自是南詔工巧埒於蜀中嵯巔遣使上表稱蠻比修職貢豈敢犯邊正以杜元穎不恤軍士怨苦元穎競爲鄉導祈我此行以誅虐帥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

願陛下誅之。丁卯，再貶元穎循州司馬。詔董重質及諸道兵皆引還。郭釗至成都，與南詔立約，不相侵擾。詔遣中使以國信賜嵯巖。

四年秋九月，西川節度使郭釗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郭釗多病，未暇完補。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閒，詔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或無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崔旰之殺郭英父，張朮之逐張延賞，皆鎮兵也。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三月亦歸。蜀人惱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增兵，嚮者蠻寇已逼，元穎始捕市人爲兵，得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北兵，僅得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此外皆元穎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以爲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餘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爲之開通。若言可塞，則是欺罔朝廷。要須大度水北，更築一城，迤邐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況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遺吐蕃，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臣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它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相安。

五年夏五月丙辰。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遣使詣南詔。索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而還。

宦官弒逆甘露之變附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異。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甲辰。鎛以本官。異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鎛異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令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鎛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異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不宜爲相。至如鎛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鎛自知不爲衆所與。益爲巧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植祐甫之弟子也。上晚節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先爲鄂岳觀察使。以貪暴聞。恐終獲罪。思所以自媚於上。乃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甲戌。詔泌居興唐觀煉藥。十一月。柳泌言於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多靈草。臣雖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信之。丁亥。以泌權知台州刺史。仍賜服。

金紫諫官爭論奏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

十四年冬十月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潏上言以爲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僭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銜奇伎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僞自可辯矣上怒十一月己亥貶潏江陵令

十五年 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瓘謀立澧王煇爲太子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瓘尙謀未息太子聞而憂之密遣人問計於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它釗太子之舅也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瓘及澧王煇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六軍威遠人三十緡左右金吾人十五緡閏月丙午穆宗卽位于太極殿東序 丁未輟西宮朝臨集羣臣於月華門外貶皇甫鎛爲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 壬子杖殺柳泌及僧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貶左金吾將軍李道古循州司馬 二月丁丑上御丹

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於門內而觀之。丁亥。上幸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庚寅。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以爲陛下宜延對羣臣。周徧顧問。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秋八月。上甫過公除。卽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九月。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珣帥其同僚上疏曰。伏以元朔未改。園陵尙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遵同軌之會。始離京。告遠夷之使。未復命。遏密弛禁。蓋爲齊人合讎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冬十月壬子。羣臣入閣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畋遊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歛百姓。時久無閣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覃。珣之子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爲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爲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十一月。上將幸華清宮。戊午。宰相帥兩省供奉官詣延英門。三上表切諫。且言如此。臣輩當扈從。求面對。皆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己未。未明。上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公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禁兵千餘人扈從。晡時還宮。穆宗長慶二年冬十一月庚辰。上與宦官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聞上起居。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十二月辛卯。上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

繩牀。悉去左右衛官。獨宦者十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爲太子。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上無言。旣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爲皇太子。上疾浸瘳。

三年春正月癸未。賜兩軍中尉以下錢。二月辛卯。賜統軍軍使等錦綵銀器各有差。初。翼城人鄭注。眇小目下視。而巧譎傾詔。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羈貧甚。嘗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薦於節度使李愬。愬餌其藥。頗驗。遂有寵。署爲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以衆情白愬。請去之。愬曰。注雖如是。然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往謁守澄。守澄初有難色。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語。恨相見之晚。明日謂愬曰。鄭生誠如公言。自是又有寵於守澄。權勢益張。愬署爲巡官。列於賓席。注旣用事。恐牙將薦己者泄其本末。密以它罪譖之於愬。愬殺之。及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爲立居宅。贍給之。遂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語必通夕。關通路遺人莫能窺其迹。始則有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求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

四年。初。柳泌等旣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餌其金石之藥。有處士張臯者。上疏以爲神慮濇。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庶人尙爾。況於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但畏忤旨。莫敢進言。臣生長蓬艾。麋鹿與遊。無所邀求。但粗知忠義。欲裨萬一耳。上甚善其言。使求之不獲。庚午。上疾復作。壬申。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

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上崩于寢殿。癸酉。以李逢吉攝冢宰。丙子。敬宗卽位于太極東序。自戊寅至庚辰。上賜宦官服色及錦綵金銀甚衆。或今日賜綠。明日賜緋。二月丁未。上幸中和殿擊毬。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三月上。視朝每晏。戊辰日。絕高尙未坐。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今晨愈甚。請出閣待罪於金吾仗。旣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憲宗及先帝皆長君。四方猶多叛亂。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长。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響聞閣外。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止。栖楚捧首而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仗。於是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爲起居舍人。仍賜緋。栖楚辭疾不拜。歸東都。夏四月。卜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玄明謂韶曰。我爲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中。大事可圖也。韶以爲然。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丙申。匿兵於紫草車。載以入銀臺門。伺夜作亂。未達所詣。有疑其重載而詰之者。韶急卽殺詰者。與其徒易服揮兵。大呼趣禁庭。上時在清思殿擊毬。諸宦者見之。驚駭。急入閉門。走白上。盜尋斬關而入。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謙有寵於上。每兩軍角伎藝。上常佑右軍。至是上

狼狽欲幸右軍。左右曰：右軍遠，恐遇盜，不若幸左軍。近，上從之。左神策中尉河中馬存亮聞上至，走出迎，捧上足，涕泣自負，上入軍中，遣大將康藝金將騎卒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絕，存亮復以五百騎迎二太后至軍。張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會康藝金與右軍兵馬使尙國忠引兵至合擊之，殺韶、玄明及其黨死者狼藉。逮夜始定，餘黨猶散匿禁苑中。明日悉擒獲之，時宮門皆閉，上宿於左軍。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惶駭。丁酉，上還宮，宰相帥百官詣延英門賀。來者不過數十人，盜所歷諸門，監門宦者三十五人，濃當死。己亥，詔並杖之，仍不改職任。壬寅，厚賞兩軍立功將士。冬十月戊戌，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賜錦綵百匹，銀器四。敬宗寶歷元年，上遊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二月壬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扈六箴，一曰宵永，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其納誨箴略曰：漢驚流涵，舉白浮鍾，魏徵侈汰，陵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爲瑱，是謂塞聰，防微箴略曰：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餐，斯可戒懼，上優詔答之。冬十月，上欲幸驪山，溫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溫湯，卽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二年夏六月甲子。上御三殿。令左右軍教坊內園爲擊毬手搏雜戲。戲酣。有斷臂碎首者。夜漏數刻。乃罷。壬辰。宣索左藏見在銀十萬兩。金七千兩。悉貯內藏。以便賜與。道士趙歸真說上以神仙。僧惟真齊賢正簡說上以禱祠求福。皆出入宮禁。上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請徧歷江嶺。求訪異人。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壽數百歲。上遣中使迎之。八月乙巳。息元至京師。上館之禁中山亭。上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咸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寬。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弑上於室內。劉克明等矯稱上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好當軍國事。壬寅。宣遣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時事起蒼猝。守澄等以翰林學士韋處厚博通古今。一夕處置。皆與之共議。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爲辭。處厚曰。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諱避。又問江王當如何踐阼。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册命。卽皇帝位。當時皆從其言。時不暇復問。有司凡百儀灑。皆出於處厚。無不叶宜。癸卯。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王素服涕泣。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趙歸真等諸術士及敬宗時佞幸者。皆流嶺南或邊地。乙巳。文宗卽位。上自爲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卽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

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留校獵外。悉放之。有司供宮禁年支物。並準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停諸司新加衣糧御馬坊場及近歲別貯錢穀。所占陂田悉歸之。有司先宣索組繡彫縷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未嘗不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其輟朝放朝。皆用偶日。中外翕然相賀。以爲太平可冀。

文宗大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辛巳。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剪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又曰。臣聞昔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

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灋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灋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灋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縻藩臣。干陵宰輔。墮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正經文緯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甲午。賢良方正裴休。李郃。李甘。杜牧。馬植。崔璵。王式。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翬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牧佑之孫植。勛之子式。起之子慎。由融之玄孫也。

四年。上患宦官彊盛。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以倚事。擢爲尚書右丞。秋七月癸未。以申錫同平章事。

五年春二月。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爲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戊戌。守澄奏之上。以爲信然。甚怒。守澄欲卽遣二百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它相與議其事。守澄乃止。是日旬休。遣中使悉召宰相至中書東門。中使曰。所召無宋公名。申錫知獲罪。望延英以笏叩額而退。宰相至延英。上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捕豆盧著所告十六宅宮市品官晏敬則。及申錫親事王師文等於禁中。鞠之。師文亡命。三月庚子。申錫罷爲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冤者。獨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庭覈實。由是獄稍緩。正雅。翊之子也。晏敬則等自誣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豫結異日之知。獄成。壬寅。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午際。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蔣係裴休韋溫等復請對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屢遣之出不退。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況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相議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爲宰相。假使如所謀。復欲何求。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癸卯。貶漳王湊爲巢縣公。宋申錫爲開州司馬。存亮卽日請致仕。玄亮。磁州人。質。通五世孫。係又之子。元褒。江州人也。晏敬則等坐死。及流竄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

七年前邠寧行軍司馬鄭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燻灼上深惡之。九月丙寅。侍御史李款閣內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兩地往來。卜射財賄。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濃司。旬日之間。章數

十上守澄。匿注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惡注。左軍將李弘楚說元素曰。鄭注
姦猾無雙。卯鷺不除。使成羽翼。必爲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弘楚請以中尉意。詐爲有疾。召使治之。
來則中尉延與坐。弘楚侍側。伺中尉舉目。擒出杖殺之。中尉因見上叩頭請罪。具言其姦。楊王必助中尉
進言。況中尉有翼戴之功。豈以除姦而獲罪乎。元素以爲然。召之。注至。螻屈鼠伏。佞辭泉涌。元素不覺執
手款曲。諦聽忘倦。弘楚詞伺。往復再三。元素不口。以金帛厚遺。注而遣之。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必
不免它日之禍矣。因解軍職去。頃之。疽發背卒。王涯之爲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款之奏。守澄
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爲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駭歎。冬十二月庚子。上始得風疾。不能言。於是
王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徵注至京師。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

八年夏六月。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表。以爲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
錫之冤濫。鄭注之姦邪。今致雨之方。莫若斬注而雪申錫。表留中。中敏謝病歸東都。李仲言遇赦還東
都。鄭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以仲言爲四門助教。給事中。事見朋黨之禍。秋九月辛亥。徵昭
義節度副使鄭注至京師。冬十月庚寅。以李仲言爲翰林侍讀學士。十一月丙子。李仲言請改名訓。
十二月己卯。以昭義節度副使鄭注爲大僕卿。郭承嘏累上疏言其不可。上不聽。於是注詐上表固辭。
上遣中使再以告身賜之。不受。初。宋中錫與御史中丞宇文鼎受密詔。誅鄭注。使京兆尹王璠掩捕之。
璠密以堂帖示王守澄。注由是得免。深德璠。璠又與李訓善。於是訓注共薦之。自浙西觀察使徵爲尙書
左丞。

九年夏四月癸巳。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始受之。仍舉倉部員外郎李欵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時人皆哂之。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己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煊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興寧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爲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乙丑。以士良爲左神策中尉。守澄不悅。李訓鄭注爲上畫太平之策。以爲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爲信然。寵任日隆。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爲相。侍御史李甘揚言於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癸亥。貶甘封州司馬。然李訓亦忌注。不欲使爲相。事竟寢。甲子。以國子博士李訓爲兵部郎中。知制誥。依前侍讀學士。八月丁丑。以太僕卿鄭注爲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珣曰。卿知有鄭注乎。亦嘗與之言乎。對曰。臣豈特知其姓名。兼深知其爲人。其人姦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戊寅。貶珣江州刺史。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陳弘志所爲。時弘志爲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爲上謀。召之至青泥驛。癸亥。封杖殺之。鄭注求爲鳳翔節度使。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不可。丁卯。以固言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注爲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爲參

佐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爲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戊辰，以右神策中尉行右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王守澄爲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李訓、鄭注爲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己巳，以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輿爲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侍講學士李訓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元輿爲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由是得爲相。又上懲李宗閔、李德裕多朋黨，以賈餘及元輿皆孤寒新進，故擢爲相。庶其無黨耳。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叢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樞密禁衛諸將，見訓皆震懼迎拜叩首。壬申，以刑部郎中兼御史知雜事李孝本權知御史中丞。孝本宗室之子，依訓注得進。冬十月，李訓、鄭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辛巳，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贈揚州大都督。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乙酉，鄭注赴鎮。庚子，以東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書令。餘如故。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者，俊久爲當路所軋置之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知將敗矣。十一月丙午，以大理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癸丑，以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李載義兼侍中。丁巳，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爲河東節度使。戊午，以京兆尹李石爲戶部侍郎判度支。以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府事。石，神符之五世孫也。己未，以太府卿韓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梃，懷其斧，以爲親兵。是月戊辰，王守澄葬於滄水。注奏請入

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爲名。多募壯士爲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官者。已而并注去之。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及舒元輿謀之。它人皆莫之知也。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不報平安。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臣遞門奏訖。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輿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賦。上許之。百官退班於含元殿。日加辰。上乘軟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眞甘露。未可遽宣布。恐天下稱賀。上曰。豈有是邪。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旣去。訓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敕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先使人召之。令人受敕。獨東兵入。邠寧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爲何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關不得上。士良等犇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衛乘輿者。入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卽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殿後累。疾趨北出。訓攀輿呼曰。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自東來。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自西來。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乘輿迤邐入宣政門。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官郝志榮奮拳毆其胸。偃於地。乘輿旣入。門隨闔。宦者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揚言於道曰。我何罪而竄謫。人不之疑。王涯賈餗舒元輿還中書。相謂曰。上且開延英。召

吾屬議之。兩省官諸宰相請其故。皆曰：不知何事。諸公各自便。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慙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等。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閣門討賊。王涯等將會。食吏白有兵自內出。逢人輒殺。涯等狼狽奔走。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填門爭出。門尋闔。其不得出者。六百餘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討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餘人。橫尸流血。狼籍塗地。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器皿俱盡。又遣騎各千餘。出城追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舒元興易服單騎出安化門。禁兵追擒之。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兵擒入左軍。涯時年七十餘。被以桎梏。掠治不勝苦。自誣服稱與李訓謀行大逆。尊立鄭注。王璠歸長興坊私第。閉門以其兵自防。神策將至門呼曰：王涯等謀反。欲起尙書爲相。魚護軍令致意。璠喜出見之。將趨賀。再三璠知見紿。涕泣而行。至左軍見王涯曰：二十兄自反。胡爲見引。涯曰：五弟昔爲京兆尹。不漏言於王守澄。豈有今日邪。璠俛首不言。又收羅立言於太平里。及涯等親屬奴婢。皆入兩軍繫之。戶部員外郎李元臯。訓之再從弟也。訓實與之無恩。亦執而殺之。故嶺南節度使胡證家鉅富。禁兵利其財。託以搜賈餼入其家。執其子澱殺之。又入左常侍羅讓詹事。渾鐵翰林學士黎埴等家。掠其貨財。掃地無遺。鐵之子也。坊市惡少年。因之報私仇殺人。剽掠百貨。互相攻劫。塵埃蔽天。癸亥。百官入朝。日出始開建福門。惟聽以從者一人自隨。禁兵露刃夾道。至宣政門。尙未開時。無宰相御史知班。百官無復班列。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爲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囚以涯手狀呈上。召左僕射令狐楚。右僕射鄭覃等升殿示之。上悲憤不自勝。謂楚等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誠如此。罪不容誅。因命楚覃留宿中書。參決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敍王涯賈餼反。

事浮汎。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爲相。時坊市剽掠者猶未止。命左右神策將楊鎮斬遂良等。各將五百人分屯通衢。擊鼓以警之。斬十餘人。然後定。賈餗變服潛民間。經宿自知無所逃。素服乘驢詣興安門。自言我宰相賈餗也。爲奸人所污。可送我詣兩軍門者。執送西軍。李孝本改衣綠。猶服金帶。以帽鄣面。單騎犇鳳翔。至咸陽西。追擒之。甲子。以右僕射鄭覃同平章事。李訓素與終南僧宗密善。往投之。宗密欲剃其髮而匿之。其徒不可。訓出山。將犇鳳翔。爲整屋鎮遏使宋楚所擒。械送京師。至昆明池。訓恐至軍中更受酷辱。謂送者曰。得我者則富貴矣。聞禁兵所在。搜捕汝。必爲所奪。不若取我首送之。送者從之。斬其首以來。乙丑。以戶部侍郎判度支李石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前河東節度使李載義復舊任。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興。李孝本。獻于廟社。徇于兩市。命百官臨視。腰斬于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親屬無問親疎皆死。孩穉無遺。妻女不死者。沒爲官婢。百姓觀者怨王涯。權茶。或詬詈。或投瓦礫擊之。

臣光曰。論者皆謂涯餗有文學名聲。初不知訓注之謀。橫罹覆族之禍。憤歎其冤。臣獨以爲不然。夫顛危不扶。焉用彼相。涯餗安高位。飽重祿。訓注小人。窮奸宄險。力取將相。涯餗與之比肩。不以爲恥。國家危殆。不以爲憂。儉合苟容。日復一日。自謂得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無禍。則奸臣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刑劓。蓋天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王涯有再從弟洙。家於江南。老且貧。聞涯爲相。跨驢詣之。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久之。洙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洙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舒元輿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

與愛之。從元輿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輿亦不留。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獨免。是日以令狐楚爲鹽鐵轉運使。左散騎常侍張仲方。權知京兆尹。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上不豫。知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劉英。翊等。李訓。鄭注。因之遣分詣鹽州靈武涇原夏州振武鳳翔巡邊。命翰林學士顧師邕爲詔書。賜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丙寅。以師邕爲矯詔。下御史獄。先是鄭注將親兵五百。已發鳳翔。至扶風。扶風令韓遼知其謀。不供具。攜印及吏卒犇武功。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仇士良等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令取注。仲清惶惑不知所爲。押牙李叔和說仲清曰。叔和爲公以好召注。屏其從兵。於坐取之事。立定矣。仲清從之。伏甲以待注。注恃其兵衛。遂詣仲清。叔和稍引其從兵。享之於外。注獨與數人入。旣啜茶。叔和抽刀斬注。因閉外門。悉誅其親兵。乃出密敕宣示將士。遂滅注家。并殺副使錢可復。節度判官盧簡能。觀察判官蕭傑。掌書記盧弘茂等。及其支黨。死者千餘人。可復。徽之子簡能。綸之子傑。俛之弟也。朝廷未知注死。丁卯。詔削奪注官爵。令鄰道按兵觀變。以左神策大將軍陳君弈爲鳳翔節度使。戊辰夜。張仲清遣李叔和等。以注首入獻。梟於興安門。人情稍安。京師諸軍始各還營。詔將士討賊有功及媿隊者。官爵賜賚各有差。右神策軍獲韓約於崇義坊。已已。斬之。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搢紳賴之。時中書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闕。江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充宰相。召募從人。辛未。

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神靈所祐。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內懷奸罔。雖兵衛甚設。鬼得而誅之。臣願竭赤心以報國。止循故事。以吾金卒導從足矣。其兩道所獻衣糧。並乞停寢。從之。十二月壬申朔。顧師邕流儋州。至商山賜死。度支奏籍鄭注家貲。得絹百餘萬匹。它物稱是。庚辰。上問宰相坊市安未。李石對曰。漸安。然比日寒冽。特甚。蓋刑殺太過所致。鄭覃曰。罪人周親。前已皆死。其餘殆不足問。時宦者深怨李訓等。凡與之有瓜葛親。或覲蒙獎引者。誅貶不已。故二相言之。李訓鄭注既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等。怨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癸未。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門。京城詔言。有寇至。士民驚譟縱橫。走塵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之。皆奔散。有不及束帶襪而乘馬者。鄭覃李石在中書。顧吏卒稍稍逃去。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相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大將軍陳君賞帥其衆。立望仙門下。謂敕使曰。賊至閉門。未晚。謂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後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衣緋。執弓刀。北望見皇城閉。卽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時兩省官應入直者。皆與其家人辭訣。丁亥。詔逆人親黨。自非前已就戮。及指名收捕者。餘一切不問。諸司官吏。雖爲所脅從。涉於誣誤。皆赦之。它人毋得妄相告言。及相恐喝。見亡匿者。勿復追捕。三日內各聽自歸本司。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宰相以其不勝任。出爲華州刺史。以司農卿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今近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

服四夷。卽趨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元賞至。則已解衣蹠之矣。其黨訴於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繼至。遂杖殺之。乃白服見士良。士良曰。癡書生何敢杖殺禁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爲國惜。灑元賞已凶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軍將已死。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開成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上御宣政殿。赦天下。改元。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諫議大夫馮定言其不可。乃止。定宿之弟也。二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自爲救死之謀。遂致相殺。誣以反逆。誠恐非辜。設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流血千門。僇戶萬計。搜羅枝蔓。中外恟疑。臣欲身詣闕廷。面陳臧否。恐并陷拏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爲陛下心腹。外爲陛下藩垣。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丙申。加從諫檢校司徒。三月。左僕射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旣伏辜。其家夷滅。遺骸棄捐。請官爲收瘞。以順陽和之氣。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人於城西。各賜衣一襲。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於渭水。丁未。皇城留守郭皎奏。諸司儀仗有鋒刃者。請皆輸軍器。使遇立仗。別給儀刀。從之。劉從諫復遣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稱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綠。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辛酉。上召見楚。長慰諭遣之。時士良等恣橫。朝臣日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

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夏四月己酉。上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謝。外間因訛言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拜恩矣。由是中外復有猜阻。人情愴愴。士民不敢解衣寢者數日。乙丑。李石奏請召仇士良等。面釋其疑。上爲召士良等出。上及石等共諭釋之。使毋疑懼。然後事解。秋九月丁丑。李石爲上言。宋申錫忠直。爲讒人所誣。竄死遐荒。未蒙昭雪。上俛首久之。旣而流涕。泫然曰。茲事朕久知其誤。奸人逼我以社稷大計。兄弟幾不能保。况申錫僅全腰領耳。非獨內臣。外廷亦有助之者。皆由朕之不明。羈使遇漢昭帝。必無此冤矣。鄭覃李固言亦共言其冤。上深痛恨。有慙色。庚辰。詔悉復申錫官爵。以其子慎微爲成固尉。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選盈庭。未嘗解顏。閑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壬午。上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爲理者不可以速成。上曰。朕每讀書。恥爲凡主。李石曰。方今內外之臣。其間小人尙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彼有公清奉瀆。如劉弘逸薛季稜者。陛下亦宜褒賞。以勸爲善。甲申。上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三年春正月甲子。李石入朝。中途有盜射之微傷。左右犇散。石馬驚馳歸第。又有盜邀擊於坊門。斷其馬尾。僅而得免。上聞之大驚。命神策六軍遣兵防衛。敕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乙丑。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城數日方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橫。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累表稱疾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丙子。以石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爲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

九月壬戌。上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羣臣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御史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癸亥。翰林學士六人。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復上表論之。上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如京使王少華等及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冬十月。太子永猶不悛。庚子。暴薨。諡曰莊恪。

四年冬十月。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爲嗣。上謀於宰相李珣。非之。丙寅。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爲皇太子。丁卯。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貴爲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等四人。宮人張十等。責之曰：構害太子。皆爾曹也。今更立太子。復欲爾邪？執以付吏。己巳。皆殺之。上因是感傷。舊疾遂增。十一月乙亥。上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報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報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五年春正月己卯。詔立穎王灋爲皇太弟。應軍國事。權令當。且言太子成美。年尚沖幼。未漸師資。可復封陳王。時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珣。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議所立。李珣曰：太子位已定。豈得中變？士良弘志遂矯詔。立灋爲太弟。是日士良弘志將兵詣十六宅。迎穎王。至少陽院。百官謁見於思賢殿。灋沈毅有斷。喜慍不

形於色。與安王溶皆素爲上所厚。異於諸王。辛巳。上崩於太和殿。以楊嗣復攝冢宰。癸未。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諫議大夫裴夷宜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仇士良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於文宗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自藩維繼統。是直儼然在疚。以哀慕爲心。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彼已在天網之內。無所逃伏。旬日之外。行之何晚。不聽。辛卯。文宗始大斂。武宗卽位。冬十一月。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爲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

武宗會昌元年。初。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爲湖南觀察使。李珣出爲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於上。勸上除之。乙未。賜弘逸季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珣。戶部尚書杜棕犇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卽位。茲事不宜手滑。丙申。德裕與崔琪崔鄂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人奏。以爲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珣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鞠。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於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旣死而衆以爲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

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珣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嗣復仍與妃書云。姑何不效。則天臨朝。驛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上曰。楊妃嘗有疾。州宗聽其弟玄思入侍月餘。以此得通意。指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爲潮州刺史。李珣爲昭州刺史。裴夷直爲驩州司戶。秋八月。加仇士良觀軍容使。

二年夏四月。上信任李德裕。觀軍容使仇士良惡之。會上將受尊號。御丹鳳樓宣赦。或告士良宰相與度支議草制。減禁軍衣糧及馬芻粟。士良揚言於衆曰。如此。至日軍士必於樓前誼譁。德裕聞之。乙酉。乞開延英。自訴。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赦書初無此事。且赦書皆出朕意。非由宰相。爾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稱謝。

三年夏四月。上雖外尊寵仇士良。內實忌惡之。士良頗覺之。遂以老病求散秩。詔以左衛上將軍兼內侍監知省事。六月癸酉。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它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四年。宦官發仇士良宿怨於其家。得兵仗數千。詔削其官爵。籍沒家貲。

宣宗大中八年。上自卽位以來。治弑憲宗之黨。誅竄甚衆。慮人情不安。詔長慶之初。亂臣賊子。頃流竄已盡。其餘族從踈遠者。一切不問。十月上。以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當死。自餘王涯賈餗等無罪。詔皆雪其冤。



通鑑紀事本末

卷第三十五下

朋黨之禍

唐穆宗長慶元年。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焉。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讓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夏四月丁丑。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紳敬玄之曾孫。起播之弟也。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二年夏六月甲子。裴度元稹皆罷相。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三年。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爲上所厚。初。韓弘之子右驍衛將軍公武。爲其父謀。以財結中外。及公武卒。弘繼薨。穉孫昭宗嗣。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之。盡取弘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句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繆知人。三月壬戌。以僧孺

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爲李逢吉排己。引僧孺爲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李逢吉爲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常排抑之。擬狀至內庭。紳多所臧否。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之。會紳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爭臺參及它職事。文移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冬十月丙戌。以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韓愈李紳入謝。上各令自敍其事。乃深寤。壬辰。復以愈爲吏部侍郎。紳爲戶部侍郎。

四年。初。穆宗旣留李紳。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虞。頗以文學知名。自言不樂仕進。隱居華陽川。及從父耆爲左拾遺。虞與耆書求薦。誤達於紳。紳以書誚之。且以語於衆人。虞深怨之。乃詣逢吉。悉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補闕張又新及從子前河陽掌書記仲言等。伺求紳短。揚之於士大夫間。且言紳潛察士大夫。有羣居議論者。輒指爲朋黨。白之於上。由是士大夫多忌之。及敬宗卽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上復用之。日夜謀議。思所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蘇遇謂逢吉之黨曰。主上初聽政。必開延英。有次對官。惟此可防。其黨以爲然。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聽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所以爲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度支員外郎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上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謀不利於上。加貶謫。上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二月癸未。貶紳爲端州司馬。逢吉仍帥百官表賀。旣退。百官復詣中書賀。逢吉方與張又新語。門者弗內。良久。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衆駭愕。辟易憚之。右拾遺內供奉吳思

獨不賀。逢吉怒，以思爲吐蕃告哀使。丙戌，貶翰林學士龐嚴爲信州刺史。蔣防爲汀州刺史。嚴，壽州人，與防皆紳所引也。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封還敕書，人爲之懼。曰：于給事爲龐蔣直冤，犯宰相怒，誠所難也。及奏下，乃言貶之太輕。逢吉由是獎之。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爲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指述紳爲逢吉之黨，所讒人情歎駭。紳蒙先朝獎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孝。況無罪乎？於是上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李紳疏，請立上爲太子，上乃嗟歎。悉焚人所上譖紳書。雖未卽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夏四月乙未，以布衣姜洽爲補闕試，大理評事陸滂，布衣李虞劉堅爲拾遺。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及拾遺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惡逢吉者，目之爲八關十六子。敬宗寶曆元年春正月，中書侍郎、平章事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乙卯，升鄂岳爲武昌軍，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武昌節度使。夏四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廣孝皇帝。赦天下，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翰林學士韋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卽追赦文，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長史。冬十月，前河陽掌書記李仲言坐陳留武昭之獄，流象州。十二月，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之藩鎮。上數遣使至興元，勞問度，密示以還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

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且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

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冬十二月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文宗大和三年秋八月，徵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會吏部侍郎李宗閔有宦官之助，甲戌以宗閔同平章事。壬辰，以李德裕爲義成節度使，李宗閔惡其逼己，故出之。

四年春正月辛巳，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入朝。李宗閔引薦牛僧孺。辛卯，以僧孺爲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爲司徒、平章

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初，裴度征淮西，奏李宗閔爲觀察判官，由是漸獲進用。至是，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九月壬午，以度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

五年秋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具奏其狀。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徒棄誠信，有害無益。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城歸吐蕃。執悉怛謀歸之。吐蕃誅之於境上。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事見吐蕃叛盟

六年冬十一月乙卯，以荆南節度使段文昌爲西川節度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疎之。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

非臣等所及。退謂同列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十二月乙丑，以僧孺同平章事淮南節度使。

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姦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閤寺專權，脅君於內，弗能遠也；藩鎮阻兵，陵慢於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斂日急，骨血縱橫於原野，杼軸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丁未，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爲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爲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悰，宗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得非以大戎乎？」宗閔曰：「然，何以相救？」悰曰：「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悰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爲慊慊。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閔默然有閒，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爲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矣。」悰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迎揖曰：「公何爲訪此寂寥？」悰曰：「靖安相公令悰達意，卽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虞卿，汝士之從弟也。

七年春二月丙戌，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爲朋黨，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弟戶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澣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爲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

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初，左散騎常侍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謚，及德裕爲相，仲方稱疾不出。三月壬辰，以仲方爲賓客分司。庚戌，以楊虞卿爲常州刺史，張元夫爲汝州刺史。它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丁巳，以蕭澣爲鄭州刺史。夏六月壬申，以工部尚書鄭覃爲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般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尙。然議論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它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乙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八年，初，李仲言流象州，遇赦還東都，會留守弟逢吉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云仲言善易，上召見之。時仲言有母服，難入禁中，乃使衣服號王山人，仲言儀狀秀偉，倜儻尙氣，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之大悅，以爲奇士。待遇日隆。仲言旣除服，秋八月辛卯，上欲以仲言爲諫官，寘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彊所爲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寘之近侍？」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臣聞惟顏回能不貳過，彼聖賢之過，但思慮不至，或失中道耳。至於仲言之惡，著於心本，安能悛改邪？」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爲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色殊不懌，而罷。始涯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旣而見上意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爲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

韓欽封還敕書。德裕將出中書謂涯曰。且喜給事中封敕。涯卽召肅欽謂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二人卽行。下明日以白德裕。德裕驚曰。德裕不欲封還。當面聞。何必使人傳言。且有司封駁。豈復稟宰相意邪。二人悵悵而去。九月辛亥。徵昭義節度副使鄭注至京師。王守澄李仲言鄭注皆惡李德裕。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壬戌。詔徵宗閔於興元。冬十月庚寅。以李宗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甲午。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日以李仲言爲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高銖鄭肅韓欽諫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權璩等。爭之不能得。承嘏晞之孫璩。德輿之子也。李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丙午。以德裕爲兵部尙書。十一月。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乙亥。復以德裕爲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事。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敘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彊不能斷。邪正並進。毀譽交至。取捨不在於己。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螞集。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羣臣也。文宗苟患羣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爲實爲誣。所進退者。爲賢爲不肖。其心爲公爲私。其人爲君子爲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

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使之爲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爲，乃怨羣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

九年，初，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已離浙西，牒留後李蟾使如詔旨。至是，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爲不軌。上怒甚，召宰相及璠、漢、鄭注等面質之。璠、漢等極口誣之。路隋曰：「德裕不至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言者稍息。夏四月，以德裕爲賓客分司。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隋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趣之赴鎮，不得面辭，坐救李德裕故也。初，京兆尹河南賈餗性褊躁，輕率，與李德裕有隙，而善於李宗閔、鄭注。上已賜百官宴於曲江，故事，尹於外門下馬，揖御史，餗恃其貴勢，乘馬直入殿中，侍御史楊儉蘇特與之爭，餗罵曰：「黃面兒敢爾！」坐罰俸。餗恥之，求出詔以爲浙西觀察使，尙未行。戊戌，以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庚子，制以彞日上初得疾，王涯呼李德裕、絳問起居，德裕竟不至。又在西蜀徵逋懸錢三十萬緡，百姓愁困，貶德裕袁州長史。京城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上聞而惡之。鄭注素恨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於虞卿家人。」上怒。六月，下虞卿御史獄，注求爲兩省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閔救楊虞卿，上怒，叱出之。壬寅，貶明州刺史。左神策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久居中用事，與王守澄爭權不叶。李訓、鄭注因之出承和於西川。元素於淮南踐言於河東，皆爲監軍。秋七月甲辰朔，貶楊虞卿虔州司馬。初，李宗閔爲吏部侍郎，因駙馬都尉沈蟻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和得爲相，及貶明州，鄭注發其事。壬子，再貶處州長史，著作郎分司，舒

元輿與李訓善。訓用事。召爲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鞠。楊虞卿獄。癸丑。擢爲御史中丞。元輿。元襄之兄也。貶吏部侍郎。李漢爲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蕭澣爲遂州刺史。皆坐李宗閔之黨。是時李訓鄭注連逐三相。威震天下。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又貶左金吾大將軍沈蟻爲邵州刺史。八月丙子。又貶李宗閔潮州司戶。賜宋若憲死。戊寅。再貶沈蟻柳州司戶。丙申。詔以楊承和庇護宋申錫。韋元素王踐言與李宗閔李德裕中外連結。受其賂遺。承和可驩州安置。元素可象州安置。踐言可恩州安置。令所在錮送。楊虞卿李漢蕭澣爲朋黨之首。貶虞卿虔州司戶。漢汾州司馬。澣遂州司馬。尋遣使追賜承和元素踐言死。時崔潭峻已卒。亦剖棺鞭尸。己亥。以前廬州刺史羅立言爲司農少卿。立言賊吏。以賂結鄭注而得之。鄭注之入翰林也。中書舍人高元裕草制。言以醫藥奉君親。注銜之。奏元裕嘗出郊送李宗閔。壬寅。貶元裕閩州刺史。元裕。士廉之六世孫也。時注與李訓所惡朝士。皆指目爲二李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廷中愀愀。上亦知之。訓注恐爲人所搖。九月癸卯朔。勸上下詔。應與德裕宗閔親舊及門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問。人情稍安。冬十一月。李訓等謀誅宦官敗死。事見宦官祛逐

開成元年春三月壬寅。以袁州長史李德裕爲滁州刺史。夏四月乙卯。以潮州司戶李宗閔爲衡州司馬。凡李訓所指爲李德裕宗閔黨者。稍稍收復之。

三年春正月。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恐爲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上。上臨朝謂宰相曰。宗閔積年在外。宜與一官。鄭覃曰。陛下若憐宗閔之遠。止可移近北數百里。不宜再用。用之臣請先避位。陳夷行曰。宗閔曩以朋黨亂政。陛下何愛此織人。楊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愛憎。上曰。可與一州。覃曰。與州太優。止

可洪州司馬耳。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爲黨。上曰。與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起居郎周敬復。舍人魏謩曰。宰相諠爭。如此可乎。對曰。誠爲不可。然覃等盡忠憤激。不自覺耳。丁酉。以衡州司馬李宗閔爲杭州刺史。李固言與楊嗣復。李珣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鋒起。上不能決也。

五年春正月。文宗崩。武宗卽位。夏五月己卯。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嗣復。罷爲吏部尚書。秋八月庚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珣。罷爲太常卿。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去。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九月甲戌朔。至京師。丁丑。以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庚辰。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奸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奸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爲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致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爲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事苟無實。得以辨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悛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閒矣。上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人皆言必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銜之。一旦獨延欽義置酒中堂。情禮極厚。陳珍玩數牀。罷酒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敕復還淮南。欽義盡以所餉歸之。德裕曰。此何直卒以與之。其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

柄用欽義頗有力焉。

武宗會昌元年秋八月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爲太子太師。先是漢水溢壞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爲僧孺罪而廢之。

二年春二月淮南節度使李紳入朝。丁丑以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三年夏五月李德裕言太子賓客分司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寘之東都。戊戌以宗閔爲湖州刺史。四年秋閏七月壬戌以中書侍郎李紳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九月李德裕怨太子太傅東都留守牛僧孺湖州刺史李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大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詔追慶下御史臺按問中丞李回知雜鄭亞以爲信然河南少尹呂述與德裕書言積破報至僧孺出聲歎恨德裕奏述書上大怒以僧孺爲太子少保分司宗閔爲漳州刺史戊子再貶僧孺汀州刺史宗閔漳州長史。冬十一月復貶牛僧孺循州長史李宗閔長流封州。

五年春正月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江都令吳湘盜用程糧錢強娶所部百姓顏悅女估其資裝爲賊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惡武陵議者多言其冤諫官請覆按詔遣監察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還言湘盜程糧錢有實顏悅本衢州人嘗爲青州牙推妻亦士族與前獄異德裕以爲無與奪二月貶元藻端州司戶稠汀州司戶不復更推亦不付濩司詳斷卽如紳奏處湘死諫議大夫柳仲郢敬晦皆上疏爭

之不納。稠晉人。晦昕之弟也。李德裕以柳仲郢爲京兆尹。素與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冬十月。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自杜慄崔鉉罷相。官者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稱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十二月。弘質坐貶官。由是衆怒愈甚。

六年春三月甲子。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丁卯。宣宗卽位。宣宗素惡德裕之專。卽位之日。德裕奉冊旣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浙。夏四月辛未朔。上始聽政。壬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甲戌。貶工部尚書判鹽鐵轉運使薛元賞爲忠州刺史。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爲崖州司戶。皆德裕之黨也。秋七月壬寅。淮南節度使李紳薨。八月。以循州司馬牛僧孺爲衡州長史。封州流人李宗閔爲郴州司馬。宗閔未離封州而卒。九月。以荆南節度使李德裕爲東都留守。解平章事。

宣宗大中元年。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爲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認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秋九月乙酉。前永寧尉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乞召江州司戶崔元藻等對辯。丁亥。敕御史臺鞠實以聞。冬十二月庚戌。御史臺奏據崔元藻所列吳湘冤狀。如吳汝納之言。戊午。貶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爲潮州司馬。

二年秋九月甲子。再貶潮州司馬李德裕爲崖州司戶。
三年閏冬十一月己未。崖州司戶李德裕卒。

武宗平澤潞

穆宗長慶二年春二月。昭義監軍劉承偕。恃恩陵轢節度使劉悟。數衆辱之。又縱其下亂灑。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諷其軍士作亂。殺汶圍承偕。欲殺之。幕僚賈直言入責悟曰。公所爲如是。欲効李司空邪。此軍中安知無如公者。使李司空有知得無笑公於地下乎。悟遂謝。直言救免承偕。囚之府舍。三月。上詔劉悟送劉承偕詣京師。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上問裴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在昭義。驕縱不灑。臣盡知之。悟在行營。與臣書具論其事。時有中使趙弘亮在臣軍中。持悟書去。云欲自奏之。不知嘗奏不上。曰。朕殊不知也。且悟大臣。何不自奏。對曰。悟武臣。不知事體。然今事狀籍籍如此。臣等面論。陛下猶不能決。況悟當日單辭。豈能動聖聽哉。上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對曰。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爲陛下效死。非獨悟也。上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爲養子。今茲囚繫。太后尙未知之。況殺之乎。卿更思其次度。乃與王璠等奏請流承偕於遠州。必得出上從之。後月餘。悟乃釋承偕。加劉悟檢校司徒。餘如故。自是悟浸驕。欲效河北三鎮招聚不逞。章表多不遜。

敬宗寶曆元年。昭義節度使劉悟之去鄆州也。以鄆兵二千自隨爲親兵。八月庚戌。悟暴疾薨。子將作監主簿從諫匿其喪。與大將劉武德及親兵謀以悟遺表求知留後。司馬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

州地歸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汝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孺子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爲人。從諫恐悚。不能對。乃發喪。冬十一月。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上疏。以爲兵機尙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尙未處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縱使其半叶同。尙有其半效順。從諫未嘗久典兵馬。威惠未加於人。又此道素貧。非時必無優賞。今朝廷但速除近澤潞一將。充昭義節度使。令兼程赴鎮。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所謂先人奪人之心也。新使既至。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設使謀撓朝命。其將士必不肯從。今朝廷久無處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欲效順則恐。忽授從諫。欲回惡則恐。別更除人。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爲之畫策。虛張賞設。錢數軍士覬望。尤難指揮。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敕。宣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繪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續除劉從諫一刺史。從諫既粗有所得。必且擇利而行。萬無違拒。設不從命。臣亦以爲不假攻討。何則。臣聞從諫已禁山東三州軍士。不許自畜兵刀。足明羣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熟計利害。決無卽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十二月辛丑。以從諫爲昭義留後。劉悟煩苛。從諫濟以寬厚。衆頗附之。

二年夏四月戊申。以昭義留後劉從諫爲節度使。

文宗大和六年冬十一月乙亥。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

七年春正月甲午。加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他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請託。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

開成元年春二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語見宦官弒逆。丙申。加從諫檢校司徒。三月。劉從諫復遣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語見宦官弒逆。

武宗會昌三年。初。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及上卽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從諫以爲士良所爲。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繕完兵械。鄰境皆潛爲之備。從諫權馬牧及商旅歲入錢五萬緡。又賣鐵煮鹽亦數萬緡。大商皆假以牙職。使通好諸道。因爲販易。商人倚從諫勢。所至多陵轢將吏。諸道皆惡之。從諫疾病。謂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諸道皆不我與。我死。他人立此軍。則吾家無炊火矣。乃與幕客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鎮。以弟右驍衛將軍從素之子稹爲牙內都知兵馬使。從子匡周爲中軍兵馬使。孔目官王協爲押牙親事兵馬使。以奴李士貴爲使宅十將兵馬使。劉守義。劉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將牙兵。谷。鄆州人。揚庭。洪州人也。從諫尋薨。稹祕不發喪。王協爲稹謀曰。正當如寶曆年樣爲之。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遣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爲備而已。使押牙姜盎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往問疾。稹又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爲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且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時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緘護喪歸東。

都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積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積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積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積。羣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解朝政至上黨。劉稹見朝政曰。相公危困。不任拜詔。朝政欲突入兵馬使劉武德董可武。躡簾而立。朝政恐有他變。遽走出。稹贈賫直數千緡。復遣牙將梁叔文入謝。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爲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驛。迎候敕使。請用河朔事體。又見監軍言之。崔士康懦怯不敢違。於是將吏扶稹出見。士衆發喪。士幹竟不得入牙門。稹亦不受敕命。誼。兗州人也。解朝政復命。上怒杖之。配恭陵。因姜崧梁叔文。辛巳。始爲從諫。輟朝。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又召見劉從素。令以書諭稹。稹不從。丁亥。以忠武節度使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邠寧節度使王宰爲忠武節度使。茂元。栖霞之子。宰。智興之子也。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爲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

少既不能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以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援。縱使唐州兵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只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其人味爲寇之腴。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郟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彊梁之衆。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尙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尙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係壘穉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爲壘。窺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采牧言。李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積未可亟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以盡人情。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爲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稱何得復自立。朕以爲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夏五月。河陽節度使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河東節度使劉沔。步騎二千守芒車關。步兵一千五百軍榆社。成德節度使王元逵。以步騎三千守臨洛。掠堯山。河中節度使陳夷行。以步騎一千守翼城。步兵五百益冀氏。辛丑。制削奪劉從諫及子稹官爵。以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爲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

是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軍情。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俟軍中不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爲備。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卽命下詔討之。王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六月。王茂元遣兵馬使馬繼等將步騎二千軍於天井關。南科斗店。劉稹遣衙內十將薛茂卿將親軍二千拒之。丙子。詔王元逵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何弘敬。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秋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太祖之八世孫也。甲辰。李德裕言於上曰。臣見彘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爲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賜諸軍詔。指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洛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行甚緩。又請休兵於絳州。兼請益兵。李德裕言於上曰。彥佐逗遛顧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宜賜詔切責。令進軍翼城。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元德防禦使石雄爲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乙巳。以雄爲晉絳行營節度副使。仍詔彥佐進屯翼城。劉稹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爲李訓雪冤。言仇士良罪惡。由此爲權倖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稍垂寬察。活臣一方。何弘敬亦爲之奏。雪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囊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王元逵奏拔宣務柵。擊堯山。劉稹遣兵救堯山。元逵擊敗之。詔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逼賊境。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之。加元逵同平章事。八月乙丑。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

以疑誤官軍。李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屢有密表，稱弘敬懷兩端。丁卯，李德裕上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請賜弘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闔山險，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詔宰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趣磁州。甲戌，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時議者鼎沸，以爲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爲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何弘敬聞王宰將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有變，蒼黃出師。丙子，弘敬奏：已自將全軍度漳水，趣磁州。庚辰，李德裕上言：河陽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敗，賊勢愈熾。王茂元復有疾，人情危怯，欲退保懷州。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常視官軍寡弱之處，併力攻之，一軍不支，然後更攻他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西軍闔險不進，故賊得併力南下。若河陽退縮，不惟虧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望詔王宰更不之磁州，亟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扞蔽東都，兼可臨制魏博。若慮全軍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甲申，又奏請救王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繒帛助河陽。窘乏，上皆從之。王茂元軍萬善，劉稹遣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圍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繼之。過萬善，覘知城中守備單弱，欲專有功，遂攻之。日昃城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時義成軍適至，茂元困急，欲帥衆棄城走。

都虞候孟章遮馬諫曰。賊衆自有前却。半在雍店。半在此。乃亂兵耳。今義成軍纔至。尙未食。聞僕射走。則自潰矣。願且彊留。茂元乃止。會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微雨晦黑。自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馬相踐。墜崖谷死者甚衆。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使。共處河陽。非宜。庚寅。李德裕等奏。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請以宰爲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亦免他虞。九月辛卯。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何弘敬奏。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得劉稹勝帖。皆謂官軍爲賊。云遇之卽須痛殺。癸巳。上謂宰相何弘敬。已克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檢校左僕射。丙午。河陽奏。王茂元薨。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不可使兼領河陽。恐其不愛河陽州。縣。恣爲侵擾。又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節度。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爲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戊申。以河南尹敬昕爲河陽節度。懷孟觀察使。王宰將行營。以扞敵。昕供饋餉而已。庚戌。以石雄代李彥佐爲晉絳行營節度使。令自冀氏取潞州。仍分兵屯翼城。以備侵軼。石雄代李彥佐之明日。卽引兵踰烏嶺。破五寨。殺獲千計。時王宰軍萬善。劉沔軍石會。皆顧望未進。上得雄捷書。喜甚。冬十月庚申。臨朝謂宰相曰。雄真良將。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聲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爲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爲優賞。雄悉置軍門。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爲之致死。初。劉沔破回鶻。得太和公主。張仲武疾之。由是有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辛未。徙沔爲義成節度使。以前荆南節度使李石爲河東節

度使。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昭義人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太深入。多殺官軍。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慍對。密與王宰通謀。十一月丁巳。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守之。關東西寨。聞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箕村。茂卿入澤州。密使諜召宰進攻澤州。當爲內應。宰疑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頓足而已。稹知之。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并其族。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茂卿。安全慶守烏嶺。李佐堯守雕黃嶺。郭僚守石會。康良倭守武鄉。僚誼之姪也。戊辰。王宰進攻澤州。與劉公直戰不利。公直乘勝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直。大破之。遂圍陵川。克之。河東奏克石會關。洺州刺史李恬。石之從兄也。石至太原。劉稹遣軍將賈羣詣石。以恬書與石。云稹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諫喪歸葬。東都石囚羣。以其書聞。李德裕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故僞輸誠款。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望詔石答恬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護送歸闕。若虛爲誠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不過旬朔。必內自生變。上從之。右拾遺崔碣上疏。請受其降。上怒。貶碣鄧城令。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千戍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工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壬午。戍卒至太原。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謁武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己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累牒趣之。楊弁因衆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遂作亂。

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楊弁帥其衆剽掠城市。殺都頭梁季叶。李石彝汾州。弁據軍府。釋賈羣之囚。使其姪與之俱詣劉稹。約爲兄弟。稹大喜。石會關守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關降於稹。戊子。呂義忠遣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上言。遊奕將得劉稹表。臣近遣人至澤潞。賊有意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李德裕上言。宰擅受稹表。遣人入賊中。曾不聞奏。觀宰意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卽遣供奉官至行營。督其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稹與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遣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雄。以王宰若納劉稹。則雄無功可紀。雄於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勿失此便。又爲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弟承恭奉表詣張相。祈哀。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劉稹不詣尙書面縛。又不遣血屬。祈哀。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卽毀除。實恐非是。況稹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容受其詐。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卽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爲事。必不可姑息寬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延賞爲張朮所逐。逃犇漢州。還入城都。望詔李石義忠還赴太原行營。召旁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李石已至晉州。詔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騎宣武。兗海步兵二千討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逢軍。忻州刺史李丕奏。楊弁遣人來爲遊說。臣已斬之。兼斷其北出之路。發兵討之。辛丑。上與宰相議太原事。李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爲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不日誅

翦。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曰。仲武見鎮魏。討澤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討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鎮州趣太原路最便近。仲武去年討回鶻。與太原爭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上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彊弱。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戊申。元實自太原還。上遣詣宰相議之。元實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李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營。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太原人勁悍。皆可爲兵。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無從可得。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稱。楊弁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壬子。克之。生擒楊弁。盡誅亂卒。三月乙卯。呂義忠奏克太原。丙辰。李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遷延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叶。今得澤州。距上黨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五十里。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六軍。而雄得乘虛入上黨。獨有其功耳。又宰生子晏實。其父智興愛而子之。晏實今爲磁州刺史。爲劉稹所質。宰之顧望不敢進。或爲此也。上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且曰。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實是卿愛弟。將申大義。在抑私懷。丁巳。以李石爲太子少傅。分司。以河中節度使崔元式爲河東節度使。石雄爲河中節度使。己未。石雄拔良馬等三寨一堡。辛酉。太原獻楊弁及其黨五十四人。皆斬於狗脊嶺。壬申。李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兵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

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曰：善，戊寅以義成節度使劉沔爲河陽節度使。王逢擊昭義將康良佺，敗之。良佺棄石會關，退屯鼓腰嶺。夏四月，王宰進攻澤州。秋七月辛卯，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語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六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左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搏破，以授欽緒獻之。德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由是德宗意定。旣破懷光，遂用爲相，獨任數年。上曰：亦大是奇士。閏月，李德裕奏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爲賊中好爲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壘，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經一兩月，又偷兵詣他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詢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以爲懼。望詔諸將各使知之。劉稹腹心將高文端降，言賊中乏食，令婦人授穗舂之以給軍。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爲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卒，城未易得。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今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繞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固鎮寨四崖懸。

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皆飲澗水。在寨東南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即可追躡。前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十五里，則沁州城。德裕奏請詔示王逢、文端，又言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洺州。劉稹旣族薛茂卿，又誅邢洺救援兵馬使。談朝議兄弟三人，釗自是疑懼。稹遣使召之，釗不肯入。士卒皆譁，稹必不爲稹用。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爲官軍所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釗，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之日，許除別道節度使，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德裕奏請詔何弘敬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諫妻裴氏，冕之支孫也。憂稹將敗，其弟問典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貴恐問至奪己權，且泄其紆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成於五舅，若召之，是無三州也。」乃止。王協薦王釗爲洺州都知兵馬使，釗得衆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高元武、安玉言：「其有貳心，稹召之，釗辭以到洺州未立少功，實所慙恨，乞留數月，然後詣府。」許之。王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主之，名爲稅商，實籍編戶家貲。至於什器，無所遺，皆估爲絹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不能充，皆愴愴不安。軍將劉溪尤貪殘，劉從諫棄不用。溪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溪主之。裴問所將兵號夜飛，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問爲之請，溪不許，以不遜語答之。問怒，密與麾下謀殺溪歸國，并告刺史崔嘏。嘏從之。丙子，嘏問閉城，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於王元逵。時高元武在党山，聞之亦降。先是使府賜洺州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以折冬賜會稅商軍將至洺州。王釗因人不安，謂軍士曰：「留後年少，政非己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可不少散之。」

以慰勞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開倉庫。給士卒人絹一匹。穀十二石。士卒大喜。劍遂閉城。請降於何弘敬。安玉在磁州。聞二州降。亦降於弘敬。堯山都知兵馬使魏元談等降於王元逵。元逵以其久不下。皆殺之。八月辛卯。鎮魏奏邢洺滋三州降。宰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請以給事中盧弘正爲三州留後。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上從之。詔山南東道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贖。稹再從兄中軍使匡周兼押牙誼患之。言於稹曰。十三郎在牙院。諸將皆莫敢言事。恐爲十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始敢盡言。采於衆人。必獲長策。稹召匡周諭之。使稱疾不入。匡周怒曰。我在院中。故諸將不敢有異圖。我出院。家必滅矣。稹固請之。匡周不得已。彈指而出。誼令稹所親董可武說稹曰。山東之叛。事由五舅。城中人人誰敢相保。留後今欲何如。稹曰。今城中尚有五萬人。且當閉門自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後不若束身歸朝。如張元益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爲留後。俟得節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不亦善乎。稹曰。誼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重誓。必不負也。乃引誼入。稹與之密約。既定。乃白其母。母曰。歸朝誠爲佳事。但恨已晚。吾有弟不能保。安能保郭誼。汝自圖之。稹乃素服出門。以母命署誼都知兵馬使。王協已戒諸將。列於外廳。誼拜謝。稹已出見諸將。稹治裝於內廳。李士貴聞之。帥後院兵數千攻誼。誼叱之曰。何不自取賫物。乃欲與李士貴同死乎。軍士乃退。共殺士貴。誼易置將吏。部署軍士。一夕俱定。明日使董可武入謁。稹曰。請議公事。稹曰。何不言之。可武曰。恐驚太夫人。乃引稹步出牙門。至北宅。置酒作樂。

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須留後自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閱。積曰。如所言。積之心也。可武遂前執其手。崔玄度自後斬之。因收積宗族。匡周以下。至襁褓中子。盡殺之。又殺劉從諫父子所厚善者。張合陳揚庭李仲京郭台王羽韓茂章茂實王渥賈庠等。凡十二家。并其子姪甥壻無遺。仲京訓之兄台。行餘之子羽。涯之從孫茂章茂實約之子渥。璠之子庠。餗之子也。甘露之亂。仲京等亡。歸從諫。從諫撫養之。凡軍中有小嫌者。誼日有所誅。流血成泥。乃函積首遣使奉表及書降於王宰。首過澤州。劉公直舉營慟哭。亦降於宰。乙未。宰以狀聞。丙申。宰相入賀。李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洺磁留後。但遣盧弘正宣慰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積驍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積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杜悰以饋運不給。謂誼等可赦。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自非聖斷堅定。二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爲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鈞山南東道專爲昭義節度使。戊戌。劉積傳首至京師。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軍行所過州縣。免今年秋稅。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橫增賦斂。悉從蠲免。所籍土團。並縱遣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等級加賞。郭誼既殺劉積。日望旌節。既久不聞問。乃曰。必移他鎮。於是閱鞍馬治行裝。及聞石雄將至。懼失色。雄至。誼等參賀畢。敕使張仲清曰。郭都知告身來日當至。諸高班告身在此。晚牙來受之。乃以河中兵環毬場。晚牙誼等至。唱名引入。凡諸將桀黠拒官軍者。悉執送京師。加何弘敬同平章事。丁未。詔發劉從諫尸暴於潞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剉之。戊申。加李德裕太尉。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卿

若不應得。朕必不與卿。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官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旣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爲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九月。詔以澤州隸河陽節度。丁巳。盧鈞入潞州。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度。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常對陳揚鈞之美。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者。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劉稹將郭誼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之。

臣光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彼二人者。始則勸人爲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爲皆失之。何則。賞姦非義也。

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爲國。昔漢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豈非助亂之人乎。而光武弗殺。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復誅故也。若既赦而復逃亡。叛亂則其死固無辭矣。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王羽賈庠等。已爲誼所殺。李德裕復下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識者非之。劉從諫妻裴氏。亦賜死。又令昭義降將李丕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衆。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之。不從。昭義屬城。有嘗無禮於王元逵者。元逵推求得二十餘人。斬之。餘衆懼。復閉城自守。戊辰。李德裕等奏。寇孽旣平。盡爲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逵窮兵攻討。望遣中使賜城內將士。敕招安之。仍詔元逵引兵歸鎮。并詔盧鈞自遣使安撫從之。

裘甫寇浙東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冬十二月。浙東賊帥裘甫攻陷象山。官軍屢敗。明州城門晝閉。進逼剡縣。有衆百人。浙東騷動。觀察使鄭祗德遣討擊副使劉勅副將范居植將兵三百合台州軍共討之。

懿宗咸通元年春正月乙卯。浙東軍與裘甫戰於桐柏觀前。范居植死。劉勅僅以身免。乙丑。甫帥其徒千餘人陷剡縣。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越州大恐。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鄭祗德更募新卒以益之。軍吏受賂。率皆得孱弱者。祗德遣正將沈君縱副將張公署望海鎮。將李珪將新卒五百擊裘甫。二月辛卯。與甫戰於剡西。賊設伏於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壅溪上流。使可涉。旣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旣盡。於是山海諸盜及他道無賴亡命之

徒四面雲集。衆至三萬。分爲三十二隊。其小帥有謀略者。推劉睦。勇力推劉慶。劉從簡。羣盜皆遙通書幣。求屬麾下。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糧。購良工治器械。聲震中原。鄭祗德累表告急。且求救於鄰道。浙西遣牙將凌茂貞將四百人。宣歙遣牙將白琮將三百人赴之。祗德始令屯郭門。及東小江。尋復召還府中。以自衛。祗德饋之。比度支常饋多十三倍。而宣潤將士猶以爲不足。宣潤將士請土軍爲導。以與賊戰。諸將或稱病。或陽墜馬。其肯行者。必先邀職級。竟不果遣。賊遊騎至平水。東小江城中。士民儲舟裹糧。夜坐待旦。各謀逃潰。朝廷知祗德懦怯。議選武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前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子。在安南威服華夷。名聞遠近。可任也。諸將皆以爲然。遂以式爲浙東觀察使。徵祗德爲賓客。三月辛亥朔。式入對。上問以討賊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者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爲國家惜費。則不然。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賊。延引歲月。賊勢益張。則江淮羣盜將蜂起。應之。國家用度盡仰江淮。若阻絕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州。婺州押牙房郢散將樓曾。衢州十將方景深。將兵拒險。賊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爲菹醢。況貨財能保之乎。乃自相帥出財募勇士治器械。樹柵浚溝。斷橋爲固守之備。賊又遣兵掠台州。破唐興。己巳。甫自將萬餘人掠上虞。焚之。癸酉。入餘姚。殺承尉東破慈溪。入奉化。抵寧海。殺其令而據之。分兵圍象山。所過俘其少壯。餘老弱者蹂踐殺之。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裘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睦歎曰。有如此之衆。而策畫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

遣王中丞將兵來。聞其人智勇無敵。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大集舟艦。得閒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貨財以自實。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宜歛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但恐子孫不能守耳。終吾身保無憂也。甫曰醉矣。明日議之。睚以甫不用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賊客之。輅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爲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夏四月。式行至柿口。義成軍不整。式欲斬其將。久乃釋之。自是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裘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無降心。直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乙未。式入越州。旣交政。爲鄭祗德置酒。曰。式主軍政。不可以飲。監軍但與衆賓盡醉。迨夜繼以燭。曰。式在此。賊安能妨人樂飲。丙申。餞祗德于遠郊。復樂飲而歸。於是始修軍令。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爲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城中密謀屏語。賊皆知之。式陰察之。悉捕索斬之。刑將吏尤橫猾者。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爲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賊未滅。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可用也。舉籍府中得驍健者百餘人。虜久羈旅。所部遇之無狀。困餒甚。式旣犒飲。又調其父母妻子。皆泣拜護。呼願效死。悉以爲騎卒。使騎

將石宗本將之。凡在管內者，皆視此籍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爲烽燧以誦賊遠近衆寡。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騎。衆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兵，更籍土團千人以補之。乃命宣歙將白琮、浙西將凌茂貞、帥本軍北來將韓宗政等，帥土團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爲前鋒。自上虞趨奉化，解象山之圍。號東路軍。又以義成將白宗建、忠將游君楚、淮南將萬璘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號南路軍。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平民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俘獲者皆越人也。釋之。癸卯，南路軍拔賊沃洲寨。甲辰，拔新昌寨。破賊將毛應天，進抵唐興。五月辛亥，浙東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寧海。戊午，南路軍大破賊將劉睦。毛應天於唐興南谷斬應天。先是，王式以兵少，奏更發忠武義成軍。及請昭義軍，詔從之。三道軍至越州。式命忠武將張茵將三百人屯唐興，斷賊南出之道。義成將高羅銳將三百人益以台州土軍，徑趨寧海。攻賊巢穴，昭義將踈跌殺將四百人。益東路軍斷賊入湖州之道。庚申，南路軍大破賊於海遊鎮。賊入甬溪洞。戊辰，官軍屯於洞口。賊出洞戰，又破之。己巳，高羅銳襲賊別帥劉平。天寨破之。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睦謂裘甫曰：曷從吾謀入越州？寧有此困邪？王輅等進士數人在賊中，皆衣綠，睦悉收斬之。曰：亂我謀者，此青蟲也。高羅銳克寧海，收其逃散之民，得七千餘人。王式曰：賊窘且飢，必逃入海。入海則歲月間未可擒也。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又命望海鎮將雲思益、浙西將王克容將水軍巡海。溘思益等遇賊將劉簡於寧海東。賊不虞水軍遽至，皆棄船走山谷。得其船十七，盡焚之。式曰：賊無所逃矣。惟黃罕嶺可入剡，恨無兵以守之。雖然，亦成擒矣。裘甫既失寧海，乃帥其徒屯南

陳館下。衆尙萬餘人。辛未。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上嚶村。賊將王臯懼請降。戊寅。浙東東路軍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以緩追者。蹶跌戮令士卒敢顧者。斬毋敢犯者。賊果自黃罕嶺遁去。六月甲申。復入剡。諸軍失甫不知所在。義成將張茵在唐興。獲俘將苦之。俘曰。賊入剡矣。苟捨我。我請爲軍導。從之。茵後甫一日至剡。壁其東南。府中聞甫入剡。復大恐。王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東南兩路軍會於剡。辛卯。圍之。賊城守甚堅。攻之不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賊知之。乃出戰。三日。凡八十戰。賊雖敗。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以白。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果復出。又三戰。庚子夜。裘甫劉咤劉慶從百餘人出降。遙與諸將語。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壬寅。甫等至越州。式腰斬咤慶等二十餘人。械甫送京師。剡城猶未下。諸將已擒甫。不復設備。劉從簡帥壯士五百突圍走。諸將追至大蘭山。從簡據險自守。秋七月丁巳。諸將共攻克之。台州刺史李師望募賊相捕斬之。以自贖。所降數百人。得從簡首獻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乃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年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以賑貧乏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又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耳。兵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又問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八月。裘甫至京師。斬于東市。加王式檢校右散騎常侍。諸將官賞各有差。先是。上每以越盜爲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孜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爲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求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卷第三十六上

龐勛之亂

唐懿宗咸通三年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雕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露刃坐於兩廡夾幕之下。每月一更。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衆和之。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節度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拊背。或爲之執板唱歌。犒賜之費。日以萬計。風雨寒暑。復加勞來。猶時喧譁。邀求不已。牟薨。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帳慰撫。而驕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旦竟聚譟而逐之。朝廷知璋無辜。乙亥。以璋爲邠寧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爲武寧節度使。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驕兵聞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既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甲子。敕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洧自歸。始置徐海使。額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特帖豪泗二州。當時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寇孽消弭。而武寧一道。職爲亂階。今改爲徐州團練使。隸兗海節度。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宿州置宿泗郡團練觀察使。留將士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且以王式爲武寧節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玄質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忠武義成兩道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詣京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一切勿問。

四年冬十一月辛巳。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爲觀察府。以濠泗隸焉。

五年夏五月。敕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彊。比因罷節。頗多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嶺外事寧。卽與代歸。

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徐彥曾。慎由之從子也。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羣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未至。秋七月。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爲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朝廷聞之。八月。遣高品張敬思赦其罪。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剽掠。九月。龐勛等至湖南。監軍以計誘之。使悉輸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沿江東下。許佶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朝廷所以赦之者。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爲患耳。若至徐州。必殲醢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湘言於綯曰。徐卒擅歸。勢必爲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度淮。至徐州。與怨憤之衆合。爲患必大。綯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爲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勛招集銀刀等都竄匿者及諸亡命。匿於舟中。衆至千人。丁巳。至泗州。刺史杜愔。饗之於毬場。優人致辭。徐卒以爲玩已。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

愾素爲之備。徐卒不敢爲亂而止。愾之弟也。先是朝廷屢敕崔彥會慰撫。戍卒擅歸者勿使憂疑。彥會遣使以敕意諭之。道路相望。助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戊午行及徐城。助與許佶等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矣。丈夫與其自投網羅爲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蹈湯火。豈徒脫禍。兼富貴可求。況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弟。吾輩一唱於外。彼必響應於內矣。然後遵王侍中故事。五十萬賞錢。翹足可待也。衆皆呼躍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助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會。且爲申狀。稱助等遠戍六年。實懷鄉里。而武等因衆心不安。輒萌姦計。將士誠知誑誤。敢避誅夷。今旣蒙恩全宥。輒共誅首惡以補愆尤。冬十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彥會執而訊之。具得其情。乃囚之。丁卯。助復於遞中申狀。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符離。尙未釋甲。蓋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多疑。心生釁隙。乞且停此三人職任。以安衆心。仍乞戍還將士。別置二營。共爲一將。時戍卒距彭城止四驛。闔城恐懼。彥會召諸將謀之。皆泣曰。比以銀乃凶悍。使一軍皆蒙惡名。殲夷流竄。不無枉濫。今冤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戍卒復爾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爲逆亂。如此則闔境塗地矣。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會猶豫未決。團練判官溫庭皓復言於彥會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機。決於今日。今擊之有三難。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擅誅之一難也。帥其父兄。討其子弟。二難也。枝黨鉤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當道戍卒。若擅歸不誅。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軍之首。而輒敢害之。則凡爲將者何以號令士卒。二害也。所過剽掠。自爲甲兵。招納亡命。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吾。四害也。

逼脅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爲一營。從之則銀刀之患復起。違之則託此爲作亂之端。五害也。惟明公去其三難。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衆望。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勛。數勛之罪。以令士衆。且曰。非惟塗炭平人。實亦汙染將士。儻國家發兵誅討。則玉石俱焚矣。又曰。凡彼親屬。無用憂疑。罪止一身。必無連坐。仍命宿州出兵符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且奏其狀。彥曾戒元密無傷敕使。戊辰。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頓兵不進。其思所以奪敕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誦賊。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榜之。果得其情。乃爲偶人執旗幟列於山下而潛遁。比夜官軍始覺之。恐賊潛伏山谷。及間道來襲。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旦乃進追之。時賊已至符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澗水上。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闕刺史。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庚午。賊攻陷之。璐走免。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爲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龐勛自稱兵馬留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璐聞符離敗。決汴水以斷北路。賊至。水尙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外茅舍。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爲賊必固守。但爲攻取之計。賊夜使婦人持更。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爲盜。以千緡贈張敬思。遣騎送至汴之東境。縱使西歸。明旦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飢乏。賊艤舟隄下。而陳於隄外。伏千人於舟中。官軍將至。陳者皆走入陂中。密以爲畏。已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

走陷於荷涪。賊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敕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人情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乙亥。龐勛引兵北度濰水。踰山趣彭城。其夕。崔彥會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求救。明日。塞門選城中丁壯爲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會犇兗州。彥會怒曰。吾爲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衆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羅城。彥會退保子城。民助賊攻之。推草車塞門而焚之。城陷。賊囚彥會於彭城館。執尹戡。杜璋。徐行。儉。劄。而剉之。盡滅其族。勛坐聽事。盛陳兵衛。文武將吏伏謁。莫敢仰視。卽日城中願附從者萬餘人。戊寅。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旦。勛使趣之。庭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卽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負。勛迎爲上客。重爲勛草表。稱臣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頃因節度使刻削軍府。刑賞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奪其節制。翦滅一軍。或死或流。冤橫無數。今聞本道復欲誅夷。將士不勝痛憤。推臣權兵馬留後。彈壓十萬之師。撫有四州之地。臣聞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臣見利不失。遇時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揮戈曳戟。詣闕非遲。庚辰。遣押牙張瑄奉表詣京師。勛以許佶爲都虞候。趙可立爲都遊奕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將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將千人屯宿州。自餘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節之至。不過旬月。願効力獻策者。遠近輻湊。乃至光蔡淮浙兗鄆沂密羣盜。皆倍道歸之。闔溢郛郭。旬日間米斗直錢二百。勛詐爲崔彥會請翦滅徐州表。其略曰。一軍暴卒盡

可剪除。五縣愚民各宜配隸。又作詔書。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曰。微桂州將士回戈。吾徒悉爲魚肉矣。劉行及引兵至渦口。道路附從者增倍。濠州兵纔數百。刺史盧望回素不設備。不知所爲。乃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囚望回。自行刺史事。泗州刺史杜愔聞助作亂。完守備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愔封府庫。遣人迎勞誘之入城。悉誅之。明日圓至。卽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死者數百。乃斂兵屯城西。助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圓攻之。衆至萬餘。終不能克。初。朝廷聞龐勛自任山還趣宿州。遣高品康道偉齎敕書撫慰之。十一月。道偉至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陳甲兵。號令金鼓。響震山谷。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宴道偉於毬場。使人詐爲羣盜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輩。復作求節鉞表。附道偉以聞。初。辛雲京之孫讜寓居廣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杜愔有舊。聞龐勛作亂。詣泗州勸愔挈家避之。愔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爲也。且人各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何以安衆。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耳。讜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壬辰。復如泗州。時民避亂。扶老攜幼塞塗而來。見讜皆止之。曰。人皆南走。子獨北行。取死何爲。讜不應。至泗州。賊已至城下。讜急棹小舟得入。愔卽署團練判官。城中危懼。都押牙李雅有勇略。爲愔設守備。帥衆鼓譟四出。擊賊。賊退屯徐城。衆心稍安。龐勛募人爲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鄰道聞助。據徐州。各遣兵戍守要害。而官軍尙少。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魚臺等近十縣。宋州東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助遣其將張玄稔圍之。會旱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死。或說助曰。留後止欲求節鉞。當恭順盡禮。以事天子。外戢士卒。內撫百姓。庶幾可得。助雖不能用。然

國忌猶行香。饗士卒必先西向拜謝。癸卯，助聞敕使入境，以爲必賜旌節，衆皆賀。明日，敕使至，但責崔彥會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助大失望。遂囚敕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爲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宴權爲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帥。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渾達靺契苾酋長各帥其衆以自隨，詔許之。龐助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迴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彊不敢進，辛讜請往求救。杜愔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度淮，至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己酉，賊攻城益急，欲焚水門。城中幾不能禦，讜請復往求救。愔曰：「前往徒還，今往何益？」讜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愔與之泣別。」讜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爲陳利害。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讜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爲寇場，公詎能獨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死耳。」起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公弁僅免。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流涕。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讜舉身自擲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似已入城，還去則便。」讜逐之，攬得其髻，舉劍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讜曰：「臨陳妄言惑衆，必不可捨。」衆請不能得，乃共奪之。讜素多力，衆不能奪。讜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衆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愔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龐助遣其將許佶將精兵數千，助吳迴攻泗州。劉行及自濠州遣其將王弘立引

兵會之。戊午，鎮海節度使杜審權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泗州。己未，行約引兵至泗州。賊逆擊於淮南園之城中，兵少不能救。行約及士卒盡死。先是，令狐綯遣李湘將兵數千救泗州，與郭厚本、袁公弁合兵屯都梁城，與泗州隔淮相望。賊既破翟行約，乘勝遂圍之。十二月甲子，李湘等引兵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執湘及郭厚本，送徐州。據淮口漕驛路絕，康承訓軍於新興。賊將姚周屯柳子，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龐勛以爲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沭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軍士皆釋甲，指所愛二人爲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處，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泗州援兵既絕，糧且盡，人食薄粥。閏月己亥，辛讜言於杜愷，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力鬪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見令狐綯，甲辰，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城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爲之退五里。」賊夜遁。明旦，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濠州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掩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者，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龐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及鄉村。於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令狐綯畏其侵軼，遣使詣勛說諭，許爲奏請節鉞，勛乃息兵。俟

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修守備。時汴路旣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賊旣破戴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復絕。勛益自驕，日事遊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奢逸，得而復失，成而復敗多矣。況未得未成而爲之者乎？」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徐州始懼，應募者益少。而諸寨求益兵者相繼，勛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爲兵。又見兵已及數萬人，資糧匱竭，乃斂富室及商旅財，什取其七八。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勛同舉兵於桂州者尤驅暴奪人資財，掠人婦女。勛不能制，由是境內之民皆厭苦之。不聊生矣。王晏權兵數退，朝廷命秦寧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爲徐州北面招討使。前天雄節度使何全皞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龐勛，翔軍於藤沛，尤軍於豐蕭。

十年春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龐勛始懼，民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爲兵，日不過得三二十人。勛將孟敬文守豐縣，狡悍而兵多謀貳於勛，自爲符讖，勛聞之，會魏博攻豐，勛遣腹心將將三千助敬文守豐。敬文與之約共擊魏博軍，且譽其勇，使爲前鋒。新軍旣與魏博戰，敬文引兵退走。新軍盡沒，勛乃遣使給之曰：「王弘立已克淮南，留後欲自往鎮之，悉召諸將欲選一人可守徐州者。敬文喜，卽馳詣彭城，未至城數里，勛伏兵擒之，辛酉殺之。」徐賊寇海州，時諸道兵戍海州者已數千人，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散亂，伏兵發盡殪之。其攻壽州者復爲南道軍所破，斬獲數千人。辛讖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彊不敢進。讖曰：「我請爲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讖。」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

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鎖。讜帥衆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愔及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愔令讜帥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陳而過。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却。存誠屢欲自殺。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讜揚言賊不多。甚易與耳。帥衆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二月。康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爲前鋒。陷陳。却敵十鎮之兵。伏其驍勇。承訓嘗引麾下千人濟渙水。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奮槌衝圍。拔出承訓。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承訓數與賊戰。賊軍屢敗。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請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龐勛許之。己亥。弘立引兵度濰水。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弘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大敗。官軍蹙之於濰水。溺死者不可勝紀。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單騎走免。所驅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復還營。委棄資糧器械山積。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龐勛許佶以弘立驕惰致敗。欲斬之。周重爲之說。勛曰：弘立再勝未賞。一敗而誅之。棄功錄過。爲敵報讎。諸將咸懼矣。不若赦之。責其後效。勛乃釋之。弘立收散卒。纔得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勛益其兵而遣之。三月。康承訓既破王弘立。進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周引兵度水。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追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自柳子至芳城。死者相枕。斬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之有隙。開城聽入。執而斬之。龐勛聞之大懼。與許佶議。自將出戰。周重泣言於勛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

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死力戰。又勸殺崔彥會。以絕人望。術士曹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兩帥。今觀察使尚在。故留後未興。賊黨皆以爲然。夏四月壬辰。助殺彥會。及監軍張道謹。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璐。溫庭皓等。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死。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訓軍。助乃集衆揚言曰。助始望國恩。庶全臣節。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助與諸軍眞反者也。當掃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爲功耳。衆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給以精兵。許佶等共推助爲天冊將軍。大會明王。助辭王爵。先是辛讜復自泗州引饒勇四百人。迎糧於楊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止于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乙未。還至斗山。賊將王弘芝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衆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爲戰棚。讜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戰艦旣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龐助以父舉直爲大司馬。與許佶等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助據案而受之。時魏博屢圍豐縣。龐助欲先擊之。丙申。引兵發徐州。龐助夜至豐縣。潛入城。魏博軍皆不之知。魏博分爲五寨。其近城者屯數千人。助縱兵圍之。諸寨救之。助伏兵要路。殺官軍二千人。餘皆返走。賊攻寨不克。至夜解圍去。官軍畏其衆。且聞助自來。諸寨皆宵潰。曹翔方圍滕縣。聞魏博敗。引兵退保兗州。賊悉毀其城柵。運其資糧。傳檄徐州。盛自誇大。謂官軍爲國賊云。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乙巳。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不測衆寡。斂兵屯城西寨。舉就圍。

之縱火焚柵。賊衆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弘立死。吳迴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龐勛留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訓。或曰。天時向暑。蠶麥方急。不若且休兵聚食。然後圖之。或曰。將軍出師數日。摧七萬之衆。西軍震恐。乘此聲勢。彼破走必矣。時不可失。龐舉直以書勸助乘勝進軍。勛意遂決。丁未。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襄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遲明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爲之備。秣馬整衆。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勛旣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第城驛。勛初起。下邳土豪鄭鎰聚衆三千。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勛以爲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勛命鎰救之。鎰帥所部來降。六月。馬舉自泗州引兵攻濠州。拔招義鍾離定遠。劉行及設寨於城外。以拒守。舉先遣輕騎挑戰。賊見其衆少。爭出寨西擊之。舉引大軍數萬。自它道擊其東南。遂焚其寨。賊入固守。舉塹其三面而圍之。北面臨淮。賊猶得與徐州通。龐勛遣吳迴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應。舉遣別將度淮擊之。斬獲數千人。平其寨。曹翔之退屯兗州也。留滄州卒四千人。戍魯橋。卒擅還。翔曰。以龐勛作亂。故討之。今滄卒不從約束。是自亂也。勒兵迎之。圍於兗州城外。擇違命者二千人。悉誅之。朝廷聞魏博軍敗。以將軍宋威爲徐州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三萬。屯於豐蕭之間。翔復引兵會之。秋七月。康承訓克臨渙。殺獲萬人。遂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藤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帥逃匿。保據

山林賊抄掠者過之輒爲所殺。而五八村尤甚。有陳全裕者爲之帥。凡叛助者皆歸之。衆至數千人。戰守之具皆備。環地數十里。賊莫敢近。康承訓遣人招之。遂舉衆來降。賊黨益離。蘄縣土豪李袞殺賊守將舉城降於承訓。沛縣守將李直詣彭城計事。裨將朱玖舉城降於曹翔。直自彭城還。攻逆擊走之。翔發兵戍沛。玖邠州人也。助遣其將孫章許佶各將數千人攻陳全裕。朱玖皆不克而還。康承訓乘勝長驅拔第城。進抵宿州之西。築城而守之。龐助憂懣不知所爲。但禱神飯僧而已。初龐助怒梁丕專殺姚周黜之。使徐州舊將張玄稔代之治州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儒等列寨數重於城外。環水自固。康承訓圍之。張實夜遣人潛出以書白助曰。今國兵盡在城下。西方必虛。將軍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亳之郊。彼必解圍而西。將軍設伏要害。迎擊其前。實等出城中兵。蹙其將。破之必矣。時曹翔使朱玖擊豐破之。乘勝攻徐城下邳。皆拔之。斬獲萬計。助方憂懼欲走。得實書即從其策。使龐舉直許佶守徐州。引兵而西。八月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承訓患之。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張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於賊。心常憂憤。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衆。乃遣腹心張臯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旌爲應。使衆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助已梟首於僕射寨中。此輩何得尙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玄稔見承訓。肉袒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

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己未向晨，玄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龐舉直許佶聞之，嬰城拒守。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爲賊城守？若尙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佶帥其黨保子城，曰：「吳賊黨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佶首，餘黨多赴水死。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龐助將兵二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掠無遺。庚申，承訓始知之，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爲前鋒，助襲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鄭處冲守其北城，賊知有備，捨去。度汴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助引兵循溪水而東，將歸彭城，爲沙陀所逼，不暇飲食。至蘄將濟水，李袞發橋勒兵拒之，賊惶惑不知所之。至故縣西，官軍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降者纔及千人，助亦死，而人莫之識。數日，乃獲其尸。賊宿遷等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宋威亦取蕭縣，吳迴獨守濠州不下。冬十月，以張玄稔爲右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馬舉攻濠州。自夏及冬，不克。城中糧盡，殺人而食之。守軍深塹重圍以守之。辛丑夜，吳迴突圍走，舉勒兵追之，殺獲殆盡。迴死於招義，以康承訓爲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愔爲義成節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爲節度使，召見留爲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賞賚甚厚。以辛讜爲亳州刺史，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愔不能成也。賜和州刺史崔雍自盡家屬流康州。兄弟五人皆遠貶。十一年夏四月，徐賊餘黨猶相聚閭里爲羣盜，散居兗、鄆、青、齊之間，詔

徐州觀察使夏侯誼招諭之。五月，上令百官議處置徐州之宜。六月丙午，太子少傅李膠等狀以爲徐州雖屢構禍亂，未必比屋頽凶。蓋由統御失人，是致姦回乘釁。今使名雖降，兵額尙存，以爲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彘因攻守，結釁已深，宜有更張。庶爲兩便，詔從之。徐州依舊爲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爲團練使，割隸淮南。冬十一月丁卯，復以徐州爲感化軍節度。

回鶻叛服

唐玄宗開元四年，突厥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於獨樂水。默啜恃勝不設備，拔曳固進卒頡質略斬之。默啜之子小可汗立，骨咄祿之子闕特勒擊殺之，立其兄左賢王默棘連，是爲毗伽可汗。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突厥毗伽可汗爲其大臣梅錄啜所毒而死，其弟登利可汗立。

二十七年秋七月，登利從叔判闕特勒攻殺登利，立毗伽可汗之子爲可汗。俄爲骨咄葉護所殺。骨咄葉護自立爲可汗，上以突厥內亂，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落。

天寶元年，突厥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咄葉護殺之，推拔悉密酋長爲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爲左右葉護，突厥餘衆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爲烏蘇米施可汗。回紇葉護骨力裴羅遣使入貢，賜爵奉義王。

三載秋八月，拔悉密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傳首京師。國人立其弟鶻隴匄白眉特勒，是爲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回紇骨力

裴羅自立爲骨咄祿毗伽闕可汗。遣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爲懷仁可汗。於是懷仁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於烏德健山。舊統藥邏葛等九姓。其後又併拔悉蜜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戰則以二客部爲先。四載。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回紇斥地愈廣。東際室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厥故地。懷仁卒。子磨延覈立。號葛勒可汗。

肅宗至德元載。安祿山之反也。回紇可汗遣使請助國討賊。宴賜而遣之。上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幽王守禮之子承寀爲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于回紇。以請兵。敦煌王承寀至回紇牙帳。回紇可汗以女妻之。遣其貴臣與承寀及僕固懷恩偕來。見上於彭原。上厚禮其使者而歸之。賜回紇女號毗伽公主。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兵入援。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十一月戊午。回紇至帶汗谷。與郭子儀軍合。辛酉。與同羅及叛胡戰於榆林河北。大破之。斬首三萬。捕虜一萬。河曲皆平。

二載。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宴賜勞予。惟其所欲。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大軍入西京。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願至東京如約。葉護下馬答拜。跪捧王足曰。當爲殿下徑往東京。胡虜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二事詳見安史之亂。冬十月壬戌。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十一月己丑。以回紇葉護爲司空。忠義王歲遣回紇絹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乾元元年秋七月丁亥。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以殿中監漢

中王瑀爲冊禮使。右司郎中李巽副之。命左僕射裴冕送公主至境上。戊子。又以司勳員外郎鮮于叔明爲瑀副。叔明。仲通之弟也。甲子。上送寧國公主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胡帽坐帳中。榻上。儀衛甚盛。引瑀等立於帳外。瑀不拜而立。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瑀與叔明對曰。羈者唐與諸國爲昏。皆以宗室女爲公主。今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禮至重。可汗奈何以子塔傲婦翁。坐榻上受冊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冊命。明日立公主爲可敦。舉國皆喜。八月。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

二年春三月甲申。回紇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犇還西京。上宴之於紫宸殿。賞賜有差。庚寅。骨啜特勒等辭還行營。夏四月。回紇毗伽闕可汗卒。長子葉護先遇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爲登里可汗。回紇欲以寧國公主爲殉。公主曰。回紇慕中國之俗。故娶中國女爲婦。若欲從其本俗。何必結昏萬里之外。邪。然亦爲之。瘞面而哭。秋八月。回紇以寧國公主無子聽歸。丙辰。至京師。

寶應元年秋九月。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且徵兵討史朝義。回紇已爲朝義所誘。有輕唐之志。上遣僕固懷恩往見之。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賊。詳見安史之亂冬十月。以雍王適爲天下兵馬元帥。丙寅。上命僕固懷恩與母妻俱詣行營。雍王適至陝州。回紇可汗屯於河北。適與僚屬從數十騎往見之。可汗責適不拜舞。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爲兄弟。可汗於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長子。今爲元帥。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殯。不應舞。

蹈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魏瑀、韋少華、李進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諳事，遣歸營。瑀少華一夕而死。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前鋒，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詳見安史之亂

代宗廣德元年春閏正月己酉夜，有回紇十五人犯含光門，突入鴻臚寺，門司不敢遏。回紇登里可汗歸國，其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人無所忌憚。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遣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七月，冊回紇可汗爲頡咄登密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爲娑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左右殺以下，皆加封賞。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俱入寇。事見僕固懷恩之叛

大曆三年，回紇可敦卒。秋七月庚辰，以右散騎常侍蕭昕爲弔祭使。回紇庭詰昕曰：我於唐有大功，唐奈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之功，唐已報久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入寇，逼我郊畿，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歸矣。乃回紇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紇慚，厚禮而歸之。

四年，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爲女。回紇請以爲可敦。夏五月辛卯，冊爲崇徽公主。嫁回紇可汗壬辰，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虞董晉爲判官。六月丁酉，公主辭行，至回紇牙帳。回紇來言曰：唐約我爲市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晉，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

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晉拜。既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

七年春正月甲辰。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是日宮門皆閉。上遣中使劉清潭諭之。乃止。秋七月癸巳。回紇使擅出鴻臚寺。逐長安令邵說。至含光門街。奪其馬。說乘它馬而去。弗敢爭。

八年。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緡。動至數萬匹。馬皆驚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絕於鴻臚。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秋七月辛丑。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八月壬申。回紇復遣使者赤心。以馬萬匹來求互市。有司以回紇赤心馬多。請市千匹。郭子儀以爲如此。逆其意太甚。自請輸一歲俸爲國市之。上不許。十一月戊子。命市六千匹。

十年冬十二月。回紇千騎寇夏州。州將梁榮宗破之於烏水。郭子儀遣兵三千救夏州。回紇遁去。

十一年春二月辛巳。增朔方五城戍兵。以備回紇。

十三年春三月甲戌。回紇使還過河中。朔方軍士掠其輜重。因大掠坊市。秋七月戊午。郭子儀奏以回紇猶在塞上。邊人恐懼。請遣邠州刺史渾瑊將兵鎮振武軍。從之。回紇始去。

十四年秋七月庚辰。詔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無得效華人。先是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商胡僞服而雜居者又倍之。縣官日給饔飧。殖貨產。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日縱暴橫。吏不敢問。或衣華服。誘取妻妾。故禁之。

德宗建中元年。初回紇風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於唐。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爲之虛耗。而虜俗亦壞。及代宗崩。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登里驕不爲禮。九姓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欲舉國入寇。其相頓莫賀達干。登里之從父兄也。諫曰。唐大國也。無負於我。吾前年侵太原。獲牛馬數萬。可謂大捷。而道遠糧乏。比歸。士卒多徒行者。今舉國深入。萬一不捷。將安歸乎。登里不聽。頓莫賀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舉兵擊殺之。并九姓胡二千人。自立爲合骨咄祿伽可汗。遣其臣聿達干與梁文秀俱入見。願爲藩臣。垂髮不剪。以待册命。乙卯。命京兆少尹臨漳源休册頓莫賀爲武義成功可汗。秋八月甲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董突等九百餘人。董突者。武義可汗之叔父也。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與回紇共爲公私之患。上卽位。命董突盡帥其徒歸國。輜重甚盛。至振武。留數月。厚求資給。日食肉千斤。它物稱是。縱樵牧者暴踐禾稼。振武人苦之。光晟欲殺回紇。取其輜重。而畏其衆彊。未敢發。九姓胡聞其種族爲新可汗所誅。多道亡。董突防之甚急。九姓胡不得亡。又不敢歸。乃密獻策於光晟。請殺回紇。光晟喜其黨類自離。許之。上以陝州之辱。實應元年。德宗爲元帥時。見回紇於陝州。心恨回紇。光晟知上旨。乃奏稱回紇本種非多。所輔以彊者羣胡耳。今聞其自相魚肉。頓莫賀新立移地。健有孽子。及國相梅錄各擁兵數千人。相攻國未定。彼無財則不能使其衆。陛下不乘此際除之。乃歸其人與之財。正所謂借寇兵。齎盜糧者也。請殺之。三奏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爲禮。董突怒執而鞭之數十。光晟勒兵掩擊。并羣胡盡殺之。聚爲京觀。獨留二胡使歸國爲證。曰。回紇鞭辱

大將且謀襲據振武。故先事誅之。上徵光晟爲右金吾將軍。遣中使王嘉祥往致信幣。回紇請得專殺者以復讎。上爲之貶光晟爲睦王傅。以慰其意。

三年。張光晟之殺突董也。上欲遂絕回紇。召册可汗使源休還太原。久之。乃復遣休送突董及翳密施大。小梅錄等四喪還其國。可汗遣其宰相頡子思迦等迎之。頡子思迦坐大帳。立休等於帳前。雪中詰以殺突董之狀。欲殺者數四。供待甚薄。留五十餘日。乃得歸。可汗使人謂之曰。國人皆欲殺汝。以償怨。我意則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我又殺汝。加以血洗血。汚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唐負我馬直絹百八十萬匹。當速歸之。遣其散支將軍康赤心隨休入見。休竟不得見。可汗而還。己卯。至長安。詔以帛十萬匹。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休有口辯。盧杞恐其見上得幸。乘其未至。先除光祿卿。

四年。兩河之用兵也。王武俊召回紇兵。使絕李懷光等糧道。懷光等已西去。而回紇達干將回紇千人。雜虜二千人。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說之。欲與俱詣河南。取東都。應接朱泚。許以河南子女金帛。賂之。滔娶回紇女爲側室。回紇謂之朱郎。且利其俘掠。許之。

興元元年夏五月乙亥。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回紇達干見朱滔請戰。回紇敗走。事見藩鎮
邊兵

貞元三年。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昏。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於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於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爲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

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爲今之計，當以回紇爲先。三國差緩耳。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上曰：朕於卿言皆聽之矣。至於和回紇，宜待子孫。於朕之時，則固不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卽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其後張光晟殺突董等九百餘人，合骨咄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然則合骨咄祿固無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非邪。對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未嘗不論回紇事。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旣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己與之和，但不能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臣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葉護固邀臣至其營，肅宗猶不許。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之防也。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不足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敢入城。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爲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爲之屈，當

是之時。臣不敢言其它。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擾。可汗毋捧陛下於貂裘。叱退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己爲是乎。不屈爲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於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卿二人以爲何如。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似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柰何。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羈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再復京城之勳。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讎。况其贊普至今尙存。宰相不爲陛下別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此爲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爲怨已久。又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爲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親厚。故聞臣爲相而求和。安有復相拒乎。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曰。自至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乎。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再發一書耳。上從之。旣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與約五事。一皆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曰。回紇則旣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柰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之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苦於吐蕃賦役重。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彊。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

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故知其可招也。癸亥。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咸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絹五萬疋。

四年。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得唐許昏甚喜。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國相。跌跌都督以下千餘人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爲兄弟。今爲子壻半子也。若吐蕃爲患。子當爲父除之。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絕之。冬十月戊子。回紇至長安。可汗仍表請改回紇爲回鶻。許之。庚子。册命咸安公主加回鶻可汗號。長壽天親可汗十一月以刑部尙書關播爲送咸安公主兼册回鶻可汗使。

五年冬十二月庚午。聞回鶻天親可汗薨。戊寅。遣鴻臚卿郭鋒册命其子爲登里羅沒密施俱祿忠貞毗伽可汗。先是安西北庭皆假道於回鶻以奏事。故與之連和。北庭去回鶻尤近。回鶻誅求無厭。又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及三葛祿白服突厥皆附於回鶻。回鶻數侵掠之。吐蕃因葛祿白服之衆以攻北庭。回鶻大相頡干迦斯將兵救之。

六年。回鶻忠貞可汗之弟紘忠貞而自立。其大相頡干迦斯西擊吐蕃未還。夏四月。次相帥國人殺篡者而立忠貞之子阿啜爲可汗。年十五。回鶻頡干迦斯與吐蕃戰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苦於回鶻誅求。與沙陁酋長朱邪盡忠皆降於吐蕃。節度使楊襲古帥麾下二千人犇西州。六月。頡干迦斯引兵還國。次相恐其有廢立。與可汗皆出郊迎。俯伏自陳擅立之狀。曰。今日惟大相死生之。盛陳郭鋒所齎國信。悉以遺之。可汗拜且泣。曰。兒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於阿多。國政不敢豫也。虜謂父爲阿多。頡干迦斯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遂執臣禮。悉以所遺頒從行者。已無所受。國中由是稍安。秋。頡干迦斯悉舉國兵數

萬召楊襲古將復北庭。又爲吐蕃所敗。死者太半。襲古收餘衆數百將還西州。頡干迦斯給之曰。且與我同至牙帳。當送君還朝。旣而留不遣。竟殺之。安西由是遂絕。莫知存亡。而西州猶爲唐固守。葛祿乘勝取回鶻之浮圖川。回鶻震恐。悉遷西北部落於牙帳之南。以避之。遣達北特勒梅錄隨郭鋒偕來。告忠貞可汗之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慢。刺史皆與之鈞禮。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略欲以氣加之。謂梅錄曰。聞可汗新沒。欲申弔禮。景略先據高壘而坐。梅錄俯僂前哭。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梅錄驕容猛氣。索然俱盡。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於庭。威名聞塞外。冬十月辛亥。郭鋒始自回鶻還。

七年春二月癸卯。遣鴻臚少卿庾鋌冊回鶻奉誠可汗。

十一年夏四月。回鶻奉誠可汗卒。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爲可汗。骨咄祿本姓蹶跌氏。辯慧有勇略。自天親時典兵馬用事。大臣諸酋長皆畏服之。旣爲可汗。冒姓藥羅葛氏。遣使來告喪。自天親可汗以上子孫幼穉者。皆內之闕庭。五月庚寅。遣秘書監張薦冊拜回鶻可汗骨咄祿爲騰里邏羽錄沒密施合胡祿毗伽懷信可汗。

順宗永貞元年。回鶻懷信可汗卒。遣鴻臚少卿孫杲臨弔。冊其嗣爲騰里野合俱錄毗伽可汗。

憲宗元和元年。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於中國置寺處之。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漣酪。回鶻信奉之。可汗或與議國事。

三年春二月戊寅。咸安大長公主薨于回鶻。三月。回鶻騰里可汗卒。夏五月丙午。冊回鶻新可汗爲愛

登里囉泊蜜施合毗伽保義可汗。

八年冬十月。回鶻發兵度磧南。自柳谷西擊吐蕃。壬寅。振武天德軍奏回鶻數千騎至鷓鴣泉。邊軍戒嚴。九年春二月。李吉甫奏請復置宥州。以備回鶻。上從之。先是回鶻屢請昏。朝廷以公主出降。其費甚廣。故未之許。禮部尙書李絳上言。以爲回鶻凶彊。不可無備。淮西窮蹙。事要經營。今江淮大縣。歲所入賦。有二十萬緡者。足以備降主之費。陛下何愛一縣之賦。不以羈縻勁虜。回鶻若得許昏。必喜而無猜。然後可以脩城塹。蓄甲兵。邊備旣完。得專意淮西。功必萬全。今旣未降公主。而虛弱西城。磧路無備。更脩天德。以疑虜心。萬一北邊有警。則淮西遺醜。復延歲月之命矣。儻虜騎南牧。國家非走兵二萬騎五千。則不足以抗禦。借使一歲而勝之。其費豈特降主之比哉。上不聽。

十二年。回鶻屢請尙公主。有司計其費近五百萬緡。時中原方用兵。故上未之許。二月辛卯朔。遣回鶻摩尼僧等歸國。命宗正少卿李誠使回鶻諭意。以緩其期。

十五年。憲宗之末。回鶻遣合達干來求昏。尤切。憲宗許之。三月癸卯朔。遣合達干歸國。穆宗長慶元年夏四月丙戌。册回鶻嗣君爲登囉羽錄沒蜜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五月丙申朔。回鶻遣都督宰相等五百餘人來迎公主。癸亥。以太和長公主嫁回鶻。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唐與回鶻婚。六月辛未。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却之。戊寅。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二年。裴度之討幽鎮也。回鶻以兵從。朝議以爲不可。遣中使止之。回鶻遣其臣李義節將三千人已至豐

州北却之不從。詔發繪帛七萬匹以賜之。甲寅始還。

四年。回鶻崇德可汗卒。弟曷薩特勒立。

敬宗寶曆元年春三月辛酉。遣司門郎中于人文册回鶻曷薩特勒爲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毗伽昭禮可汗。

文宗大和六年春三月。回鶻昭禮可汗爲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

七年夏四月丙戌。册回鶻新可汗爲愛登里囉汨沒蜜施合句祿毗伽彰信可汗。

開成四年。回鶻相安允合特勒柴革謀作亂。彰信可汗殺之。相掘羅勿將兵在外。以馬三百賂沙陀朱邪赤心。借其兵。共攻可汗。可汗兵敗自殺。國人立廬馭特勒爲可汗。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赤心執宜之子也。

五年。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黠戛斯部落。卽古之堅里。唐初結骨也。後更號黠戛斯。乾元中。爲回鶻所破。自是隔閡不通中國。其君長曰阿熱。建牙青山。去回鶻牙囊駝行四十日。其人悍勇。吐蕃回鶻常賂遺之。假以官號。回鶻旣衰。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遣相國將兵擊之。連兵二十餘年。數爲黠戛斯所敗。嘗回鶻曰。汝運盡矣。我必取汝金帳。金帳者。回鶻可汗所居帳也。及掘羅勿殺彰信可汗。立廬馭回鶻別將句錄莫賀引黠戛斯十萬騎攻回鶻。大破之。殺廬馭及掘羅勿。焚其牙帳蕩盡。回鶻諸部逃散。其相馭職特勒。麗等十五部。西奔葛邏祿。一支奔吐蕃。一支奔安西。可汗兄弟。嗚沒斯等。及其相赤心。僕固特勒。那頡。各帥其衆。抵天德塞下。就雜虜貿易穀食。且求內附。冬十月丙辰。天德軍使溫德彝奏。回鶻潰兵侵

逼西城。亘六十里。不見其後。邊人以回鶻猥至。恐懼不安。詔振武軍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關以備之。武宗會昌元年春二月。回鶻十三部近牙帳者。立烏希特勒爲烏介可汗。南保錯子山。秋八月。天德軍使田牟監軍韋仲平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唃沒斯等侵逼塞下。吐谷渾沙陀党項皆世與爲仇。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皆以爲唃沒斯等叛可汗而來。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請。擊之。使上以問宰相李德裕。以爲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今爲鄰國所破。部落離散。窮無所歸。遠依天子。無秋毫犯塞。柰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運糧食以賜之。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陳夷行曰。此所以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擊之。德裕曰。彼吐谷渾等各有部落。見利則銳敏爭進。不利則鳥驚魚散。各走巢穴。安肯守死爲國家用。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爲患。縱使侵暴邊境。亦須俟徵諸道大兵討之。豈可獨使天德擊之乎。時詔以鴻臚卿張賈爲巡邊使。使察回鶻情僞。未還。上問德裕曰。唃沒斯等請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謂之叛將。則恐不可。若可汗在國。唃沒斯等帥衆而來。則於體固不可受。今聞其國敗亂。無主。將相逃散。或犇吐蕃。或犇葛邏祿。惟此一支。遠依大國。觀其表辭。危迫懇切。豈可謂之叛將乎。唃沒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烏介。自無君臣之分。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俟其攻犯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或於吐谷渾等部中。小有鈔掠。聽自讎報。亦未可助以官軍。仍詔田牟。仲平毋得邀功生事。常令不失大信。懷柔得宜。彼雖戎狄。必知感恩。辛酉。詔田牟約勒將士及雜虜。毋得先犯回鶻。九月戊辰朔。詔河東振武嚴兵以備之。牟布之弟也。李德裕謂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斛。

以賜之上。以爲疑。閏月己亥。開延英。召宰相議之。陳夷行於候對之所。屢言資盜糧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儻不以此糧。噉飢虜。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咎將誰歸。夷行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許以穀二萬斛振之。冬十一月。李德裕上言。今回鶻破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戎狄必謂國家降主虜庭。本非愛惜。既負公主。又傷虜情。請遣通事舍人苗縝齋詔詣嗚沒斯。令轉達公主。兼可卜嗚沒斯逆順之情。從之。初。黠戛斯既破回鶻。得大和公主。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遣達干十人奉公主歸之於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達干盡殺之。質公主南度磧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言。可汗已立求册命。烏介又使其相頡干伽斯等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公主。可汗十二月庚辰。制遣右金吾大將軍王會等慰問回鶻。仍賑米二萬斛。又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宜帥部衆。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比。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且於漢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

二年春正月。朝廷以回鶻屯天德。振武北境。以兵部郎中李拭爲巡邊使。察將帥能否。拭。鄜之子也。二月。河東節度使符澈修杷頭烽舊戍。以備回鶻。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回鶻復奏求糧。及尋勘吐谷渾党項所掠。又借振武城。詔遣內使楊觀賜可汗書。諭以城不可借。餘當應接處置。三月戊申。李拭巡邊還。稱振武節度使劉沔有威略。可任大事。時河東節度使符澈疾病。庚申。以沔代之。以金吾上將軍李忠順爲振武節度使。遣將作少監苗縝册命烏介可汗。使徐行駐於河東。俟可汗位定。然後進。旣而可汗屢侵擾邊境。縝竟不行。回鶻嗚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先告田牟。

云。赤心謀犯塞。乃誘赤心并僕固殺之。那頡斲收赤心之衆七千帳。東走河東。奏回鶻兵至橫水。殺掠兵民。今退屯釋迦泊東。李德裕上言。釋迦泊西距可汗帳三百里。未知此兵爲那頡所部。爲可汗遣來。宜且指此兵云。不受可汗指揮。擅掠邊鄙。密詔劉沔武仲先經略此兵。如可以討逐。事亦有名。摧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懼。夏四月庚辰。天德都防禦使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不俟朝旨。已出兵三千拒之。壬午。李德裕奏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卽詔雲朔天德以來。羌渾各出兵奮擊回鶻。凡所虜獲。竝令自取。回鶻羈旅二年。糧食乏絕。人心易動。宜詔田牟招誘降者。給糧轉致太原。不可留於天德。嗚沒斯誠僞。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縱使不誠。亦足爲反間。且欲獎其忠義。爲討伐之名。令遠近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欲盡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爲天德都團練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從其言。初。大和中。河西党項擾邊。文宗召石雄於白州。隸振武軍爲裨將。屢立戰功。以王智興故。未甚進擢。至是。德裕舉用之。甲申。嗚沒斯帥其國特勒宰相等二千二百餘人來降。五月戊申。遣鴻臚卿張賈安撫嗚沒斯等。以嗚沒斯爲左金吾大將軍。懷化郡王。其次酋長官賞有差。賜其部衆米五千斛。絹三千匹。那頡斲帥其衆自振武大同東。因室韋黑沙南。趣雄武軍窺幽州。盧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其弟仲至將兵三萬迎擊。大破之。斬首捕虜不可勝計。悉收降其七千帳。分配諸道。那頡斲走。烏介可汗獲而殺之。時烏介衆雖衰減。尙號十萬。駐牙於大同軍北閭門山。楊觀自回鶻還。可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嗚沒斯等。詔報以糧食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糴三千石。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中國所鮮出。於北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嗚

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不隨可汗。已及二年。慮彼猜嫌。窮迫歸命。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降。於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 嗚沒斯入朝。六月甲申。以嗚沒斯所部爲歸義軍。以嗚沒斯爲左金吾大將軍充軍使。 秋七月。嗚沒斯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烏介可汗復遣其相上表借兵助復國。又借天德城。詔不許。初。可汗往來天德振武之間。剽掠羌渾。又屯杷頭烽北。朝廷屢遣使諭之。使還漠南。可汗不奉詔。李德裕以爲那頡斫屯於山北。烏介恐其與奚契丹連謀邀遮。故不敢遠離塞下。望敕張仲武諭奚契丹與回鶻共滅那頡斫。使得北還。及那頡斫死。可汗猶不去。議者又以爲回鶻待馬價。詔盡以馬價給之。又不去。八月。可汗帥衆過杷頭烽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鬪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閉城自守。吐谷渾党項皆挈家入山避之。庚午。詔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來春驅逐回鶻。丁丑。賜嗚沒斯與其弟阿歷支習勿斫烏羅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貞。思義。思禮。國相愛邪勿。姓愛名弘順。仍以弘順爲歸義軍副使。上遣回鶻石戒直還其國。賜可汗書。諭以自彼國爲紇吃斯所破。來投邊境。撫納無所不至。今可汗尙此近塞。未議還蕃。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擊羌渾諸部。遙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每觀蹤由。實懷馳突之計。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已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上又命李德裕代劉沔答回鶻相頡于迦斯書。以爲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令太和公主入謁太皇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愧懷。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又深入邊境。侵暴不已。求援繼

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爲紇吃斯所破。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於彼。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如此事。昔鄧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戊子。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等三道嚴兵守備。俟來春驅逐。乘回鶻人困馬羸之時。又官軍免盛寒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詔命。若慮河冰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決策於數日之間。以河朔兵。益河東兵。必令收功於兩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紜。互有異同。儻不一詢羣情。終爲浮辭所撓。望令公卿集議。詔從之。時議者多以爲宜。俟來春。九月。以劉沔兼招撫回鶻使。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爲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丹。室韋等。竝自指揮。以李思忠爲河西黨項都將。回鶻西南面招討使。皆會軍于太原。令沔屯鴈門關。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詢唐事。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仲武破那頡。啜得室。韋酋長妻子。室韋以金帛羊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回鶻監使。則歸之。癸卯。李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儔。適至。云。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劉沔以爲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爲其掩襲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儔。若與幽州合勢。迫逐回鶻。更須益幾兵。儔言不須多益兵。惟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追回鶻。李思忠請與契苾沙陀吐谷渾六千騎合勢。擊回鶻。乙巳。以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將河東蕃兵。詣振武。受李思忠指揮。通何力之五世孫。冬十月。黠戛斯遣將軍踏布合祖等。至天德軍。言先遣都呂施合等奉公主歸之。大唐至今無聲問。不知得達。或爲奸人所隔。今出兵求

索上天入地。期於必得。又言將徙就合羅川。居回鶻故國。兼已得安西北庭達勒等五部落。十一月辛卯朔。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請出步兵五千討回鶻。詔不許。上遣使賜太和公主冬衣。命李德裕爲書。賜公主略曰。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回鶻所爲。甚不循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爲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已後。不得以姑爲詞。十二月。李忠順奏擊回鶻破之。

三年春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之衆寡。見羣車數十乘。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家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侍從相保。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爲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爲。棄輜重走。雄追擊之。庚子。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歸。斬首萬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丙午。劉沔捷奏至。李思忠入朝。自以回鶻降將。懼邊將猜忌。乞并弟思貞等及愛弘順。皆歸闕庭。上從之。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其潰兵多詣幽州降。二月辛未。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甲戌。上引對班在勃海使之上。上欲令趙蕃就黠戛斯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上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以唐兵萬人戍之。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上乃止。黠戛斯求册命。李德裕奏宜與之結歡。令自將兵求殺使者罪人。及討黑車子上。恐加可汗之名。卽不脩臣禮。

踵回鶻故事。求歲遺及賣馬。猶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册命。又當彼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庚寅。太和公主至京師。改封安定大長公主。詔宰相帥百官迎謁於章敬寺前。公主詣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回鶻負恩和親無狀之罪。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陽安等六公主不來。慰問安定公主。各罰俸物及封絹。三月。以太僕卿趙蕃爲安撫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黠戛斯可汗書。諭以貞觀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迄于天寶。朝貢不絕。比爲回鶻所隔。回鶻陵虐諸蕃。可汗能復讎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旣與爲怨。須盡殲夷。儻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原。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册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別命使展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爲之。劉沔奏。歸義軍回鶻三千餘人。及酋長四十三人。準詔分隸諸道。皆大呼連營。據呼沱河。不肯從命。已盡誅之。回鶻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六月。黠戛斯可汗遣將軍溫忸合入貢。上賜之書。諭以速平回鶻黑車子。乃遣使行册命。秋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四年春三月。黠戛斯遣將軍諦德伊斯難珠等入貢。言欲徙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上賜詔諭。以今秋可汗擊回鶻黑車子之時。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鎮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册命。並依

回鶻故事。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乃以給事中劉濛爲巡邊使。使之先備器械糗糧。及訶吐蕃守兵衆寡。又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俟。今秋黠戛斯擊回鶻。邀其潰敗之衆。南來者。皆委濛與節度團練使詳議。以聞。濛。晏之孫也。秋九月。李德裕奏。幽州奏事官言。訶知回鶻上下離心。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唐。不如歸唐。又與室韋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遣識事中使賜仲武詔。諭以鎮魏已平。昭義惟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宜早思立功。五年夏四月壬寅。以陝魏觀察使李拭爲冊黠戛斯可汗使。五月。冊黠戛斯可汗爲宗英雄武誠明可汗。

六年。烏介可汗之衆稍稍降散。國相逸隱殺烏介於金山。立其弟特勒遏捻爲可汗。冊黠戛斯可汗使者以國喪未行。或以爲僻遠小國。不足與之抗衡。回鶻未平。不應遽有建置。詔百官集議。事遂寢。宣宗大中元年春二月庚午。加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同平章事。賞其屢破回鶻也。夏五月。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大破諸奚。六月。以鴻臚卿李業爲冊黠戛斯英武誠明可汗使。

二年。回鶻遏捻可汗。仰給於奚王石舍朗及張仲武。大破奚衆。回鶻無所得食。日益耗散。至是所存貴臣以下不滿五百人。依於室韋。使者入賀。正過幽州。張仲武使歸取遏捻等。遏捻聞之夜。與妻葛祿子特勒毒斯等九騎西走。餘衆追之不及。相與大哭。室韋分回鶻衆爲七七姓。共分之。居三日。黠戛斯遣其相阿播帥諸胡兵。號七萬來取回鶻。大破室韋。悉收回鶻餘衆歸磧北。猶有數帳。潛竄山林。鈔盜諸胡。其別部雁勒先在安西。亦自稱可汗。居甘州總磧西諸城。種落微弱。時入獻見。

十年春三月辛亥。詔以回鶻有功於國。世爲婚姻。稱臣奉貢。北邊無警。會昌中虜廷喪亂。可汗犇亡。屬奸臣當軸。遽加殄滅。近有降者云。已厯歷今爲可汗。尙寓安西。俟其歸復牙帳。當加册命。冬十月。上遣使詣安西鎮撫回鶻。使者至靈武。會回鶻可汗遣使入貢。十一月辛亥。册拜爲盟祿登里羅日沒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以衛尉少卿王端章充使。

十一年冬十月。王端章册立回鶻可汗。道爲黑車子所塞。不至而還。辛卯。貶端章賀州司馬。

懿宗咸通四年秋八月。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難支表求經籍。及每年遣使走馬請曆。又欲討回鶻。使安西以來悉歸唐。不許。

七年冬十二月。黠戛斯遣將軍乙支連幾入貢。奏遣鞍馬迎册立使。及請亥年曆日。

僖宗乾符元年。初。回鶻屢求册命。詔遣册立使郝宗莒詣其國。會回鶻爲吐谷渾唃末所破。逃遁不知所之。詔宗莒以玉册國信授靈鹽節度使唐弘夫掌之。還京師。

卷第三十六下

吐蕃衰亂 唐復河湟附

唐文宗開成三年。吐蕃彝泰贊普卒。弟達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僅能自守。久不爲邊患。達磨荒淫殘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

武宗會昌二年冬十二月丁卯。吐蕃遣其臣論普熱來告達磨贊普之喪。命將作少監李璟爲弔祭使。劉

沔奏移軍雲州。初，吐蕃達磨贊普有佞幸之臣以爲相，達磨卒無子，佞相立其妃繚氏兄尙延力之子乞離胡爲贊普，纔三歲，佞相與妃共制國事。吐蕃老臣數十人皆不得豫政事，首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繚氏子，國人誰服其令？鬼神誰饗其祀？國必亡矣。比年災異之多，乃爲此也。老夫無權，不得正其亂，以報先贊普之德，有死而已。拔刀瘖面，慟哭而出，佞相殺之，滅其族。國人憤怒，又不遣使詣唐求册立。洛門川討擊使論恐熱性悍，忍多詐謀，乃屬其徒告之曰：賊捨國族立繚氏，專害忠良，以脅衆臣，且無大唐册命，何名贊普？吾當與汝屬舉義兵入誅繚妃及用事者，以正國家。天道助順，功無不成。遂說三部落得萬騎，是歲與青海節度使同盟舉兵，自稱國相。至渭州，遇國相尙思羅屯薄寒山，恐熱擊之，思羅棄輜重西奔松州。恐熱遂屠渭州，思羅發蘇毗吐谷渾羊同等兵合八萬保洮水，焚橋拒之。恐熱至，隔水語蘇毗等曰：賊臣亂國，天遣我來誅之。汝曹柰何助逆？我今已爲宰相，國內兵我皆得制之。汝不從，將滅汝部落。蘇毗等疑不戰，恐熱引驍騎涉水，蘇毗等皆降。思羅西走，追獲殺之。恐熱盡併其衆，合十餘萬，自渭州至松州，所過殘滅，尸相枕籍。

三年，吐蕃鄯州節度使尙婢婢世爲吐蕃相，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國人敬之。年四十餘，彝泰贊普彊起之，使鎮鄯州。婢婢寬厚沈勇，有謀略，訓練士卒多精勇，論恐熱雖名義兵，實謀篡國，忌婢婢恐襲其後，欲先滅之。六月，大舉兵擊婢婢，旌旗雜畜，千里不絕。至鎮西，大風震電，天火燒殺裨將十餘人，雜畜以百數，恐熱惡之，盤桓不進。婢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視我如螻蟻，以爲不足屠也。今遇天災，猶豫不進，吾不如迎伏以却之，使其志益驕，而不爲備，然後可圖也。乃遣使以金帛牛酒犒師，且致書言相公舉義兵，以匡

國難圍境之內。孰不向風。苟遣一介。賜之折簡。敢不承命。何必遠辱士衆。親臨下藩。婢婢資性愚僻。惟嗜讀書。先贊普授以藩維。誠爲非據。夙夜慚惕。惟求退居。相公若賜以骸骨。聽歸田里。乃愜平生之素願也。恐熱得書喜。徧示諸將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當位以宰相。坐之於家。亦無所用也。乃復爲書勤厚答之。引兵歸。婢婢聞之。撫髀笑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豈能事此犬鼠乎。●秋九月。吐蕃論恐熱屯大夏川。尙婢婢遣其將厖結心及莽羅薛呂將精兵五萬擊之。至河州南。莽羅薛呂伏兵四萬於險阻。厖結心伏萬人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繫書罵之。恐熱怒。將兵數萬追之。厖結心陽敗走。時爲馬乏不進之狀。恐熱追之益急。不覺行數十里。伏兵發斷其歸路夾擊之。會大風飛沙。溪谷皆溢。恐熱大敗。伏尸五十里。溺死者不可勝數。恐熱單騎遁歸。

四年。朝廷以吐蕃內亂。議復河湟。乃以給事中劉濛爲巡邊使。使先備器械糗糧。訶吐蕃衆寡以聞。吐蕃論恐熱之將岌藏豐贊。惡恐熱殘忍。降於尙婢婢。恐熱發兵擊婢婢於鄯州。婢婢分兵爲五道拒之。恐熱退保東谷。婢婢爲木柵圍之。恐熱突圍走保薄寒山。餘衆皆降於婢婢。

五年。吐蕃論恐熱復糾合諸部。擊尙婢婢。婢婢遣厖結藏將兵五千拒之。恐熱大敗。與數十騎遁去。婢婢傳檄河湟。數恐熱殘虐之罪。曰。汝輩本唐人。吐蕃無主。則相與歸唐。毋爲恐熱所獵。如狐兔也。於是諸部從恐熱者稍稍引去。

宣宗大中元年夏五月。吐蕃論恐熱乘武宗之喪。誘党項及回鶻餘衆寇河西。詔河東節度使王宰將代北諸軍擊之。宰以沙陀朱邪赤心爲前鋒。自麟州濟河。與恐熱戰於鹽州。破走之。

二年冬十二月，鳳翔節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清水先隸秦州，詔以本州未復，權隸鳳翔。吐蕃論恐熱遣其將莽羅急藏將兵二萬略地西鄙，尚婢婢遣其將拓跋懷光擊之於南谷，大破之，急藏降。三年春二月，吐蕃論恐熱軍于河州，尚婢婢軍于河源軍，婢婢諸將欲擊恐熱，婢婢曰：「不可，我軍驟勝而輕敵，彼窮困而致死，戰必不利。」諸將不從，婢婢知其必敗，據河橋以待之。諸將果敗，婢婢收餘衆焚橋歸鄯州。吐蕃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來降，以太僕卿陸耽爲宣諭使，詔涇原靈武鳳翔邠寧振武皆出兵應接。夏六月，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及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磐石峽六關。秋七月丁巳，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長樂州，甲子，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甲戌，鳳翔節度使李玘取秦州，詔邠寧節度權移軍於寧州，以應接河西。八月乙酉，改長樂州爲威州，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己丑，上御延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觀者皆呼萬歲，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租稅，自今京城罪人應配流者，皆配十處，四道將吏能於鎮戍之地爲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溫池鹽利可贍邊陲，委度支制置其三州七關鎮戍之卒，皆倍給衣糧，仍二年一代，道路建置堡柵，有商旅往來販易，及戍卒子弟通傳家信，關鎮毋得留難，其山南劍南邊境有沒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冬閏十一月丁酉，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常有志復河湟，以中原方用兵，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諡，以昭功烈。」祿山之亂，河右暨鄯武疊宕等郡皆沒于吐蕃，代宗寶應元年，又陷秦渭臨洮，廣德元年，復陷河蘭岷廓，德宗正元二年，陷安西北庭，隴右州縣盡矣。

四年春二月，以秦州隸鳳翔。秋九月，吐蕃論恐熱遣僧莽羅藺真將兵於雞項關南造橋，以擊尚婢婢。

軍於白土嶺。婢遣其將尙鐸羅榻藏將兵據臨蕃軍以拒之不利。復遣磨離熊子燭盧鞏力將兵據磬牛峽以禦之。鞏力請按兵拒險勿與戰。以奇兵絕其糧道。使進不得戰。退不得還。不過旬月。其衆必潰。熊子不從。鞏力曰。吾寧爲不用之人。不爲敗軍之將。稱疾歸鄯州。熊子逆戰敗死。婢糧乏。留拓跋懷光守鄯州。帥部落二千餘人。就水草於甘州西。恐熱聞婢棄鄯州。自將輕騎五千追之。至瓜州。聞懷光守鄯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殺其丁壯。剝則其羸老及婦人。以槊貫嬰兒爲戲。焚其室廬。五千里閒。赤地殆盡。

五年春二月壬戌。天德軍奏攝沙州刺史張義潮遣使來降。義潮沙州人也。時吐蕃大亂。義潮陰結豪傑。謀自叛歸唐。一旦帥衆被甲。譟於州門。唐人皆應之。吐蕃守者驚走。義潮遂攝州事。奉表來降。以義潮爲沙州防禦使。吐蕃論恐熱殘虐。所部多叛。拓跋懷光使人說誘之。其衆或散歸部落。或降於懷光。恐熱勢孤。乃揚言於衆曰。吾今入朝於唐。借兵五十萬來誅不服者。然後以渭州爲國城。請唐冊我爲贊普。誰敢不從。五月。恐熱入朝。上遣左丞李景讓就禮賓院問所欲。恐熱氣色驕倨。語言荒誕。求爲河渭節度使。上不許。召對三殿。如常日。胡客勞賜遣還。恐熱怏怏而去。復歸落門川。聚其舊衆。欲爲邊患。會久雨。乏食。衆稍散。纔有三百餘人。犇于廓州。冬十月。張義潮發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入見。於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十一月。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爲節度使。十一州觀察使。又以義潮判官曹義金爲歸義軍長史。

七年。度支奏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內五百五十萬餘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

權酷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

十一年冬十月己巳。以秦成防禦使李承勛爲涇原節度使。承勛。光弼之孫也。先是吐蕃酋長尙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來降。拜武衛將軍。承勛利其羊馬之富。誘之入鳳林關。居秦州之西。承勛與諸將謀執延心。誣云謀叛。盡掠其財。徙其衆於荒遼。延心知之。因承勛軍宴。坐中謂承勛曰。河渭二州。土曠人稀。因以饑疫。唐人多內徙三川。吐蕃皆遠遁於疊宕之西。二千里閒。寂無人煙。延心欲入見天子。請盡帥部衆分徙內地。爲唐百姓。使西邊永無揚塵之警。其功亦不愧於張義潮矣。承勛欲自有其功。猶豫未許。延心復曰。延心旣入朝。部落內徙。但惜秦州無所復恃耳。承勛與諸將相顧默然。明日。諸將言於承勛曰。明公首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支。將士無戰守之勞。有耕市之利。若從延心之謀。則西陲無事。朝廷必罷使府。省戍兵。還以秦州隸鳳翔。吾屬無所復望矣。承勛以爲然。卽奏延心爲河渭都遊奕使。統其衆居之。懿宗咸通三年。嗚末始入貢。嗚末者。吐蕃之奴號也。吐蕃每發兵。其富室多以奴從。往往一家至十數人。由是吐蕃之衆多。及論恐熱作亂。奴多無主。遂相糾合爲部落。散在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之間。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

四年春二月。置天雄軍於秦州。以成河渭三州隸焉。以前左金吾將軍王晏實爲天雄觀察使。三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自將蕃漢兵七千克復沛州。

七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論恐熱寓居廓州。糾合旁側諸部。欲爲邊患。皆不從。所向盡爲仇敵。無所自容。仇人以告拓跋懷光於鄯州。懷光引兵擊破之。閏三月。吐蕃寇邠寧。節度使薛弘宗拒却之。

冬十月。拓跋懷光以五百騎入廓州。生擒論恐熱。先刖其足。數而斬之。傳首京師。其部衆東奔秦州。尙延心邀擊破之。悉奏遷於嶺南。吐蕃自是衰絕。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

蠻導南詔入寇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初。安南都護李涿爲政貪暴。彊市蠻中馬牛一頭。止與鹽一斗。又殺蠻酋杜存誠。羣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峯州有林西原。舊有防冬兵六千。其旁七綰洞蠻。其酋長曰李由獨。常助中國戍守。輸租賦。知峯州者言於涿。請罷戍兵。專委由獨防遏。於是。由獨勢孤。不能自立。南詔拓東節度使以書誘之。以甥妻其子。補拓東押牙。由獨遂帥其衆臣於南詔。自是安南始有蠻患。六月。蠻寇安南。

十三年。初。韋臯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羣蠻。使由獨入貢。又選羣蠻子弟聚於成都。教以書數。欲以慰悅羈縻之。業成則去。復以它子弟繼之。如是五十年。羣蠻子弟學於成都者。殆以千數。軍府頗厭於稟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僦人浸多。杜悰爲西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其數。詔從之。南詔豐祐怒其賀冬使者留表付巋州而還。又索習學子弟。移牒不遜。自是入貢不時。頗擾邊境。會宣宗崩。遣中使告哀。時南詔豐祐適卒。子酋龍立。怒曰。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祭。又詔書乃賜故王。遂置使者於外館。禮遇甚薄。使者還。具以狀聞。上以酋龍不遣使來告喪。又名近玄宗諱。遂不行冊禮。酋龍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改元建極。遣兵陷播州。

懿宗咸通元年冬十月。安南都護李鄠復取播州。十二月戊申。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人。乘虛攻交趾。陷之。都護李鄠與監軍犇武州。

二年春正月。詔發邕管及鄰道兵救安南擊南蠻。夏六月癸丑。以鹽州防禦使王寬爲安南經略使。時李鄠自武州收集土軍攻羣蠻。復取安南。朝廷責其失守。貶儋州司戶。鄠初至安南。殺蠻酋杜守澄。其宗黨遂誘道羣蠻陷交趾。朝廷以杜氏彊盛。務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贈守澄父存誠金吾將軍。再舉鄠殺守澄之罪。長流崖州。秋七月。南蠻攻邕州。陷之。先是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經略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代之。朝廷許之。所募纔得五百許人。文楚入爲金吾將軍。經略使李蒙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於所募兵。戍守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時蒙已卒。經略使李弘源至鎮。纔十日。無兵以禦之。城陷。弘源與監軍脫身奔巒州。二十餘日。蠻去。乃還。弘源坐貶建州司戶。文楚時爲殿中監。復以爲邕管經略使。至鎮。城邑居人什不存一。文楚秀實之孫也。杜棕上言。南詔向化七十年。蜀中寢兵無事。羣蠻率服。今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曉諭。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册命。待其更名謝恩。然後遣使册命。庶全大體。上從之。命左司郎中孟穆爲弔祭使。未發。會南詔寇雋州。攻邛峽關。穆遂不行。

三年春二月。南詔復寇安南。經略使王寬數來告急。朝廷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合三萬人。授襲以禦之。兵勢旣盛。蠻遂引去。邕管經略使段文楚坐變更舊制。左遷威衛將軍分司。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節度使蔡京奏請分嶺南爲兩道。節度從之。五月。敕以廣州爲東道。邕州爲西道。又割桂管襲象二州。容管藤巖二州隸邕管。尋以嶺南節度使韋宙爲東道節度使。以蔡京爲西道節度使。蔡襲將諸道軍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

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虛費餽運。蓋以荒陬路遠。難於覆驗。故得肆其紆詐。請罷戍兵。各從本道。朝廷從之。襲累奏稱羣蠻伺隙日久。不可無備。乞留戍兵五千人。不聽。襲以蠻寇必至。交趾兵食皆闕。謀力兩窮。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京之言。終不之省。秋八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爲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闖境怨之。遂爲邕州軍士所逐。犇藤州。詐爲敕書及攻討使印。募鄉丁及旁側土軍以攻邕州。衆旣烏合。動輒潰敗。往依桂州。桂州人怨其分裂。不納。京無所自容。敕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還至零陵。敕賜自盡。以桂管觀察使鄭愚爲嶺南西道節度使。冬十一月。南詔帥羣蠻五萬寇安南。都護蔡襲告急。敕發荆南。湖南兩道兵二千。桂管義征子弟三千。詣邕州。受鄭愚節度。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若不先保護。遽欲遠征。恐蠻於後乘虛扼絕餉道。乃敕蔡襲屯海門。鄭愚分兵備禦。十二月。襲又求益兵。敕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之。時南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趾。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遂溺海死。幕僚樊綽攜其印浮度江。荆南江西鄂岳襄州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荆南虞候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向城與蠻鬪。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爲有利。遂還向城。入東羅門。蠻不爲備。惟德等縱兵殺蠻二千餘人。逮夜。蠻將楊思縉始自子城出救之。惟德等皆死。南詔兩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思縉據交趾城。谿洞夷獠無遠近皆降之。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分保嶺南東西道。二月。南蠻寇左右江。浸逼邕州。鄭愚懼。自言儒臣無將略。請任武臣。朝廷召義武節度使康承訓詣闕。欲使之代愚。仍詔選軍校數人。士卒數百人自隨。夏四月。康承訓至京師。以爲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

洪鄂四道兵萬人與之俱。五月乙亥，廢容管隸嶺南西道，以供軍食。復以襲象二州隸桂管。六月，廢安南都護府，置行交州於海門鎮，以右監門將軍宋戎爲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訓兼領安南及諸軍行營。秋七月，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州，以宋戎爲經略使，發山東兵萬人鎮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江西、湖南、江西、湖南，餽運者皆泝湘江入潯渠，灘水勞費艱澁，諸軍乏食。潤州人陳礪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爲名，奪商人舟，委其貨於岸側，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囚繫綱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八月，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請分兵屯容、藤州。冬十二月，南詔寇西川。五年春正月丙午，西川奏南詔寇巽州，刺史喻士珍破之，獲千餘人，詔發右神策兵五千及諸道兵戍之。忠武大將顏慶復請築新安，遏戎二城，從之。以容管經略使張茵兼句當交州事，益海門鎮兵滿二萬五千人，令茵進取安南。二月己巳，以刑部尙書鹽鐵轉運使李福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三月，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候，南詔帥羣蠻近六萬寇邕州，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爲導，給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承訓聞之，惶怖不知所爲，節度副使李行素帥衆治壕柵，甫畢，蠻軍已合圍，留四日，治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水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小校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燒蠻營，斬五百餘級，蠻大驚。間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軍數千追之，所殺虜不滿三百級，皆溪獠。脅從者承訓膽奏告捷云：大破蠻賊，中外皆賀。夏四月，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賞破蠻之功也。自餘奏功受

賞者皆承訓子弟親暱。營小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秋七月。西川奏兩林鬼主邀南詔蠻敗之。殺獲甚衆。保塞城使杜守連不從南詔。帥衆詣黎州降。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具知康承訓所爲。以書白宰相。承訓亦自疑懼。累表辭疾。乃以承訓爲右武衛大將軍分司。以容管經略使張茵爲嶺南西道節度使。復以容管四州別爲經略使。時南詔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茵久之不敢進軍。取安南。夏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乃以駢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茵所將兵悉以授之。駢崇文之孫也。六年夏四月。楊收建議。以蠻寇積年未平。兩河兵戍嶺南。冒瘴霧物故者什六七。請於江西積粟募彊弩三萬人。以應接嶺南道。近便仍建節以重其權。從之。五月辛丑。置鎮南軍於洪州。舊州刺史喻士珍貪獍掠兩林蠻。以易金。南詔復寇舊州。兩林蠻閉門納之。南詔盡殺戍卒。士珍降之。壬寅。以桂管觀察使嚴譔爲鎮南節度使。譔震之孫也。秋七月。高駢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使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旣行。維周擁餘衆不發。一卒以繼之。九月。駢至南定峯州。蠻衆近五萬。方穫田。駢掩擊大破之。收其所穫以食軍。

七年春三月戊寅。以河東節度使劉潼爲西川節度使。初。南詔圍舊州。東蠻浪稽部竭力助之。遂屠其城。卑籠部怨南詔殺其父兄。導忠武戍兵襲浪稽滅之。南詔由是怨唐。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驃信已應天順人。我見節度使當抗禮。傳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乃命粹而毆之。因械繫於獄。劉潼至鎮。釋之。奏遣還國。詔召成等至京師。見於別殿。厚賜勞而遣之。夏六月。南詔酋龍遣善闡節度使楊緝思助安南節度使段會

遷守交趾。以范呢些爲安南都統。趙諾眉爲扶邪都統。監敕使韋仲宰將七千人至峯州。高駢得以益其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李維周皆匿之。數月無聲。問上怪之。以問維周。維周奏駢駐軍峯州。玩軍不進。上怒。以右武衛將軍王晏權代駢鎮安南。召駢詣闕。欲重貶之。是月。駢大破南詔蠻於交趾。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高駢圍交趾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已與李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卽以軍事授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會袞。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云。新經略使與監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留我。乃匿於島間。維周卽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卽加駢檢校工部尙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王晏權暗懦。動稟維周之命。維周凶貪。諸將不爲之用。遂解重圍。蠻遁去者太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遂克之。殺段酋遷及土蠻爲南詔鄉導者朱道古。斬首三萬餘級。南詔遁去。駢又破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衆歸附者萬七千人。冬十一月壬子。赦天下。詔安南邕州西川諸軍。各保疆域。勿復進攻南詔。委劉潼曉諭。如能更修舊好。一切不問。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高駢爲節度使。自李涿侵擾羣蠻。爲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駢築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餘萬間。

八年春二月。自安南至邕。廣海路多潛石覆舟。靜海節度使高駢募工鑿之。漕運無滯。西川近邊六姓蠻。常持兩端。無寇則稱效順。有寇必爲前鋒。卑籠部獨盡心於唐。與羣蠻爲讎。朝廷賜姓李。除爲刺史。節度使劉潼遣將將兵助之。討六姓蠻。焚其部落。斬首五千餘級。冬十二月。加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同平章事。

九年夏六月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嶺州控扼南詔。爲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嶺州。以邛州爲理所。朝廷以爲信然。以師望爲嶺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蠻。并統領諸道行營制置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百六十里。嶺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秋九月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耽爲西川節度使。以有定邊軍之故。不領統押諸蠻安撫等使。

十年。初。南詔遣使者楊會慶來謝釋董成之囚。定邊節度使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會慶。西川大將恨師望分裂巡屬。陰遣人致意南詔使入寇。師望貪殘。聚私貨以百萬計。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師望以計免。朝廷徵還。以太府少卿竇滂代之。滂貪殘又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邊固已困矣。十月。南詔驃信酋龍傾國入寇。引數萬衆擊董春烏部。破之。十一月。蠻進寇嶺州。定邊都頭安再榮守清溪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河北。與之隔水相射。九日。八夜。蠻密分軍伐木開道。逾雪坡。奄至沐源川。滂遣堯海將黃卓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十二月。丁酉。蠻衣堯海之衣。詐爲敗卒。至江岸呼船。已濟。衆乃覺之。遂陷犍爲。縱兵焚掠陵榮二州之境。後數日。蠻軍大集於陵雲寺。與嘉州對岸。刺史楊恣與定邊監軍張允瓊勒兵拒之。蠻潛遣奇兵自東津濟。夾擊官軍。殺忠武都將顏慶師。餘衆皆潰。恣允瓊脫身走。壬子。陷嘉州。慶師慶復之弟也。竇滂自將兵拒蠻於大渡河。驃信詐遣清平官數人詣滂約和。滂與語未畢。蠻乘船楫爭度。忠武徐宿兩軍結陳抗之。滂懼。自經於帳中。徐州將苗全緒解之曰。都統何至於此。全緒與安再榮及忠武將勒兵出戰。滂遂單騎宵遁。三將謀曰。今衆寡不敵。明旦復戰。吾屬盡矣。不若乘夜攻之。使之

驚亂。然後解去。於是夜入蠻軍。弓弩亂發。蠻大驚。三將乃全軍引去。蠻遂進陷黎雅。民竄匿山谷。敗軍所在焚掠。滂犇導江。邛州軍資儲備。皆散於亂兵之手。蠻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詔左神武將軍顏慶復將兵赴援。

十一年春正月。西川之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時成都但有子城。亦無壕。人所占地。各不過一席許。雨則戴箕盂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汁。澄而飲之。將士不習武備。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史吳行魯。使攝參謀。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共修守備。選將校分職事。立戰棚。具礮。播造器備。嚴警邏。先是西川將士多虛職名。亦無稟給。至是揭榜募驍勇之士。補以實職。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乃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無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乎。皆歡呼踊躍。於是列兵械於庭。使之各試所能。兩兩角勝。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行魯。彭州人也。戊午。蠻至眉州。耽遣同節度副使王偃等齎書見其用事之臣杜元忠。與之約。蠻報曰。我輩行止。只繫雅懷。南詔進軍新津。定邊之北境也。盧耽遣同節度副使譚奉祀致書于杜元忠。問其所以來之意。蠻留之不還。耽遣使告急於朝。且請遣使與和。以紓一時之患。朝廷命知四方館事太僕卿支詳爲宣諭。通和使蠻。以耽待之恭。亦爲之盤桓。而成都守備。由是粗完。甲子。蠻長驅而北。陷雙流。庚午。耽遣節度副使柳槃往見之。杜元忠授槃書一通。曰。此通和之後。驃信與軍府相見之儀也。其儀皆以王者自處。語極驕慢。又遣人負綵幕至城南。云欲張陳蜀王廳。以居驃信。券。廢定邊軍。復以七州歸西川。是日。蠻軍抵成都。城下。前一日。盧耽遣先鋒遊奕使王晝至漢州。詞援軍且趣之。時與元六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會資

滂以忠武義成徐宿四千人自導江犇漢州。就援軍以自存。丁丑。王晝以興元資間兵三千餘人軍於毗橋。遇蠻前鋒。與戰不利。退保漢州。時成都日望援軍之至。而竇滂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繼陷沒。以分其責。每援軍自北至。輒說之曰。蠻衆多於官軍數十倍。官軍遠來疲弱。未易遽前。諸將信之。皆狐疑不進。成都十將李自孝陰與蠻通。欲焚城東倉爲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日。蠻果攻城。久之城中無應而止。二月癸未朔。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鉤纆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盧耽以楊慶復攝左都押牙李驥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會暮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爲慶復所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後數日。賊取民籬重沓濕而屈之。以爲蓬。置人其下。舉以抵城而射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然。慶復鎔鐵汁以灌之。攻者又死。乙酉。西支詳遣使與蠻約和。丁亥。蠻斂兵請和。戊子。遣使迎支詳。時顏慶復以援軍將至。詳謂蠻使曰。受詔詣定邊約和。今雲南乃圍成都。則與曩日詔旨異矣。且朝廷所以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平。蠻見和使不至。庚寅。復進攻城。辛卯。城中出兵擊之。乃退。初。韋臯招南詔以破吐蕃。旣而蠻訴以無甲弩。臯使匠往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又東蠻苴那時勿。鄧夢衝三部助臯破吐蕃有功。其後邊吏遇之無狀。東蠻怨唐深。自附於南詔。每從南詔入寇。爲之盡力。得唐人皆虐殺之。朝廷貶竇滂爲康州司戶。以顏慶復爲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慶復節制。癸巳。慶復至新都。蠻分兵往拒之。甲午。與慶復遇。慶復大破蠻軍。殺二千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楛以助官軍。呼聲震野。乙未。蠻步騎數萬復至。會右武衛上將軍宋威以忠武軍二千人至。卽與諸軍會戰。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退保星宿山。威進軍沱江驛。距成都

三十里。蠻遣其臣楊定保詣支詳請和。詳曰：宜先解圍。退軍定保還。蠻圍城如故。城中不知援軍之至。但見其數來請和。知援軍必勝矣。戊戌，蠻復請和。使者十返。城中亦依違答之。蠻以援軍在近，攻城尤急。驢信以下親立矢石之閒。庚子，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其升遷橋。是夕，蠻自燒攻具遁去。比明，官軍乃覺之。初，朝廷使顏慶復救成都，命宋威屯綿漢爲後繼。威乘勝先至城下，破蠻軍。功居多慶，慶疾之。威飯士欲追蠻軍，城中戰士亦欲與北軍合勢俱進。慶復牒威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流，阻新穿水，造橋未能成。狼狽失度，三日橋成，乃得過斷橋而去。甲兵服物遺棄於路，蜀人甚恨之。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數千，保邛州。蠻圍之二日，不克，亦捨去。顏慶復始教蜀人築壅門城，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

十二年夏四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巖爲西川節度使。

十四年，南詔寇西川，又寇黔南。黔中經略使秦匡謀兵少不敵，棄城犇荆南。荆南節度使杜際囚而奏之。六月乙未，敕斬匡謀，沒其家貲。西川節度使路巖喜聲色遊宴，委軍府政事於親吏邊成郭籌，皆先行後申。上下畏之，嘗大閱，二人議事，默書紙相示而焚之。軍中以爲有異圖，驚懼不安。朝廷聞之，十一月戊辰，徙巖荆南節度使。

僖宗乾符元年冬十一月，南詔寇西川，作浮梁濟大渡河，防河都知兵馬使黎州刺史黃景復俟其半濟，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夜作浮梁，詰朝俱濟，襲破諸城柵，夾攻景復。力戰三日，景復陽敗走，蠻盡銳追之。景復設三伏以待之，蠻過三分之二乃發，伏

擊之。蠻兵大敗。殺二千餘人。追至大渡河南而還。復修完城柵而守之。蠻歸至之羅谷。遇國中發兵。繼至。新舊相合。鉦鼓聲聞數十里。復寇大度河。與唐夾水而軍。詐云求和。又自上下流潛濟。與景復戰。連日。西川援兵不至。而蠻衆日益。景復不能支。軍遂潰。十二月。南詔乘勝陷黎州。入邛峽關。攻雅州。大渡河潰。兵犇入邛州。成都驚擾。民爭入城。或北犇它州。城中大爲守備。而塹壘比鄉時嚴固。驃信使其坦綽。遣節度使牛叢書云。非敢爲寇也。欲入見天子。面訴數十年爲讒人。離間冤抑之事。儻蒙聖恩。矜恤。當還與尙書永敦鄰好。今假道貴府。欲借蜀王廳。留止數日。卽東上。叢素懦怯。欲許之。楊慶復以爲不可。斬其使者。留二人。授以書。遣還。書辭極數。其罪詈辱之。蠻兵及新津而還。叢恐蠻至。豫焚城外民居。蕩盡。蜀人尤之。詔發河東山南西道東州兵援之。仍命天平節度使高駢詣西川制置蠻事。

二年春正月丙戌。以高駢爲西川節度使。高駢至劍州。先遣使走馬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成都。相公尙遠。萬一豨突。柰何。駢曰。吾在交趾。破蠻三十萬衆。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竊積城中。生死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門縱民出。各復常業。乘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兵去。駢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枝梧。今西川新舊兵已多。所發長武鄜坊河東兵。徒有勞費。竝乞勒還。敕止河東兵而已。高駢至成都。明日發步騎五千。追南詔至大度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千人。至成都斬之。修復邛峽關。大度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馬湖鎮。號平夷軍。又築城於沐源川。皆蠻入蜀之要道也。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駢召黃景復。責以大度河失守。腰斬之。駢又奏。請自將本管及天平昭義義成等軍。共六萬擊南詔。詔不許。先是南

詔督爽屢牒中書辭語怨望。中書不答。盧攜奏稱如此。則蠻益驕。謂唐無以答。宜數其十代受恩以責之。然自中書發牒。則嫌於體敵。請賜高駢及嶺南節度使辛讜詔使錄詔白牒與之。從之。

三年春三月。南詔遣使者詣高駢求和。而盜邊不息。駢斬其使者。蠻之陷交趾也。虜安南經略判官杜驥妻李瑤。瑤宗室之疎屬也。蠻遣瑤還。遞木夾以遺駢。稱督爽牒西川節度使。辭極驕慢。駢送瑤京師。甲辰。復牒南詔。數其負累聖恩。德暴犯邊境。殘賊欺詐之罪。安南大度覆敗之狀。折辱之。冬十月。西川節度使高駢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踈惡。以甃甃之。還城十里內取土。皆剗丘垤平之。無得爲坎陷。以害耕種。役者不過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而功辦。自八月癸丑築之。至十一月戊子畢工。役之始作也。駢恐南詔揚聲入寇。雖不敢決來。役者必驚擾。乃奏遣景仙遊行入南詔。說諭驃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以公主。因與議二國禮儀。久之不決。駢又聲言欲巡邊。朝夕通烽火。至大度河而實不行。蠻中惴恐。由是訖於城成。邊候無風塵之警。先是西川將吏入南詔。驃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俗尙浮屠。故遣景仙往。驃信果帥其大臣迎拜。信用其言。

四年。南詔酋龍嗣立以來。爲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爲之虛耗。而其國中亦疲弊。酋龍卒。諡曰景莊皇帝。子濃立。改元貞明。承智大同。國號鶴拓。亦號大封人。濃好田獵。酣飲。委國事於大臣。閏二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遣陁西段嗟寶等來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饋餉之費疲弊。中國請許其和。使羸瘵息肩。詔許之。讜遣大將杜弘等齎書幣送嗟寶還。南詔但留荆南宣歙數軍戍邕州。自餘諸道兵什減其七。

五年夏四月。南詔遣其酋望趙宗政來請和親。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爲弟而不稱臣。詔百官議之。禮部侍郎崔澹等。以爲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反因一僧。咕囁卑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高駢聞之。上表與澹爭。詔諭解之。五月。邕州大將杜弘送段嗟寶至南詔。踰年而還。甲辰。辛讜復遣攝巡官賈宏。大將左瑜。曹朗。使於南詔。冬十二月。南詔使者趙宗政還其國。中書不答督爽牒。但作西川節度使崔安潛書意。使安潛答之。

六年春正月。賈宏等未至南詔。相繼卒於道中。從者死亦太多。時辛讜已病風痺。召攝巡官徐雲虔執其手曰。讜已奏朝廷。發使入南詔。而使者相繼物故。柰何。吾子旣仕。則思徇國。能爲此行乎。讜恨風痺不能拜耳。因嗚咽流涕。雲虔曰。士爲知己死。明公見辟。恨無以報德。敢不承命。讜喜。厚具資裝而遣之。二月丙寅。雲虔至善闡城。驃信見大使抗禮。受副使以下拜。已。驃信使慈雙羽楊宗就館。謂雲虔曰。貴府牒欲使驃信稱臣。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與唐約爲兄弟。不則舅甥。夫兄弟舅甥。書幣而已。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旣欲爲弟。爲甥。驃信景莊之子。景莊豈無兄弟。於驃信爲諸父。驃信爲君。則諸父皆稱臣。況弟與甥乎。且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爲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修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合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以木夾二授雲虔。其一上中書門下。其一牒嶺南西道。然猶未肯奉表稱貢。廣明元年春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使。代崔安潛。安南軍亂。節度使曾衰出城避之。諸道兵戍邕管者。往往自歸。趙宗政之還南詔也。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議爲是。且

曰南詔小蠻本雲南一郡之地今遣使與和彼謂中國爲怯復來尙主何以拒之上命宰相議之盧攜豆盧瑑上言太中之末府庫充實自咸通以來蠻兩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徵兵運糧天下疲弊踰十五年租賦太半不入京師三使內庫由茲虛竭戰士死於瘴癘百姓困爲盜賊致中原榛杞皆蠻故也前歲冬蠻不爲寇由趙宗政未歸去歲冬蠻不爲寇由徐雲虔復命蠻尙有冀望今安南子城爲叛卒所據節度使攻之未下自餘戍卒多已自歸邕管客軍又減其半冬期且至儻蠻寇侵軼何以支梧不若且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益深堅決犯邊則可矣乃作詔賜陳敬瑄許其和親不稱臣令敬瑄錄詔白并移書與之仍增賜金帛以嗣曹王龜年爲宗正少卿充使以徐雲虔爲副使別遣內使共齎詣南詔

中和元年秋八月宗正少卿嗣曹王龜年自南詔還驃信上表款附請悉遵詔旨

二年秋七月南詔上書請早降公主詔報以方議禮儀

三年秋七月南詔遣布燮楊奇肱來迎公主詔陳敬瑄以書辭以蠻輿巡幸儀物未備俟還京邑然後出降奇肱不從直前至成都冬十月以宗女爲安化長公主妻南詔

李克用歸唐

唐僖宗乾符五年振武軍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時河南盜賊蠡起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貴之秋也吾屬雖各擁兵衆然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

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爲然。君立興唐人存璋。雲州人志勤。奉誠人也。會大同防禦使段文楚兼水陸發運使。代北荐饑。漕運不繼。文楚頗減軍士衣米。又用法稍峻。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何暇千里稟命乎。於是盡忠夜帥牙兵攻牙城。執文楚及判官柳漢璋等。擊獄。自知軍州事。遣召克用。克用帥其衆趣雲州。行收兵。二月庚午至城下。衆且萬人。屯於鬪雞臺下。壬申。盡忠遣使送符印。請克用爲防禦。留後。癸酉。盡忠械文楚等五人送鬪雞臺下。克用令軍士高而食之。以騎踐其骸。甲戌。克用入府舍視事。令將士表求敕命。朝廷不許。李國昌上言。乞朝廷速除大同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方欲使國昌諭克用。會得其奏。乃以司農卿支詳爲大同軍宣諭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又以太僕卿盧簡方爲大同防禦使。朝廷以李克用據雲中。夏四月。以前大同軍防禦使盧簡方爲振武節度使。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以爲克用必無以拒也。李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大同制書毀之。殺監軍不受代。與李克用合兵。陷遮虜軍。進擊寧武及岢嵐軍。盧簡方赴振武。至嵐州而薨。丁巳。河東節度使竇滌發民塹晉陽。己未。以都押衙康傳圭爲代州刺史。又發土團千人戍代州。土團至城北。妮隊不發。求優賞。時府庫空竭。滌遣馬步都虞候鄧虔往慰諭之。土團高虔牀舁其尸入府。滌與監軍自出慰諭。人給錢三百布一端。衆乃定。押牙田公鏗給亂軍錢布。衆遂劫之以爲都將。赴代州。滌借商人錢五萬緡以助軍。朝廷以滌爲不才。六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曹翺爲河東節度使。沙陀焚唐林崞縣。入忻州境。冬十月。詔昭義節度使李鈞。幽州節度使李可舉。與吐谷渾酋

長赫連鐸白義誠沙陀會長安慶薩葛會長米海萬合兵討李國昌父子於蔚州十一月甲午岢嵐軍翻城應沙陀丁未以河東宣慰使崔季康爲河東節度代北行營招討使沙陀攻石州庚戌崔季康救之

十二月崔季康及昭義節度使李鈞與李克用戰於洪谷兩鎮兵敗鈞戰死昭義兵還至代州士卒剽掠代州民殺之殆盡餘衆自鷓鳴谷走歸上黨

廣明元年春正月沙陀入鴈門關寇忻代二月庚戌沙陀二萬餘人逼晉陽辛亥陷大谷遣汝州防禦使博昌諸葛爽帥東都防禦兵救河東夏四月丁酉以太僕卿李琢爲蔚朔等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使琢聽之子也以李琢爲蔚朔節度使仍充都統六月庚子李琢奏沙陀二千來降琢將兵萬人屯代州與盧龍節度使李可舉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李克用遣大將高文集守朔州自將其衆拒可舉於雄武軍鐸遣人說文集歸國文集執克用將傅文達與沙陀會長李反金薩葛都督米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皆降於琢開門迎官軍友金克用之族父也秋七月李克用自雄武軍引兵還擊高文集於朔州李可舉遣行軍司馬韓玄紹邀之於藥兒嶺大破之殺七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又敗之於雄武軍之境殺萬人李琢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靺詔以鐸爲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吐谷渾白義成爲蔚州刺史薩葛米海萬爲朔州刺史加李可舉兼侍中達靺本靺鞨之別部也居于陰山後數月赫連鐸陰賂達靺使取李國昌父子李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鞭木葉或懸針射之無不中豪帥心服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爲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

沙磧邪。達靺知無留意乃止。

中和元年。代北監軍陳景思帥沙陀酋長李友金及薩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瞿稹李友金說陳景思召李克用。事見黃巢之亂。李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五萬討黃巢。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鞶衫斬之。滅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爲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召克用使平黃巢。王鐸以墨敕召李克用。諭鄭從讜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爲鴈門節度使。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討黃巢。餘事並見黃巢之亂。



通鑑紀事本末

卷第三十七上

黃巢之亂

唐僖宗乾符元年春正月丁亥。翰林學士盧攜上言。以爲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植。則春夏滋榮。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饒至海。麥穗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磴蓬實爲麵。蓄槐葉爲蠶。或更衰羸。亦難采拾。常年不稔。則散之鄰境。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租稅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殘稅。並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行之不可稽緩。效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爲空文而已。冬十月。以吏部侍郎鄭畋。戶部侍郎盧攜。並守本官。同平章事。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於長垣。

二年。初。上之爲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卽位。使知樞密。遂擢爲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每見常自備果。

食兩盤。與上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夏六月。王仙芝及其黨尙君長攻陷濮州。曹州。衆至數萬。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爲仙芝所敗。冤句人黃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羣盜侵淫剽掠十餘州。至於淮南。多者千餘人。少者數百人。詔淮南忠武宣武義成天平五軍節度使監軍。亟加討捕。及招懷。十二月。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表請以步騎五千。別爲一使。兼帥本道兵。所在討賊。乃以威爲齎。遣行營招討草賊使。仍給禁兵三千。甲騎五百。因詔河南方鎮。所遣討賊都頭。並取威處分。

三年春二月。敕福建江西湖南諸道觀察刺史。皆訓練士卒。又令天下鄉村。各置刀弓鼓板。以備羣盜。三月。以左僕射王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身還青州。百官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仙芝尙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忿怨思亂。八月。仙芝陷陽翟郟城。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擊之。安潛慎白之弟也。又命昭義節度使曹翔將步騎五千。及義成兵衛東都宮。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爲招討副使。守東都。又詔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選步騎二千。守汝鄧要路。仙芝進逼汝州。詔邠寧節度使李侃。鳳翔節度使令狐綯。選步兵一千。騎兵五百。守陝州潼關。九月丙子。王仙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鐔。鐔之從父兄弟也。東都大震。士民挈家逃出城。乙酉。敕赦王仙芝尙君長罪。除官以招諭之。仙芝陷陽武。攻鄭州。昭義監軍判官雷殷

符屯中牟。擊仙芝破走之。冬十月，仙芝南攻唐鄧。十一月，王仙芝攻郢復二州，陷之。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廬壽舒通等州。淮南節度使劉鄩奏求益兵，敕感化節度使薛能選精兵數千助之。鄩以言計不行，稱疾遜位，不許。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妄奏以來，諸道尤所不服。今淹留亳州，殊無進討之意。曾元裕擁兵斬黃，專欲望風退縮。若使賊陷揚州，則江南亦非國有。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宮苑使李瑒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爲行營都統，瑒爲招討使代威，自勉爲副使代元裕。上頗采其言。招討副使都監楊復光奏尙君長弟讓據查牙山，官軍退保鄧州。王仙芝攻蘄州，蘄州刺史裴渥王鐸知舉時所擢進士也。王鐸在賊中爲仙芝以書說渥，渥與仙芝約，斂兵不戰，許爲之奏官。鐸亦說仙芝許以如約。渥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期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卽蘄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鐸渥皆賀，未退。黃巢以官不及己，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譟譟不已。仙芝畏衆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犇鄂州，敕使犇襄州。鐸爲賊所拘，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尙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去。

四年春二月，王仙芝陷鄂州。黃巢陷鄆州，殺節度使薛崇。三月，黃巢陷沂州。夏四月，黃巢與尙讓合軍保查牙山。六月庚申，王仙芝黃巢攻宋州，三道兵與戰不利，賊遂圍宋威於宋州。甲寅，右威衛上

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張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爲威與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爲所殺。不肯署奏。八月辛未。鐸攜訴於上。求罷免。庚辰。畋請歸澧川養疾。上皆不許。王仙芝陷安州。乙卯。王仙芝陷隨州。執刺史崔休徵。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遣其子將兵救隨州。戰死。福奏求援兵。遣左武衛大將軍李昌言將鳳翔五百騎赴之。仙芝遂轉掠復郢。忠武大將張貫等四千人與宣武兵援襄州。自申蔡間道逃歸。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宣武節度使穆仁裕遣人約還。冬十月。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不勝。退復上奏。以爲自王仙芝假擾。崔安潛首請會兵討之。繼發士卒。罄供資糧。賊往來千里。塗炭諸州。獨不敢犯其境。又以本道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蒙盡以自勉所將七千兵。令張貫將之。隸宋威。自勉獨歸許州。威復奏功。誣毀。因功爲辱。臣竊痛之。安潛出師。前後克捷。非一日彊兵盡付他人。良將空還。若勅寇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忠武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既不侵宋威之功。又免使安潛愧恥。時盧攜不以爲然。上不能決。畋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衄狼籍。又聞王仙芝七狀請降。威不爲聞奏。朝野切齒。以爲宜正軍法。迹狀如此。不應復與兵權。願典內大臣參酌。早行罷黜。不從。黃巢寇掠蘄黃。曾元裕擊破之。斬首四千餘級。巢遁去。十一月。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王仙芝。仙芝遣尙君長等請降於復光。宋威遣兵於道中劫取君長等。十二月。威奏與君長等戰於潁川西南。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等實降。非威所擒。詔侍御史歸仁紹等鞠之。竟不能明。斬君長等於狗脊嶺。黃巢陷匡城。遂陷濮州。詔潁川刺史張自勉將諸道兵擊之。王仙芝寇荆南。節度使楊知溫知至之兄也。以文學進。

不知兵。或告賊至。知溫以爲妄。不設備。時漢水淺狹。賊自賈陂度。

五年春正月丁酉朔大雪。知溫方受賀。賊已至城下。遂陷羅城。將佐共治子城而守之。及暮。知溫猶不出。將佐請知溫出撫士卒。知溫紗帽阜裘而行。將佐請知溫環甲以備流矢。知溫見士卒拒戰。猶賦詩示幕僚。遣使告急於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福悉其衆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荆門。遇賊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舊三十萬戶。至是死者什三四。壬寅。詔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東。所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敕以宋威久病。罷招討使還青州。以曾元裕爲招討使。潁州刺史張自勉爲副使。二月。貶楊知溫爲郴州司馬。曾元裕奏大破王仙芝於黃梅。殺五萬餘人。追斬仙芝傳首餘黨散去。黃巢方攻亳州未下。尙讓帥仙芝餘衆歸之。推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王霸。署官屬。巢襲陷沂州濮州。旣而屢爲官軍所敗。乃遣天平節度使張揚書請奏之。詔以巢爲右衛將軍。令就鄆州解甲。巢竟不至。加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同平章事。賞救荆南之功也。三月。羣盜陷朗州。岳州。招討使曾元裕屯荆襄。黃巢自濮州掠宋汴。乃以副使張自勉充東南面行營招討使。黃巢攻衛南。遂攻葉陽翟。詔發河陽兵千人赴東都。與宣武昭義兵二千人共衛宮闕。以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充東都應援防遏使。并將三鎮兵。仍聽於東都募兵二千人。景仁。昌之孫也。又詔曾元裕將兵徑還東都。發義成兵三千守轅轅。伊闕。河陰。武牢。王仙芝餘黨王重隱陷洪州。江西觀察使高湘奔湖口。賊轉掠湖南。別將曹師雄掠宣潤。詔曾元裕楊復光引兵救宣潤。黃巢引兵渡江。攻陷虔吉饒信等州。夏四月。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賜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

監察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家財助國稍多者。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內藏虛竭。無所飲助。兵部侍郎判度支楊巖三表自陳。木短不能濟辦。乞解使務。辭極哀切。詔不許。五月丁酉。鄭畋盧攜皆罷。爲太子賓客分司。六月。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荆南節度使高駢先在太平。有威名。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爲鎮海節度使。秋八月。黃巢寇宣州。宣歙觀察使王凝拒之。敗於南陵。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九月。平盧軍奏節度使宋威薨。辛丑。以諸道行營招討使曾元裕領平盧節度使。冬十二月甲戌。黃巢陷福州。觀察使韋岫棄城走。六年春正月。鎮海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梁纘分道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畢師鐸李罕之。許勅等數十人。巢遂趣廣南彥。徐州人師鐸。冤句人罕之。項城人也。上以羣盜爲憂。王鐸曰。臣爲宰相之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鐸守司徒兼侍中。充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秦寧節度使李係。晟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略。王鐸以其家世良將。奏爲行營副都統。兼湖南觀察使。使將精兵五萬。并土團屯潭州。以塞嶺北之路。拒黃巢。五月。黃巢與浙東觀察使崔瑋。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書。求天平節度使。二人爲之奏聞。朝廷不許。巢復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爲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亦不許。乃議別除官。六月。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從之。秋九月。黃巢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詬執政。急攻廣州。即日陷之。執節度使李迢。轉掠嶺南州縣。巢使迢草表述其所懷。迢曰。子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從之。自桂州編大楫數千。乘暴水沿湘江而下。歷衡。永州。十月癸未。抵潭。

州城下。李係嬰城不敢出戰。巢急攻。一日陷之。係犇朗州。巢盡殺戍兵。流尸蔽江而下。尚讓乘勝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時諸道兵未集。江陵兵不滿萬人。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衆趣襄陽。云欲會劉巨容之師。鐸旣去。漢宏大掠江陵。焚蕩殆盡。士民逃竄山谷。會大雪。僵尸滿野。後旬餘。賊乃至。漢宏。兗州人也。帥其衆北歸爲羣盜。十一月。黃巢北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淄州刺史曹全晟合兵屯荆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晟以輕騎逆戰。陽不勝而走。賊追之。伏發。大破賊衆。乘勝逐北。比至江陵。俘斬其什七八。巢與尚讓收餘衆度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晟度江追賊。會朝廷以泰寧都將段彥謨代爲招討使。全晟亦止。由是賊勢復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轉掠饒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衆至二十萬。十二月。以王鐸爲太子賓客分司。初。兵部尚書盧攜嘗薦高駢可爲都統。至是駢將張璘等屢破黃巢。乃復以攜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凡關東節度使王鐸鄭畋所除者。多易置之。廣明元年春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上善騎射。劍槊法算。至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鬪雞。與諸王賭鵝。鵝一頭至直五十緡。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及胡商貨財。敕借其半。鹽鐵轉運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饑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高駢奏改楊子院爲發運使。三月。淮南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擊黃巢。屢捷。盧攜奏以駢爲諸道行營兵馬都

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土客之兵共七萬。威望大振。朝廷深倚之。夏四月。張璘度江擊賊帥王重霸。降之。屢破黃巢軍。巢退保饒州。別將常宏以其衆數萬降。璘攻饒州。克之。巢走。以諸葛爽爲北面行營副招討。五月。以汝州防禦使諸葛爽爲振武節度使。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求駢保奏。駢欲誘致之。許爲之求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朝廷許之。賊諷知諸道兵已北度淮。乃告絕於駢。且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六月。黃巢別將陷睦州。婺州。庚戌。黃巢攻宣州。陷之。秋七月。黃巢自采石度江。圍天長。六合。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爲安危。今賊數十萬衆。乘勝長驅。若涉無人之境。不據險要之地。以擊之。使踰長淮。不可復制。必爲中原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諸將嚴備自保而已。且上表告急。稱賊六十餘萬屯天長。去臣城五十里。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朝野雖有謂駢不足恃者。然猶庶幾望之。及駢表至。上下失望。人情大駭。詔書責駢散遣諸道兵。致賊乘無備度江。駢上表言。臣奏聞遣歸。亦非自專。今臣竭力保衛一方。必能濟辦。但恐賊逡邐過淮。宜急敕東道將士善爲禦備。遂稱風痹。不復出戰。詔河南諸道發兵屯澉水。泰寧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以備黃巢。辛酉。以淄州刺史曹全晟爲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九月。黃巢衆號十五萬。曹全晟以其衆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以俟諸軍至。併力擊之。而高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晟破之。徐州遣兵三千赴澉水。過許昌。徐卒素名凶悖。節度使薛能自謂前鎮彭城。有恩信於徐人。館之毬場。及暮。徐卒

大譟能登子城樓問之。對以供備疎闕。慰勞久之方定。許人大懼。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岷詣澗水。行未遠。聞之夜引兵還。比明入城襲擊。徐卒盡殺之。且怨能之厚。徐卒也。遂逐之。能將犇襄陽。亂兵追殺之。并其家。岷自稱留後。汝鄭把截制置使齊克讓恐爲岷所襲。引兵還兗州。於是諸道兵屯澗水者皆散。黃巢遂悉衆度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冬十月。以諸葛爽爲夏綏節度使。黃巢陷申州。遂入潁宋。徐兗之境。十一月。詔河東節度使鄭從讜。以本道兵授諸葛爽。及代州刺史朱玫。使南討黃巢。乙卯。以代北都統李琢爲河陽節度使。初。黃巢將度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俟其到鎮討之。盧攜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汴州。節度使爲都統。賊旣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浙。偷生海渚耳。從之。旣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京師大恐。庚申。東都奏黃巢入汝州境。辛酉。以河中都虞候王重榮權知留後。汝鄭把截制置都指揮使齊克讓奏黃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卽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上召宰相議之。豆盧瑑崔沆請發關內諸鎮及兩神策軍守潼關。壬戌。日南至。上開延英對宰相泣下。觀軍容使田令孜奏請選左右神策軍弓弩手守潼關。臣自爲都指揮制置把截使。上曰。侍衛將士不習征戰。恐未足用。令孜曰。昔安祿山構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崔沆曰。祿山衆纔五萬。比之黃巢不足言矣。豆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衆不能守潼關。今黃巢衆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之兵。若令孜爲社稷計。三川帥臣皆令孜腹心。比於玄宗則有備矣。上不懌。謂令孜曰。卿且爲朕發兵守潼關。是日上幸左神策軍親閱將士。令孜薦左軍馬軍將軍張承範。右軍步軍將軍王師會。左軍兵馬使趙珂。上召見三人。以承範爲兵馬先鋒使。兼把截潼關制置

使師會爲制置關塞糧料使。珂爲句當寨柵使。令孜爲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及諸道兵馬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飛龍使楊復恭爲副使。癸亥。齊克讓奏黃巢已入東都境。臣收軍退保潼關。於關外置寨。將士屢經戰鬪。久之資儲州縣殘破。人煙殆絕。東西南北不見主人。凍餒交逼。兵械剝弊。各思鄉閭。恐一旦潰去。乞早遣資糧及援軍。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丁卯。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閻里晏然。允章迺之曾孫也。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數千以補兩軍。辛未。陝州奏東都已陷。壬申。以田令孜爲汝洛晉絳同華都統。將左右軍東討。是日賊陷虢州。以神策將羅元杲爲河陽節度使。乙亥。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廩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餓卒萬人依托關外。復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又未聞饋餉之計。以此拒賊。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爲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丁丑。承範等至華州。會刺史裴虔餘。徒宣歙。觀察使軍民皆逃入華山城。中索然。州庫唯塵埃鼠迹。顧倉中猶有米千餘斛。軍士裹三日糧而行。十二月庚辰朔。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爲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鬪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讓與戰。賊小却。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饑甚。遂誼譟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關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權征稅。謂之禁院。賊至倉猝。官軍忘守之。潰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壽藤。茂密如織。一夕踐爲坦塗。承範盡散其縑囊以給士卒。遣

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饋餉未聞影響。到關之日。巨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衆。外軍饑潰。蹋開禁院。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寄。或聞陛下已議西巡。苟鑾輿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冒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熟議。未可輕動。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使黃巢繼安祿山之亡。微臣勝哥舒翰之死。辛已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自寅及申。關上矢盡。投石以擊之。關外有天塹。賊驅民千餘人入其中。掘土填之。須臾即平。引兵而度。夜縱火焚關樓俱盡。承範分兵八百人。使王師會守禁院。比至。賊已入矣。壬午旦。賊夾攻潼關。關上兵皆潰。師會自殺。承範變服。帥餘衆脫走。至野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繼至。承範曰。汝來晚矣。博野鳳翔軍還至渭橋。見所募新軍衣裘溫鮮。怒曰。此輩何功。而然。我曹反凍餒。遂掠之。更爲賊鄉導。以趣長安。賊之攻潼關也。朝廷以前京兆尹蕭廩爲東道轉運糧料使。廩稱疾請休官。貶賀州司戶。黃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鈴守之。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賊。癸未。制以巢爲天平節度使。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尙書左丞王徽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裴澈爲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盧攜爲太子賓客分司。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罪於攜而貶之。薦徽澈爲相。是夕攜飲藥死。澈休之。從子也。百官退朝。聞亂兵入城。布路竄匿。田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知之。上奔馳晝夜不息。從官多不能及。車駕旣去。軍士及坊市民。競入府庫盜金帛。晡時。黃巢前鋒將柴存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巢於霸上。巢乘金裝肩輿。其徒皆被髮。約以紅繒衣錦繡。執兵以從。甲騎如流。輜重塞塗。千里絡繹不絕。民夾道聚觀。尙讓歷諭之曰。黃王起兵。本爲百姓。非如李氏。

不愛汝曹。汝但安居毋恐。巢館於田令孜第。其徒爲盜久不勝富。見貧者往往施與之。居數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上於道次。請車駕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東扞賊鋒。西撫諸蕃。糾合鄰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澀。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戊子。上至壻水。詔牛勗、楊師立、陳敬瑄諭以京城不守。且幸興元。若賊勢猶盛。將幸成都。宜豫爲備擬。庚寅。黃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辛卯。巢始入宮。壬辰。巢卽皇帝位於含元殿。畫皁繒爲袞衣。擊戰鼓數百以代金石之樂。登丹鳳樓。下赦書。國號大齊。改元金統。謂廣明之號去唐下體。而著黃家日月。以爲己符瑞。唐官三品已上悉停任。四品以下位如故。以妻曹氏爲皇后。以尙讓爲太尉。兼中書令。趙璋兼侍中。崔瑋、楊希古並同平章事。孟楷蓋洪爲左右僕射。知左右軍事。費傳古爲樞密使。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爲翰林學士。玆之子也。時罷浙東觀察使。在長安。巢得而相之。諸葛爽以代北行營屯櫟陽。黃巢將礪山朱溫屯東渭橋。巢使溫誘說之。爽遂降於巢。巢以諸葛爽爲河陽節度使。爽赴鎮。羅元杲發兵拒之。士卒皆棄甲迎爽。元杲逃犇行在。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斃傷其面。自午至明旦。尙未能言。會巢使者以赦書至。監軍袁敬柔與將佐序立宣示代畋草表。署名以謝巢。監軍與巢使者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孫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無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尙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爲表。遣所親問道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復刺血與盟。然後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發兵會於鳳翔。時禁軍分鎮。

關中者尙數萬。聞天子幸蜀，無所歸。畋使人招之，皆往從。畋分財以結其心，軍勢大振。丁酉，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各出全軍收復京師。己亥，黃巢下令百官詣趙璋第，投名銜者復其官。豆盧瑑、崔沆及左僕射于琮、右僕射劉鄴、太子少師裴諗、御史中丞趙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湯、扈從不及、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執賊刃不置，賊并殺之。發盧攜尸戮之於市。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殺。左金吾大將軍張直方，雖臣於巢，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殺之。初，樞密使楊復恭薦處士河間張濬，拜太常博士，遷度支員外郎。黃巢逼潼關，濬避亂商山。上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卿爲縣令，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濬員外教臣。上召濬詣行在，拜兵部郎中。義成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二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黃巢遣使調發河中前後數百人，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軍府之患，今調財不已，又將徵兵，吾亡無日矣。不如發兵拒之。衆皆以爲然。乃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其將朱溫自同州，弟黃勣自華州，合兵擊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陳敬瑄聞車駕出幸，遣步騎三千奉迎，表請幸成都。時從兵浸多，興元儲備不豐，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中和元年春正月，車駕發興元。辛未，上至綿州。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謁見，壬申，以工部侍郎判度支蕭遘同平章事。鄭畋約前朔方節度使田弘夫、涇原節度使程宗楚同討黃巢。巢遣其將王暉齋詔召畋，畋斬之。遣其子凝績詣行在，凝績追及上於漢州。丁丑，車駕至成都，館於府舍。上遣中使趣高駢討黃

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上至蜀，猶冀駢立功，詔駢巡內刺史及諸將有功者，自監察至常侍，聽以墨敕除訖奏聞。八月乙卯朔，以太子少師王鐸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丙申，加鄭畋同平章事。加淮南節度使高駢東面都統，加河東節度使鄭從讜兼侍中，依前行營招討使，代北監軍陳景思。帥沙陀酋長李友金及薩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至絳州，將濟河，絳州刺史瞿稹亦沙陀也，謂景思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不若且還代北募兵，遂與景思俱還雁門。」以樞密使楊復光爲京城西南面行營都監。黃巢以朱溫爲東南面行營都虞候，將兵攻鄧州。三月辛亥，陷之，執刺史趙戎，因戍鄧州，以扼荆襄。壬子，加陳敬瑄同平章事。甲寅，敬瑄奏遣左黃頭軍使李鋌將兵擊黃巢。辛酉，以鄭畋爲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賜畋詔凡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並聽以墨敕除官。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爲行軍司馬。黃巢遣其將尙讓主播帥衆五萬寇鳳翔，畋使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多張旗幟，疎陳於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無復行伍，伏發，賊大敗於龍尾陂，斬首二萬餘級，伏尸數十里。有書尙書省門爲詩，以嘲賊者，尙讓怒，應在省官及門卒，悉抉目倒懸之。大索城中，能爲詩者盡殺之，識字者給賤役，凡殺三千餘人。瞿稹、李友金至代州募兵，踰旬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屯於崞西，曠悍暴橫，稹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陳景思曰：「今雖有衆數萬，苟無威望之將以統之，終無成功。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爲衆所服，驃騎誠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爲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狂賊不足平也。」景思以爲然，遣使詣行在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齎詔詣達靺迎之。李克用帥達靺諸部萬人赴之。羣臣追從車駕者，稍稍集成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諸道及四夷貢獻不絕。蜀

中府庫充實。與京師無異。賞賜不乏。士卒欣悅。黃巢得王徽逼以官。徽陽瘖不從。月餘逃犇河中。遣人間道奉絹表詣行在。詔以徽爲兵部尚書。前夏綏節度使諸葛爽復自河陽奉表自歸。卽以爲河陽節度使。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黨項羗也。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同盟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甲子。畋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夏四月戊寅朔。加王鐸兼侍中。以拓跋思恭權知夏綏節度使。黃巢以其將王玫爲邠寧節度使。邠州通塞鎮將朱玫起兵誅之。讓別將李重古爲節度使。自將兵討巢。是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藍屋。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壬午。黃巢帥衆東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門入。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坊市民喜。爭謹呼出迎官軍。或以瓦礫擊賊。或拾箭以供官軍。宗楚等諸將分其功。不報。鳳翔鄜夏軍士釋兵入第舍。掠財帛妓妾。處存令軍士首繫白縵爲號。坊市少年或竊其號。以掠人。賊露宿霸上。訶知官軍不整。且諸軍不相繼。引兵還襲之。自諸門分入。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丁亥。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於是諸軍皆退。賊勢愈熾。所署同州刺史王溥。華州刺史喬謙。商州刺史宋巖。聞巢棄長安。皆帥衆犇鄜州。朱溫斬溥。謙釋巖。使還商州。庚寅。拓跋思恭李孝昌與賊戰於王橋。不利。詔以河中留後王重榮爲節度使。賊衆上黃巢尊號曰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爲野鳥來集。城邑將空之兆。高駢惡之。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悉發巡內兵八萬。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五

月己未。出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爲阻。或云時日不利。竟不發。黃巢之克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岌降之。岌嘗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卽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爲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爲此耳。因漉酒爲盟。是夕復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使者於驛。時秦宗權據蔡州。不從岌命。復光將忠武兵三千詣蔡州。說宗權同舉兵討巢。宗權遣其將王淑將兵三千從復光擊鄧州。逗留不進。復光斬之。併其軍。分忠武八千人爲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將之。王建。舞陽人。韓建。長社人。晏弘。暉。造。師泰。皆許州人也。復光帥八都與朱溫戰。敗之。遂克鄧州。遂北至藍橋而還。昭義節度使高潯會王重榮攻華州。克之。六月戊戌。以鄭畋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都統如故。邠寧節度副使朱玫屯興平。黃巢將王播圍興平。玫退屯奉天。及龍尾陂。西川黃頭軍使李鋌將萬人。鞏威將五千人。屯興平爲二寨。與黃巢戰。屢捷。陳敬瑄遣神機營使高仁厚將三千人益之。初。車駕至成都。蜀軍賞錢人三緡。田令孜爲行在都指揮處。置使。每四方貢金帛。輒頒賜。從駕諸軍無虛月不復。及蜀軍蜀軍頗有怨言。秋七月丙寅。令孜宴土客都頭。以金杯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而受。西川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諸將月受俸料。豐贍有餘。常思難報。豈敢無厭。願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賚懸殊。頗有缺望。恐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土客如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有問曰。汝嘗有何功。對曰。琪生長山東。征戍邊鄙。嘗與黨項十七戰。契丹十餘戰。金創滿身。又嘗征吐谷渾。傷脅腸出。線縫復戰。令孜乃自酌。

酒於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再拜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遂帥所部作亂。丁卯，焚掠坊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引兵還營，陳敬瑄命都押牙安金山將兵攻之。琪夜突圍出犇廣都。●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疏薄。庚午，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爲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爲賊所屠。獨北司平善，况今朝臣至者，皆冒死崎嶇，遠奉君親，所宜自茲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臣閉城登樓，並不召王鐸已下及收朝臣入城。翌日又不對宰相，亦不宣慰朝臣，臣備位諫官，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况疎冗乎儻羣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羣臣，於義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尙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臣躬被寵榮，職在裨益，雖遂事不諫，而來者可追。疏入，令孜屏不奏。辛未，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驀頤津，聞者氣塞而莫敢言。●郾延節度使李孝昌權夏州節度使，拓跋思恭屯東渭橋，黃巢遣朱溫拒之，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爲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邠寧節度副使朱玫爲節度使。秋八月，高潯與黃巢將李詳戰于石橋，潯敗，犇河中。詳乘勝復取華州，巢以詳爲華州刺史。以權知夏綏節度使拓跋思恭爲節度使。九月，李孝昌拓跋思恭與尙讓朱溫戰於東渭橋，不利引去。初，高駢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寶，及駢先貴有功，浸輕之。旣而封壤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駢檄寶入援京師，寶治舟師以俟之。怪其久不行，訪諸幕客，或曰：高公幸朝廷多故，有併吞江東之志，聲云入

援其實未必非圖我也。宜爲備。寶未之信。使人覘駢。殊無北上意。會駢使人約寶面會瓜洲議軍事。寶遂以言者爲然。辭疾不往。且謂使者曰。吾非李康。高公復欲作家門功勳。以欺朝廷邪。駢怒。復遣使責寶。何敢輕侮大臣。寶詬之曰。彼此夾江爲節度使。汝爲大臣。我豈坊門卒邪。由是遂爲深仇。駢留東塗百餘日。詔屢趣之。駢上表託以寶及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將爲後患。辛亥。復罷兵還府。其實無赴難心。但欲禳雉集之異耳。忠武監軍楊復光屯武功。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本軍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糧饋不繼。昌言知府中兵少。因激怒其衆。冬十月。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與士卒言。其衆皆下馬。羅拜曰。相公誠無負我。曹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卽日西赴行在。天平節度使曹全鼐與賊戰死。軍中立其兄子存實爲留後。十一月。孟楷朱溫襲鄜夏二軍於富平。二軍敗奔歸本道。鄭畋至鳳州。累表辭位。詔以畋爲太子少傅分司。以李昌言爲鳳翔節度行營招討使。十二月。以感化留後時溥爲節度使。賜夏州號定難軍。王鐸以高駢爲諸道都統。無心討賊。自以身爲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於再三。上許之。

二年春正月辛亥。以王鐸兼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都統。權知義成節度使。俟罷兵復還政府。高駢但領鹽鐵轉運使。罷其都統。及諸使。聽王鐸自辟將佐。以太子少師崔安潛爲副都統。辛未。以周岌王重榮爲都都統。左右司馬諸葛爽及宣武節度使康實爲左右先鋒使。時溥爲權遣綱運租賦防遏使。以右神策觀軍容使西門思恭爲諸道行營都都監。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爲京城東北西面都統。以楊復光爲南面行營都都監使。又以中書舍人鄭昌圖爲義成節度行軍司馬。給事中鄭畋爲判官。直弘文館王

搏爲推官。司勳員外郎裴贇爲掌書記。昌圖從讜之從祖兄弟。駿、駉之弟。搏、璵之曾孫。贇坦之子也。又以陝虢觀察使王重盈爲東面都供軍使。重盈重榮之兄也。黃巢以朱溫爲同州刺史。令溫自取之。二月。同州刺史米誠奔河中。溫遂據之。己卯。以太子少傅分司鄭畋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召詣行在。軍務一以咨之。以王鐸兼判戶部事。朱溫寇河中。王重榮擊敗之。以李昌言爲京城西面都統。朱玫爲河南都統。以右神策將軍齊克儉爲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兼博野奉天節度使。賜鄜坊軍號保大。夏四月。王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平。保大定難屯渭橋。忠武屯武功。官軍四集。黃巢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民避亂皆入深山。築柵自保。農事俱廢。長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緡。賊買人於官軍以爲糧。官軍或執山柵之民鬻之。直數百緡。以肥瘠論價。五月。加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使。駢旣失兵柄。又解利權。攘袂大詬。遣幕僚顧雲草表自訴。言辭不遜。其略曰。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又曰。姦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陵之開毀。又曰。王鐸僭軍之將。崔安潛。在蜀貪黷。豈二儒生能戢彊兵。又曰。今之所用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又曰。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臣但慮寇生東土。劉氏復興。卽軹道之災。豈獨往日。又曰。今賢才在野。儉人滿朝。致陛下爲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其略曰。綰利則牢盆在手。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權。而又貴作司徒。榮爲太尉。以爲不用。如何爲用乎。又曰。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翦蕩元凶。自天長漏網過淮。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望。勇士興譏。所以擢

用元臣縱夷巨寇。又曰：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惟增悽惻。又曰：謝玄破苻堅於淝水，裴度平元濟於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將。又謂宗廟焚燒，園陵開毀，龜玉毀積，誰之過與？又曰：姦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又曰：卿尚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又曰：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爲魁首？比朕於劉玄子嬰，何太誣罔？又曰：况天步未傾，皇綱尙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墮陵。朕雖冲人，安得輕侮？駢臣節旣虧，自是貢賦遂絕。黃巢攻興平，興平諸軍退屯奉天。秋七月，以保大留後東方達爲節度使，充京城東面行營招討使。八月，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溫，屢請益兵以扞河中。知右軍事孟楷抑之不報。溫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亡，親將胡真、謝瞳勸溫歸國。九月丙戌，溫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溫以舅事重榮。王鐸承制以溫爲同華節度使，使瞳奉表詣行在。瞳，福州人也。李詳以重榮待溫厚，亦欲歸之。爲監軍所告，黃巢殺之。以其弟思鄴爲華州刺史。以朱溫爲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使，賜名全忠。冬十月，以平盧大將軍王敬武爲留後。時諸道兵皆會關中討黃巢，獨平盧不至。王鐸遣都統判官諫議大夫張濬往說之。敬武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濬見敬武責之曰：公爲天子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旣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功名取富貴，後悔無及矣。將士皆改容引咎。顧謂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卽發兵從濬而西。黃巢兵勢尙彊，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奈何？復光曰：雁門李僕

射驍勇有彊兵。其家尊與吾先人嘗共事相善。彼亦有徇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誠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東面宣慰使王徽亦以爲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諭鄭從讜。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李詳舊卒共逐黃思鄴。推華陰鎮使王遇爲主。以華州降王重榮。王鐸承制以遇爲刺史。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爲雁門節度使。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遣從父弟克脩先將兵五百濟河嘗賊。初。克用弟克讓爲南山寺僧所殺。其僕渾進通歸於黃巢。自高潯之敗。諸軍皆畏賊莫敢進。及克用軍至。賊憚之曰。鷓軍至矣。當避其鋒。克用皆衣黑。故謂之鷓軍。巢乃捕南山寺僧十餘人。遣使齎詔書及重賂。因渾進通詣克用以求和。克用殺僧哭克讓。受其賂以分諸將。焚其詔書。歸其使者。引兵自夏陽度河。軍於同州。

三年春正月。李克用將李存貞敗黃揆於沙苑。己巳。克用進屯沙苑。揆巢之弟也。王鐸承制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以楊復光爲東面都統。監軍使陳景思爲北面都統。監軍使乙亥。制以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統。王鐸爲義成節度使。令赴鎮。因令致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又以副都統崔安潛爲東都留守。以都都監西門思恭爲右神策中尉。充諸道租庸兼催諸道進軍等使。令致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眞容。散家財犒軍。爲己功。令宰相藩鎮共請加賞。上以令致爲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二月壬子。李克用進軍乾院。與河中易定忠武軍合。尙讓將十五萬衆屯於梁田陂。明日大戰。自午至晡。賊大敗。俘斬數萬。伏尸三十里。巢將王蟠黃揆襲華州。據之。王遇亡去。甲子。李克用進圍華州。黃思鄴黃揆嬰城固守。克用分騎屯渭北。加鳳翔節度。

使李昌言同平章事。黃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爲遁計。發兵三萬，盩藍田道。三月壬申，遣尙讓將兵救華州。李克用王重榮引兵逆戰於零口，破之。克用進軍渭橋，騎軍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燔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己丑，以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俟克復長安，令赴鎮。癸巳，李克用等拔華州，黃揆棄城走。夏四月，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犇。甲辰，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賊死及降者甚衆。官軍暴掠無異於賊。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巢自藍田入商山，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楊復光遣使告捷。百官入賀。詔留忠武等軍二萬人，委大明宮留守王徽及京畿制置使田從異部分守衛長安。五月，加朱玫、李克用、東方達同平章事。升陝州爲節度使，以王重盈爲節度使。又建延州爲保塞軍，以保大行軍司馬延州刺史李孝恭爲節度使。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強，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詔以崔瑒家貴身顯，爲黃巢相，首尾三載，不逃不隱，於所在斬之。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爲前鋒，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進攻其城。宗權遂稱臣於巢，與之連兵。初，巢在長安，陳州刺史宛丘趙鑾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爲仇，不可不爲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其弟昶、翊子麓、林分將之。孟楷既下蔡州，移兵擊陳軍於項城。鑾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之，殺獲殆盡。生擒楷，斬之。巢聞楷死，驚怒，悉衆屯澗水。六月，與秦宗權合兵圍陳州。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鑾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爲

勁兵。况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男子當求生於死中。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出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爲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生投於碓。磔并骨食之。號給糧之處曰舂磨寨。縱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咸被其毒。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赴鎮。秋七月丁卯至汴州。時汴宋荐饑。公私窮竭。內外驕軍難制。外爲大敵所攻。無日不戰。衆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詔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以李克用爲河東節度使。召鄭從讜詣行在。克用乃自東道過榆次。詣雁門省其父。司徒門下同平章事鄭畋罷爲太子太保。九月。感化節度使時溥營於潞水。加溥東面兵馬都統。十二月。趙鑾遣人問道求救於鄰道。於是周岌時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忠與黃巢之黨戰於鹿邑。敗之。斬首二千餘級。遂引兵入亳州而據之。

四年春正月。黃巢兵尙彊。周岌時溥朱全忠不能支。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二月。克用將蕃漢兵五萬出天井關。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全。屯兵萬善以拒之。克用乃還兵自陝河中度河而東。三月。朱全忠擊黃巢瓦子寨。拔之。巢將陝人李唐賓楚丘王虔裕降於全忠。黃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鑾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於陳州。時尙讓屯太康。夏四月癸巳。諸軍進拔太康。黃思鄴屯西華。諸軍復攻之。思鄴走。黃巢聞之懼。退軍故陽里。陳州圍始解。朱全忠聞巢將至。引軍還大梁。五月癸亥。大雨平地三尺。黃巢營爲水所漂。且聞李克用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屠尉氏。尙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至於繁臺。宣武將豐人朱珍南華龐師古擊却之。全忠復告

急於李克用。丙寅，克用與忠武都監使田從異發許州。戊辰，追及黃巢於中牟。北王滿渡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衆降。時溥別將臨晉李讜、曲周霍存、甄城葛從周、宛句張歸霸及從弟歸厚帥其衆降。朱全忠、巢踰汴而北，己巳，克用追擊之於封丘，又破之。庚午，夜復大雨，賊驚懼，東走。克用追之，過胙城、匡城，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兗州。辛未，克用追至冤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人馬疲乏，糧盡，乃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器服符印，得所掠男女萬人，悉縱遣之。庚辰，時溥遣其將李師悅將兵萬人追黃巢。六月甲辰，武寧將李師悅與尚讓追黃巢至瑕丘，敗之。巢衆殆盡，走至狼虎谷。丙午，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遇沙陀博野軍奪之，并斬言首以獻于溥。秋七月壬午，時溥遣使獻黃巢及家人首并姬妾。上御大玄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上不復問，皆戮之於市。人爭與之酒，其餘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上以長安宮室焚毀，故久留蜀未歸。王徽知京兆尹事，招撫流散，戶口稍歸。復繕治宮室，百司粗有緒。冬十月，關東藩鎮表請車駕還京師。十二月，鳳翔節度使李昌言病，表弟昌符知留後。昌言薨，制以昌符爲鳳翔節度使。時黃巢雖平，秦宗權復熾，命將出兵寇掠鄰道。陳彥侵淮南，秦賢侵江南。秦誥陷襄唐，鄧孫儒陷東都，孟陝、魏、張、晁陷汝鄭，盧塘攻汴宋。所至屠翦焚蕩，殆無孑遺。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尸以從。北至衛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州鎮存者僅保一城，極目千里，無復煙火。上將還長安，畏宗權爲患。

光啓元年春正月戊午。下詔招撫之。己卯。車駕發成都。陳敬瑄送至漢州而還。二月丙申。至鳳翔。三月丁卯。至京師。荆棘滿城。狐兔縱橫。上淒然不樂。己巳。赦天下。改元。時朝廷號令所在。惟河西山南劍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藩鎮之亂

唐僖宗光啓元年。初。田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分隸兩神策爲十軍以統之。又南牙北司官共萬餘員。是時藩鎮各專租稅。河南北江淮無復上供。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華鳳翔等數州租稅。不能贍賞賚。不時士卒有怨言。令孜患之。不知所出。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隸鹽鐵。置官權之。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如舊。制隸鹽鐵。夏四月。令孜自兼兩池權鹽鐵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孜多遣親信覘藩鎮有不附己者。輒圖之。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重榮待之甚厚。而匡祐傲甚。舉軍皆憤怒。重榮乃數令孜罪惡。責其無禮。監軍爲講解。僅得脫去。匡祐歸以告令孜。勸圖之。五月。令孜徙重榮爲秦寧節度使。以秦寧節度使齊克讓爲義武節度使。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仍詔李克用以河東軍援處存赴鎮。王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爲田令孜所擯。不肯之。兗州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王處存亦上言幽鎮兵新退。臣未敢離易定。且王重榮無罪。有大功於國。不宜輕有改易。搖藩鎮心。詔趣其上道。八月。處存引軍至晉州。刺史冀君武閉城不內而還。冬十月。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克用怨全忠。事見諸鎮相攻。

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爲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朱玫李昌符亦陰附朱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明年濟河自渭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既誅二鎮乃旋師滅全忠以雪讎恥上遣使者諭釋冠蓋相望朱玫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或刺殺近侍聲云克用所爲於是京師震恐日有訛言令玫遣玫昌符將本軍及神策郾延靈夏等軍合三萬人屯沙苑以討王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告急於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一月重榮遣兵攻同州刺史郭璋出戰敗死重榮與玫等相守月餘克用兵至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玫及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癸酉合戰玫昌符大敗各走還本鎮潰軍所過焚掠克用進逼京城乙亥夜令玫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初黃巢焚長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王徽累年補葺僅完一二至是復爲亂兵焚掠無子遺矣

二年春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上復以飛龍使楊復恭爲樞密使戊子令孜請上幸興元上不從是夜令孜引兵入宮劫上幸寶雞黃門衛士從者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學士承旨杜讓能宿直禁中聞之步追乘輿出城十餘里得人所遺馬無羈勒解帶繫頸而乘之獨追及上於寶雞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緯等數人繼至讓能審權之子緯殺之孫也宗正奉太廟神主至鄠遇盜皆失之朝士追乘輿者至整屋爲亂兵所掠衣裝殆盡庚寅上以孔緯爲御史大夫使還召百官上留寶雞以待之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恥爲之用

且憚李克用王重榮之彊。更與之合。蕭遘因邪寧奏事判官李松年至鳳翔。遣召朱玫亟迎車駕。癸巳。玫引步騎五千至鳳翔。孔緯詣宰相欲宣詔召之。蕭遘裴澈以令玫在上側。不欲往。辭疾不見。緯令臺吏趣百官詣行在。皆辭以無袍笏。緯召三院御史。泣謂布衣親舊有急。猶當赴之。豈有天子蒙塵。爲人臣子。累召而不往者邪。御史請辦裝。數日而行。緯拂衣起曰。吾妻病垂死。且不顧。諸君善自爲謀。請從此辭。乃詣李昌符。請騎衛送。至行在。昌符義之。贈裝錢。遣騎送之。邪寧鳳翔兵追逼乘輿。敗神策指揮使楊晟於潘氏。鉦鼓之聲。聞於行宮。田令孜奉上發寶雞。留禁軍守石鼻。爲後拒。置感義軍於興鳳二州。以楊晟爲節度使。守散關。時軍民雜糅。鋒鏑縱橫。以神策軍使王建晉暉爲清道。斬斫使。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傳國寶授建。使負之以從。登大散嶺。李昌符焚閣道。丈餘。將摧折。王建扶掖上。自煙焰中躍過。夜宿板下。上枕建膝而寢。旣覺。始進食。解御袍賜建。曰。以其有淚痕故也。車駕纔入散關。朱玫已圍寶雞。石鼻軍潰。玫長驅攻散關。不克。嗣襄王熿。肅宗之玄孫也。有疾。從上不及。留遵塗驛。爲玫所得。與之俱還鳳翔。庚戌。李克用還太原。二月。王重榮朱玫李昌符復上表請誅田令孜。朱玫李昌符使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柵絕險。要燒郵驛。上由他道以進。山谷崎嶇。邪軍迫其後。危殆者數四。僅得達山南。三月壬午。石君涉棄鎮。逃歸朱玫。癸未。鳳翔百官蕭遘等罪狀田令孜及其黨。韋昭度請誅之。初。昭度因供奉僧澈。結官官得爲相。澈師知玄。鄙澈所爲。昭度每與同列。詣知玄。皆拜之。知玄揖使。詣澈。啜茶。山南西道監軍馮翊嚴遵美迎上於西縣。丙申。車駕至興元。戊戌。以御史大夫孔緯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尙書杜讓能並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保鑾都將李鋌等敗邪軍於鳳州。詔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使調本道。

穀十五萬斛以繼國用。重榮表稱令孜未誅，不奉詔。以尙書左丞盧渥爲戶部尙書，充山南西道留後。以嚴遵美爲內樞密使，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晉暉及神策軍使張造帥四都兵屯黑水，修棧道以通往來。以建遙領壁州刺史，將帥遙領州鎮自此始。朱孜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於蕭遘曰：「主上播遷六年，中原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什減七八，僅能復京城。天下方喜車駕還宮，主上更以勤王之功爲敕使之榮，委以大權，使墮綱紀，騷擾藩鎮，召亂生禍。孜昨奉尊命來迎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脅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閹寺之手哉？」李氏孫尙多，相公盍改圖以利社稷乎？」遘曰：「主上踐阼十餘年，無大過惡，正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上每言之，流涕不已。近日上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迫脅以行，不容俟旦，罪皆在令孜。人誰不知，足下盡心王室，正有引兵還鎮，拜表迎鑾，廢立重事，伊霍所難，遘不敢聞命。孜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夏四月壬子，孜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煇監軍國事，承制封拜指揮，仍遣大臣入蜀迎駕，盟百官於石鼻驛。孜使蕭遘爲冊文，遘辭以文思荒落，乃使兵部侍郎判戶部鄭昌圖爲之。乙卯，煇受冊。孜自兼左右神策十軍使，帥百官奉煇還京師，以鄭昌圖同平章事，判度支鹽鐵戶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河中百官崔安潛等上襄王牋賀受冊。田令孜自知不爲天下所容，乃薦樞密使楊復恭爲左神策中尉，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往依陳敬瑄，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爲利州刺史，晉暉爲集州刺史，張造爲萬州刺史。李師泰爲忠州刺史。五月，朱孜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遘爲太子太保，自加侍中，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加裴澈判度支，鄭昌圖判戶部，以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中書令，充江淮鹽鐵轉運等使，諸道行營兵馬都

統淮南右都押牙和州刺史呂用之爲嶺南東道節度使。大行封拜。以悅藩鎮。遣吏部侍郎夏侯潭宣諭河北。戶部侍郎楊陟宣諭江淮。諸藩鎮受其命者什六七。高駘仍奉牋勸進。初。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朱玫同謀立襄王。旣而玫自爲宰相專權。昌符怒。不受其官。更通表興元。詔加昌符檢校司徒。朱玫遣其將王行瑜將邠寧河西兵五萬追乘輿。感義節度使楊晟戰數却。棄散關走。行瑜進屯鳳州。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不之興元。從官衛士皆乏食。上涕泣不知爲計。杜讓能言於上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黃巢。復京城。相親善。復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歸國之理。上從之。遣右諫議大夫劉崇望使於河中。齎詔諭重榮。重榮卽聽命。遣使表獻絹十萬匹。且請討朱玫。以自贖。戊戌。襄王熅遣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至半塗。六軍變。擄蒼黃晏駕。吾爲藩鎮所推。今已受冊。朱玫亦與克用書。克用聞其謀。皆出於玫。大怒。大將蓋寓說克用曰。鑿輿播遷。天下皆歸咎於我。今不誅玫黜李熅。無以自湔洗。克用從之。燔詔書囚使者。移檄鄰道。稱玫敢欺藩方。明言晏駕。當道已發蕃漢三萬兵進討。凶逆當共立大功。寓蔚州人也。六月。以扈蹕都將楊守亮爲金商節度京畿制置使。將兵二萬出金州。與王重榮克用共討朱玫。守亮本姓訾。名亮。曹州人。與弟信皆爲楊復光假子。更名守亮守信。李克用遣使奉表稱。方發兵濟河。除逆黨。迎車駕。願詔諸道與臣協力。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玫合。人情惱懼。表至上。出示從官。并諭山南諸鎮。由是帖然。然克用表猶以朱全忠爲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事寧。別有進止。秋七月。王行瑜進攻興州。感義節度使楊晟棄鎮走。據文州。詔保鑾都將李鋌扈蹕。都將李茂貞陳佩屯大唐峯。以拒之。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九月。朱玫將張行實攻

大唐峯李錕等擊却之。金吾將軍滿存與邠軍戰破之。復取興州。進守萬仞寨。長安百官太子太師裴璩等勸進於襄王熿。冬十月。熿卽皇帝位。改元建貞。遙尊上爲太上元皇聖帝。十一月。田令孜至成都。請尋醫許之。十二月戊寅。諸軍拔鳳州。以滿存爲鳳州防禦使。楊復恭傳檄關中。稱得朱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王行瑜戰數敗。恐獲罪於朱玫。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玫首。定京城。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衆從之。甲寅。行瑜自鳳州擅引兵歸京師。玫方視事。聞之。怒。召行瑜責之曰。汝擅歸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朱玫耳。遂擒斬之。并殺其黨數百人。諸軍大亂。焚掠京城。士民無衣凍死者蔽地。裴澈鄭昌圖帥百官二百餘人。奉襄王彝河中。王重榮詐爲迎奉。執熿殺之。囚澈昌圖百官死者殆半。王重榮函襄王熿首送行在。刑部請御興元城南門獻賊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以爲熿爲賊臣所逼。正以不能死節爲罪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爲之素服不舉。今熿已就誅。宜廢爲庶人。令所在葬其首。其獻賊稱賀之禮。請俟朱玫首至而行之。從之。盈孫侑之孫也。

三年春正月。以邠州都將王行瑜爲靜難軍節度使。扈蹕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扈蹕都頭楊守宗爲金商節度使。右衛大將軍顧彥朗爲東川節度使。金商節度使楊守亮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二月戊辰。削奪三川都監田令孜官爵。長流端州。然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三月癸未。詔僞宰相蕭遘鄭昌圖裴澈於所在集衆斬之。皆死於岐山。時朝士受熿官甚衆。法司皆處以極法。杜讓能力爭之。免者什七八。壬辰。車駕至鳳翔。節度使李昌符恐車駕還京。雖不治前過。恩賞必疏。乃以宮室未完。固請駐蹕府舍。從之。夏六月戊申。天威都頭楊守立與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爭道。麾下相毆。帝命中使諭之。不止。是夕。

宿衛皆嚴兵爲備。己酉，昌符擁兵燒行宮。庚戌，復攻大安門，守立與昌符戰於通衢，昌符兵敗，帥麾下走保隴州。杜讓能聞難，挺身步入侍上。韋昭度質其家於軍中，誓誅反賊。故軍士力戰而勝之，守立復恭之假子也。壬子，以扈駕都將武定節度使李茂貞爲隴州招討使，以討昌符。秋八月壬寅朔，李茂貞奏隴州刺史薛知籌以城降，斬李昌符，滅其族。丙子，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以韋昭度守太保兼侍中。

文德元年春二月乙亥，上不豫。壬午，發鳳翔。己丑，至長安。庚寅，赦天下，改元。以韋昭度兼中書令。三月己亥，上疾復作。壬寅，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爲皇太弟，監軍國事。右軍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於六王宅，入居少陽院。宰相以下就見之。癸卯，上崩於靈符殿。遺制：太弟傑更名敏，以韋昭度攝冢宰。昭宗卽位，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祚之始，中外忻忻焉。冬十月辛卯，葬惠聖恭定孝皇帝於靖陵，廟號僖宗。

昭宗龍紀元年，上將祀圓丘故事。中尉樞密皆襍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欄笏，至是又令有司制法服。孔緯及諫官禮官皆以爲不可，上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當，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於是宦官始服劍佩侍祠。己酉，祀圓丘，赦天下。上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卽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爲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張濬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他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况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

前殿多養壯士爲假子。使典禁兵。或爲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耶。上曰：卿欲衛國家。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復恭假子天威軍使楊守立。本姓胡名弘立。勇冠六軍。人皆畏之。上欲討復恭。恐守立作亂。謂復恭曰：朕欲得卿胡子在左右。復恭見守立於上。上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不期年擢至天武都頭。領鎮海節度使。俄加平章事。及謝曰：臺吏申請。班見百僚。孔緯判不集。順節至中書。色不悅。他日語微及之。緯曰：宰相師長百僚。故有班見。相公職爲都頭。而於政事堂。班見百僚。於意安乎。順節不敢復言。朱全忠求領鹽鐵。孔緯獨執以爲不可。謂進奏吏曰：朱公須此職。非與兵不可。全忠乃止。

大順二年秋八月。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左軍中尉楊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爲節度使。刺史。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爲監軍。假子龍劍節度使守貞。武定節度使守忠。不輸貢賦。上表訕薄朝廷。上舅王瓌求節度使。上訪於復恭。復恭以爲不可。瓌怒。訴之。瓌出入禁中。頗用事。復恭惡之。奏以爲黔南節度使。至吉柏津。令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覆諸江中。宗族賓客皆死。以舟敗聞。上知復恭所爲。深恨之。李順節既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爲鳳翔監軍。復恭慍懟不肯行。稱疾求致仕。九月乙卯。以復恭爲上將軍。致仕。賜以几杖。使者致詔命還。復恭潛遺腹心張綰刺殺之。冬十月。楊復恭居第近玉山營。假子守信爲玉山軍使。數往省之。或告復恭與守信謀反。乙酉。上御安喜門。陳兵自衛。命天威都將李順節。神策軍使李守信。將兵攻其第。張綰帥家衆拒戰。守信引兵助之。順節等不能克。丙戌。禁軍守含光門。俟其開。欲出掠兩市。遇劉崇望立馬諭之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汝曹皆宿衛之士。

當於樓前殺賊立功。勿貪小利。自取惡名。衆皆曰諾。遂從崇望而東。守信之衆。望見兵來。遂潰走。守信與復恭挈其族自通化門出。趣興元。永安都頭權安追之。擒張綰斬之。復恭至興元。楊守亮、楊守忠、楊守貞及綿州刺史楊守厚同舉兵拒朝廷。以討李順節爲名。守厚亦復恭假子也。十二月。天威都將李順節恃恩驕橫。出入常以兵自隨。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惡之。自上恐其作亂。戊子。二人以詔召順節。順節入至銀臺門。二人邀順節於仗舍坐語。供奉官似先知。自後斬其首。從者大譟而出。於是天威捧日登封三都大掠永寧坊。至暮乃定。百官表賀。楊守亮欲自金商襄京師。昭信防禦使馮行襲逆擊大破之。景福元年春正月。鳳翔李茂貞、靜難王行瑜、鎮國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請出軍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下詔和解之。皆不聽。二月。李茂貞王行瑜擅舉兵擊興元。茂貞表求招討使不已。遣杜讓能、西門重遂書陵蔑朝廷。上意不能容。御延英召宰相諫官議之。時宦者有陰與二鎮相表裏者。宰相相顧不敢言。上不悅。給事中牛徽曰。先朝多難。茂貞誠有翼衛之功。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但不當不俟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殺傷至多。陛下儻不以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上曰。此言是也。乃以茂貞爲山南西道招討使。夏四月。天威軍使賈德晟以李順節之死頗怨憤。西門重遂惡之。奏而殺之。德晟麾下千餘騎。犇鳳翔。李茂貞由是益彊。五月。加邠寧節度使王行瑜兼中書令。秋七月己巳。李茂貞克鳳州。感義節度使滿存犇興元。茂貞又取興洋二州。皆表其子弟鎮之。八月辛丑。李茂貞攻拔興元。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楊守貞、楊守忠、滿存犇閬州。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府事。

二年春正月。鳳翔節度使李茂貞。自請鎮興元。詔以茂貞爲山南西道兼武定節度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徐彥若。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又割果閬二州隸武定軍。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秋七月。李茂貞恃功驕橫。上表及遺杜讓能書。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茂貞又上表略曰。陛下貴爲萬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尊極九州。不能戮復恭之一豎。又曰。今朝廷但觀疆弱。不計是非。又曰。約衰殘而行法。隨盛壯以加恩。體物錙銖。看人衡纊。又曰。軍情易變。戎馬難羈。唯慮旬服生靈。因茲受禍。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上益怒。決討茂貞。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臣愚以爲未宜與之。太上御名。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曰。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乃志士憤痛之秋。藥弗眩。厥疾弗瘳。朕不能甘心爲孱懦之主。悖悖度日。坐視陵夷。卿但爲朕調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責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則中外大臣。共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上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况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志也。顧時有所未可。勢有所不能耳。但恐他日。臣徒受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敢不奉詔。以死繼之。上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崔昭緯陰結郃岐爲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李茂貞使其黨糾合市人。數百千人。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馬訴曰。岐帥無罪。不宜致討。使百姓塗炭。君遂曰。此宰相事。非吾所及。市人又邀崔昭緯。鄭延昌。肩輿訴之。二相曰。茲事主上專委。杜太尉。吾曹不預知。市人因亂投瓦石。二相下輿走匿。民家僅自免。喪堂印及朝報。上命捕其唱帥者。誅之。用兵之意益堅。京師民或亡匿山谷。嚴刑所不能禁。八月。以嗣覃王嗣周爲京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鐵副之。九月乙亥。覃王嗣周帥禁軍三萬。送鳳翔。

節度使徐彥若赴鎮。軍於興平。李茂貞王行瑜合兵近六萬。軍於藍屋以拒之。禁軍皆新募市井少年。茂貞行瑜所將皆邊兵百戰之餘。壬午。茂貞等進逼興平。禁軍皆望風逃潰。茂貞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師大震。士民奔散。市人復守闕請誅首議用兵者。崔昭緯心害太尉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讓能。密遣茂貞書曰。用兵非主上意。皆出於杜太尉耳。甲申。茂貞陳於臨旱驛。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言於上曰。臣固先言之矣。請以臣爲解。上涕下不自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制辭略曰。棄卿士之臧謀。太上御名藩垣之深覺。咨詢之際。證執彌堅。又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於儋州。內樞密使李周潼於崖州。段詡於驩州。乙酉。上御安福門。斬君遂周潼。詡再貶。讓能雷州司戶。遣使謂茂貞曰。惑朕舉兵者三人也。非讓能之罪。以內侍駱全瓘劉景璿爲左右軍中尉。壬辰。以東都留守韋昭度爲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胤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胤慎由之子也。外寬弘而內巧險。與崔昭緯深相結。故得爲相。季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刻苦以立門戶。終爲緇郎所壞。緇郎胤小字也。李茂貞勒兵不解。請誅杜讓能。然後還鎮。崔昭緯復從而擠之。冬十月。賜讓能及其弟戶部侍郎弘徽自盡。復下詔布告中外。稱讓能舉枉錯直。愛憎繁於一時。鬻獄賣官。聚斂踰於巨萬。自是朝廷動息皆稟於邪歧。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鎮。以邀恩澤。有崔鋌王超者。爲二鎮判官。凡天子有所可否。其不逞者輒訴於鋌超。二人則教茂貞行瑜上章論之。朝廷小有依違。其辭語已不遜。制復以茂貞爲鳳翔節度使兼山南西道節度使守中書令。於是茂貞盡有鳳翔興元洋隴秦等十五州之地。以徐彥若爲御史大夫。邠寧節度使守侍中兼中書令王行瑜求爲尙書令。韋昭度密奏稱太宗以尙書令執政。遂登大位。自是不以授人臣。惟郭子儀以大功拜尙書令。

終身避讓。行瑜安可輕議。十一月。以行瑜爲太師。賜號尙父。仍賜鐵券。

乾寧元年春正月。李茂貞入朝。大陳兵自衛。數日歸鎮。六月戊午。以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尙書李谿同平章事。方宣制。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出班掠麻慟哭。上召崇魯問其故。對言谿姦邪。依附楊復恭西門君遂。得在翰林。無相業。恐危社稷。谿竟罷爲太子少傅。谿。鄜之孫也。上師谿爲文。崔昭緯恐谿爲相。分己權。故使崇魯沮之。谿十表自訟。醜詆崇魯。父符受賊枉法。事覺自殺。弟崇望與楊復恭深交。崇魯庭拜田令孜。爲朱玫作勸進表。乃云臣交結內臣。何異抱賊唱賊。且故事絕巾縵帶。不入禁庭。臣果不才。崇魯自應上章論列。豈於正殿慟哭。爲國不祥。無人臣禮。乞正其罪。詔停崇魯見任。谿猶上表不已。乞行誅竄。表數千言。詬訾無所不至。秋七月。李茂貞遣兵攻閬州。拔之。楊復恭楊守信。亮楊守信帥其族黨犯圍走。楊復恭守信。亮將自商山犇河東。至乾元。遇華州兵。獲之。八月。韓建獻於闕下。斬於獨柳。李茂貞獻復恭遺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二年。崔昭緯與李茂貞王行瑜深相結。得天子過失。朝廷機事。悉以告之。邠寧節度副使崔鉞。昭緯之族也。李谿再入相。昭緯使鉞告行瑜曰。鄠者尙書令之命。已行矣。而韋昭度沮之。今又引李谿爲同列。相與榮惑聖聽。恐復有杜太尉之事。行瑜乃與茂貞表稱谿姦邪。昭度無相業。宜罷居散秩。上報曰。軍旅之事。朕則與藩鎮圖之。至於命相。當出朕懷。行瑜等論列不已。三月。谿復罷爲太子少師。王珂李克用之婿也。克用表重榮有功於國。請賜其子珂節鉞。王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三帥。更上表稱珂非王氏子。

請以珂爲陝州。琪爲河中。上諭以先已允克用之奏。不許。初。王行瑜求尙書令。不獲。由是怨朝廷。畿內有八鎮兵。隸左右軍。郃陽鎮近華州。韓建求之。良原鎮近邠州。王行瑜求之。宦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王珂。王琪。爭河中。行瑜建及茂貞皆爲琪請。不能得。恥之。琪使人語三帥曰。珂不受代。而與河東昏姻。必爲諸公不利。請討之。行瑜使其弟匡國節度使行約攻河中。珂求救於李克用。行瑜乃與茂貞建各將精兵數千入朝。五月。至京師。坊市皆竄匿。上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於門下。上臨軒親詰之曰。卿輩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爲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述入朝之由。上與三帥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墮紊朝政。韋昭度討西川失策。李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上未之許。是日行瑜等殺昭度。谿於都亭驛。又殺樞密使康尙弼。及宦官數人。又言王珂。王琪。嫡庶不分。請除王琪。河中。徙王行約於陝。王珂於同州。上皆許之。始三帥謀廢上。立吉王保。至是聞李克用已起兵於河東。行瑜茂貞各留兵二千宿衛京師。與建皆辭還鎮。李克用聞二鎮兵犯關。卽日遣使十三輩發北部兵。期以來月。度河入關。六月辛卯。以前均州刺史孔緯。繡州司戶張濬。並爲太子賓客。壬辰。以緯爲吏部尙書。復其階爵。癸巳。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張濬爲兵部尙書。諸道租庸使。時緯居華州。濬居長水。上以崔昭緯等外交藩鎮。朋黨相傾。思得骨鯁之士。故驟用緯。濬。緯以有疾。扶輿至京師。見上。涕泣固辭。上不許。張濬孔緯譎徙事見諸鎮相攻李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闕。賊害大臣。請討之。又移檄三鎮。行瑜等大懼。克用軍至絳州。刺史王瑤閉城拒之。克用進攻旬日。拔之。斬瑤於軍門。殺城中違拒者千餘人。秋七月丙辰朔。克用至河中。王

珂迎謁於路。匡國節度使王行約敗於朝邑。戊午。行約棄同州走。己未。至京師。行約弟行實時爲左軍指揮使。帥衆與行約大掠西市。行實奏稱同華已沒。沙陀將至。請車駕幸邠州。庚申。樞密使駱全瓘奏請車駕幸鳳翔。上曰。朕得克用表。尙駐軍河中。就使沙陀至此。朕自有以枝梧。卿等但各撫本軍。勿令搖動。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本姓名閻珪。與駱全瓘謀劫上。幸鳳翔。中尉劉景宣與王行實知之。欲劫上。幸邠州。孔緯面折景宣。以爲不可。輕離宮闕。向晚。繼鵬連奏請車駕出幸。於是王行約引左軍攻右軍。鼓譟震地。上聞亂。登承天樓。欲諭止之。捧日都頭李筠將本軍於樓前侍衛。李繼鵬以鳳翔兵攻筠。矢拂御衣。著於樓楹。左右扶上下樓。繼鵬復縱火焚宮門。煙炎蔽天。時有鹽州六都兵屯京師。素爲兩軍所憚。上急召令入衛。旣至。兩軍退走。各歸邠州。及鳳翔。城中大亂。互相剽掠。上與諸王及親近。幸李筠營。護蹕都頭李居實帥衆繼至。或傳王行瑜。李茂貞欲自來迎車駕。上懼爲所迫。辛酉。以筠居實兩都兵自衛。出啓夏門。趣南山宿莎城鎮。士民追從車駕者數十萬人。比至谷口。暍死者三之一。夜復爲盜所掠。哭聲震山谷。時百官多扈從不及。戶部尙書判度支及鹽鐵轉運使薛王知柔獨先至。上命權知中書事。及置頓使。壬戌。李克用入同州。崔昭緯。徐彥若。王搏。至莎城。甲子。上徙幸石門鎮。命薛王知柔與樞密院劉光裕還京城。制置守衛宮禁。丙寅。李克用遣節度判官王瓌奉表問起居。丁卯。上遣內侍鄒廷昱齎詔詣李克用軍。令與王珂各發萬騎同赴新平。又詔彰義節度使張鐸以涇原兵控扼鳳翔。李克用遣兵攻華州。韓建登城呼曰。僕於李公未嘗失禮。何爲見攻。克用使謂之曰。公爲人臣。逼逐天子。公爲有禮。孰爲無禮者乎。會鄒廷昱至。言李茂貞將兵三萬至盩厔。王行瑜將兵至興平。皆欲迎車駕。克用乃釋華州之圍。移

兵營渭橋。以薛王知柔爲清海節度使。同平章事。仍權知京兆尹。判度支。充鹽鐵轉運使。俟反正。日赴鎮。上在南山旬餘。士民從車駕避亂者。日相驚曰。邪岐兵至矣。上遣延王戒丕詣河中。趣李克用令進兵。壬午。克用發河中。八月。上遣供奉官張承業詣克用。軍承業同州人。屢奉使於克用。因留監其軍。己丑。克用進軍渭橋。遣其將李存貞爲前鋒。辛卯。拔永壽。又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癸巳。遣李存信存審會保大節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梨園寨。擒其將王令陶等。獻於行在。思孝本姓拓拔。思恭之弟也。李茂貞懼斬李繼鵬。傳首行在。上表請罪。且遣使求和於克用。上復遣延王戒丕丹王允諱克用。令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俟其殄平。當更與卿議之。且命二王拜克用爲兄。戊戌。割奪王行瑜官爵。癸卯。以李克用爲邠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保大節度使李思孝爲北面招討使。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爲東面招討使。彰義節度使張鐸爲西面招討使。克用遣其子存勗詣行在。年十一。上奇其狀貌。撫之曰。兄方爲國之棟樑。他日宜盡忠於吾家。克用表請上還京。上許之。令克用遣騎三千。駐三橋爲備禦。辛亥。車駕還京師。壬子。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昭緯罷爲右僕射。以護國留後王珂。盧龍留守劉仁恭。各爲本鎮節度使。時宮室焚毀。未暇完葺。上寓居尙書省。百官往往無袍笏僕馬。以李克用爲行營都統。九月癸亥。孔緯薨。李克用急攻梨園。王行瑜求救於李茂貞。茂貞遣兵萬人屯龍泉鎮。自將兵三萬屯咸陽之旁。克用請詔茂貞歸鎮。仍削奪其官爵。欲分兵討之。上以茂貞自誅繼鵬。前已赦宥。不可復削奪。誅討。但詔歸鎮。仍令克用與之和解。以昭義節度使李罕之。檢校侍中。充邠寧四面行營副都統。史儼敗邠寧兵於雲陽。擒雲陽鎮使王令誨等獻之。冬十月丙戌。河東將李存貞敗邠寧軍於梨園北。殺千餘人。自是梨園閉。

壁不敢出。貶右僕射崔昭緯爲梧州司馬。魏國夫人陳氏才色冠後宮。上以賜李克用。克用令李罕之、李存信等急攻梨園。城中食盡。棄城走。罕之等邀擊之。所殺萬餘人。克梨園等三寨。獲王行瑜子知進。及大將李元福等。克用進屯梨園。庚寅。王行約、王行實燒寧州遁去。克用奏請以匡國節度使蘇文建爲靜難節度使。趣令赴鎮。且理寧州。招撫降人。上遷居大內。王行瑜以精甲五千守龍泉寨。李克用攻之。李茂貞以兵五千救之。營於鎮西。李罕之擊鳳翔兵走之。十一月丁巳。拔龍泉寨。行瑜走入邠州。遣使請降於克用。李克用引兵逼邠州。王行瑜登城號哭。謂克用曰。行瑜無罪。迫脅乘輿。皆李茂貞及李繼鵬所爲。請移兵問鳳翔。行瑜願束身歸朝。克用曰。王尙父何恭之甚。僕受詔討三賊。臣公預其一。束身歸朝。非僕所得專也。丁卯。行瑜挈族棄城走。克用入邠州。封府庫。撫居人。命指揮使高爽權巡撫軍城。奏趣蘇文建赴鎮。行瑜走至慶州境。部下斬行瑜傳首。李克用旋軍渭北。加靜難節度使蘇文建同平章事。十二月乙酉。李克用軍於雲陽。乙未。進克用爵晉王。加李罕之兼侍中。以河東大將蓋寓領容管觀察使。自餘克用將佐子孫。並進官爵。李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古入謝恩。密言於上曰。比年以來。關輔不寧。乘此勝勢。遂取鳳翔。一勞永逸。時不可失。臣屯軍渭北。專俟進止。上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大盛。朝廷危矣。上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款。而言不臣之狀。行瑜爲甚。自朕出幸以來。茂貞韓建。自知其罪。不忘國恩。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旣而私於詔使曰。觀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異心也。然不去茂貞。關中無安寧之日。又詔免克用入朝。將佐或言。今密邇闕廷。豈可不入見天子。克用猶豫未決。蓋寓言於克用曰。曩者王行瑜輩縱兵狂悖。致鑿輿播越。百姓犇散。今天子還未安席。人心尙危。大

王若引兵度渭，竊恐復驚駭都邑。人臣盡忠，在於勤王，不在入覲。願熟圖之。克用笑曰：「蓋寓尚不欲吾入朝，况天下之人乎？」乃表稱臣，總帥大軍，不敢徑入朝覲。且懼部落士卒侵擾渭北居人。辛亥，引兵東歸。表至京師，上下始安。詔賜河東士卒錢三十萬緡。克用既去，李茂貞驕橫如故。河西州縣多爲茂貞所據。以其將胡敬璋爲河西節度使。

三年夏五月戊子，遣中使賜崔昭緯死，行至荆南，追及斬之。中外咸以爲快。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禮甚恭，克用去，二鎮貢獻漸疏，表章驕慢。上自石門還，於神策兩軍之外，更置安聖捧宸保寧宣化等軍，選補數萬人，使諸王將之。嗣延王戒丕、嗣覃王嗣周，又自募麾下數千人。茂貞以爲欲討己，語多怨望。嫌隙日大。上御名，茂貞亦勒兵揚言欲詣闕訟冤。京師士民爭亡匿山谷。上命通王滋及嗣周戒丕分將諸軍以衛近畿。戒丕屯三橋，茂貞遂表言延王無故稱兵討臣。臣今勒兵入朝請罪。上遽遣使告急於河東。六月，茂貞引兵逼京畿。覃王與戰於婁館，官軍敗績。秋七月，茂貞進逼京師。延王戒丕曰：「今關中藩鎮無可依者，不若自鄜州濟河幸太原。」臣請先往告之。辛卯，詔幸鄜州。壬辰，上出至渭北。韓建遣其子從允表請幸華州，上不許。以建爲京畿都指揮，安撫制置。及開通四面道路，催促諸道綱運等使，而建奉表相繼。上及從官亦憚遠去。癸巳，至富平。遣宣徽使元公訊召建，面議去留。甲午，建詣富平見上。頓首涕泣言：「方今藩臣跋扈者，非止茂貞。陛下若去宗廟園陵，遠巡邊鄙，臣恐車駕濟河，無復還期。今華州兵力雖微，控帶關輔，亦足自固。臣積聚訓厲十五年矣。西距長安不遠，願陛下臨之，以圖興復。」上乃從之。乙未，宿下邽。丙申，至華州，以府署爲行宮，建視事於龍興寺。茂貞遂入長安。自中和以來，所葺宮室

市肆燔燒俱盡。乙巳，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充武安節度使。上以胤崔昭緯之黨也，故出之。丙午，以翰林學士承旨尙書左丞陸扆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扆，陝人也。宰相畏韓建不敢專決政事。八月丙辰，詔建關議朝政，建上表固辭，乃止。韓建移檄諸道，令共輸資糧詣行在。李克用聞之，歎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又曰：「韓建天下癡物，爲賊臣弱帝室，是不爲李茂貞所擒，則爲朱全忠所虜耳。」因奏將與鄰道發兵入援。上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國子博士朱朴，自言得爲宰相月餘，可致太平，上以爲然。乙丑，以朴爲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朴爲人庸鄙迂僻，無他長，制出中外大驚。丙寅，加韓建兼中書令。九月，崔胤出鎮湖南。韓建之志也。胤密求援於朱全忠，且教之營東都宮闕，表迎車駕。全忠與河南尹張全義表請上遷都洛陽。全忠仍請以兵二萬迎車駕，且言崔胤忠臣，不宜出外。韓建懼，復奏召胤爲相，遣使諭全忠，以且宜安靜。全忠乃止。乙未，復以胤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遠同平章事。遠，珙弟璵之孫也。丁酉，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扆爲硤州刺史。崔胤恨扆代己誣扆云黨於李茂貞而貶之，己亥，以朱朴兼戶部。凡軍旅財賦之事，上一以委之，以孫偃爲鳳翔四面行營都統。又以前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爲靜難節度使兼副都統。冬十月壬子，加孫偃行營節度招討處置等使。丁巳，以韓建知京兆尹兼把截使。戊午，李茂貞上表請罪，願得自新，仍獻助修宮室錢。韓建復佐佑之，竟不出師。

四年春正月甲申，韓建奏防城將張行思等告陸濟詔通彭韓儀陳八王謀殺臣，劫車駕幸河中，建惡諸王典兵，故使行思等告之。上大驚，召建諭之，建稱疾不入。令諸王詣建，自建表稱諸王忽詣臣，理所不

測事端。臣詳酌事體。不應與諸王相見。又稱諸王當自避嫌疑。不可輕爲舉錯。陛下若以友愛含容。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且曰。乞散彼烏合之兵。用光麟趾之化。建慮上不從。仍引麾下精兵圍行宮。表疏連上。上不得已。是夕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諸王勒歸十六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顯有厚薄之恩。乖無偏無黨之道。且所聚皆坊市無賴姦猾之徒。平居猶思禍變。臨難必不爲用。而使之張弓挾刃。密邇皇輿。臣竊寒心。乞皆罷遣。詔亦從之。於是殿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盡矣。捧日都頭李筠。石門扈從功第一。建復奏斬於大雲橋。建又奏玄宗之末。永王璘暫出江南。遽謀不軌。代宗時吐蕃入寇。光啓中朱玫亂常。皆援立宗支。以繫人望。今諸王銜命四方者。乞皆召還。又奏諸方士出入禁庭。眩惑聖聽。宜皆禁止。無得入宮。詔悉從之。建既幽諸王於別第。知上意不悅。乃奏請立德王爲太子。欲以解之。丁亥。詔立德王祐爲皇太子。仍改名裕。己亥。罷孫僊鳳翔四面行營節度等使。以副都統李思諫爲寧塞節度使。二月乙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孫僊罷守本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朱朴罷爲祕書監。朴既秉政。所言皆不效。外議沸騰。太子詹事馬道殷。以天文將作監許巖士。以醫得幸於上。韓建誣二人以罪而殺之。且言僊朴與二人交通。故罷相。夏六月。李茂貞表王建攻東川。連兵累歲。不聽詔命。甲寅。貶建南州刺史。乙卯。以茂貞爲西川節度使。以覃王嗣周爲鳳翔節度使。覃王赴鎮。李茂貞不受代。圍覃王於奉天。秋七月。韓建移書李茂貞。茂貞解奉天之圍。覃王歸華州。八月。上欲幸奉天。親討李茂貞。令宰相議之。宰相切諫乃止。延王戒不還晉陽。韓建奏自陛下卽位以來。與近輔交惡。皆因諸王典兵。凶徒樂禍。致鑿與

不安。比者臣奏罷兵權，實慮不測之變。今聞延王覃玉尙苞陰計，願陛下聖斷不疑，制於未亂，則社稷之福。上曰：何至於是？數日不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被髮，或緣垣或登屋，或升木呼曰：宅家救兒。建擁通儀陸濟韶、彭韓、陳覃、延丹十一王至石隄谷，盡殺之，以謀反聞。貶禮部尙書孫偃爲南州司馬，祕書監朱朴先貶夔州司馬，再貶郴州司戶。九月，以彰義節度使張璉爲鳳翔西北行營招討使，以討李茂貞。復以王建爲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削奪新西川節度使李茂貞官爵。復姓名宋文通。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昔漢文帝卽位未幾，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爲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爲姦臣所弄，終爲賊臣所有也。上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道古，青州人也。

光化元年春正月，上下詔罪己息兵，復李茂貞姓名官爵，應諸道討鳳翔兵皆罷之。李茂貞、韓建皆致書於李克用，言大駕出幸，累年乞修和好，同獎王室，兼乞丁匠助修宮室，克用許之。初，王建攻東川，顧彥暉求救於李茂貞，茂貞命將出兵救之，不暇。東逼乘輿，詐稱改過，與韓建共翼戴天子。又聞朱全忠營洛陽宮，累表迎車駕，茂貞、韓建懼，請修復宮闕，奉上歸長安。詔以韓建爲修宮闕使，諸道皆助錢及工材。建使都將蔡敬思督其役。旣成，二月，建自往視之。復以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秋八月庚戌，改華州爲興德府。己未，車駕發華州。壬戌，至長安。甲子，赦天下改元。

卷第三十七下

楊行密據淮南

唐僖宗中和二年。初淮南節度使高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厚待之。補以軍職。用之。鄱陽茶商之子也。久客廣陵。熟其人情。爐鼎之暇。頗言公私利病。駢益奇之。稍加信任。駢舊將梁纘。陳琪。馮綬。董瑾。俞公楚。姚歸禮。素爲駢所厚。用之欲專權。浸以計去之。駢遂奪纘兵。族琪家。綬瑾公楚歸。禮咸見疎。用之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守一本滄景村民。以術干駢。無所遇。貧困甚。用之謂曰。但與吾同心。勿憂不富貴。遂薦於駢。駢寵待。埒於用之。殷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玉皇以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爲理。公善遇之。欲其久留。亦可廢以人間重職。明日殷謁見。詭辨風生。駢以爲神。補鹽鐵劇職。駢嚴潔。甥姪輩未嘗得接坐。殷病風疽。搔捫不替手。膿血滿爪。駢獨與之同席促膝。傳杯器而食。左右以爲言。駢曰。神仙以此試人耳。駢有畜犬。聞其腥穢。多來近之。駢怪之。殷笑曰。殷嘗於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相識。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遣劍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潛於他室。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囊盛斃血。灑於庭宇。如格鬪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曰。先生於駢。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寶。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曰。用之非爲勝也。近得上仙書云。有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耳。駢乃許之。勝至監數月。函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

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座隅用之自謂嵒溪眞君謂守一乃赤松子殷乃葛將軍勝乃秦穆公之壻也。用之又刻青石爲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眞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譎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跨之日夕齋醮鍊金燒丹費以巨萬計用之微時依止江陽后土廟舉動禱祈及得志白駢崇大其廟江南工材之選每軍旅大事以少牢禱之用之又言神仙好樓居說駢作迎仙樓費十五萬緡又作延和閣高八丈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然常厚賂駢左右使伺駢動靜共爲欺罔駢不之寤左右小有異議者輒爲用之陷死不旋踵但潛撫膺鳴指口不敢言駢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決於用之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政事於是大壞矣。用之知上下怨憤恐有竊發請置巡察使駢卽以用之領之募險獍者百餘人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民間呵妻鬻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人貲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逆榜掠取服殺其人而取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居皆重足屏氣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選募諸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邪都駢卽以張守一及用之爲左右莫邪軍使署置將吏如帥府器械精利衣裝華潔每出入導從近千人用之侍妾百餘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輒留三司綱輸其家用之猶慮人泄其奸謀乃言於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悵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戒然後見拜起纔畢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

三年春三月。以淮南押牙合肥楊行愨爲廬州刺史。行愨本廬州牙將。勇敢屢有戰功。都將忌之。白刺史郎幼復。連使出戍於外。行愨過辭。都將以甘言悅之。問其所須。行愨曰。正須汝頭耳。遂起斬之。并將諸營。自稱入營。都知兵馬使。幼復不能制。薦於高駢。請以自代。駢以行愨爲淮南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初。呂用之因左驍雄軍使俞公楚。得見高駢。用之橫甚。或以咎公楚。公楚數戒用之。少自斂。無相累。用之銜之。右驍雄軍使姚歸禮。氣直敢言。尤疾用之所爲。時面數其罪。常欲手刃之。癸未夜。用之與其黨會倡家歸禮。潛使人薰其室。殺貌類者數人。用之易服得免。明旦窮治其事。獲縱火者皆驍雄之卒。用之於是日夜譖二將於駢。未幾。騎使二將將驍雄卒三千襲賊於慎縣。用之密以語行愨。云公楚歸禮欲襲廬州。行愨發兵掩之。二將不爲備。舉軍盡殲。以二將謀亂告駢。駢不知用之謀。厚賞行愨。

四年春三月。高駢從子左驍衛大將軍瀟疏呂用之罪狀二十餘幅。密以呈駢。且泣曰。用之內則假神仙之說。蠱惑尊聽。外則盜節制之權。殘賊百姓。將佐懼死。莫之敢言。歲月浸深。羽翼將成。苟不除之。恐高氏奔代。勳庸一朝掃地矣。因嗚咽不自勝。駢曰。汝醉邪。命扶出。明日以瀟狀示用之。用之曰。四十郎嘗以空乏見告。未獲遵命。故有此憾。因出瀟手書數幅呈之。駢甚慚。遂禁瀟出入。後月餘。以瀟知舒州事。羣盜陳儒攻舒州。瀟求救於廬州楊行愨。力不能救。謀於其將李神福。神福請不用寸刃而逐之。乃多齎旗幟。間道入舒州。頃之。引舒州兵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陳狀。賊懼宵遁。神福洛州人也。久之。羣盜吳迴。李本復攻舒州。瀟不能守。棄城走。駢使人就殺之。楊行愨遣其將合肥陶雅。清流張訓等將兵擊吳迴。李本擒斬之。以雅攝舒州刺史。秦宗權遣其弟將兵寇廬州。據舒城。楊行愨遣其將合肥田頽擊走之。

光啓二年夏四月壬子。朱玫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五月。以和州刺史呂用之爲嶺南東道節度使。用之建牙開幕。一與駢同。凡駢之腹心及將校能任事者。皆逼以從己。諸所施爲。不復咨稟。駢頗疑之。陰欲奪其權。而根蒂已固。無如之何。用之知之甚懼。訪於其黨前度支巡官鄭杞。前知廬州事董瑾。杞曰。此固爲晚矣。用之問策安出。杞曰。曹孟德有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明日與瑾共爲書一緘授用之。其語祕。人莫有知者。冬十二月。壽州刺史張勣遣其將魏虔將萬人寇廬州。廬州刺史楊行愨遣其將田頵。李神福。張訓拒之。敗虔于褚城。滁州刺史許勅襲舒州。刺史陶雅犇廬州。高駢命行愨更名行密。三年夏四月。高駢聞秦宗權將寇淮南。遣左廂都知兵馬使畢師鐸將百騎屯高郵。時呂用之。用事宿將。多爲所誅。師鐸自以黃巢降將。常自危。師鐸有美妾。用之欲見之。師鐸不許。用之因師鐸出。竊往見之。師鐸慚怒。出其妾。由是有隙。師鐸將如高郵。用之待之加厚。師鐸益疑懼。謂禍在旦夕。師鐸子娶高郵鎮遏使張神劍女。師鐸密與之謀。神劍以爲無是事。神劍名雄人。以其善用劍。故謂之神劍。時府中藉藉。亦以爲師鐸且受誅。其母使人語之曰。設有是事。汝自努力前去。勿以老母弱子爲累。師鐸疑未決。會駢子四十三郎者。素惡用之。欲使師鐸帥外鎮將吏共疏用之罪惡。聞於其父。密使人給之曰。用之比來頻啓令公。欲因此相圖。已有委曲在張尙書所。宜備之。師鐸問神劍曰。昨夜使司有文書。翁胡不言。神劍不寤曰。無之。師鐸內不自安。歸營謀於腹心。皆勸師鐸起兵誅用之。師鐸曰。用之數年以來。人怨鬼怒。安知天不假手於我。誅之邪。淮寧軍使鄭漢章我鄉人。昔歸順時副將也。素切齒於用之。聞吾謀必喜。乃夜與百騎潛詣漢章。漢章大喜。悉發鎮兵及驅居民合千餘人。從師鐸至高郵。師鐸詰張神劍以所得委曲。神劍驚

曰無有。師鐸聲色浸厲。神劍奮曰。公何見事之暗。用之姦惡。天地所不容。況近者重賂權貴。得嶺南節度。復不行。或云謀竊據此土。使其得志。吾輩豈能握刀頭事此妖物邪。要副此數賊。以謝淮海。何必多言。漢章喜。遽命取酒。割臂血。瀝酒共飲之。乙巳。衆推師鐸爲行營使。爲文告天地。移書淮南境內。言誅用之及張守一諸葛般之意。以漢章爲行營副使。神劍爲都指揮使。神劍以師鐸成敗未可知。請以所部留高郵。曰。一則爲公聲援。二則供給糧餉。師鐸不悅。漢章曰。張尙書謀亦善。苟終始同心。事捷之日。子女玉帛。相與共之。今日豈可復相違。師鐸乃許之。戊申。師鐸漢章發高郵。庚戌。詞騎以白高駢。呂用之匿之。畢師鐸兵奄至廣陵。城下城中驚擾。壬子。呂用之引麾下勁兵。誘以重賞。出城力戰。師鐸兵少。却用之始得斷橋塞門爲守備。是日駢登延和閣。聞喧噪聲。左右以師鐸之變告。駢驚急召用之。詰用之徐對曰。師鐸之衆思歸。爲門衛所遏。適已隨宜區處。計尋退散。儻或不已。正煩玄女一力士耳。願令公勿憂。駢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爲之。勿使吾爲周侍中。言畢。慘沮久之。用之慚愧而退。師鐸退屯山光寺。以廣陵城堅兵多。甚有悔色。癸丑。遣其屬孫約與其子詣宣州。乞師於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之日。迎彥爲帥。會師鐸館客畢。慕顏自城中逃出。言衆心離散。用之憂寤。若堅守之。不日當潰。師鐸乃悅。是日未明。駢召用之。問以事本末。用之始以實對。駢曰。吾不欲復出兵相攻。君可選一溫信大將。以我手札諭之。若其未從。當別處分。用之退。念諸將皆仇敵。往必不利於己。甲寅。遣其所部討擊副使許戡。齎駢之委曲。及用之誓狀。并酒殺出勞師鐸。師鐸始亦望駢。舊將勞問。得以具陳用之姦惡。披泄積憤。見戡至。大罵曰。梁纘韓問何在。乃使此穢物來。戡未及發言。已牽出斬之。乙卯。師鐸射書入城。用之不發。卽焚之。丁巳。用之以甲士

百人入見駢於延和閣下。駢大驚，匿于寢室。久而後出曰：節度使所居無故以兵入，欲反邪？命左右驅出，用之大懼。出子城南門，舉策指之曰：吾不可復入此。自是高呂始判矣。是夜駢召其從子前左金吾衛將軍傑，密議軍事。戊午，署傑都南城使，泣而勉之，以親信五百人給之，用之命諸將大索城中，丁壯無間朝士書生，悉以白刃驅縛登城，令分立城上。自旦至暮，不得休息。又恐其與外寇通，數易其地。家人餉之，莫知所在。由是城中人亦恨師鐸。入城之晚也，駢遣大將石鏐，以師鐸幼子及其母書，并駢委曲，至楊子諭師鐸。師鐸遽遣其子還曰：令公但斬呂張，以示師鐸。師鐸不敢負恩，願以妻子爲質。駢恐用之屠其家，收師鐸母妻子，置使院。辛酉，秦彥遣其將秦稠將兵三千至楊子，助師鐸。壬戌，宣州軍攻南門，不克。癸亥，又攻羅城東南隅，城幾陷者數四。甲子，羅城西南隅守者焚戰格，以應師鐸。師鐸入城，以內其衆，用之帥其衆千人，力戰于三橋北。師鐸垂敗，會高傑以牢城兵自子城出，欲擒用之，以授師鐸。用之乃開參佐門北走，駢召梁纘，以昭義軍百餘人保子城。乙丑，師鐸縱兵大掠，駢不得已，命徹備與師鐸相見於延和閣下，交拜如賓主之儀。署師鐸節度副使，行軍司馬，仍承制加左僕射。鄧漢章等各遷官，有差。左莫邪都虞候申及本徐州健將入見，駢說之曰：師鐸逆黨不多，諸門尙未有守者，請令公及此選元從三十人，夜自教場門出。比師鐸覺之，追不及矣。然後發諸鎮兵，還取府城。此轉禍爲福也。若一二日事定，浸恐艱難，及亦不得在左右矣。言之且泣。駢猶豫不聽，及恐語泄，遂竄匿。會張雄至東塘，及往歸之。丙寅，師鐸果分兵守諸門，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師鐸入居使院，秦稠以宣軍千人分守使宅及諸倉庫。丙寅，駢牒請解所任，以師鐸兼判府事。師鐸遣孫約至宣城，趣秦彥過江，或說師鐸曰：僕射歸者舉兵，蓋以用之輩姦邪暴橫。

高令公坐自聾瞽不能區理。故順衆心爲一方去害。今用之既敗。軍府廓然。僕射宜復奉高公而佐之。但總其兵權以號令。誰敢不服。用之乃淮南一叛將耳。移書所在。立可梟擒。如此則外有推奉之名。內得兼并之實。雖朝廷聞之。亦無虧臣節。使高公聰明必知內愧。如其不悛。乃机上肉耳。奈何以此功業付之他人。豈惟受制於人。終恐自相魚肉。前日秦稠先守倉庫。其相疑已可見。且秦司空爲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爲之下乎。僕見戰攻之端。未有窮已。豈惟淮南之人。肝腦塗地。竊恐僕射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及今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未敢輕進。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爲高氏忠臣也。師鐸大以爲不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散求之。其人畏禍竟不復出。戊辰。駢遷家出居南第。師鐸以甲士百人爲衛。其實囚之也。是日宣軍以所求未獲。焚進奉兩樓數十間。寶貨悉爲煨燼。己巳。師鐸於府廳視事。凡官吏非有兵權者皆如故。復遷駢於東第。自城陷諸軍大掠。晝夜不已。至是師鐸始以先鋒使唐宏爲靜街使。禁止之。駢先爲鹽鐵使。積年不貢奉。貨財在揚州者。填委如山。駢作郊天御樓。六軍立仗儀服。及大殿元會。內署行幸。供張器用。皆刻鏤金玉。蟠龍蹙鳳。數十萬事。悉爲亂兵所掠。歸于閭閻。張陳寢處其中。庚午。獲諸葛般杖殺之。棄尸道旁。怨家抉其目。斷其舌。衆以瓦石投之。須臾成冢。呂用之之敗也。其黨鄭杞首歸師鐸。師鐸署杞知海陵監事。杞至海陵。陰記高霸得失。聞於師鐸。霸獲其書。杖杞背。斷手足。刳目。截舌。然後斬之。辛未。高駢密以金遺守者。畢師鐸聞之。壬午。復迎駢入道院。收高氏子弟甥姪十餘人。同幽之。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爲高駢牒。署廬州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援。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

公也。趣赴之。行密乃悉發廬州兵。復借兵於和州刺史孫端。合數千人赴之。五月至天長。鄭漢章之從師鐸也。留其妻守淮口。用之帥衆攻之。旬日不克。漢章引兵救之。用之聞行密至天長。引兵歸之。張神劍求貨於畢師鐸。師鐸報以俟秦司空之命。神劍怒。亦以其衆歸楊行密。及海陵鎮。遏使高霸。曲溪人劉金。盱眙人賈令威。悉以其衆屬焉。行密衆至萬七千人。張神劍運高郵糧以給之。甲午。秦彥將宣歙兵三萬餘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趙暉邀擊於上元。殺溺殆半。丙申。彥入廣陵。自稱權知淮南節度事。仍以畢師鐸爲行軍司馬。補池州刺史。趙鏜爲宣歙觀察使。戊戌。楊行密帥諸軍抵廣陵城下。爲八寨以守之。秦彥閉城自守。六月戊午。秦彥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楊行密。稠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秋八月。秦彥以前蘇州刺史張雄兵彊。冀得其用。以僕射告身授雄。以尙書告身三通授裨將馮弘鐸等。廣陵人競以金玉珠繒詣雄軍買食。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錦衾一得糠五升。雄軍旣富。不復肯戰。未幾。復助楊行密。丁卯。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數里。軍勢甚盛。行密安臥帳中。曰。賊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衆寡不敵。宜堅壁自守。徐圖還師。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將所部爲前鋒。保爲公破之。濤。趙州人也。行密乃積金帛。麩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麩米。伏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溝瀆皆滿。師鐸。漢章。單騎僅免。自是秦彥不復言出師矣。九月。高駢在道院。秦彥供給甚薄。左右無食。至然木像。煮革帶食之。有相啗者。彥與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駢爲厭勝。外圍益急。恐駢黨有爲內應者。有妖尼王奉。

仙言於彥曰。揚州分野極災。必有一大人死。自此喜矣。甲戌。命其將劉匡時殺駢。并子弟甥姪。無少長皆死。同坎瘞之。乙亥。楊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冬十月。秦彥遣鄭漢章將步騎五千出擊張神劍。高霸寨破之。神劍犇高郵。霸犇海陵。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畢師鐸大小數十戰。多不利。城中無食。米斗直錢五十緡。草根木實皆盡。以葶泥爲餅食之。餓死者太半。宣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一聲。積骸流血。滿於坊市。彥師鐸無如之何。嘔噎而已。外圍益急。彥師鐸憂懣殆無生意。相對抱膝。終日悄然。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還。己巳夜。大風雨。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晨伏於西壕。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啓關。納其衆。守者皆不鬪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尼奉仙。雖戰陳日。時賞罰輕重。皆取決焉。至是復咨於奉仙曰。何以取濟。奉仙曰。走爲上策。乃自開化門出犇東塘。行密帥諸軍合萬五千人入城。以梁纘不盡節於高氏爲秦畢用。斬於戟門之外。韓問聞之。赴井死。以高駢從孫愈攝副使。使改殯駢及其族。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飢羸非復人狀。行密輦西寨米以賑之。行密自稱淮南留後。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度淮。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爲副。張佶劉建鋒馬殷及宗權族弟彥暉皆從。十一月辛未。抵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行密輜重之未入城者。爲蔡人所得。秦彥畢師鐸至東塘。張雄不納。將度江趣宣州。宗衡召之。乃引兵還。與宗衡合。未幾。宗權召宗衡還蔡。拒朱全忠。孫儒知宗權勢不能久。稱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儒怒。甲戌。與宗衡飲酒。座中手刃之。傳首於全忠。宗衡將安仁義降於行密。仁義本沙陀將也。行密悉以騎兵委之。列於田頰之上。儒分兵掠鄰州。未幾。衆至數萬。以城下乏食。與彥師鐸襲高郵。辛巳。高郵鎮遏使張神劍帥麾下二百人逃歸揚州。丙戌。孫儒屠高郵。戊子。高郵殘兵

七百人潰圍而至。楊行密慮其爲變，分隸諸將。一夕盡阬之。明日殺神劍於其第。楊行密恐孫儒乘勝取海陵。壬寅命鎮遏使高霸帥其兵民悉歸府城。曰：有違命者族之。於是數萬戶棄資產焚廬舍，挈老幼遷于廣陵。戊戌，霸與弟睢部將余繞山前常州刺史丁從實至廣陵。行密出郭迎之，與霸睢約爲兄弟，置其將卒於法雲寺。朝廷以淮南久亂，閏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楊行密欲遣高霸屯天長，以拒孫儒。袁襲曰：霸高氏舊將，常挾兩端。我勝則來，不勝則叛。今處之天長，是自絕其歸路也。不如殺之。己酉，行密伏甲執霸及丁從實，余繞山皆殺之。又遣千騎掩殺其黨於法雲寺，死者數千人。是日大雪，寺外數坊地皆赤。高睢出走，明日獲而殺之。呂用之在天長也，給楊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錠，埋於所居，克城之日，願備麾下。一醉之資。庚戌，行密閱士卒，顧用之曰：僕射許此曹銀，何食言邪？因牽下械繫命田頽鞠之。云與鄭杞董瑾謀，因中元夜邀高駢至其第，建黃籙齋，乘其入，靜縊殺之。聲言上升，因令莫邪都帥諸軍推用之爲節度使。是日腰斬用之，怨家剝裂立盡，并誅其族黨。軍士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胸，桎梏而釘之。袁襲言於行密曰：廣陵飢弊已甚，蔡賊復來，民必重困，不如避之。甲寅，行密遣和州將延陵宗以其衆二千人歸和州。乙卯，又命指揮使蔡儔將兵千人輜重數千兩歸于廬州。朱全忠遣內容將張廷範致朝命於楊行密，以行密爲淮南節度副使。又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爲淮南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

文德元年春正月甲寅，孫儒殺秦彥畢，師鐸鄭漢章。彥等之歸秦宗衡也。其衆猶二千餘人。其後稍稍爲儒所奪。裨將唐宏知其必及禍，恐并死，乃誣告彥等潛召汴軍，儒殺彥等。以宏爲馬軍使。張守一與呂

用之同歸楊行密。復爲諸將合仙丹。又欲干軍府之政。行密怒而殺之。張廷範至廣陵。楊行密厚禮之。及聞李璠來爲留後。怒有不受之色。廷範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軍赴鎮。全忠從之。至宋州。廷範自廣陵逃來。曰。行密未可圖也。甲子。李璠至。言徐軍遮道。全忠乃止。二月。朱全忠奏以楊行密爲淮南留後。夏四月壬午。孫儒襲揚州。克之。楊行密出走。儒自稱淮南節度使。行密將犇海陵。袁襲勸歸廬州。再爲進取之計。從之。秋八月。楊行密畏孫儒之逼。欲輕兵襲洪州。袁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兵彊食足。未易圖也。趙鏜新得宣州。怙亂殘暴。衆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採石濟江。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破鏜必矣。行密從之。使蔡儔守廬州。帥諸將濟自糝潭。孫端張雄爲趙鏜所敗。鏜將蘇塘漆朗將兵二萬屯曷山。袁襲曰。公引兵急趨曷山。堅壁自守。彼求戰不得。謂我畏怯。因其怠可破也。行密從之。塘等大敗。遂圍宣州。鏜兄乾之自池州帥衆救宣州。行密使其將陶雅擊乾之于九華。破之。乾之犇江西。以雅爲池州制置使。

昭宗龍紀元年夏五月甲辰。潤州制置使阮結卒。錢鏐以靜江都將成及代之。六月。楊行密圍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鏜。鏜將犇廣陵。田頴追擒之。未幾。城中執進思以降。行密入宣州。諸將爭取金帛。徐溫獨據米。困爲粥。以食餓者。溫。朐山人也。鏜將宿松周本勇冠軍。中行密獲而釋之。以爲裨將。鏜旣敗。左右皆散。惟李德誠從。鏜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德誠。西華人也。行密表言於朝。詔以行密爲宣歙觀察使。朱全忠與趙鏜有舊。遣使求之。行密謀於袁襲。襲曰。不若斬首以遺之。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爲折吾股肱也。吾好寬而襲每勸我以殺。此其所以不壽與。

孫儒遣兵攻廬州。蔡儔以州降之。冬十月，以給事中杜儒休爲蘇州刺史。錢鏐不悅，以知州事沈粲爲制置指揮使。楊行密遣馬步都虞候田頽等攻常州。十一月，田頽攻常州，爲地道入城中，宵旌旗甲兵出於制置使杜稜之寢室，遂虜之，以兵三萬戍常州。十二月戊寅，孫儒自廣陵引兵度江，壬午，逐田頽取常州。以劉建鋒守之。儒還廣陵，建鋒又逐成及取潤州。

大順元年春正月，汴將龐師古等衆號十萬度淮，聲言救行密，攻下天長、壬子、下高郵。二月，龐師古引兵深入淮南，己巳，與孫儒戰於陵亭，師古兵敗而還。楊行密遣其將馬敬言將兵五千乘虛襲據潤州。李友將兵二萬屯青城，將攻常州。安仁義、劉威、田頽敗劉建鋒於武進，敬言、仁義、頽屯潤州。友合肥人、威、慎縣人也。三月，賜宣歙軍號寧國，以楊行密爲節度使。夏六月，孫儒求好於朱全忠，全忠表爲淮南節度使，未幾，全忠殺其使者，復爲仇敵。秋八月丙寅，孫儒攻潤州。蘇州刺史杜儒休到官，錢鏐使沈粲害之。會楊行密將李友拔蘇州，粲犇孫儒。九月，楊行密以其將張行周爲常州制置使。閏月，孫儒遣劉建鋒攻拔常州，殺行周，遂圍蘇州。冬十二月己丑，孫儒拔蘇州，殺李友。安仁義等聞之，焚潤州廬舍，夜遁。儒使沈粲守蘇州，又遣其將歸傳道守潤州。

二年春正月，孫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癸酉，自潤州轉戰而南，田頽、安仁義屢敗退。楊行密城戍皆望風犇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行密守備尙未固，衆心危懼。夜使其將合肥臺濛將五百人屯溪西，濛使士卒傳呼往返數四，從立以爲大衆繼至，遽引去。儒前軍至溧水，行密使都指揮使李神福拒之。神福陽退以示怯，儒軍不設備。神福夜帥精兵襲之，俘斬千人。夏四月，楊行密遣其將劉威、朱延壽將兵三

萬擊孫儒于黃池。威等大敗。延壽舒城人也。孫儒軍于黃池。五月大水。諸營皆沒。乃還揚州。使其將康暉據和州。安景思據滁州。楊行密遣其將李神福攻和滁。康暉降。安景思走。秋七月。朱全忠遣使與楊行密約。共攻孫儒。儒恃其兵彊。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牒藩鎮。數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俟平宣汴。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於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度江。殺老弱以充食。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潛入揚州。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飢民。泗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以給軍。訓以行密之命饋之。諫由是德行密。乙未。孫儒自蘇州出屯廣德。楊行密引兵拒之。儒圍其寨。行密將上蔡李簡帥百餘人。力戰破寨。拔行密出之。冬十二月。孫儒焚掠蘇常。引兵逼宣州。錢鏐復遣兵據蘇州。儒屢破楊行密之兵。旌旗輻重。亘百餘里。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

景福元年春正月。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戰數不利。欲退保銅官。如何。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勝負略相當。今悉衆致死於我。我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從公度江。及白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旣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友規。廬州人也。二月。孫儒圍宣州。初。劉建鋒爲孫儒守常州。將兵從儒擊楊行密。甘露鎮使陳可言帥部兵千人據常州。行密將張訓引兵奄至城下。可言倉猝出迎。訓手刃殺之。遂取常州。行密別將又取潤州。夏五月。楊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六月。行密聞儒疾瘡。戊寅。縱兵擊之。會大

兩晦冥。儒軍大敗。安仁義破儒五十餘寨。田頽擒儒於陳。斬之。傳首京師。儒衆多降於行密。丁酉。楊行密帥衆歸揚州。秋七月丙辰。至廣陵。表田頽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秋八月。以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以田頽知宣州。留後。安仁義爲潤州刺史。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遣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廩。賜以阜衣蒙甲。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陳。四鄰畏之。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舒城高勗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頽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略。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嘗早出。從者斷馬鞅。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他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斂。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冬十一月。廬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遣使送印於朱全忠。以求救。全忠惡其反覆。納其印不救。且牒報行密。行密謝之。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神福將兵討儔。二年夏四月。李神福圍廬州。甲午。楊行密自將詣廬州。田頽自宣州引兵會之。秋七月丁亥。楊行密克廬州。斬蔡儔。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儔以此得罪。吾何爲效之。八月丙辰。楊行密遣田頽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城守。久不下。時諸將爲刺史者多貪暴。獨池州團練使陶雅寬厚。得民歛人曰。得陶雅爲刺史。請聽命。行密卽以雅爲歙州刺史。歙人納之。雅盡禮見樞。送之還朝。樞遵慶之。曾孫

也。冬十月，舒州刺史倪章棄城走。楊行密以李神福爲舒州刺史。

乾寧元年春三月，黃州刺史吳討舉州降楊行密。夏五月，武昌節度使杜洪攻黃州。楊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朱延壽等救之。冬十二月，吳討畏杜洪之逼，納印請代于楊行密。行密以先鋒指揮使瞿章權知黃州。

二年春二月，楊行密表朱全忠罪惡，請會易定，克郟河東兵討之。三月，楊行密浮淮至泗州，防禦使臺濛盛飾供帳，行密不悅。旣行，濛於臥內得補綻衣，馳使歸之。行密笑曰：「吾少貧賤，不敢忘本。濛甚慚，行密攻濠州，拔之，執刺史張璠。」丁亥，行密圍壽州。夏四月，楊行密圍壽州，不克將還。庚寅，其將朱延壽請試往更攻。一鼓拔之，執刺史江從勛。行密以延壽權知壽州團練使。未幾，汴兵數萬攻壽州，州兵少，吏民懼。延壽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厚稱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不勝則死。都押牙汝陽柴再用亦爲之請，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再用助之。延壽悉衆乘之，汴兵敗走。厚，蔡州人也。行密又遣兵襲漣水，拔之。

三年夏五月，淮南將朱延壽奄至蘄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方獵，不得還，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潛入城，約夜半開門舉火爲應。復衣皮返命。公鐸如期引兵至城，南門中火舉，力戰突圍而入。延壽驚曰：「吾常恐其潰圍而出，反潰圍而入。」如此城安可猝拔。乃自行密求軍中與公鐸有舊者，持誓書金帛往說之，許以昏壽州團練副使。柴再用請行臨城與語，爲陳利害。數日，公鐸及刺史馬敬章請降，以敬章爲左都押牙，公鐸爲右監門衛將軍。延壽進拔光州，殺刺史劉存。

四年春二月詔以楊行密爲江南諸道行營都統以討武昌節度使杜洪。夏四月杜洪爲楊行密所攻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聶金掠泗州。朱友恭攻黃州。行密遣右黑雲都指揮使馬珣等救黃州。黃州刺史瞿章聞友恭至棄城擁衆南保武昌寨。五月辛巳朱友恭爲浮梁於樊港進攻武昌寨。壬午拔之。執瞿章遂取黃州。馬珣等皆敗走。朱全忠旣得兗鄆甲兵益盛。秋九月乃大舉擊楊行密。遣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兵七萬壁清口。將趣揚州。葛從周以兗鄆曹濮之兵壁安豐。將趣壽州。全忠自將屯宿州。淮南震恐。楊行密與朱瑾將兵三萬拒汴軍於楚州。別將張訓自漣水引兵會之。行密以爲前鋒。龐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不聽。師古恃衆輕敵。居常奕碁。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古以爲惑衆。斬之。十一月癸酉瑾與淮南將侯瓚將五千騎潛度淮。用汴人旗幟。自北來趣其中軍。張訓踰柵而入。士卒蒼黃拒戰。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引大軍濟淮與瑾等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及將士首萬餘級。餘衆皆潰。葛從周屯於壽州西北。壽州團練使朱延壽擊破之。退屯濠州。聞師古敗。犇還。行密瑾延壽乘勝追之。及於淝水。從周半濟。淮南兵擊之。殺溺殆盡。從周走免。遏後都指揮使牛存節棄馬步鬪。諸軍稍得濟淮。凡四口不食。會大雪。汴卒緣道凍餒死。還者不滿千人。全忠聞敗亦犇還。行密遣全忠書曰。龐師古葛從周非敵也。公宜自來淮上決戰。行密大會諸將。謂行軍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先趣壽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表承嗣領鎮海節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儼甚厚。第舍姬妾咸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爲行密盡力。屢立功。竟卒於淮南。行密由是遂保據江淮之間。全忠不能與之爭。

光化元年春正月。兩浙江西武昌。淄青各遣使詣闕。請以朱全忠爲都統討楊行密。詔不許。二年春正月。楊行密與朱瑾將兵數萬攻徐州。軍于呂梁。朱全忠遣騎將張歸厚救之。朱全忠自將救徐州。楊行密聞之。引兵去。汴人追及之於下邳。殺千餘人。全忠行至輝州。淮南兵已退。乃還。三年。加楊行密兼侍中。

天復二年春三月。上以左金吾將軍李儼爲江淮宣諭使。書御衣賜楊行密。拜行密東面行營都統。中書令吳王以討朱全忠。以朱瑾爲平盧節度使。馮弘鐸爲武寧節度使。朱延壽爲奉國節度使。加武安節度使馬殷同平章事。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將士。聽用都統牒承制遷補。然後表聞儼。張濬之子也。賜姓李。武寧節度使馮弘鐸介居宣揚之間。常不自安。然恃樓船之彊。不事兩道。寧國節度使田頴欲圖之。募弘鐸人造戰艦。工人曰。馮公遠求望木。故其船堪久用。今此無之。頴曰。第爲之。吾止須一用耳。弘鐸將馮暉顏建說弘鐸先擊頴。弘鐸從之。師衆南上。聲言攻洪州。實襲宣州也。楊行密使人止之。不從。六月辛巳。頴帥舟師逆擊于葛山大破之。馮弘鐸收餘衆。沿江將入海。楊行密恐其爲後患。遣使犒軍。且說之曰。公徒衆猶盛。胡爲自棄於滄海之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公之衆。使將吏各得其所。如何。弘鐸左右皆慟哭。聽命。弘鐸至東塘。行密自乘輕舟迎之。從者十餘人。常服不持兵。升弘鐸舟慰諭之。舉軍感悅。署弘鐸淮南節度副使。館給甚厚。初。弘鐸遣牙將丹徒尙公迺詣行密求潤州。行密不許。公迺大言曰。公不見聽。但恐不敵樓船耳。至是。行密謂公迺曰。頗記求潤州時否。公迺謝曰。將吏各爲其主。但恨無成耳。行密笑曰。爾事楊叟如馮公無憂矣。行密以李神福爲昇州刺史。楊行密發兵討朱全忠。以副使李承嗣權知

淮南軍府事。軍吏欲以巨艦運糧。都知兵馬使徐溫曰：運路久不行，葭葦壅塞，請用小艇。庶幾易通。軍至宿州，會久雨，重載不能進。士有飢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奇溫，始與議軍事。行密攻宿州，久不克，竟以糧運不繼引還。冬十月，李儼至揚州。楊行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儼於紫極宮。玄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

三年春正月，楊行密承制加朱瑾東面諸道行營副都統同平章事，以昇州刺史李神福爲淮南行軍司馬。鄂岳行營招討使舒州團練使劉存副之。將兵擊杜洪。洪將駱殷、永興、棄城走。縣民方詔據城降。神福曰：永興大縣，饋運所仰，已得鄂之半矣。三月，淮南將李神禮圍鄂州。望城中積荻，謂監軍尹建峯曰：今夕爲公焚之。建峯未之信。時杜洪求救於朱全忠。神福遣部將秦臯乘輕舟至澗口，舉火炬於樹杪。洪以爲救兵至，果焚荻以應之。夏四月，杜洪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韓勅將萬人屯澗口，遣使語荆南節度使成汭、武安節度使馬殷、武貞節度使雷彥威，令出兵救洪。汭畏全忠之彊，且欲侵淮之地，以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汭作巨艦，三年而成。制度如府署，謂之和州。載其餘謂之齊山。截海劈浪之類。甚衆。掌書記李珽諫曰：今每艦載甲士千人，稻米倍之，緩急不可動也。吳兵剽輕，難與角逐。武陵長沙，皆吾讎也。豈得不爲反顧之慮乎？不若遣驍將屯巴陵，大軍與之對岸，堅壁勿戰。不過一月，吳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汭不聽。珽燈之。五世孫也。五月，成汭行未至鄂州。馬殷遣大將許德勳將舟師萬餘人，雷彥威遣其將歐陽思將舟師三千餘人，會於荊江口。乘虛襲江陵。庚戌，陷之。盡掠其人及貨財而去。將士亡其家，皆無鬪志。李神福聞其將至，自乘輕舟前覘之。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易制也。當急擊之。

壬子神福遣其將秦裴楊戎將衆數千逆擊泐於君山大破之。因風縱火焚其艦。士卒皆潰。泐赴水死。獲其戰艦二百艘。韓勅聞之亦引兵去。初寧國節度使田頽破馮弘鐸詣廣陵謝楊行密。因求池歛爲巡屬。行密不許。行密左右下及獄吏皆求賂於頽。頽怒曰。吏知吾將下獄邪。及還指廣陵南門曰。吾不可復入此矣。頽兵彊財富好攻取。行密旣定淮南欲保境息民。每抑止之。頽不從。及解釋錢鏐。頽尤恨之。陰有叛志。李神福言於行密曰。頽必反。宜早圖之。行密曰。頽有大功。反狀未露。今殺之。諸將人人自危矣。頽有良將曰康儒。與頽謀議多不合。行密知之。擢儒爲廬州刺史。頽以儒爲貳於己族之儒曰。吾死田公亡無日矣。頽遂與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同舉兵。仁義悉焚東塘戰艦。頽遣二使詐爲商人詣壽州。約奉國節度使朱延壽。行密將尙公迺遇之曰。非商人也。殺一人得其書以告行密。行密召李神福於鄂州。神福恐杜洪邀之。宣言奉命攻荆南。勒兵具舟楫。及暮遂浚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田頽。己丑安仁義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逆戰。極口罵仁義。仁義曰。彼敢辱我。必有備。乃引去。壬辰行密以王茂章爲潤州行營。招討使擊仁義。不克。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皆如茂章兵。仁義不知。益兵復出戰。溫奮擊破之。行密夫人朱延壽之姊也。行密狎侮延壽。延壽怨怒。陰與田頽通謀。頽遣前進士杜荀鶴至壽州。與延壽相結。又遣至大梁告朱全忠。全忠大喜。遣兵屯宿州以應之。荀鶴池州人也。九月朱延壽謀頗泄。楊行密詐爲目疾。對延壽使者多錯亂所見。或觸柱仆地。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屢以書報延壽。行密又自遣召之。陰令徐溫爲之備。延壽至廣陵。行密迎及寢門。執而殺之。部兵驚擾。徐溫諭之皆聽命。遂斬延壽兄弟。黜朱夫人。初延壽赴召。其妻王氏謂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

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僮僕授兵闔門，捕騎至，乃集家人聚寶貨發百燎焚府舍。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爲讎人所辱。赴火而死。延壽用法嚴好，以寡擊衆，嘗遣二百人與汴兵戰，有一人應留者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田頽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神福自鄂州東下，頽遣使謂之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今爲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頽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烏足與言乎？斬使者而進。士卒皆感勵。頽遣其將王檀汪建將水軍逆戰。丁未，神福至吉陽磯，與壇建遇。壇建執其子承鼎示之。神福命左右射之。神福謂諸將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取勝。及暮，合戰。神福陽敗，引舟泝流而上。壇建追之。神福復還，順流擊之。壇建樓船大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曰：望火炬輒擊之。壇建軍皆滅火，旗幟交雜。神福因風縱火焚其艦，壇建大敗。士卒焚溺死者甚衆。戊申，又戰于皖口。壇建僅以身免。獲徐縮，行密以檻車載之，遺錢鏐剖其心，以祭周渭。頽聞壇建敗，自將水軍逆戰。神福曰：賊棄城來，此天亡也。臨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步兵斷其歸路。行密遣漣水制置使臺濛將兵應之。王茂章攻潤州久未下，行密命茂章引兵會濛擊頽。田頽聞臺濛將至，自將步騎逆戰，留其將郭行悰以精兵二萬及王壇汪建水軍屯蕪湖，以拒李神福。覘者言濛營寨褊小，纔容二十人，頽易之不召外兵。濛入頽境，番陳而進。軍中笑其怯。濛曰：頽宿將多謀，不可不備。冬十月戊辰，與頽遇於廣德。濛先以楊行密書徧賜頽將，皆下馬拜受。濛因其挫伏，縱兵擊之。頽兵遂敗。又戰於黃池，兵交濛僞走，頽追之。遇伏大敗。犇還宣州城守。濛引兵圍之。頽亟召蕪湖兵還，不得入。郭行悰、王壇汪建及當塗廣德諸戍皆帥其衆降。行密以臺濛已破田頽，命王茂章復引兵攻潤州。十一月乙亥，田頽帥死。士

數百出戰。臺濛陽退以示弱。顓兵踰濛而鬪。濛急擊之。顓不勝。還走城。橋陷。墜馬斬之。其衆猶戰。以顓首示之。乃潰。濛遂克宣州。初。行密與顓同閭里。少相善。約爲兄弟。及顓首至廣陵。行密視之。泣下。赦其母殷氏。行密與諸子皆以子孫禮事之。行密以李神福爲寧國節度使。神福以杜洪未平。固讓不拜。宣州長史合肥駱知祥善治金穀。觀察牙推沈文昌爲文精敏。嘗爲顓草檄。罵行密。以知祥爲淮南支計。官文昌爲節度。牙推文昌。湖州人也。初。顓每戰不勝。輒欲殺錢傅瓘。其母及宣州都虞候郭師從常保護之。師從。合肥人。顓之婦弟也。顓敗。傅瓘歸杭州。錢鏐以師從爲鎮東都虞候。天祐元年春三月。以淮南行軍司馬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復將兵擊杜洪。朱全忠遣使請捨鄂岳。復修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長安。然後罷兵修好。秋八月。淮南將李神福攻鄂州。未下。會疾。病還廣陵。楊行密以舒州團練使泌陽劉存代爲招討使。神福尋卒。宣州觀察使臺濛卒。以其子渥爲宣州觀察使。昭宣帝天祐二年。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勇決得士心。故淮南將王茂章攻之。踰年不克。楊行密使謂之曰。汝之功吾不忘也。能束身自歸。當以汝爲行軍副使。但不掌兵耳。仁義不從。茂章爲地道入城。遂克之。仁義舉族登樓。衆不敢逼。先是攻城諸將。見仁義輒罵之。惟李德誠不然。至是。仁義召德誠登樓。謂曰。汝有禮。吾今以爲汝功。且以愛妾贈之。乃擲弓於地。德誠掖之而下。并其子斬於廣陵市。二月。朱全忠遣其將曹延祚將兵與杜洪共守鄂州。庚子。淮南將劉存攻拔之。執洪延祚及汴兵千餘人。送廣陵。悉誅之。行密以存爲鄂岳觀察使。冬十一月庚辰。吳武忠王楊行密薨。將佐共請宣諭使李儼承制授楊渥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弘農郡王。

王建據蜀

唐僖宗廣明元年春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使。敬瑄許州人。田令孜之兄也。初。崔安潛鎮許昌。令孜爲敬瑄求兵馬。使安潛不許。敬瑄因令孜得隸左神策軍。數歲累遷至大將軍。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爲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將軍楊師立、牛勗、羅元杲鎮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三川。敬瑄得第一籌。卽以爲西川節度使。代安潛。夏六月庚寅。陳敬瑄至成都。

中和三年秋七月。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于河中。八都將鹿晏弘等各以其衆散去。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其衆與之俱。田令孜密遣人以厚利誘之。二建帥衆數千逃犇行在。令孜皆養爲假子。賜與巨萬。拜諸衛將軍。使各將其衆。號隨駕五都。

光啓元年秋九月戊申。以陳敬瑄爲三川及峽內諸軍都指揮制置等使。

二年夏四月。田令孜薦樞密使楊復恭爲左神策中尉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往依陳敬瑄。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爲利州刺史。

三年春三月。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利州刺史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前龍州司倉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略。不能戡濟。多難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逐其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守亮不能制。部將張虔裕說建曰。公乘天子微弱。專據方州。若唐室復興。公無種矣。

宜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行師。蔑不濟矣。部將綦毋諫復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皆從之。初建與東川節度使顧彥朗俱在神策軍同討賊。建既據閬州。彥朗畏其侵暴。數遣使問遺饋。以軍食。建由是不犯東川。陳敬瑄惡顧彥朗與王建相親。恐其合兵圖己。冬十一月。謀於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不爲楊興元所容。故作賊耳。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乃遣使以書召之。建大喜。詣梓州見彥朗曰。十軍阿父見召。當往省之。因見陳太師。求一大州。若得之。私願足矣。乃留其家於梓州。帥麾下精兵二千。與從子宗鑑假子宗瑤宗弼宗弁俱西。建至鹿頭關。西川參謀李又謂敬瑄曰。王建虎也。奈何延之入室。彼安肯爲公下乎。敬瑄悔。亟遣人止之。且增修守備。建怒。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張頊於綿竹。遂拔漢州。進軍學射山。又敗西川將句惟立於蠶北。又拔德陽。敬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阿父召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爲顧公所疑。進無歸矣。田令孜登樓慰諭之。建與諸將於清遠橋上。髡髮羅拜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矣。顧彥朗以其弟彥暉爲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敬瑄告難於朝。詔遣中使和解之。又令李茂貞以書諭之。皆不從。

文德元年春三月。王建攻彭州。陳敬瑄救之。乃去。建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其患。夏五月。陳敬瑄方與王建相攻。貢賦中絕。建以成都尙彊。退無所掠。欲罷兵。周庠綦毋諫以爲不可。庠曰。邛州城塹完固。食支數年。可據之。以爲根本。建曰。吾在軍中久。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則衆心易離。不若疏敬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爲帥而佐之。則功庶可成。乃使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彥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他鎮。以靖兩川。初。黃巢之亂。上爲壽王。從僖宗幸蜀時。事出倉猝。諸王多徒行至山谷中。壽王疲

乏不能前。臥礮石上。田令孜自後至。趣之。王曰：足痛。幸軍容給一馬。令孜曰：此深山安得馬。以鞭扶王使前。王顧而不言。心銜之。及卽位。遣人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上方憤藩鎮跋扈。欲以威制之。會得彥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六月。以韋昭度兼中書令。充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徵敬瑄爲龍武統軍。王建軍新都。時綿竹土豪何義陽、安仁、費師勲等所在擁兵自保。衆或萬人。少者千人。建遣王宗瑤說之。皆率衆附於建。給其資糧。建軍復振。陳敬瑄田令孜聞韋昭度將至。治兵完城以拒之。初。感義節度使楊晟旣失興鳳。走據文龍。成茂四州。王建攻西川。田令孜以晟己之故將。假威戎軍節度使。使守彭州。王建攻彭州。陳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壁新繁以救之。十二月丁亥。以韋昭度爲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東川節度使顧彥朗爲行軍司馬。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王建爲節度使。治邛州。充行營諸軍都指揮使。戊子。削陳敬瑄官爵。昭宗龍紀元年春正月戊申。王建大破山行章於新繁。殺獲近萬。人行章僅以身免。楊晟懼。徙屯三交。行章屯濛陽。與建相持。冬十二月甲子。王建敗山行章及西川騎將宋行能於廣都。行能奔還成都。行章退守眉州。壬申。行章請降於建。大順元年春正月壬寅。王建攻邛州。陳敬瑄遣其大將彭城楊儒將兵三千助刺史毛湘守之。湘出戰屢敗。楊儒登城見建兵盛。歎曰：唐祚盡矣。王公治衆嚴而不殘。殆可以庇民乎。遂帥所部出降。建養以爲子。更其姓名曰王宗儒。乙巳。建留永平節度判官張琳爲邛南招安使。引兵還成都。琳許州人也。陳敬瑄分兵布寨於犀浦。郫導江等縣。發城中民戶一丁。晝則穿重壕。採竹木運塽石。夜則登城擊柝。巡警無休息。韋昭度營於唐橋。王建營於東閬門外。建事昭度甚謹。辛亥。簡州將杜有遷執刺史員虔嵩降於建。建以

有遷知州事。夏四月乙丑，陳敬瑄遣蜀州刺史任從海將兵二萬救邛州。戰敗，欲以蜀州降王建。敬瑄殺之。以徐公鉢代爲蜀州刺史。丙寅，嘉州刺史朱實舉州降于建。丙子，樊道士、豪文武堅執戎州刺史謝承恩降于建。六月丁巳，茂州刺史李繼昌帥衆救成都。己未，王建擊斬之。辛酉，資簡都制置應援使謝從本殺雅州刺史張承簡，舉城降建。秋八月，王建退屯漢州。陳敬瑄括富民財以供軍，置徵督院，逼以桎梏捶楚，使各自占。凡有財者，如匿賊、虛占、急徵，咸不聊生。九月，邛州刺史毛湘、本田令孜親吏王建攻之急，食盡，救兵不至。壬戌，湘謂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曰：「吾不忍負田軍容，吏民何罪，爾可持吾頭歸王建。」乃沐浴以俟刃。可知斬湘及二子降於建。士民皆泣。甲戌，建持永平旌節入邛州，以節度判官張琳知留後，繕完城隍，撫安夷獠，經營蜀雅。冬十月癸未朔，建引兵還成都。蜀州將李行周逐徐公鉢，舉城降建。

二年春二月，韋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陳敬瑄。三年不能克，饋運不繼，朝議欲息兵。三月乙亥，制復敬瑄官爵，令顧彥朗王建各帥衆歸鎮。夏四月，成都城中乏食，棄兒滿路。民有潛入行營，販米入城者，邏者得之，以白韋昭度。昭度曰：「滿城飢甚，忍不救之，釋勿問。」亦有白陳敬瑄者，敬瑄曰：「吾恨無術以救餓者，彼能如是，勿禁也。」由是販者浸多，然所致不過斗升。截筒徑寸半深五分，量米而鬻之，每筒百餘錢。餓殍狼籍，軍民彊弱相陵，將吏斬之不能禁，乃更爲酷法，或斷腰，或斜劈死者相繼，而爲者不止。人耳目既熟，不以爲懼。吏民日窘，多謀出降。敬瑄悉捕其族黨殺之，慘毒備至。內外都指揮使眉州刺史成都徐耕性仁恕，所全活數千人。田令孜曰：「公掌生殺而不刑一人，有異志邪？」耕懼，夜取俘囚戮於市。王建見罷兵制

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謀於周庠。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建表稱陳敬瑄田令孜罪不可赦。願畢命以圖成功。昭度無如之何。由是未能東還。建說昭度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也。相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之。敬瑄疥癩耳。當以日月制之。責建可辦也。昭度猶豫未決。庚子。建陰令東川將唐友通等擒昭度親吏駱保於行府門。鬻食之。云其盜軍糧。昭度大懼。遽稱疾以印節授建。牒建知三使留後兼行營招討使。即日東還。建送至新都。跪觴馬前。泣拜而別。昭度甫出劍門。即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昭度至京師。除東都留守。建急攻成都。環城烽塹亘五十里。有狗屠王鶴請詐得罪。亡入城說之。使上下離心。建遣之。鶴入見陳敬瑄。田令孜則言建兵疲食盡將遁矣。出則鬻茶於市。陰爲吏民稱建英武。軍勢彊盛。由是敬瑄等懈於守備。而衆心危懼。建又遣其將京兆鄭渥詐降以覘之。敬瑄以爲將使乘城。旣而復以詐得歸。建由是悉知城中虛實。以渥爲親從都指揮使。更姓名曰王宗渥。秋八月。王建攻陳敬瑄益急。敬瑄出戰。輒敗。巡內州縣。率爲建所取。威戎節度使楊晟時饋之食。建以兵據新都。彭州道絕。敬瑄出慰勉士卒。皆不應。辛丑。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夫勳於公甚厚。何見困如是。建曰。父子之恩豈敢忘。但朝廷命建討不受代者。不得不然。儻太師改圖。建復何求。是夕。令孜自攜兩川印節詣建。營授之。將士皆呼萬歲。建泣謝。請爲父子如初。壬寅。敬瑄開城迎建。癸卯。建入城。自稱西川留後。初。陳敬瑄之拒朝命也。田令孜欲盜其軍政。謂敬瑄曰。三兄尊重。軍務煩勞。不若盡以相付。日具記事咨呈。兄但高居自逸而已。敬瑄素無智能。忻然許之。自是軍事皆不由己。以至於亡。建表敬瑄子陶爲雅州刺史。使隨陶之官。明年罷歸。寓居新津。以一縣租賦贍之。癸丑。建分遣士卒就食諸州。更文武堅姓名曰王宗阮。謝

從本曰王宗本陳敬瑄將佐有器幹者建皆禮而用之。九月東川節度使顧彥朗薨軍中推其弟彥暉知留後。冬十月癸未以永平節度使王建爲西川節度使甲申廢永平軍建旣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才謙恭儉素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十二月以顧彥暉爲東川節度使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楊守亮使楊守厚囚道弼奪其旌節發兵攻梓州癸卯彥暉求救於王建甲辰建遣其將華洪李簡王宗侃王宗弼救東川建密謂諸將曰爾等破賊彥暉必犒師汝曹於行營報宴因而執之無煩再舉宗侃破守厚七砦守厚走歸綿州彥暉具犒禮諸將報宴宗弼以建謀告之彥暉乃以疾辭。

景福元年威武節度使楊晟與楊守亮等約攻王建二月丁丑晟出兵掠新繁漢州之境使其將呂堯將兵二千會楊守厚攻梓州建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簡擊堯斬之辛丑王建遣族子嘉州刺史宗裕雅州刺史王宗侃威信都指揮使華洪茂州刺史王宗瑤將兵五萬攻彭州楊晟逆戰而敗宗裕等圍之楊守亮遣其將符昭救晟徑趨成都營三學山建亟召華洪還洪疾驅而至後軍尙未集以數百人夜去昭營數里多擊更鼓昭以爲蜀軍大至引兵宵遁三月左神策勇勝三都都指揮使楊子實子遷子釗皆守亮之假子也自渠州引兵救楊晟知守亮必敗壬子帥其衆二萬降於王建楊晟遣楊守貞楊守忠楊守厚書使攻東川以解彭州之圍守貞等從之神策督將竇行實戍梓州守厚密誘之爲內應守厚至涪城行實事泄顧彥暉斬之守厚遁去守貞守忠軍至無所歸盤桓綿劍間王建遣其將吉諫襲守厚破之癸亥西川將李簡邀守忠於鍾陽斬獲三千餘人夏四月簡又破守厚於銅錚斬獲三千餘人降萬五千

人守忠守厚皆走。秋七月，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虜。都將先擇其善者，餘則士卒分之。以是爲常有。軍士王先成者，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爲兵，度諸將惟北寨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召楊晟，割四州以授之，僞署觀察使，與之共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乃其大府，而司徒乃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避之。以俟招安。今軍至累月，未聞招安之命。軍士復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奪其貲財，驅其畜產，分其老弱婦女，以爲奴婢。使父子兄弟流離愁怨。其在山中者，暴露於暑雨，殘傷於蛇虎，孤危飢渴，無所歸訴。彼始以楊晟非其主而不從，今司徒不加存恤，彼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畫策乘虛犇突，先伏精兵千人於門內，登城望淘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礮各百人，攻寨之一面，隨以役卒五百負薪土填壕爲道，然後出精兵奮擊，且焚其寨。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城中得以益兵繼出，如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爲狀，以白王建。宗侃卽命先成草之。大指言今所白之事，須四面通共。宗侃所司止於北面，或所白可從，乞以牙舉施行。事凡七條。其一乞招安山中百姓，其二乞禁諸寨軍士及子弟，無得一人輒出淘虜，仍表諸寨之旁七里內聽樵牧，敢越表者斬。其三乞置招安寨中容數千人，以處所招百姓。宗侃請選所部將校謹幹者爲招安將使，將三十人晝夜執兵巡衛。其四招安之事，須委一人總領。今榜帖旣下，諸寨必各遣軍士入山招安。百姓見之，無不驚疑，如鼠見狸，誰肯來者？欲招之必有其術，願降帖付宗侃，專掌其事。其五乞嚴勒四寨指揮。

使悉索前日所虜彭州男女老幼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牒具人數。部送招安寨。有敢私匿一人者。斬。仍乞勒府中諸營。亦令嚴索。有自軍前寄歸者。量給資糧。悉部送歸招安寨。其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以前南鄭令王不攝縣令。設置曹局。撫理百姓。擇其子弟之壯者。給帖使。自入山招其親戚。後知司徒嚴禁侵掠。前日爲軍士所虜者。皆獲安堵。必歡呼踴躍相帥下山。如子歸母。不日盡出。其七彭州土地宜麻。百姓未入山時。多瀆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所瀆麻。鬻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悉如所申明。日榜帖至。威令赫然。無敢犯者。三日。山中民競出。赴招安寨。如歸市。寨不能容。斥而廣之。沒有市井。又出麻鬻之。民見村落無抄暴之患。稍稍辭縣令。復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秋八月辛丑。李茂貞拔興元。楊復恭。楊守亮。楊守貞。楊守忠。滿存。犇閬州。冬十二月壬午。王建遣其將華洪擊楊守亮於閬州。破之。建遣節度押牙延陵鄭頊使於朱全忠。全忠問劍閣。頊極言其險。全忠不信。頊曰。苟不以聞。恐誤公軍機。全忠大笑。二年春正月。東川留後顧彥暉既與王建有隙。李茂貞欲撫之。使從己。奏請更賜彥暉節。詔以彥暉爲東川節度使。茂貞又奏遣知興元府事李繼密救梓州。未幾。建遣兵敗東川鳳翔之兵於利州。彥暉求和。請與茂貞絕。乃許之。二月甲戌。加西川節度使王建同平章事。王建屢請殺陳敬瑄。田令孜。朝廷不許。夏四月乙亥。建使人告敬瑄謀作亂。殺之。新津。又告田令孜通鳳翔書下獄死。建使節度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匣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叔孫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於闔外。先機恐失於穀中。涓宿之孫也。

乾寧元年夏五月王建攻彭州城中人相食彭州內外都指揮使趙章出降王先成請築龍尾道屬于女牆丙子西川兵登城楊晟猶帥衆力戰刁子都虞候王茂權斬之獲彭州馬步使安師建建欲使爲將師建泣謝曰師建誓與楊司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惟速死爲惠再三諭之不從乃殺之禮葬而祭之更趙章姓名曰王宗勉王茂權名曰宗訓又更王釗名曰宗謹李綰姓名曰王宗綰秋七月綿州刺史楊守厚卒其將常再榮舉城降王建

二年秋九月王建遣簡州刺史王宗瑤等將兵赴難甲戌軍于綿州時王鎮犯關冬十一月雅州刺史王宗侃攻拔利州執刺史李繼顛斬之十二月甲申閬州防禦使李繼雍蓬州刺史費存渠州刺史陳璠各帥所部兵犇王建王建奏東川節度使顧彥暉不發兵赴難而掠奪輜重遣瀘州刺史馬敬儒斷峽路請興兵討之戊子華洪大破東川兵於楸林俘斬數萬拔楸林寨丙申王建攻東川別將王宗弼爲東川兵所擒顧彥暉畜以爲子戊戌通州刺史李彥昭將部兵二千降於建

二年春正月西川將王宗夔攻拔龍州殺刺史田昉閏月丁亥果州刺史張雄降于王建夏五月丙戌上遣中使詣梓州和解兩川王建雖奉詔還成都然猶連兵未解荆南節度使成汭與其將許存沂江略地盡取濱江州縣武泰節度使王建肇棄黔中收餘衆保豐都存又引兵西取渝涪二州汭以其將趙武爲黔州留後存爲萬州刺史趙武數攻豐都王建肇不能守與存皆降于王建建忌存勇略欲殺之掌書記高燭曰公方總攬英雄以圖霸業彼窮來歸我奈何殺之建使成蜀州陰使知蜀州王宗綰察之宗綰密言存忠勇謙厚有良將才建乃捨之更其姓名曰王宗播秋八月癸丑以王建爲鳳翔西面行營

招討使。

四年春二月戊午，王建遣邛州刺史華洪、彭州刺史王宗祐將兵五萬攻東川，以戎州刺史王宗謹爲鳳翔西面行營先鋒使，敗鳳翔將李繼徽等於玄武，繼徽本姓楊，名崇本，茂貞之假子也。庚申，王建以決雲都知兵馬使王宗侃爲應援，開峽都指揮使將兵八千趨渝州，決勝都知兵馬使王宗阮爲開江防送，進奉使將兵七千趨瀘州，辛未，宗侃取渝州，降刺史牟崇厚，癸酉，宗阮拔瀘州，斬刺史馬敬儒，峽路始通。鳳翔將李繼昭救梓州，留偏將守劍門，西川將王宗播擊擒之。夏四月，以右諫議大夫李洵爲兩川宣諭使，和解王建及顧彥暉。五月丙戌，王建以節度副使張琳守成都，自將兵五萬攻東川，更華洪姓名曰王宗滌。六月，李茂貞表王建攻東川，連兵累歲，不聽詔命，甲寅，貶建南州刺史。乙卯，以茂貞爲西川節度使。癸亥，王建克梓州南寨，執其將李繼寧，丙寅，宣諭使李洵至梓州，己巳，見建于張杞，建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王建與顧彥暉五十餘戰，九月癸酉朔，圍梓州，蜀州刺史周德權言於建曰：公與彥暉爭東川三年，士卒疲於矢石，百姓困於輸輓，東川羣盜多據州縣，彥暉懦而無謀，欲爲儉安之計，皆啗以厚利，恃其救援，故堅守不下，今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來者賞之以官，不服者威之以兵，則彼之所恃，反爲我用矣。建從之。彥暉勢益孤，德權許州人也。復以王建爲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冬十月壬子，知遂州侯紹帥衆二萬，乙卯，知合州王仁威帥衆千人，戊午，鳳翔將李繼溥爲援兵二千皆降於王建，建攻梓州益急，庚申，顧彥暉聚其宗族及假子共飲，遣王宗弼自歸于建，酒酣，命其假子瑤殺己及同飲者，然後自殺，建入梓州，城中兵尙七萬人，建命王宗綰分兵徇昌普等州，以王宗滌爲東州留後。

十二月壬戌。王建自梓州還。戊辰至成都。

光化元年春正月。以兵部尚書劉崇望同平章事。充東川節度使。夏五月。朝廷聞王建已用王宗滌爲

東川留後。乃召劉崇望還爲兵部尚書。仍以宗滌爲留後。秋九月己丑。東川留後王宗滌言於王建。以

東川封疆五千里。文移往還。動踰數月。請分遂合瀘渝昌五州。別爲一鎮。建表言之。冬十月丁巳。以東

川留後王宗滌爲節度使。

三年春二月庚申。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中書令。夏六月癸亥。加東川節度使王宗滌同平章事。秋

七月甲寅。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東川信武軍兩道都指揮制置等使。

天復元年春三月。東川節度使王宗滌以疾求代。王建表馬步使王宗裕爲留後。閏六月。道士杜從瀆

以妖妄誘昌普合三州民作亂。王建遣王宗黯將兵會東川武信兵討之。龍臺鎮使王宗侃等討杜從

瀆平之。

二年春二月。西川兵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繼忠棄鎮犇鳳翔。王建以劍州刺史王宗偉爲利州制置使。

秋八月。西川軍請假道於興元。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繼密遣兵戍三泉以拒之。辛丑。西川前鋒將王宗

播攻之。不克。退保山寨。親吏柳脩業謂宗播曰。公舉族歸人。不爲之死戰。何以自保。宗播令兵衆曰。吾與

汝曹決戰取功名。不爾死於此。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軍校秦承厚攻西縣。矢貫左目。達于右目。

鏃不出。王建自砥其創。膿潰鏃出。王宗播屯馬盤寨。繼密戰敗。犇還漢中。西川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帥

衆先登。遂克之。繼密請降。遷于成都。得兵三萬騎五千。宗滌入屯漢中。王建曰。繼密殘賊三輔。以其降不

忍殺復其姓名曰王萬弘。不時召見。諸將陵易之。萬弘終日縱酒。俳優輩亦加戲誚。萬弘不勝憂憤。醉投池水而卒。詔以王宗滌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宗滌有勇略得衆心。王建忌之。建作府門。繪以朱丹。蜀人謂之畫紅樓。建以爲宗滌姓名應之。王宗佶等疾其功。復構以飛語。建召宗滌至成都詰責之。宗滌曰。三蜀略平。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建命親隨馬軍都指揮使唐道襲夜飲之。酒溢殺之。成都爲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建以指揮使王宗賀權興元留後。道襲閬州人也。始以舞童事建。後浸預謀。畫。九月戊申。武定節度使李思敬以洋州降王建。冬十月。王建攻拔興州。以軍使王宗浩爲興州刺史。

三年夏四月。王建出兵秦隴。乘李茂貞之弱也。遣判官韋莊入貢。亦修好於朱全忠。全忠遣押牙王殷報聘。建與之宴。殷言蜀甲兵誠多。但乏馬耳。建作色曰。當道江山險阻。騎兵無所施。然馬亦不乏。押牙少留。當共閱之。乃集諸州馬。大閱於星宿山。官馬八千。私馬四千。部隊甚整。殷歎服。建本騎將。故得蜀之後。於文黎維茂州市胡馬。十年之間。遂及茲數。秋八月庚辰。加西川節度使西平王王建守司徒進爵蜀王。天祐元年春二月。上遣間使以御札告難于王建。時朱全忠規車駕還洛陽。建以邛州刺史王宗祐爲北路行營指揮使。將兵會鳳翔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建始自用墨制除官。云俟車駕還長安表聞。王建賦斂重。人莫敢言。馮涓因建生日獻頌。先美功德。後言生民之苦。建愧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憂。賜之金帛。自是賦斂稍損。

二年冬十一月。昭宗之喪。朝廷遣告哀。使司馬卿宣諭。王建至是始入蜀境。西川掌書記韋莊爲建謀。使武定節度使王宗綰諭卿曰。蜀之將士。世受唐恩。去歲聞乘輿東遷。凡上二十表。皆不報。尋有士卒自汴

來聞先帝已罹朱全忠弑逆。蜀之將士方日夕枕戈。思爲先帝報仇。不知今茲使來。以何事宣諭。舍人宜自圖進退。卿乃還。

三年冬十月丙戌。王建始立行臺於蜀。建東向。舞蹈號慟。稱自大駕東遷。制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李晟鄭畋故事。承制封拜。仍以榜帖告諭所部。藩鎮州縣。

後梁武帝開平元年秋九月。蜀王會將佐議稱帝。皆曰。大王雖忠於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者也。馮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臣。賊在則不同。爲惡。王不從。涓杜門不出。王用安撫副使掌書記韋莊之謀。帥吏民哭三日。己亥。卽皇帝位。國號大蜀。辛丑。以前東川節度使兼侍中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閬州防禦使唐道襲爲內樞密使。莊見素之孫也。蜀主雖目不知書。好與書生談論。粗曉其理。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修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蜀主長子校書郎宗仁。幼以疾廢。立其次子祕書少監宗懿爲遂王。

卷第三十八上

諸鎮相攻

唐僖宗廣明元年冬十一月。以忠武大將周岌爲忠武節度使。初。薛能遣牙將上蔡秦宗權調發至蔡州。聞許州亂。託云赴難。選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周岌爲節度使。卽以宗權爲蔡州刺史。先是秋九月。周岌逐節度使薛能。自稱留後。至是遂授以節度使。

中和元年秋八月。武寧節度使支詳遣牙將時溥陳璠將兵五千人入關討黃巢。溥至東都。自知留後。溥送詳歸朝。璠殺之。詔以溥爲武寧留後。溥表璠爲宿州刺史。忠武監軍楊復光奏升蔡州爲奉國軍。以秦宗權爲防禦使。秋九月。昭義十將成麟殺節度使高潯。引兵還據潞州。天井關戍將孟方立起兵攻麟。殺之。方立。邢州人也。冬十二月。以感化留後時溥爲節度使。

二年秋八月。魏博節度使韓簡亦有兼并之志。自將兵三萬攻河陽。敗節度使諸葛爽於脩武。爽棄城走。簡留兵戍之。因掠邢洛而還。九月。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溫。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王鐸。承制以溫爲同華節度使。冬十月。韓簡復引兵擊鄆州節度使曹存。實逆戰敗死。天平都將下邑朱瑄收餘衆。嬰城拒守。簡攻之不下。詔以瑄權知天平留後。以朱溫爲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爲雁門節度使。事見李克用歸唐。孟方立既殺成麟。引兵歸邢州。潞人請監軍吳全勗知留後。是歲。王鐸墨制以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遂遷昭義軍於邢州。自稱留後。表其將李殷銳爲潞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常山忠穆王王景崇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鎔知留後事。時鎔生十年矣。以天平留後朱瑄爲節度使。初。光州刺史李罕之爲秦宗權所攻。棄州犇項城。餘衆歸諸葛爽。爽以爲懷州刺史。韓簡攻鄆州。半年不能下。爽復襲取河陽。朱瑄請和。簡乃捨之。引兵擊河陽。爽遣罕之逆戰於武陟。魏軍大敗而還。大將澶州刺史樂行達先歸據魏州。軍中共立行達爲留後。簡爲部下所殺。己未。以行達爲魏博留後。以王鎔爲成德留後。三月己丑。以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俟

克復長安。令赴鎮。夏六月。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人赴鎮。秋七月丁卯。至汴州。以成德留後王鎔。魏博留後樂行達。天平留後朱瑄。爲本道節度使。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險人勁。屢篡主帥。欲漸弱之。九月。乃遷治所於昭州。大將家及富室。皆徙山東。潞人不悅。監軍祁審誨。因人心不安。使武鄰鎮使安居。受潛以蠟九乞師於李克成。請復軍府於潞州。冬十月。克用遣其將賀公雅等赴之。爲方立所敗。人遣李克脩擊之。克脩克用弟也。辛亥。取潞州。殺其刺史李殷銳。是後克用每歲出兵爭山東。三州之人。半爲俘馘。野無稼穡矣。

四年春正月。賜魏博節度使樂行達名彥禎。周岌時溥。朱全忠以黃巢兵尙彊。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夏四月甲戌。李克用至汴州。營於城外。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全忠就置酒。聲樂饌具皆精豐。禮貌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霑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樹柵。以塞衢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呼聲動地。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鬪侍者郭景銖。滅燭。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難。克用始張日。援弓而起。志勤射汴人死者數十。須臾煙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把橋力戰。得度。史敬思爲後拒戰死。克用登尉氏門。縋城得出。監軍陳景思等三百餘人。皆爲汴人所殺。楊彥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者則射之。是夕彥洪乘馬。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克用妻劉氏多智略。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爲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公比爲國討賊。救東諸侯之急。今汴人不道。乃謀害公。自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

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有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知。朝廷自遣使將與楊彥洪爲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諒察。克用養宇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天石之間。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邈佶烈。無姓。克用擇軍中驍勇者多養爲子。名回鶻。張政之子曰存信。振武孫重進曰存進。訴州王賢曰存賢。安敬思曰存孝。皆冒姓李氏。丙子。克用至許州。故寨求糧於周岌。岌辭以糧乏。乃自陝濟河還晉陽。夏六月。蔡州節度使秦宗權縱兵四出。侵噬鄰道。天平節度使朱瑄有衆三萬。從父弟瑾。勇冠軍中。宣武節度使朱全忠爲宗權所攻。勢甚窘。求救於瑄。瑄遣瑾將兵救之。敗宗權於合鄉。全忠德之。與瑄約爲兄弟。秋七月。朱全忠擊秦宗權。敗宗權於澗水。李克用至晉陽。大治甲兵。遣榆次鎮將雁門李承嗣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爲朱全忠所圖。僅能自免。將佐以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全忠仍榜東都陝孟。云臣已死。行營兵潰。令所在邀遮屠翦。勿令漏失。將士皆號泣冤訴。請復仇讎。臣以朝廷至公。當俟詔命。拊循抑止。復歸本道。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臣遣弟克勤將萬騎在河中俟命。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疾能。陰狡禍賊。異日必爲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上累遣楊復恭等諭指。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爲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稟畏矣。八月。李克用奏請割麟州隸河東。又奏請以弟克脩爲昭義節度使。皆許之。由是昭義分爲二鎮。進克用爵隴西郡王。克用奏罷雲蔚防禦使。依舊隸河東。從之。冬十二月。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過魏州。魏博節度使樂彥楨之子從訓伏

卒數百人於樟南高雞泊圍而殺之。彥楨奏云爲盜所殺。朝廷不能詰。

光啓元年春正月。秦宗權寇潁毫。朱全忠敗之於焦夷。三月。秦宗權稱帝。置百官。詔以武寧節度使時溥爲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以討之。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李克用之彊。而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爲姪鄴娶克用女。又河北諸鎮。惟義武尙屬朝廷。可舉等恐其窺伺山東。終爲己患。乃相與謀曰。易定。燕。趙之餘也。約共滅處存而分其地。又說雲中節度使赫連鐸使攻克用之背。可舉遣其將李全忠將兵六萬攻易州。鎔遣將將兵攻無極。處存告急於克用。克用遣其將康君立等將兵救之。夏五月。盧龍兵攻易州。裨將劉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仁恭。深州人也。李克用自將救無極。敗成德兵。成德兵退保新城。克用復進擊大破之。拔新城。成德兵走。追至九門。斬首萬餘級。盧龍兵旣得易州。驕怠。王處存夜遣卒三千蒙羊皮造城下。盧龍兵以爲羊也。爭出掠之。處存奮擊大破之。復取易州。李全忠走。李全忠旣喪師。恐獲罪。收餘衆還襲幽州。六月。李可舉窘急。舉族登樓自焚死。全忠自爲留後。秦宗權陷東都。秋七月。以李全忠爲盧龍留後。乙巳。右補闕當濬上疏。以爲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竝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宜復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上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庚戌。貶濬萬州司戶。尋賜死。秦宗權攻鄰州道二十餘州陷之。唯陳州距蔡百餘里。兵力甚弱。刺史趙犖日與宗權戰。宗權不能屈。詔以犖爲蔡州節度使。犖德朱全忠之援。與全忠結昏。凡全忠所調發。無不立至。冬十月癸丑。秦宗權敗朱全忠于八角。

二年秋七月。秦宗權陷許州。八月。盧龍節度使李全忠薨。以其子匡威爲留後。九月。李克脩攻孟方立。甲午。擒其將呂臻於焦岡。拔故鎮武安。臨洛。邯鄲。沙河。以大將安金俊爲邢州刺史。冬十月。李克脩攻邢州。不克而還。十二月。秦宗權遣孫儒將兵攻陷鄭州。進陷河陽。儒自稱留後。天平牙將朱瑾。逐秦寧節度使齊克讓。自稱留後。朝廷因以瑾爲秦寧節度使。

三年。秦宗權自以兵力十倍於朱全忠。而數爲全忠所敗。恥之。欲悉力以攻汴州。全忠患兵少。二月。以諸軍都指揮使朱珍爲淄州刺史。募兵於東道。期以初夏而還。夏四月。朱珍至淄青旬日。應募者萬餘人。又襲青州。獲馬千匹。辛亥。還至大梁。朱全忠喜曰。吾事濟矣。時蔡人方寇汴州。其將張晷屯北郊。秦賢屯板橋。各有衆數萬。列三十六寨。連延二十餘里。全忠謂諸將曰。彼蓄銳休兵。方來擊我。未知朱珍之至。謂吾兵少。畏怯。自守而已。宜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自引兵攻秦賢寨。士卒踊躍爭先。賢不爲備。連拔四寨。斬萬餘級。蔡人大驚。以爲神。全忠又使牙將新野郭言募兵於河陽。陝虢。得萬餘人而還。蔡將盧塘屯于萬勝。夾汴水而軍。以絕汴州運路。朱全忠乘霧襲之。掩殺殆盡。於是蔡兵皆徙就張晷。屯於赤崗。全忠復就擊之。殺二萬餘人。蔡人大懼。或軍中自相驚。全忠乃還大梁。養兵休士。五月丙子。朱全忠出擊張晷。大破之。秦宗權聞之。自鄭州引精兵會之。朱全忠求救於兗鄆。朱瑄。朱瑾皆引兵赴之。義成軍亦至。辛巳。全忠以四鎮兵攻秦宗權於邊孝村。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宗權宵遁。全忠追之。至陽武橋而還。全忠深德朱瑄。兄事之。蔡人之守東都。河陽。許女。懷鄭。陝虢者。聞宗權敗。皆棄去。宗權發鄭州。孫儒發河陽。皆屠滅其人。焚其廬舍而去。宗權之勢。自是稍衰。秋八月。朱全忠欲兼兗鄆。而以朱瑄兄弟有功於己。攻

之無名。乃誣瑄招誘宣武軍士。移書誚讓。瑄復書不遜。全忠遣其將朱珍葛從周襲曹州。壬子拔之。殺刺史丘弘禮。又攻濮州。與兗鄆兵戰於劉橋。殺數萬人。朱瑄朱瑾僅以身免。全忠與兗鄆始有隙。九月。朱珍攻濮州。朱瑄遣其弟罕將步騎萬人救之。辛卯。朱全忠逆擊罕於范擒斬之。冬十月丁未。朱珍拔濮州。刺史朱裕犇鄆。珍進兵攻鄆。瑄使裕詐遺珍書。約爲內應。珍夜引兵赴之。瑄開門納汴軍。閉而殺之。死者數千人。汴軍乃退。瑄乘勝復取曹州。以其屬郭詞爲刺史。初。宣武都指揮使朱珍與排陳斬斫使李唐賓。勇略功名略相當。全忠每戰。使二人偕往。無不捷。然二人素不相下。珍使迎其妻於大梁。不自全忠。全忠怒。追還其妻。殺守門者。使親吏蔣玄暉召珍。以漢賓代摠其衆。館驛巡官馮翊敬翔諫曰。朱珍未易輕取。恐其猜懼生變。全忠悔。使人追止之。珍果自疑。丙子夜。珍置酒。召諸將。唐賓疑其有異圖。斬關犇大梁。珍亦棄軍。單騎繼至。全忠兩惜其才。皆不罪。遣還濮州。因引兵歸。全忠多權數。將佐莫測其所爲。惟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及。全忠大悅。自恨得翔晚。凡軍機民政。悉以咨之。己亥。秦宗權陷鄭州。朝廷以淮南久亂。閏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朱全忠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爲淮南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於全忠爲先進。官爲都統。顧不得淮南。而全忠得之意甚恨。望全忠以書假道於溥。溥不許。璠至泗州。溥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還。徐汴始構怨。

十二月癸巳。秦宗權所署山南東道留後趙德諱陷荊南節度使張瓌。留其將王建肇守城而去。遺民纔數百家。

文德元年春正月。蔡將石璠將萬餘人寇陳亳。朱全忠遣朱珍葛從周將數千騎擊擒之。癸亥。以全忠爲

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代時溥諸鎮兵皆受全忠節度。二月魏博節度使樂彥禎驕泰不瀆發六州民築羅城方八十里人苦其役其子從訓尤凶險既殺王鐸魏人皆惡之從訓聚亡命五百餘人爲親兵謂之子將牙兵爲之藉藉不安從訓懼易服逃出止於近縣彥禎因以爲相州刺史從訓遣人至魏運甲兵金帛交錯於路牙兵益疑彥禎懼請避位居龍興寺爲僧衆推都將趙文珩知留後事從訓引兵三萬至城下文珩不出戰衆復殺之推牙將貴鄉羅弘信知留後事弘信引兵出與從訓戰敗之從訓收餘衆保內黃魏人圍之先是朱全忠將討蔡州遣押牙雷鄴以銀萬兩請糴於魏牙兵既逐彥禎殺鄴於館從訓既敗乃求救於全忠初河陽節度使李罕之與河南尹張全義刻臂爲盟相得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復貪暴意輕全義聞其勤儉力穡笑曰此田舍一夫耳全義聞之不以爲忤罕之屢求穀帛全義皆與之而罕之徵求無厭河南不能給小不如所欲輒械河南主吏至河陽杖之河南將佐皆憤怒全義曰李太傅所求奈何不與竭力奉之狀若畏之者罕之益驕罕之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爲資啗人爲糧至是悉其衆攻絳州絳州刺史王友遇降之進攻晉州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潛發屯兵夜乘虛襲河陽黎明入三城罕之踰垣步走全義盡俘其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罕之犇澤州求救於李克用三月朱全忠裹糧於宋州將討秦宗權會樂從訓來告急乃移軍屯滑州遣都押牙李唐賓等將步騎三萬攻蔡州遣都指揮使朱珍等分兵救樂從訓自白馬濟河下黎陽臨河李固三鎮進至內黃敗魏軍萬餘人獲其將周儒等十人李克用以其將康君立爲南面招討使督李存孝薛阿檀史儼安金俊安休休五將騎七千助李罕之攻河陽張全義嬰城自守城中食盡求救於朱全忠以妻子爲質夏四月

朱全忠遣其將丁會、葛從周、牛存節將兵數萬救河陽。李存孝令李罕之以步兵攻城，自帥騎兵逆戰於溫。河東軍敗，安休休懼罪，犇蔡州。汴人分兵欲斷太行路，康君立等懼，引兵還。全忠表丁會爲河陽留後，復以張全義爲河南尹，會壽春人，存節博昌人也。全義德全忠出己，由是盡心附之。全忠每出戰，全義主給其糧，使無乏。李罕之爲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罕之留其子頎事克用，身還澤州，專以寇鈔爲事。自懷孟晉絳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田無麥禾，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河中絳州之間，有摩雲山，絕高，民保聚其上，寇盜莫能近。罕之攻拔之，時人謂之李摩雲。樂從訓移軍洹水，羅弘信遣其將程公信擊從訓，斬之，與父彥禎皆梟首軍門。癸巳，遣使以厚幣犒全忠軍，請修好。全忠乃召軍還，詔以羅弘信權知魏博留後，加李克用兼侍中。五月己亥，加朱全忠兼侍中。趙德諤旣失荆南，且度秦宗權必敗，壬寅，舉山南東道來降，且自託於朱全忠。全忠表請以德諤自副，制以山南東道爲忠義軍，以德諤爲節度使，充蔡州四面行營副都統。朱全忠旣得洛孟，無西顧之憂，乃大發兵擊秦宗權，大破宗權於蔡州之南，克北關門，宗權退守中州。全忠分諸將爲二十八寨以環之。六月，置佑國軍於河南府，以張全義爲節度使。秋七月，李罕之引河東兵寇河陽，丁會擊却之。以權知魏博留後，羅弘信爲節度使。八月戊辰，朱全忠拔蔡州南城。九月，朱全忠以饋運不繼，且秦宗權殘破不足憂，引兵還。丙申，遣朱珍將兵五千送楚州刺史劉瓚之官。冬十月，徐兵邀朱珍，劉瓚不聽前，珍等擊之，取沛、滕二縣，斬獲萬計。孟方立遣其將奚忠信將兵襲遼州，李克脩邀擊擒之。十一月，時溥自將步騎七萬屯吳旌鎮，朱珍與戰，大破之。朱全忠又遣別將攻宿州，刺史張友降之。丙申，秦宗權別將攻陷許州，執忠武留後王蘊，復

取許州。十二月，蔡將申叢執宗權，折其足而囚之，降於全忠。全忠表叢爲蔡州留後。昭宗龍紀元年春正月，汴將龐師古拔宿遷軍于呂梁。時溥逆戰大敗，還保彭城。壬子，蔡將郭璠殺申叢，送秦宗權於汴，告朱全忠云：「叢謀復立宗權，全忠以璠爲淮西留後。」二月，朱全忠送秦宗權至京師，斬于獨柳。京兆尹孫揆監刑，宗權於檻車中引首謂揆曰：「尙書察宗權豈反者邪？但輸忠不效耳。」觀者皆笑，揆逃之。族孫也。三月，加朱全忠兼中書令，進爵東平郡王。全忠旣克蔡州，軍勢益盛，加奉國節度使。趙德諱中書令，加蔡州節度使。趙犖同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以陳州爲治所。夏五月，李克用大發兵，遣李罕之、李存孝攻孟方立。六月，拔磁洛二州，方立遣大將馬漑、袁奉韜將兵數萬拒之，戰於琉璃陂。方立兵大敗，二將皆爲所擒。克用乘勝進攻邢州，方立性猜忌，諸將多怨，至是皆不爲方立用。方立慙懼，飲藥死。弟攝洺州刺史遷，素得士心，衆奉之爲留後，求援於朱全忠。全忠假道於魏博，羅弘信不許。全忠乃遣大將王虔裕將精兵數百間道入邢州共守。朱珍拔蕭縣據之，與時溥相拒。朱全忠欲自往臨之，珍命諸軍皆葺馬廐，李唐賓部將嚴郊獨惰慢，軍吏責之。唐賓怒，見珍訴之。珍亦怒，以唐賓爲無禮，拔劍斬之，遺騎白全忠云：「唐賓謀叛，淮南左司馬敬翔恐全忠乘怒倉猝處置，違宜，故留使者，逮夜然後從。」容白之。全忠果大驚，翔因爲畫策，詐收唐賓妻子繫獄，遣騎往慰撫。全忠從之。軍中始安。秋七月，全忠如蕭縣，未至，珍出迎，命武士執之，責以專殺而誅之。諸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爲之請。全忠怒以牀擲之，乃退。丁未，至蕭縣，以龐師古代珍爲都指揮使。八月丙子，全忠進攻時溥壁，會大雨，引兵還。大順元年春正月，李克用急攻邢州，孟遷食竭力盡，執王虔裕及汴兵以降。克用以安金俊爲邢洺團練。

使。二月，李克用將兵攻雲州，防禦使赫連鐸克其東城，鐸求救於盧龍節度使李匡威。匡威將兵三萬赴之。丙子，邢洺團練使安金俊中流矢死。河東萬勝軍申信叛降於鐸，會幽州軍至，克用引還。時溥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其將石君和將五百騎赴之。李克用巡潞州，以供具不厚，怒昭義節度使李克修，詬而笞之。克修慚憤成疾。三月薨，克用表其弟決勝軍使克恭爲昭義留後。夏四月，宿州將張筠逐刺史張紹光，附于時溥。朱全忠帥諸軍討之，溥出兵掠碭山，全忠遣牙內都指揮使朱友裕擊之，殺三千餘人，擒石君和、友裕，全忠之子也。赫連鐸、李匡威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爲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與河北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爲統帥，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及復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爲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屯河中，濬爲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上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疆臣，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上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彊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廣募兵於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爲不可者什七。六，杜讓能、劉崇望亦以爲不可。濬欲倚外勢以擠楊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爲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失今不取，後悔無及。孔緯曰：濬言是也。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鎮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

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昨計用兵饋運犒賞之費。一二年間未至匱乏。在陛下斷志行之耳。上以二相言叶。僊俛從之。曰。茲事今付卿二人。無貽朕羞。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以濬爲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以鎮國節度使韓建爲都虞候。兼供軍糧料使。以朱全忠爲南面招討使。王鎔爲東面招討使。李匡威爲北面招討使。赫連鐸副之。濬奏給事中牛徽爲行營判官。徽曰。國家以喪亂之餘。欲爲英武之舉。橫挑彊寇。離諸侯心。吾見其顛沛也。遂以衰疾固辭。徽。僧孺之孫也。李克恭驕恣不曉軍事。潞人素樂李克脩之簡儉。且死非其罪。潞人憐之。由是將士離心。初。潞人叛孟氏。牙將安居受等召河東兵以取潞州。及孟遷以邢洛磁州歸李克用。克用寵任之。以遷爲軍城都虞候。羣從皆補右職。安居受等咸怨。且懼。昭義有精兵。號後院將。克用旣得三州。將圖河朔。令李克恭選後院將尤驕勇者五百人。送晉陽。潞人惜之。克恭遣牙將李元審及小校馮霸部送晉陽。至銅鞮。霸劫其衆以叛。循山而南。至于沁水。衆已三千人。李元審擊之。爲霸所傷。歸于潞。庚子。克恭就元審所館視之。安居受帥其黨作亂。攻而焚之。克恭元審皆死。衆推安居受爲留後。附于朱全忠。安居受使召馮霸不至。安居受懼。出走。爲野人所殺。霸引兵入潞。自爲留後。時朝廷方討克用。聞克恭死。朝臣皆賀。全忠遣河陽留後朱崇節將兵入潞州。權知留後。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孝將兵圍之。壬子。張濬帥諸軍五十二都及邠寧鄜夏雜虜合五萬人發京師。上御安喜樓。餞之。濬屏左右言於上曰。俟臣先除外憂。然後爲陛下除內患。楊復恭竊聽聞之。兩軍中尉餞濬於長樂坂。復恭屬濬酒。濬辭以醉。復恭戲之曰。相公杖鉞專征。作態邪。濬曰。俟平賊還。方見作態耳。復恭益忌之。癸丑。削奪李罕之官爵。六月。以孫揆爲昭義節度使。充招討副使。張濬會宣武鎮國靜

難鳳翔保大定難諸軍於晉州。秋七月，官軍至陰地關。朱全忠遣驍將葛從周將千騎潛自壺關夜抵潞州，犯圍入城。又遣別將李讜、李重胤、鄧季筠將兵攻李罕之於澤州。又遣張全義、朱友裕軍於澤州之北，爲從周應援。季筠，下邑人也。全忠奏臣已遣兵守潞州，請孫揆赴鎮。張濬亦恐昭義遂爲汴人所據，分兵二千使揆將之趣潞州。八月乙丑，揆發晉州。李存孝聞之，以三百騎伏於長子西谷中。揆建牙杖節，褻衣大蓋，擁衆而行。存孝突出擒揆，及賜旌節。中使韓歸範、牙兵五百餘人追擊餘衆於刀黃嶺，盡殺之。存孝械揆及歸範，紆以素練，徇於潞州城下曰：「朝廷以孫尚書爲潞帥，命韓天使賜旌節，葛僕射可速歸大梁，令尚書視事，遂紆以獻於克用。克用囚之，旣而使人誘之，欲以爲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邪？」克用怒，命以鋸鋸之，鋸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用板夾，汝豈知邪？」乃以板夾之，至死罵不絕聲。李罕之告急於李克用，克用遣存孝將五千騎救之。九月壬寅，朱全忠軍于河陽。汴軍之初圍澤州也，呼李罕之曰：「相公每恃河東，輕絕當道，今張相公圍太原，葛僕射入潞府，旬日之間，沙陀無穴自藏，相公何路求生邪？」及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繞汴寨，呼曰：「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得爾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鬪。」汴將鄧季筠亦驍將也，引兵出戰，存孝生擒之。是夕，李讜、李重胤收衆遁去。存孝罕之隨而擊之，至馬牢山大破之，斬獲萬計。追至懷州而還。存孝復引兵攻潞州。葛從周、朱崇節棄潞州而歸。戊申，全忠庭責諸將撓敗之罪，斬李讜、李重胤而還。李克用以康君立爲昭義留後。李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自謂擒孫揆功大，當鎮昭義，而君立得之，憤恚不食者數日。縱意刑殺，始有叛克用之志。李匡威攻蔚州，虜其刺史邢善益，赫連鐸引吐蕃點戛斯衆數萬攻遮虜平，殺其軍使劉胡子，克用遣

其將李存信擊之不勝。更命李嗣源爲存信之副。遂破之。克用以大軍繼其後。匡威、鐸皆敗走。獲匡威之子武州刺史仁宗及鐸之壻。俘斬萬計。李嗣源性謹重廉儉。諸將相會各自詫勇略。嗣源獨默然。徐曰：諸君喜以口擊賊。嗣源但以手擊賊耳。衆慚而止。冬十月乙酉。朱全忠自河陽如滑州視事。遣使者請糧馬。及假道于魏。以伐河東。羅弘信不許。又請於鎮。鎮人亦不許。全忠乃自黎陽濟河擊魏。官軍出陰地關。遊兵至于汾州。李克用遣薛志勤、李承嗣將騎三千營于洪洞。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鎮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存孝營。存孝知之。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禁軍自潰。河東兵乘勝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戰。又敗。官軍死者近三千人。靜難鳳翔保大定難之軍先度河西歸。濬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與韓建閉城拒守。自是不敢復出。存孝引兵攻絳州。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走。存孝進攻晉州。三日。與其衆謀曰：張濬宰相。俘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軍濬。建自含口遁去。存孝取晉絳二州。大掠慈隰之境。先是克用遣韓歸範歸朝。附表訟冤。言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龐勛。翦黃巢。黜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爲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辭。且朝廷當防危之時。則譽臣爲韓彭伊呂。及旣安之後。則罵臣爲戎羯胡夷。今天下握兵立功之臣。獨不懼陛下它日之罵乎。況臣果有大罪。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邪。今張濬旣出師。則固難束手。已集蕃漢兵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鬪。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方且輕騎叫關。頓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宸座。納制敕於先帝之廟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俟鈇質。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濬與韓建踰王屋至。

河陽撤民屋爲椳以濟河師徒失亡殆盡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濬至晉州。全忠方連兵徐鄆。雖遣將攻澤州。而身不至行營。乃求兵糧於鎮魏。鎮魏倚河東爲扞蔽。皆不出兵。惟華邠鳳翔鄆夏之兵會之。兵未交而孫揆被擒。幽雲俱敗。楊復恭復從中沮之。故濬軍望風自潰。十二月辛丑。汴將丁會葛從周擊魏。度河取黎陽。臨河。龐師古霍存下淇門衛縣。朱全忠自以大軍繼之。

二年春正月。羅弘信軍于內黃。丙辰。朱全忠擊之。五戰皆捷。至永定橋。斬首萬餘級。弘信懼。遣使厚幣請和。全忠命止焚掠。歸其俘。還軍河上。魏博自是服於汴。庚申。制以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緯爲荆南節度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濬爲鄂岳觀察使。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緯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徐彥若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昭緯。慎由從子。彥若。商之子也。楊復恭使人劫孔緯於長樂坡。斬其旌節資裝俱盡。緯僅能自免。李克用復遣使上表曰。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溫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於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俟指麾。詔再貶孔緯均州刺史。張濬連州刺史。賜克用詔。悉復其官爵。使歸晉陽。二月。加李克用守中書令。復李罕之官爵。再貶張濬繡州司戶。三月。張濬至藍田。逃竄華州。依韓建。與孔緯密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上表爲緯濬訟冤。朝廷不得已。竝聽自便。緯至商州而還。亦寓居華州。夏四月。李克用大舉擊赫連鐸。敗其兵於河上。進圍雲州。秋七月。李克用急攻雲州。赫連鐸食盡。竄吐谷渾部。旣而歸於幽州。克用表大將石善友爲大同防禦使。邢洺節度使李存孝勸李克用攻鎮州。克用從之。八月。克用南巡澤潞。遂涉懷孟之境。朱全忠遣其將丁會攻宿州。克其外城。冬十月壬午。宿州刺史張筠降于丁會。李克用

攻王鎔。大破鎮兵於龍尾崗，斬獲萬計，遂拔臨城。攻元氏柏鄉，李匡威引幽州兵救之，克用大掠而還，軍于邢州。十一月，曹州都將郭銖殺刺史郭詞，降於朱全忠。秦寧節度使朱瑾將萬餘人攻單州。乙丑，時溥將劉知俊帥衆二千降於全忠。知俊沛人，徐之驍將也。溥軍自是不振。全忠以知俊爲左右開道指揮使。十二月乙酉，汴將丁會瓊歸，與朱瑾戰，金鄉大破之，殺獲殆盡。瑾單騎走免。景福元年春正月，王鎔、李匡威合兵十餘萬攻堯山，李克用遣其將李嗣勳擊之，大破幽鎮兵，斬獲三萬。二月戊寅，朱全忠出兵擊朱瑄，遣其子友裕將兵前行，軍于斗門。甲申，朱全忠至衛南，朱瑄將步騎萬人襲斗門，朱友裕棄營走，瑄據其營。全忠不知，乙酉，引兵趨斗門，至者皆爲鄆人所殺。全忠退軍瓠河，丁亥，瑄擊全忠，大破之。全忠走，張歸厚於後力戰，全忠僅免。副使李璠等皆死。朱全忠奏貶河陽節度使趙克裕，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河陽節度使。朱全忠連年攻時溥，徐泗濠三州民不得耕穫，兗鄆河東兵救之皆無功，復值水災，人死者什六七。溥困甚，請和於全忠。全忠曰：「必移鎮乃可。」溥許之。全忠乃奏請移溥它鎮，仍命大臣鎮徐州，詔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崇望同平章事，充感化節度使，以溥爲太子太師。溥恐全忠詐而殺之，據城不奉詔。崇望及華陰而還。忠義節度使趙德諱薨，子匡凝代之。三月，李克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癸丑，拔天長鎮。戊午，鎔與戰於新市，大破之，殺獲二萬餘人。辛酉，克用退屯欒城，詔和解河東及鎮定幽四鎮。夏四月，李匡威出兵侵雲代。壬寅，李克用始引兵還。秋八月，李克用北巡至天寧軍，聞李匡威赫連鐸將兵八萬寇雲州，遣其將李君慶發兵於晉陽，克用潛入新城，伏兵於神堆，擒吐谷渾邏騎三百。匡威等大驚。丙申，君慶以大軍至，克用遷入雲州。丁酉，出擊匡威等大破。

之。己亥。匡威等燒營而遁。追至天成軍。斬獲不可勝計。九月。時溥迫監軍。奏稱將士留己。冬十月。復以溥爲侍中。感化節度。朱全忠奏請追溥新命。詔諭解之。初。邢洺磁州留後李存孝與李存信俱爲李克用。假子。不相睦。存信有寵於克用。存孝在邢州。欲立大功以勝之。乃建議取鎮冀。存信從中沮之。不時聽許。及王鎔圍堯山。存孝救之不克。克用以存信爲蕃漢馬步都指揮使。與存孝共擊之。二人互相猜忌。逗留不進。克用更遣李嗣勳等擊破之。存信還。譖存孝無心擊賊。疑與之有私約。存孝聞之。自以有功於克用。而信任顧不及存信。憤怨且懼及禍。乃潛結王鎔及朱全忠。上表以三州自歸於朝廷。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克用。詔以存孝爲邢洺磁節度使。不許會兵。十一月。時溥濠州刺史張璠。泗州刺史張諫。以州附于朱全忠。乙未。朱全忠遣其子友裕將兵十萬攻濮州。拔之。執其刺史邵倫。遂令友裕移兵擊時溥。

二年春正月。時溥遣兵攻宿州。刺史郭言戰死。二月。李克用引兵圍邢州。王鎔遣牙將王藏海致書解之。克用怒。斬藏海。進兵擊鎔。敗鎮兵於平山。辛巳。攻天長鎮。旬日不下。鎔出兵三萬救之。克用逆戰於吐日嶺。下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衆潰去。河東軍無食。脯其尸而啗之。時溥求救於朱瑾。朱全忠遣其將霍存將騎兵三千軍曹州以備之。瑾將兵二萬救徐州。存引兵赴之。與朱友裕合擊。徐竟兵於石佛山下。大破之。瑾遁歸兗州。辛卯。徐兵復出。存戰死。李克用進下井陘。李存孝將兵救王鎔。遂入鎮州。與鎔計事。鎔又乞師於朱全忠。全忠方與時溥相攻。不能救。但遣克用書言。鄴下有十萬精兵。抑而未進。克用復書言。儻實屯軍鄴下。願望降臨。必欲眞決雌雄。願角逐於常山之尾。甲午。李匡威引兵救鎔。敗河東兵於

元氏克用引還邢州。鎔犒匡威於冀城，輦金帛二十萬以酬之。朱友裕圍彭城，時溥數出兵，友裕閉壁不戰。朱瑾宵遁，友裕不追。都虞候朱友恭以書譖友裕於全忠，全忠怒，驛書下都指揮使龐師古使之將，且按其事，書誤達於友裕，友裕大懼，以二千騎逃入山中，潛詣碭山，匿於伯父全昱之所。全忠夫人張氏聞之，使友裕單騎詣汴州，見全忠泣涕拜伏於庭，全忠命左右摔抑將斬之，夫人趨就抱之，泣曰：「汝捨兵衆，束身歸罪，無異志明矣。全忠悟而捨之，使權知許州。友恭壽春人，李彥威也，幼爲全忠家僮，全忠養以爲子，張夫人碭山人，多智略，全忠敬憚之。雖軍府事，時與之謀議，或將兵出至中塗，夫人以爲不可，遣一介召之，全忠立爲之返。龐師古攻佛山，寨拔之，自是徐兵不敢出。李匡威之救王鎔也，將發幽州，家人會別弟匡籌之妻美，匡威醉而淫之。三月，匡威自鎮州還至博野，匡籌據軍府，自稱留後，以符追行營兵，匡威衆潰歸，但與親近留深州，進退無所之，遣判官李抱真入奏，請歸京師。京師屢更大亂，聞匡威來坊市，大恐曰：「金頭王來圖社稷，士民或竄匿山谷。」王鎔德其以己故致失地，迎歸鎮州，爲築第，父事之。夏四月，汴軍攻徐州，累月不克，通事官張濤以書白朱全忠云：「進兵時日非良，故無功。全忠以爲然，敬翔曰：「今攻城累月，所費甚多，徐人已困，旦夕且下，使將士聞此言，則懈於攻取矣。全忠乃焚其書，癸未，全忠自將如徐州。戊子，龐師古拔彭城，時溥舉族登鷲子樓自焚死。己丑，全忠入彭城，以宋州刺史張廷範知感化留後，奏乞朝廷除文臣爲節度使。李匡威在鎮州，爲王鎔完城塹，繕甲兵，訓士卒，視之如子。匡威以鎔年少，且樂真定土風，潛謀奪之。李抱真自京師還，爲之畫策，陰以恩施悅其將士。王氏在鎮久，鎮人愛之，不徇匡威。匡威忌日，鎔就第弔之。匡威素服衷甲伏兵劫之，鎔趨抱匡威曰：「鎔爲晉人所困，幾亡矣。」

賴公以有今日。公欲得四州。此固鎔之願也。不若與公共歸府。以位讓公。則將士莫之拒矣。匡威以爲然。與鎔駢馬。陳兵入府。會大風雷雨。屋瓦皆振。匡威入東偏門。鎔之親軍閉之。有屠者墨君和自缺垣躍出。拳毆匡威。甲士挾鎔於馬上。負之登屋。鎔人既得鎔。攻匡威殺之。并其族黨。鎔時年十七。體疎瘦。爲君和所挾。頸痛頭偏者累日。李匡籌奏鎔殺其兄。請舉兵復寃。詔不許。幽州將劉仁恭將兵戍蔚州。過期未代。士卒思歸。會李匡籌立。戍卒奉仁恭爲帥。還攻幽州。至居庸關。爲府兵所敗。仁恭奔河東。李克用厚待之。六月。李匡籌出兵攻王鎔之樂壽武彊。以報殺匡威之恥。秋七月。王鎔遣兵救邢州。李克用敗之於平山。壬申。進擊鎮州。鎔懼。請以兵糧二十萬助攻邢州。克用許之。克用治兵於欒城。合鎔兵三萬。進屯任縣。李存信屯琉璃陂。八月。朱全忠命龐師古移兵攻兗州。與朱瑾戰。屢破之。九月。李存孝夜犯李存信營。虜奉誠軍使孫考老。李克用自引兵攻邢州。掘塹築壘環之。存孝時出兵突擊。塹壘不能成。河東牙將袁奉韜密使人謂存孝曰。大王惟俟塹成。卽歸晉陽。尙書所憚者。獨大王耳。諸將非尙書敵也。大王若歸。咫尺之塹。安能沮尙書之鋒銳邪。存孝以爲然。按兵不出。旬日。塹壘成。飛走不能越。存孝由是遂窮。汴將鄧季筠從克用攻邢州。輕騎逃歸。朱全忠大喜。使將親軍。十二月。汴將葛從周攻齊州刺史朱威。朱瑄朱瑾引兵救之。

乾寧元年春正月。以李匡籌爲盧龍節度使。二月。朱全忠自將擊朱瑄。軍于魚山。瑄與朱瑾合兵攻之。兗鄆兵大敗。死者萬餘人。三月。邢州城中食盡。甲申。李存孝登城謂李克用曰。兒蒙王恩得富貴。苟非困於讒慝。安肯捨父子而從仇讎乎。願一見王死。不恨。克用使劉夫人視之。夫人引存孝出見克用。存孝

泥首謝罪曰。兒粗立微勞。存信逼兒失圖至此。克用叱之曰。汝遺朱全忠王鎔書毀我萬端。亦存信教汝乎。囚之歸于晉陽。車裂於牙門。存孝驍勇。克用軍中皆莫及。常將騎兵爲先鋒。所向無敵。身被重鎧。腰弓。牌槩。獨舞鐵櫪陷陣。萬人辟易。每以二馬自隨。馬稍乏。就陳中易之。出入如飛。克用惜其才。意臨刑。諸將必爲之請。因而釋之。旣而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者。旣死。克用爲之不視事者旬日。私恨諸將。而於李存信。竟無所譴。又有薛阿檀者。其勇與存孝相侔。諸將疾之。常不得志。密與存孝通。存孝誅恐事泄。遂自殺。自是克用兵勢浸弱。而朱全忠獨盛矣。克用表馬師素爲邢洺節度使。夏五月。朱瑄朱瑾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騎將安福順及弟福慶福遷督精騎五百假道於魏。度河應之。六月。李克用大破吐谷渾。殺赫連鐸。擒白義誠。秋八月。昭義節度使康君立詣晉陽謁李克用。克用會諸將飲博。酒酣。克用語及李存孝流涕不已。君立素與李存信善。一言忤旨。克用拔劍斫之。囚於馬步司。九月。庚申。朔。出之。君立已死。克用表雲州刺史薛志誠爲昭義留後。冬十月。劉仁恭數因蓋寓獻策於李克用。願得兵萬人取幽州。克用方攻邢州。分兵數千欲納仁恭於幽州。不克。李匡籌益驕。數侵河東之境。克用怒。十一月。大舉兵攻匡籌。拔武州。進圍新州。十二月。李匡籌遣大將將步騎數萬救新州。李克用選精兵逆戰於段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將校三百人。以練紵之。徇於城下。是夕。新州降。辛亥。進攻嬀州。壬子。匡籌復發兵。出居庸關。克用使精騎當其前。以疲之。遣步將李存審自佗道出其背。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殺獲萬計。甲寅。李匡籌挈其族奔滄州。義昌節度使盧彥威利其輜重。妓妾。遣兵攻之於景城。殺之。盡俘其衆。存審本姓符。宛丘人。克用養以爲子。丙辰。克用進軍幽州。其大將請降。匡籌素暗懦。初據軍府。兄匡威聞之。謂諸

將曰。兄失弟得。不出吾家。亦復何恨。但惜匡籌才短。不能保守。得及二年幸矣。

二年春正月。幽州軍民數萬。以麾蓋歌鼓迎李克用入府舍。克用命符存審劉仁恭將兵略定巡屬。癸未。朱全忠遣其將朱友恭圍兗州。朱瑄自鄆以兵糧救之。友恭設伏敗之於高梧。盡奪其餉。擒河東將安福順安福慶。二月。李克用表劉仁恭爲盧龍留後。留兵戍之。壬子。還晉陽。媯州人高思繼兄弟有武幹。爲燕人所服。克用皆以爲都將。分掌幽州兵。部下士卒皆山北之豪也。仁恭憚之久之。河東兵戍幽州者。暴橫。思繼兄弟以濃裁之。所誅殺甚多。克用怒。以讓仁恭。仁恭訴稱高氏兄弟所爲。克用俱殺之。仁恭欲收燕人心。復引其諸子置帳下厚撫之。三月。加王鎔兼侍中。夏六月辛卯。以前均州刺史孔緯。繡州司戶張濬。竝爲太子賓客。壬辰。以緯爲吏部尙書。復其階爵。癸巳。以張濬爲兵部尙書。諸道租庸使。九月。朱全忠自將擊朱瑄。戰於梁山。瑄敗走還鄆。冬十月。朱全忠遣都將葛從周擊兗州。自以大軍繼之。癸卯。圍兗州。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薨。軍中推其子節度副使郜爲留後。十一月。齊州刺史朱瓊舉州降於朱全忠。瓊之從父兄也。朱瑄遣其將賀瓌。柳存及河東將何懷寶。將兵萬餘人襲曹州。以解兗州之圍。瓌。濮陽人也。丁卯。全忠自中都引兵夜追之。比明。至鉅野南。及之。屠殺殆盡。生擒瓌。存。懷寶。俘士卒三千餘人。是日晡。後大風。沙塵晦冥。全忠曰。此殺人未足耳。下令所得之俘。盡殺之。庚午。縛瓌等。徇於兗州城下。謂朱瑾曰。卿兄已敗。何不早降。朱瑾僞遣使請降於朱全忠。全忠自就延壽門下。與瑾語。瑾曰。欲送符印。願使兄瓊來領之。辛巳。全忠使瓊往。瑾立馬橋上。伏驍果董懷進於橋下。瓊至。懷進突出。擒之以入。須臾。擲首城外。全忠乃引兵還。以瓊弟玘爲齊州防禦使。殺柳存。何懷寶。聞賀瓌名。釋而用之。

朱全忠之去兗州也。留葛從周將兵守之。朱瑾閉城不復出。從周將還。乃揚言天平河東救兵至。引兵西北邀之。夜半潛歸故寨。瑾以從周精兵悉出。果出兵攻寨。從周突出奮擊。殺千餘人。擒其都將孫漢筠而還。朱瑄朱瑾屢爲朱全忠所攻。民失耕稼。財力俱弊。告急於河東。李克用遣其大將史儼李承嗣將數千騎假道于魏以救之。

三年春閏正月。李克用遣蕃漢都指揮使李存信將萬騎假道于魏以救兗。軍于莘縣。朱全忠使人謂羅弘信曰。克用志吞河朔。師還之日。貴道可憂。存信戢衆不嚴。侵暴魏人。存信怒。發兵三萬夜襲之。弘信軍潰。退保洺州。喪士卒什二三。委棄資糧兵械萬數。史儼李承嗣之軍隔絕不得還。弘信自是與河東絕。專志於汴。全忠方圖兗。鄆。畏弘信議其後。弘信每有贈遺。全忠必對使者北向拜授之。曰。六兄於予倍年以長。固非諸鄰之比。弘信信之。全忠以是得專意東方。二月。朱全忠薦兵部尙書張濬。上欲復相之。李克用表請發兵擊全忠。且言濬朝爲相。臣則夕至闕廷。京師震懼。上下詔和解之。三月。朱全忠遣龐師古將兵伐鄆州。敗鄆兵於馬頰。遂抵其城下。夏四月。李克用擊羅弘信攻洹水。殺魏兵萬餘。進攻魏州。五月。李克用攻魏博。侵掠徧六州。朱全忠召葛從周於鄆州。使將兵營洹水以救魏博。留龐師古攻鄆州。六月。克用引兵擊從周。汴人多鑿坎於陳前。戰方酣。克用之子鐵林指揮使落落馬遇坎而躓。汴人生擒之。克用自往救之。馬亦躓。幾爲汴人所獲。克用顧射汴將一人斃之。乃得免。克用請修好以贖落落。全忠不許。以與羅弘信使殺之。克用引軍還。葛從周自洹水引兵濟河。屯于楊劉。復擊鄆。及兗。鄆河東之兵戰于故樂亭。破之。兗鄆屬城皆爲汴人所據。屢求救於李克用。克用發兵赴之。爲羅弘信所拒。不得前。克

鄆由是不振。秋九月，河東將李存信攻臨清，敗汴將葛從周於宗城北，乘勝至魏州北門。冬十月，李克用自將攻魏州，敗魏兵於白龍潭，追至觀音門。朱全忠復遣葛從周救之，屯於洹水。全忠以大軍繼之，克用乃還。十一月，朱全忠還大梁，復遣葛從周東會龐師古攻鄆州。

四年春正月，龐師古葛從周併兵攻鄆州。朱瑄兵少食盡，不復出戰，但引水爲深壕以自固。辛卯，師古等營於水西南，命爲浮梁。辛巳，潛決壕水，丙申，浮梁成。師古夜以中軍先濟，瑄聞之，棄城奔中都。葛從周逐之，野人執瑄及妻子以獻。朱全忠入鄆州，以龐師古爲天平留後，朱瑾留大將康懷貞守兗州，與河東將史儼李承嗣掠徐州之境，以給軍食。全忠聞之，遣葛從周將兵襲兗州，懷貞聞鄆州已失守，汴兵奄至，遂降。二月戊申，從周入兗州，獲瑾妻子。朱瑾還無所歸，帥其衆趨汴州，刺史尹處賓不納，走保海州。爲汴兵所逼，與史儼李承嗣擁州民度淮，犇楊行密。行密逆之於高郵，表瑾留武寧節度使，全忠納瑾之妻，引兵還。張夫人逆於封丘，全忠以得瑾妻告之，夫人請見之。瑾妻拜，夫人答拜且泣曰：「兗鄆與司空同姓，約爲兄弟，以小故恨望，起兵相攻，使吾媼辱於此，它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媼之今日乎？」全忠乃送瑾妻於佛寺爲尼，斬朱瑄於汴橋。於是鄆齊曹棣兗沂密徐宿陳許鄭滑濮皆入于全忠，惟王師範保淄青一道，亦服於全忠。李存信在魏州，聞兗鄆皆陷，引兵還淮南。舊善水戰，不知騎射，及得河東兗鄆兵，軍聲大振。史儼李承嗣皆河東驍將，李克用深惜之，遣使問道，詣楊行密請之。行密許之，亦遣使詣克用修好。初，李克用取幽州，表劉仁恭爲節度使，留戍兵及腹心將十人，典其機要，租賦供軍之外，悉輸晉陽。及上幸華州，克用徵兵於仁恭，又遣成德節度使王鎔、義武節度使王郜書，欲與之共定關中。奉天子還長安，仁

恭辭以契丹入寇。須兵扞禦。俟虜退然後承命。克用屢趣之。使者相繼。數月兵不出。克用移書責之。仁恭抵書於地。慢罵。囚其使者。欲殺河東戍將。戍將遁逃。獲免。克用大怒。八月。自將擊仁恭。秋九月丁丑。李克用至安塞軍。辛巳。攻之。幽州將軍可及引騎兵至。克用方飲酒。前鋒白賊至矣。克用醉曰。仁恭何在。對曰。但見可及輩。克用瞋目曰。可及輩何足爲敵。亟命擊之。是日大霧。不辨人物。幽州將楊師侃伏兵於木瓜澗。河東兵大敗。失亡太半。會大風雨震電。幽州兵解去。克用醒而後知敗。責大將李存信等曰。吾以醉廢事。汝曹何不力爭。冬十月。劉仁恭奏稱李克用無故稱兵。見討本道。大破其黨于木瓜澗。請自爲統帥。以討克用。詔不許。又遣朱全忠書。全忠奏加仁恭同平章事。朝廷從之。仁恭又遣使謝克用。陳去就不自安之意。克用復書略曰。今公伏鉞控兵。理民立灑。擢士則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酬恩。己尙不然。人何足信。僕料猜防出於骨肉。嫌忌生於屏帷。持干將而不敢授人。捧盃盤而何詞著誓。

光化元年春三月。義昌節度使盧彥威性殘虐。又不禮於鄰道。與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爭鹽利。仁恭遣其子守文將兵襲滄州。彥威棄城挈家奔魏州。羅弘信不納。乃奔汴州。仁恭遂取滄景德三州。以守文爲義昌留後。仁恭兵勢益盛。自謂得天助。有併吞河朔之志。爲守文請旌節。朝廷未許。會中使至范陽。仁恭語之曰。旌節吾自有之。但欲得長安本色耳。何爲累章見拒。爲吾言之。其悖慢如此。朱全忠與劉仁恭修好。會魏博兵擊李克用。夏四月丁未。全忠至鉅鹿城下。敗河東兵萬餘人。逐北至青山口。丁未。朱全忠遣葛從周分兵攻洺州。戊辰。拔之。斬刺史邢善益。夏五月。葛從周攻邢州。刺史馬師素棄城走。辛未。磁州刺史袁奉滔自剄。全忠以從周爲昭義留後。守邢洺磁三州而還。秋八月。上欲藩鎮相與輯睦。以太子

賓客張有孚爲河東汴州宣慰使。賜李克用朱全忠詔。又令宰相與之書。使之和解。克用欲奉詔。而恥於先自屈。乃致書王鎔使通於全忠。全忠不從。九月。魏博節度使羅弘信薨。軍中推其子節度副使紹威知留後。冬十月。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步騎三萬出青山。將復山東三州。壬寅。進攻邢州。葛從周出戰。大破之。嗣昭等引兵退入青山。從周追之。將扼其歸路。步兵自潰。嗣昭不能制。會橫衝都將李嗣源以所部兵至。謂嗣昭曰。吾輩亦去。則勢不可支矣。我試爲公擊之。嗣昭曰。善。我請從公。後。嗣源乃解鞍厲鏃臨高布陳。左右指畫。邢人莫之測。嗣源直前奮擊。嗣昭繼之。從周乃退。德威馬邑人也。以羅紹威知魏博留後。十一月。以魏博留後羅紹威爲節度使。十二月。昭義節度使薛志勤薨。旬日無帥。李罕之擅引澤州兵夜入潞州。據之。以狀白克用。曰。薛鐵山死。州民無主。慮不逞者爲變。故罕之專命鎮撫。取王裁旨。克用怒。遣人讓之。罕之遂遣其子顯請降于朱全忠。克用遣李嗣昭將兵討之。二年春正月。朱全忠表李罕之爲昭義節度使。劉仁恭發幽滄等十二州兵十萬欲兼河朔。攻貝州。拔之。城中萬餘戶盡屠之。投尸清水。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仁恭進于魏州。營于城北。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三月。朱全忠遣其將李思安張存敬將兵救魏博。屯于內黃。癸卯。全忠以中軍軍于滑州。劉仁恭謂其子守文曰。汝勇十倍於思安。當先虜鼠輩。後擒紹威耳。乃遣守文及其妹塔單可及將精兵五萬。擊思安於內黃。丁未。思安使其將袁象先伏兵於清水之右。思安逆戰於繁陽。陽不勝而却。守文逐之。及內黃之北。思安勒兵還戰。伏兵發。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斬可及。殺獲三萬人。守文僅以身免。可及幽州驍將。號單無敵。燕軍失之喪氣。思安陳留人也。時葛從周自邢州將精騎八百。已入魏州。戊申。仁恭

攻上水關館陶門。從周與宣義牙將賀德倫出戰。顧門者曰：前有大敵，不可返顧，命闔其扉。從周等殊死戰。仁恭復大敗，擒其將薛突、厥王鄒郎。明日，汴魏乘勝合兵擊仁恭，破其八寨。仁恭父子燒營而遁。汴魏之人長驅追之，至臨清，擁其衆入永濟渠，殺溺不可勝紀。鎮人亦出兵邀擊於東境。自魏至滄五百里間，僵尸相枕。仁恭自是不振，而全忠益橫矣。德倫，河西胡人也。劉仁恭之攻魏州也，羅紹威遣使修好於河東，且求救。壬午，李克用遣李嗣昭將兵救之。會仁恭已爲汴兵所敗，紹威復與河東絕。嗣昭引還。葛從周乘破幽州之勢，自土門攻河東，拔承天軍，別將尉氏、叔琮自馬嶺入，拔遼州、樂平，進軍榆次。李克用遣內牙軍副周德威擊之。叔琮有驍將陳章，號陳夜叉，爲前鋒，請於叔琮曰：河東所恃者周、楊五，請擒之，求一州爲賞，克用聞之，以戒德威。德威曰：彼大言耳。戰于洞渦，德威微服往挑戰，謂其屬曰：汝見陳夜叉即走，章果逐之。德威奮鐵搥擊之，墜馬生擒，以獻。因擊叔琮，大破之，斬首三千級。叔琮棄營走，德威追之，出石會關，又斬千餘級，從周亦引還。丁巳，朱全忠遣河陽節度使丁會攻澤州。下之。夏五月，李克用遣蕃漢馬步都指揮使李君慶將兵攻李罕之。己亥，圍潞州。朱全忠出屯河陽。辛丑，遣其將張存敬救之。壬寅，又遣丁會將兵繼之。大破河東兵。君慶解圍去，克用誅君慶及其裨將伊審李弘襲。以李嗣昭爲蕃漢馬步都指揮使，代之攻潞州。六月乙丑，李罕之疾亟。丁卯，全忠表罕之爲河陽節度使。以丁會爲昭義節度使，未幾，又以其將張歸霸守邢州，遣葛從周代會守潞州。丁丑，李罕之薨于懷州。秋七月，朱全忠召葛從周於潞州，使賀德倫守之。八月丙寅，李嗣昭引兵至潞州城下，分兵攻澤州。己巳，汴將劉玘棄澤州走。河東兵進拔天井關，以李存璋爲澤州刺史，賀德倫閉城不出。李嗣昭日以鐵騎環其城，捕芻牧。

者。附城三十里。禾黍皆刈之。乙酉。德倫等棄賊宵遁。趣壺關。河東將李存審伏兵邀擊之。殺獲甚衆。葛從周以援兵至。聞德倫等已敗。乃還。

三年夏四月。朱全忠遣葛從周帥兗鄆滑魏四鎮兵十萬擊劉仁恭。五月。仁恭遣使卑辭厚禮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周德威將五千騎出黃澤攻邢洺以救之。六月。劉仁恭將幽州兵五萬救滄州。營於乾寧軍。葛從周將精兵逆戰於老鶻隄。大破仁恭。斬首三萬級。仁恭走保瓦橋。秋七月。李克用復遣都指揮使李嗣昭將兵五萬攻邢洺以救仁恭。敗汴軍於內丘。王鎔遣使和解幽汴。會久雨。朱全忠召從周還。八月。李嗣昭又敗汴軍于沙門河。攻洺州。乙丑。朱全忠引兵救之。未至。嗣昭拔洺州。擒刺史朱紹宗。全忠命葛從周將兵擊嗣昭。九月。葛從周自鄴縣度漳水。營於黃龍鎮。朱全忠自將中軍三萬涉洺水。置營李嗣昭棄城走。從周設伏於青山口。邀擊大破之。朱全忠以王鎔與李克用交通。移兵伐之。下臨城。踰漳沱。攻鎮州南門。焚其關城。全忠自至。元氏鎔懼。遣判官周式詣全忠請和。全忠盛怒。謂式曰。僕屢以書諭王公。竟不之聽。今兵已至此。期於無捨。式曰。鎮州密邇太原。困於侵暴。四鄰各自保。莫相救恤。王公與之連和。乃爲百姓故也。今明公果能爲人除害。則天下誰不聽命。豈惟鎮州。明公爲唐桓文。當崇禮義。以成霸業。若但窮威武。則鎮州雖小。城堅食足。明公雖有十萬之衆。未易攻也。況王氏乘旄五代。時推忠孝。人人欲爲之死。庸可冀乎。全忠笑。攬式袂。延之帳中。曰。與公戲耳。乃遣客將開封劉捍入見鎔。鎔以其子節度副使昭祚及大將子弟爲質。以文縉二十萬犒軍。全忠引還。以女妻昭祚。成德判官張澤言於王鎔曰。河東勅敵也。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乎。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

兼服之。使河北諸鎮合而爲一。則可以制河東矣。鎔復遣周式往說全忠。全忠喜。遣張存敬會魏博兵擊劉仁恭。甲寅拔瀛州。冬十月丙辰拔景州。執刺史劉仁霸。辛酉拔莫州。張存敬攻劉仁恭。下二十城。將自瓦橋趣幽州。道寧不能進。乃引兵西攻易定。辛巳拔祁州。殺刺史楊約。張存敬攻定州。義武節度使王郜遣後院都知兵馬使王處直將兵數萬拒之。處直請依城爲柵。俟其師老而擊之。孔目官梁汶曰。昔幽鎮合兵三十萬攻我。于時我軍不滿五千。一戰敗之。今存敬兵不過三萬。我軍十倍於昔。柰何示怯。欲依城自固乎。郜乃遣處直逆戰于沙河。易定兵大敗。死者過半。餘衆擁處直犇還。甲申。王郜棄城犇晉陽。軍中推處直爲留後。存敬進圍定州。丙申。朱全忠至城下。處直登城呼曰。本道事朝廷盡忠。於公未嘗相犯。何爲見攻。全忠曰。何故附河東。對曰。吾兄與晉王同時立勳。封疆密邇。且昏姻也。修好往來。乃常理耳。請從茲改圖。全忠許之。乃歸罪於梁汶而族之。以謝全忠。以繒帛十萬犒師。全忠乃還。仍爲處直表求節鉞。處直處存之母弟也。劉仁恭遣其子守光將兵救定州。軍於易水之上。全忠遣張存敬襲之。殺六萬餘人。由是河北諸鎮皆服於全忠。先是王郜告急於河東。李克用遣李嗣昭將步騎三萬下太行。攻懷州。拔之。進攻河陽。河陽留後侯言不意其至。狼狽失據。嗣昭壞其羊馬城。會佑國軍將閻寶引兵救之。力戰於壕外。河東兵乃退。寶鄆州人也。

天復元年春正月。朱全忠旣服河北。欲先取河中。以制河東。己亥。召諸將謂曰。王珂鷲材。恃太原自驕。汰吾今繼長蛇之腰。諸君爲我。以一繩縛之。庚子。遣張存敬將兵三萬。自汜水度河。出含山路。以襲之。全忠以中軍繼其後。戊申。存敬至絳州。晉絳不意其至。皆無守備。庚戌。絳州刺史陶建釗降之。壬子。晉州刺史

張漢瑜降之。全忠遣其將侯言守晉州。何緡守絳州。屯兵二萬。以扼河東援兵之路。朝廷恐全忠西入關。急賜詔和解之。全忠不從。珂遣間使告急於李克用。道路相繼。克用以汴人先據晉絳。兵不得進。珂妻遣克用書曰。兒旦暮爲俘虜。大人何忍不救。克用報曰。今賊兵塞晉絳。衆寡不敵。進則與汝兩亡。不若與王郎舉族歸朝。珂又遺李茂貞書。言天子新返正。詔藩鎮無得相攻。同獎王室。今朱公不顧詔命。首興兵相加。其心可見。河中若亡。則同華邠岐俱不自保。天子神器。拱手授人。其勢必然矣。公宜亟帥關中諸鎮兵。固守潼關。赴救河中。僕自知不武。願於公西偏授一小鎮。此地請公有之。關中安危。國祚脩短。繫公此舉。願審思之。茂貞素無遠圖。不報。二月甲寅朔。河東將李嗣昭攻澤州。拔之。乙卯。張存敬引兵發晉州。己未。至河中。遂圍之。王珂勢窮。將犇京師。而人心離貳。會浮梁壞。流澌塞河。舟行甚難。珂挈其族數百人。欲夜登舟。親諭守城者皆不應。牙將劉訓曰。今人情擾擾。若夜出涉河。必爭舟紛亂。一夫作難。事不可知。不若且送款存敬。徐圖向背。珂從之。壬戌。珂植白幡於城隅。遣使以牌印請降於存敬。存敬請開城。珂曰。吾於朱公有家世事。分請公退舍。俟朱公至。吾自以城授之。存敬從之。且走白全忠。乙丑。全忠至洛陽。聞之。喜馳往赴之。戊辰。至虞卿。先哭於重榮之墓。盡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牽羊出迎。全忠遽使止之。曰。大帥舅之恩。何可忘。若郎君如此。使僕異日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握手歔歔。聯轡入城。全忠表張存敬爲護國軍留後。王珂舉族遷于大梁。其後全忠遣珂入朝。遣人殺之於華州。全忠聞張夫人疾亟。遽自河中東歸。李克用遣使以重幣請修好於全忠。全忠雖遣使報之。而忿其書辭蹇傲。決欲攻之。加幽州節度使劉仁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並兼侍中。三月癸未朔。朱全忠至大梁。癸卯。遣宿州刺史。

氏叔琮等將兵五萬攻李克用。入自太行。魏博都將張文恭入自磁州新口。葛從周以兗鄆兵會成德兵入自土門。洛州刺史張歸厚入自馬嶺。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入自飛狐。權知晉州侯言以慈隰晉絳兵入自陰地。叔琮入天井關。進軍昂車。辛亥。沁州刺史蔡訓以城降。河東都將蓋璋詣侯言降。卽令權知沁州。壬子。叔琮拔澤州。刺史李存璋棄城走。叔琮進攻潞州。昭義節度使孟遷降之。河東屯將李審建。王周將步軍一萬騎二千詣叔琮降。叔琮進趣晉陽。夏四月乙卯。叔琮出石會關。營於洞渦驛。張歸厚引兵至遼州。丁巳。遼州刺史張鄂降。別將白奉國會成德兵自井陘入。己未。拔承天軍。與叔琮烽火相應。氏叔琮等引兵抵晉陽城下。數挑戰。城中大恐。李克用登城備禦。不遑飲食。時大雨積旬。城多頽壞。隨加完補。河東將李嗣昭。李嗣源。鑿暗門夜出。攻汴壘。屢有殺獲。李存進敗汴軍於洞渦。時汴軍旣衆。芻糧不給。久雨。士卒瘡利。全忠乃召兵還。五月。叔琮等自石會關歸。諸道軍亦退。河東將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騎五千躡之。殺獲甚衆。先是汾州刺史李瑋舉州附於汴軍。克用遣其將李存等攻之。三日而拔。執瑋斬之。氏叔琮過上黨。孟遷挈族隨之南徙。朱全忠遣丁會代守潞州。六月。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兵出陰地關攻隰州。刺史唐禮降之。進攻慈州。刺史張瓌降之。

二年春正月。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慈隰。朱全忠聞有河東兵。二月戊寅朔。旋軍河中。李嗣昭等攻慈隰下之。進逼晉絳。己丑。全忠遣兄子友寧將兵會晉州刺史氏叔琮擊之。李嗣昭等襲取絳州。汴將康懷英復取之。嗣昭等屯蒲縣。乙未。汴軍十萬營于蒲南。叔琮夜帥衆斷其歸路。而攻其壘。破之。殺獲萬餘人。己亥。全忠自河中赴之。乙巳至晉州。三月戊午。氏叔琮。朱友寧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時汴軍橫陳。

十里而河東軍不過數萬。深入敵境，衆心恐懼。德威出戰而敗，密令嗣昭以後軍先去。德威尋引騎兵亦退。叔琮友寧長驅乘之，河東驚潰。擒克用子廷鸞，兵伏輜重，棄殆盡。朱全忠令叔琮友寧乘勝遂攻河東。李克用聞嗣昭等敗，遣李存信以親兵逆之。至清源，遇汴軍，存信走還晉陽。汴軍取慈隰汾三州。辛酉，汴軍圍晉陽，營于晉祠，攻其西門。周德威、李嗣昭收餘衆依西山，得還城中。兵未集，叔琮攻城甚急，每行圍襲，衣博帶以示閑暇。克用晝夜乘城，不得寢食，召諸將議走保雲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王勿爲此謀搖人心。」李存信曰：「關東河北皆受制於朱溫，我兵寡地蹙，守此孤城，彼築壘穿塹，環之以積久制我。我飛走無路，坐待困斃耳。今事勢已急，不若且入北虜，徐圖進取。」嗣昭力爭之，克用不能決。劉夫人言於克用曰：「存信北川牧羊兒耳，安知遠慮。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於人手。今日反效之耶？」且王昔居達勒，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乃得復歸。今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耶？」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克用弟克寧爲忻州刺史。聞汴寇至，中途復還晉陽。曰：「此城吾死所也。去將何之？」衆心乃定。壬戌，朱全忠還河中，遣朱友寧將兵西擊李茂貞軍于興平。武功之間，李嗣昭、李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氏，叔琮營斬首捕虜。汴軍驚擾，備禦不暇。會大疫，丁卯，叔琮引兵還。嗣昭與周德威將兵追之，及石會關。叔琮留數馬及旌旗於高崗之巔。嗣昭等以爲有伏兵，乃引去。復取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克用以使引咨幕府曰：「不貯軍食，何以聚衆？不置兵甲，何以克敵？不修城池，何以扞禦？利害之間，請垂議度。」掌書記李襲吉獻議略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彊不由衆寡。人歸有德，神固害盈。聚斂寧有盜臣，苛政如有猛虎。所以鹿臺將散，周武以興。齊庫旣焚，晏嬰入賀。又曰：伏以變濃不

若養人。改作寧如舊貫。韓建蓄財無數。首事朱溫。王珂變灑如麻。一朝降賊。中山城非不峻。蔡上兵非不多。前事甚明。可以爲戒。且霸國無貧主。彊將無弱兵。伏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理者選文吏。錢穀有句。刑濼有律。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迎密多正。則人無譖謗之憂。順天時而絕欺誣。敬鬼神而禁淫祀。則不求富而國富。不求安而自安。外破元凶。內康疲俗。名高五霸。道冠八元。至於索閭閻。定間架。增麴蘖。檢田疇。開國建邦。恐未爲切。克用親軍。皆沙陀雜虜。喜侵暴良民。河東甚苦之。其子存勗以爲言。克用曰。此輩從吾攻戰數十年。比者帑藏空虛。諸軍賣馬以自給。今四方諸侯。皆重賞以募士。我若急之。則彼皆散去矣。吾安與同保此乎。俟天下稍平。當更清治之耳。存勗幼警給有勇略。克用爲朱全忠所困。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物不極則不返。惡不極則不亡。朱氏恃其詐力。窮凶極暴。吞滅四鄰。人怨神怒。今又攻逼乘輿。窺覩神器。此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貞。勢窮力屈。無所愧心。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柰何輕爲澄喪。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卽命酒奏樂而罷。

朱溫取淄青

唐昭宗天復三年春正月。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爲治有聲迹。朱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乘輿師範見之。泣下霑衿曰。吾屬爲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各擁彊兵。但自衛乎。會張濬自長水亦遣之書。勸舉義兵。師範曰。張公言正會吾意。夫復何疑。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爲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覓耶齊。

沂河南孟滑河中陝虢華等州。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泄被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時秦寧節度使葛從周。悉將其兵屯邢州。鄩先遣人爲販油者入城。詢其虛實。及兵所從入。丙午。鄩將精兵五百。夜自水竇入。比明。軍城悉定。市人皆不知。鄩據府舍。拜從周母。每旦省謁。待其妻子。甚有恩禮。子弟職掌供億如故。是日。青州牙將張居厚。帥壯士二百。將小車至華州東城。知州事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視之。其徒大呼殺敬思。攻西城。崔胤在華州。帥衆拒之。不克。走至商州。追獲之。全忠留節度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迪問以東方事。走卒色動。迪察其有變。屏人問之。走卒具以實告。迪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人。東巡兗鄆。友寧召葛從周於邢州。共攻師範。全忠聞變。亦分兵先歸。使友寧并將之。王師範遣使以起兵告李克用。克用貽書褒賞之。河東監軍張承業亦勸克用發兵救鳳翔。克用攻晉州。聞車駕東歸。乃罷。三月戊午。朱全忠至大梁。王師範弟師魯圍齊州。朱友寧引兵擊走之。師範遣兵益鄆軍。友寧擊取之。由是兗州援絕。葛從周引兵圍之。友寧進攻青州。戊辰。全忠引四鎮及魏博兵十萬繼之。夏四月。王師範求救於淮南。乙未。楊行密遣其將王茂章以步騎七千救之。又遣別將將兵數萬攻宿州。全忠遣其將康懷英救宿州。淮南兵遁去。五月。朱友寧攻博昌。月餘不拔。朱全忠怒。遣客將劉捍往督之。捍至。友寧驅民丁十餘萬。負木石牽牛驢詣城南築土山。旣至。并人畜木石排而築之。冤號聲聞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之。進拔臨淄。抵青州城下。遣別將攻登萊。淮南將王茂章會王師範弟萊州刺史師誨攻密州。拔之。斬其刺史劉康乂。以淮海都遊弈使張訓爲刺史。六月乙亥。汴兵拔登州。師範帥登萊兵拒朱友寧於石樓。爲兩柵。丙子夜。友寧擊登州柵。柵中告急。師範趣

茂章出戰。茂章按兵不動。友寧破登州柵。進攻萊州柵。比明。茂章度其兵已疲。乃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寧旁自峻阜馳騎赴敵。馬仆。青州將張士梟斬之。傳首淮南。兩鎮兵遂北。至米河。俘斬萬計。魏博之兵殆盡。全忠聞友寧死。自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秋七月壬子。至臨朐。命諸將攻青州。王師範出戰。泚兵大破之。王茂章閉壘示怯。伺泚兵稍懈。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問降者。知爲茂章。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也。至晡。泚兵乃退。茂章度衆寡不敵。是夕引軍還。全忠遣曹州刺史楊師厚追之。及於輔唐。茂章命先鋒指揮使李虔裕將五百騎爲殿。虔裕殊死戰。師厚擒而殺之。師厚。潁州人也。張訓聞茂章去。謂諸將曰。泚人將至。何以禦之。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曰。不可。封府庫。植旗幟於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其後而去。全忠遣左踏白指揮使王檀攻密州。旣至。望旗幟數日。乃敢入城。見府庫城邑皆完。遂不復追訓。全軍而還。全忠以檀爲密州刺史。八月戊辰朔。朱全忠留齊州刺史楊師厚攻青州。身歸大梁。楊師厚屯臨朐。聲言將之密州。留輜重於臨朐。九月癸卯。王師範出兵攻臨朐。師厚伏兵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獲師範弟師克。明日萊州兵五千救青州。師厚邀擊之。殺獲殆盡。遂徙寨抵其城下。戊午。王師範遣副使李嗣業及弟師悅請降於楊師厚。曰。師範非敢背德。韓全誨李茂貞以朱書御札使之舉兵。師範不敢違。仍請以其弟師魯爲質。時朱全忠聞李茂貞楊崇本將起兵逼京畿。恐其復劫天子西去。欲迎車駕都洛陽。乃受師範降。選諸將使守登萊淄棣等州。卽以師範權淄青留後。師範仍言先遣行軍司馬劉鄩將兵五千據兗州。非其自專。願釋其罪。亦遣使語鄩。葛從周攻兗州。劉鄩使從周母乘板輿登城。謂從周曰。劉將軍事我不異於汝。新婦

皆安居。人各爲其主。汝可察之。從周歎歎而退。攻城爲之緩。鄆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扞敵。號令整肅。兵不爲暴。民皆安者。久之。外援旣絕。節度副使王彥溫踰城出降。城上卒多從之。不可遏。鄆遣人從容語彥溫曰。軍士非素遣者。勿多與之。俱。又遣人徇於城上。曰。軍士非素遣。從副使而敢擅往者。族之。士卒皆惶惑不敢出。敵人果疑彥溫。斬之城下。由是衆心益固。及王師範力屈。從周以禍福諭之。鄆曰。受王公命守此城。一旦見王公失勢。不俟其命而降。非所以事上也。及師範使者至。丁丑。始出降。從周爲具齋裝。送鄆詣大梁。鄆曰。降將未受梁王寬釋之命。安敢乘馬衣裘乎。乃素服乘驢至大梁。全忠賜之冠帶。辭請囚服。入見。不許。全忠慰勞飲之酒。辭以量小。全忠曰。取兗州量何大邪。以爲元從都押牙。是時四鎮將吏皆功臣舊人。鄆一旦以降將居其上。諸將具軍禮拜於庭。鄆坐受自如。全忠益奇之。未幾。表爲保大留後。葛從周久病。全忠以康懷英爲泰寧節度使代之。昭宣帝天祐二年春正月庚午。朱全忠命李振知青州事。代王師範。二月。李振至青州。王師範舉族西遷。至濮陽。素服乘驢而進。至大梁。全忠客之。表李振爲青州留後。三月庚午。以王師範爲河陽節度使。